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呼啸山庄

[英]爱米丽·勃朗特/著
杨善录 王莉 俞莲年/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shijiewenxuemingzhubaoku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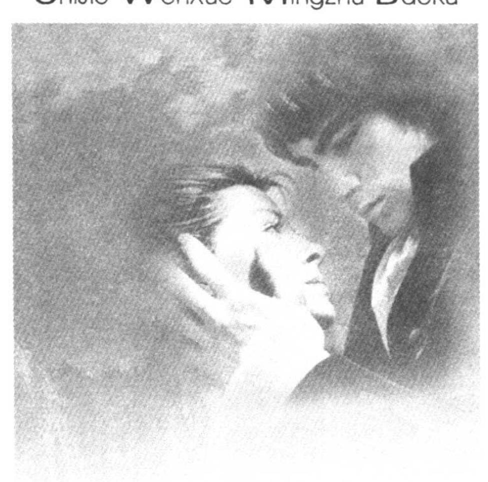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凌敏 装帧设计:丁明
插图:徐晨



ISBN 7-5396-2382-9
定价:12.00 元

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呼啸山庄

[英]爱米丽·勃朗特/著
杨善录 王莉 俞莲年/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呼啸山庄 / (英)爱米丽·勃朗特(Bronte,E.)著;杨善录 王莉 俞莲年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396－2382－9

Ⅰ.呼... Ⅱ.①勃...②杨...③王...④俞... Ⅲ.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Ⅳ.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410 号

呼啸山庄　(英)爱米丽·勃朗特 著　杨善录 王莉 俞莲年 译

责任编辑:凌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0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82－9
定　　价:12.00 元

译　序

爱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年生于约克郡的桑顿村,是英国文坛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首先,她是一位诗人,她的诗清丽婉转、摇曳多姿,深受读者的喜爱。有的诗作还被选入了英国19世纪至20世纪二十二位第一流诗人的诗选中。同时,她又奉献给世人一部震撼心灵的伟大小说,并借此奠定了自己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当1847年三姐妹的三部小说出版时,《呼啸山庄》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很难被时人所接受,甚至作者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也表示无法理解。可以想像,不被理解的苦闷和孤独,摧残了这位天才作家的身心。第二年的12月,爱米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岁。但她的名字注定要与《呼啸山庄》一起,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上闪闪发光。

小说讲述了一段令人神伤的故事:一位吉卜赛少年希斯克里夫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肖先生收养。他与恩肖的女儿凯瑟琳情意相投,萌生了爱情,但终因地位悬殊未能如愿。希斯克里夫愤而出走。凯瑟琳嫁给了画眉田庄的林顿少爷。数年后,希斯克里夫返回呼啸山庄,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和复仇计划,最终如愿以偿地做了两家庄园的主人。但复仇并没有带给他预期的快乐,他最终精神分裂,郁郁而终。

读者完全有理由对残暴、冷血的希斯克里夫痛加斥责,特别是在他将恩肖、林顿两个家族一步步地逼向毁灭,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时——他简直是一头充满野性的怪兽,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着老恩肖将希斯克里夫领进家门,倍加呵护,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仁慈实际上是将一叶孤苦无依的小舟引向了苦难的旋涡。对于这个"肮脏的、衣衫褴褛的黑发少年"而言,这一切何尝不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呢?可怜的希斯克里夫不想,也无力对抗向他袭来的种种苦难,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但他还不至于绝望——因

为可爱的凯瑟琳还会耐心地陪伴着他，除此之外的所有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可是，当他听到凯瑟琳亲口说出嫁给自己会降低她的身份，他们之间的爱情因为悬殊的社会地位而希望渺茫时，他的生活随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他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他逃离了呼啸山庄。三年后，他表面上是胜利者，但实际正如凯瑟琳·林顿所言，希斯克里夫的残忍是从“更大的悲哀中产生出来的”，他是悲惨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爱他，魔鬼似的寂寞会纠缠着他一直到死——死了也不会有人为他哭泣。从这点来看，希斯克里夫是一个地道的失败者。他没有正常人所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他将坚硬的面孔掷向人群，人群也回应他更加坚冷的诡笑。他的复仇计划最终因为哈里顿和小凯瑟琳的恋爱而宣告失败。他自己也精神分裂，癫狂至死。在这里，天才的作家描绘了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历程，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根源，使我们对希斯克里夫产生了理解的同情，而并不是单纯的爱或恨。

此外，小说中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传神妥帖的语言风格、张弛有致的情节调度以及凄厉诡异的环境氛围显然都是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正如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评价《呼啸山庄》时所说的：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中的爱情、痛苦、迷恋、残酷、执著，能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了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了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那幅画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贫瘠的荒土，淫雨凄凄，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神魂颠倒。他们都在艰难地呼吸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了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感和恐怖感。

也许这正是这部伟大的小说深受读者喜爱的真正原因吧！

译　者

2003 年夏于安徽大学

第　一　章

1801年。我刚刚拜访了我的房东回来——就是那个我费神要讲的孤独的邻居。那个乡村真是个绝好的处所！我简直难以相信在英格兰还能找到那样一个与尘嚣隔绝的地方，那完全是个厌世者的天堂！我和希斯克里夫先生也恰好是能分享那清冷荒凉的一对。他可真是个绝妙的人！我骑马上前时，瞥见他那双缩在眉毛下面的黑眼睛猜忌地躲闪着。我通报姓名时，他更是把手指深深地插进了背心口袋，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我对他却是怀着一颗温暖的心，他可能无法想像。

"是希斯克里夫先生吗?"我问。

他点点头，算是回答。

"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先生。我一到这儿就马上来拜访您，想表达我的一个愿望：希望我坚持租下画眉田庄，没有给您带来什么不便。我听说昨天您有些想法——"

"画眉田庄是我的，先生。"他打断我的话，不自觉地退缩着。"如果我能阻止，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给我带来不便的。进来吧！"

说"进来吧"的时候，他是咬牙切齿的，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见鬼去吧！"就连他靠着的那扇门也没有对他的话表现出一丝同情，动都没动一下。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有接受他的邀请。对他，一个似乎比我更拘谨、缄默的人，我是相当感兴趣的。

当看见我的马的胸部差点碰到栅栏时，他居然伸出手把栅栏的锁链解开了。然后，他闷闷不乐地领着我走上了石子路。我们进院子时，他大喊着："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过去，再拿点酒来。"

"我估计家里就这么一个仆人了。"他的双重吩咐引起了我的思考，"难怪大石板间长满了杂草，除了牛，估计没有谁会修剪篱笆了。"

约瑟夫刚过中年，不，已经老了，可能很老了。但是还算得上精神矍铄，身体强壮。

"上帝保佑我们！"他一边接过我的马，一边自言自语地低声抱怨着，仿佛一肚子不高兴。同时，他愁眉不展地盯着我的脸，以至于我善心地猜想，他一定需要神的帮助才能消化刚刚吃下的饭菜，所以，他这样不由自主地、虔诚地喊出声来并非针对我的不期而至。

"呼啸山庄"是希斯克里夫先生住所的名字。"呼啸"这个词来源于土话，意味深长，描述当地在暴风雨天气里所经历的大气骚动。的确，他们这儿一年到头都非常通风，天空纯净而明朗。看看房子那头几棵矮小的枞树倾斜得那么厉害，再看看那一排排荆棘的枝丫都朝着一个方向生长，仿佛热切地伸着手去接受太阳的施舍。看看这些，你就可以想像吹过这里的北风的威力有多大了。幸好，建筑师很有远见，把这房子造得很结实：窄窄的窗户深深地嵌在墙里，角角落落都用突出的大石块防护着。

跨过门槛之前，我稍微停了一会儿，欣赏房子正面很多奇形怪状的雕刻，特别是正门周围的那些。正门上方雕着一堆半狮半鹰的怪兽和一些不害臊的小男孩，差不多已成为碎片了。而在其间，我发现了"1500"这个年代和"哈里顿·恩肖"这个名字。本来我该发表几句评论，再请这位性情乖戾的主人给我简要介绍一下这地方的历史，但是他在门口的态度仿佛是在催促我要么立即进去要么干脆离开。在参观房子内部之前，我可不想惹恼他，让他失去耐心。

再往前跨一步就到了起居室，没有门廊，也没有过道。他们索性就把这儿称作"屋子"，一般包括厨房和会客室。但我想，"呼啸山庄"的厨房是被挤到其他地方去了，至少我听到了顶里头有说话声和器皿碰撞发出的丁丁当当声。并且，我在大火炉周围没有看到烧煮烘烤食物的迹象。墙上也没有挂一些亮闪闪的铜锅或锡制滤器之类的东西。屋子的一头，那一叠叠的大锡蜡盘子和零散放着的几把银壶和几只银杯反射出光芒，非常灿烂。那些东西放在一个巨大的橡木橱柜里，一层一层的，垒得很高，一直触到了天花板。屋子的另一头几乎没有什么遮掩，除了一只放满燕麦饼、牛羊腿以及火腿的木架遮

住了一块地方以外,整个结构一览无余,任何一个探询者都可以将它看个够。壁炉台上摆放着各式老枪,样式都极难看,还有两支马枪。边上放着三只茶叶罐,上面绘着些俗气的画,大概是为了装饰吧。地上铺的是光滑的白石。那些老式高背椅都漆成了绿色,有一两把笨重的、黑色的藏在暗处。橱柜下面是弧形的,里面躺着一条猪肝色的大母狗,它身边一群小狗在尖叫。还有些狗在其他地方出没。

这房子,这家具,如果属于一个朴实的北方农民——就是表情倔强,四肢发达,天生适合穿及膝裤和打绑腿的那种人——倒没有什么特别。只要在饭后合适的时间出去,到这山区方圆五六英里的地方走一走,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人,坐在扶手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大杯还在冒着泡的啤酒。但是,希斯克里夫先生却与他的住所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反差。看外表,他像是个吉卜赛人,皮肤黑黑的;看行为举止,他又像个绅士,风度一点也不比那些乡绅差。他很邋遢,却也不难看,因为他身材挺拔,并且总是一副忧郁的样子。可能有些人会怀疑他是因为缺乏教养而变得如此孤傲,我在内心深处却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他并不是那种人。直觉告诉我,他生性沉默是因为他厌恶以夸张的方式把感情表达出来——厌恶人与人之间表现出的那种亲热。在他冷漠的外表之下,他同样会爱、会恨,但他又认为再一次被爱、被恨是不合时宜的事。不,我的结论下得早了点——事实上,我是把自己的特性赋予他身上了。希斯克里夫先生遇到熟人时把手藏起来,可能有其他完全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我是希望我的性格很罕见:我亲爱的母亲就曾说过我决不会有一个舒适的家,而就在去年夏天,我证明了自己完全不配有那样一个家。

在海边享受一个月好天气的时候,我在不经意间遇上了个最迷人的姑娘。在她没注意到我的时候,我眼中的她真的就是个女神。我一直没有亲口说出我的爱,但是要是眼神也能传情达意的话,那么最大的傻瓜也能猜出我那时完全沉浸于对她的爱意之中。她终于明白了我的心思,回送了我一个秋波——那眼神就是世上最甜蜜的。而我又做了些什么呢?我羞愧地招认了——像只蜗牛冷冷地缩回到

自己的壳里。她每看我一眼,我就退得更远一点,变得更冷一点。终于,这个可怜无辜的姑娘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以为自己领会错了而惶恐不安。最后她说服她母亲撤了营。

由于我的心意的这种古怪的变态,我得了个蓄意冷酷的名声。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我是多么冤枉。

我在炉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的房东走到对面的一张椅子坐了上去。我伸手去摸那条母狗,以打发这片刻的沉默。母狗刚刚离开它那群小崽子,正悄悄地跑到我的腿后面,一副如狼似虎的样子:咧着嘴,露出了白牙,牙缝间馋涎欲滴。

我的爱抚却让它发出了一声沙哑的长叫。

"你最好别碰那条狗!"希斯克里夫先生几乎同时用同样的声调咆哮着。他跺了一下脚以阻止它再叫下去。"它不习惯人娇惯它——我养它可不是作宠物。"

然后,他大踏步走到侧门边,又嚷了起来。

"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深处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句,好像他并没有要上来的意思。于是,他的主人就冲下去找他,留下我和那条残暴的母狗以及一对面目狰狞的蓬毛牧羊犬在那儿大眼瞪小眼。它们一起满怀敌意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可不想跟它们的尖牙有任何亲密接触,所以我坐在那儿没动。我以为它们不懂那些无言的攻击,于是就冲着它们三个眨眨眼睛,做做鬼脸。我简直太不幸了!可能是我面部的某种变化激怒了那位狗夫人,它突然狂怒起来,一下子跳到我的膝盖上。我一把将它推开,情急之下拖过桌子挡住它,这一举动却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六条大小不一的四脚恶魔从各个隐藏处跑了出来,围住了我。我觉得我的脚后跟和衣边将会成为特别攻击目标。我一边尽可能用拨火棒对抗着大一点的斗士,一边极不自然地大声向这家人求助,以期重建和平。

希斯克里夫先生和他的仆人拖着不安的脚步爬上了地窖的台阶。我没有感觉到他们的速度比平常快一秒钟,虽然壁炉旁边绝对

是在经历着一场暴风雨——那些家伙嘶咬着，狂吠着。

幸好，厨房里出来一个人，动作比较迅速：一个很壮实的女人，卷着袖子，光着胳膊，两颊火红。她挥舞着一只煎锅冲到我们中间。她利用那件武器和她的舌头奇迹般地平息了这场暴风雨。待到她的主人到场时，她只是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仿佛大风吹过的海面，一时无法平复。

“到底出什么事了？”他问。他盯着我的样子真让我受不了，我可是刚刚才受到过那样不友好的接待呀！

“真见鬼！”我咕哝着，“那些中了邪魔的猪群[①]也比不上你养的这些畜生厉害，先生！您还不如把一个陌生人扔到虎穴里呢！”

“如果你不乱碰，它们是不会惹你的。”他说着，把一瓶酒放到我面前，并且把桌子拖回原处。

“这些狗很警觉，这没有什么错。喝杯酒吧？”

“不用了，谢谢！”

“没有被咬着吧？”

“我要是被咬着了，我会在咬人者的身上留下烙印的。”

希斯克里夫先生的面部表情放松下来，咧着嘴笑了。

“哦，好啦。”他说，“你受惊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一杯吧。这栋房子里极少有客人来。我愿意承认，我和我的这些狗都不大知道如何招待客人。为你的健康干杯，先生！”

我躬躬身，也回敬了他一杯。我开始觉得为一群恶狗的失礼举动而坐在那儿生气实在太傻了。另外，我也不愿让那家伙继续因为捉弄我而乐不可支，他的兴趣好像已经转到那上头了。他——可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惹恼一位善良的房客有些愚蠢，于是改变了态度——语气变得缓和了，不再用那些代词和助动词了。他向我介绍了一些他认为我可能感兴趣的东西，谈了谈我目前隐居的住处的优点与缺点。

我发现，对于我们所谈及的话题，他都相当有自己的见解，所以

---

① 中了邪魔的猪群：源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临走的时候,我鼓足了勇气提出明天再来拜访。

他显然不想我再来打扰。就算这样,我也还是要来的。我觉得与他相比,自己居然还算善于交际的,真让人吃惊!

第二章

昨天下午,雾蒙蒙的,十分寒冷。我有点想坐在书房的火炉边打发一下午,并不太想踩着泥浆,穿过那些灌木丛去呼啸山庄。

但是,吃过午饭,(注意:我是在12点至1点之间吃午饭的。管家——一位庄重的太太,可以被视作这栋房子的附属品——未能或是不愿理解我要在5点钟开饭的请求。)我怀着这种慵懒的想法上了楼,进了房间,却发现一个女仆跪在地上,周围是些掸子和煤桶。她正在用一大堆煤渣封火,弄得房间里灰尘弥漫,太可怕了!我看到这状况马上就退了出来。我拿起帽子,出了门,走了四英里。到希斯克里夫家花园门口的时候,天下起了雪,是今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我正好可以进去躲避一下。

在那荒凉的山顶,地是硬硬的,上面结了一层肮脏的霜。空气是寒冷的,冻得我四肢发抖。我打不开门口的锁链,于是就跳了进去,顺着两旁醋栗丛生的石路跑过去。我敲着门,希望他们能让我进去,但却是徒劳。我敲了半天,手指关节都敲痛了,狗也狂吠了起来。

"里面住着一群该死的!"我心里突然叫起来,"这么小气,待客这么无礼,就凭这,你们就该永远与世人隔绝。至少我不会大白天闩着门。我不管,我要进去!"

做出如此决定后,我又抓住门闩使劲摇。一脸不快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头来。

"你想干什么?主人在那边的山坳里。你要想跟他说话,就从谷仓的那头绕过来吧。"

"里面就没有人能开门吗?"我大声地回应道。

"除了夫人外没有别人。她是不会开门的,哪怕你这样一直闹腾到夜里。"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能跟她说说我是谁吗,啊,约瑟夫?"

“我才不干呢！那不关我的事。”那脑袋咕哝了一句，又不见了。

大雪开始纷纷扬扬，越积越厚。我抓住门柄，想再试一次。这时，一个没穿外衣的年轻人出现在后面的院子里，扛着根草耙，他招呼我跟着他。我们一路走来，经过了一个洗衣房，还有一块铺平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煤棚、一台水泵，还有一只鸽笼，最后，我们终于来到那栋温暖的、令人愉快的大房子里，上次我也是在这儿受到接待的。

壁炉里，煤、泥炭和木块混在一起燃烧起熊熊大火，使整个屋子都呈现出一片融融的红光。桌上已摆好餐具，为丰盛的晚餐做好了准备。在桌旁，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那位“夫人”，以前我从未感觉到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我躬躬身，然后就等着她吩咐我坐下。她看了我一眼，靠到椅背上，接着就一动不动了，也不吱声。

“天气真是糟透了！”我开口说，“准是你家的仆人偷懒，门叫不开。我费了好大的劲，想让他们听到我。”

她一直没开口。我瞪着眼——她也瞪着眼。反正她是用一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目光盯着我，让我感觉十分不自在、不爽快。

“坐下吧。”那个年轻人粗声粗气地说，“他马上就来。”

我坐了下来，轻咳了一声，去招呼那条恶狗朱诺。这第二次会面，它总算屈尊摇了摇尾巴尖，算是表示认识我了。

“多漂亮的狗啊！”我又开口了，“您是不是打算把那些小狗送人，夫人？”

“那些不是我的。”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终于开口了，但语气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比希斯克里夫本人的回答还要冷。

我转身，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张靠垫上趴着一些东西，像是猫，因此，我继续说：“啊，您钟爱的东西在这里呀！”

“谁要是喜欢那样的东西就太奇怪了！”她不屑一顾地瞟了一眼。

真倒霉，那些居然是一堆死兔子！我只好又轻咳了一声，然后，往壁炉边挪了挪，又开始对今晚的恶劣天气大发感慨。

“这种天气，你本来就不该出来。”她说着，站起身来，伸手去拿壁炉台上的两只彩绘茶叶罐。

她原先的位置背着光，现在，我可以看清她的整个身形和面部表情了。她很苗条，显然还是个少女：身材相当好；一张小脸蛋，是我这辈子有幸看到的最精巧的——五官纤秀；亚麻色的鬈发，或者不如说是金黄色的，松松地垂在她那细长的脖子上；那双眼睛——要是眼神和善一点，一定是无法抗拒的。所幸，对于我这颗敏感的心来说，它们表现出的不过是徘徊在蔑视与绝望之间的某种感情，这与她那张脸很不相配，怪怪的，很少见。

她差不多够不到那两只茶叶罐，于是，我挪动了一下，想去帮她，而她却转过身，面向我，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守财奴看到有人要帮他数他的金子似的。

“我不需要你帮忙。”她厉声说道，“我自己能拿到。”

“对不起！”我慌忙道歉。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问，一边在她那干净的黑色长袍外面系上了一条围裙。她站在那儿，舀了一匙茶叶，打算倒进壶里。

“我很乐意喝上一杯。”我回答说。

“是请你来的吗？”她重复着她的问题。

“没有。”我说，挤出了一丝微笑。“您请我喝茶，那正好！”

她把茶叶倒回罐里，连茶匙也一起放回去了。一气之下，她又坐回到椅子上，蹙起前额，撅着红红的嘴唇，就像孩子要哭了似的。

这会儿，那年轻人已经迅速地套上了一件相当破旧的上衣，站在火焰前面，用眼角的余光瞟着我，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血海深仇似的。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仆人。他的穿着不雅，话语粗鲁，完全缺乏希斯克里夫先生和夫人身上所能看到的那种高贵品质。他浓密的棕色卷发，又硬又乱；络腮胡子像头熊一样粗鲁而笨拙地侵占了双颊；双手——如同普通工人的双手——都变成了棕褐色。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又很自由，简直可以说是傲慢。他伺候女主人时，一点都没有一般家仆的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

由于没有明确证据来确定他的身份，我觉得最好不要去注意他那些古怪的举止。五分钟之后，希斯克里夫先生进来了。他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从那种不自在的状况中解救出来了。

“先生，您瞧，我来了，说话算数吧！”我大声说着，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恐怕这天气还要困住我半小时呢，这会儿，您能不能让我在您这儿避一避？”

“半小时？”他说，抖落身上的雪花。“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挑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溜达到这儿来？你知不知道，你有迷失在沼泽地里的危险？这样的傍晚，就连那些熟悉这旷野的人都会经常迷路。并且，我可以告诉你，天气暂时不会好转的。”

“或许我可以在您的仆人中找一位向导，他可以在画眉田庄住一夜，明天早上回来。您能给我找一个吗？”

“不，不行！”

“哦？真的啊？那我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喽。”

“哼！”

“你是不是要泡茶呀？”穿破旧上衣的那个人问道，把他那恶狠狠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到了那位年轻的夫人身上。

“他也要喝一点吗？”她问，像是在讨好希斯克里夫。

“去准备好，行吗？”是他的回答，话说得很凶，吓了我一跳。从他说这些话的腔调就可以看出他生性暴躁。我不想再称希斯克里夫为“一个绝妙的人”了。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他这样来邀请我说：“好了，先生，把你的椅子挪过来。”然后，我们就围坐在桌边，包括那个粗野的年轻人。我们品尝食物时，周围一片沉默，形势相当严峻。我想，既然我引起了这片乌云，那么，我就有责任将它驱散。他们总不能每天都这么忧郁地坐在一起，一句话不说吧。不管他们脾气多坏，也不至于每天都这么愁眉苦脸的。

“很奇怪，”我在喝完一杯茶之后，接过下一杯之前的时候说道，“很奇怪啊，习俗是如何铸就我们的品味和思想呀！希斯克里夫先生，很多人想像不出像您这种完全隔绝尘世的生活中会有幸福存在。但我却敢说，有家人围绕在您的周围，还有您温柔亲切的夫人——这位管事的天才，掌管着您的家庭与您的心灵——”

“我温柔亲切的夫人！”他插嘴道，脸上带着几乎是恶魔似的讥

笑。“她在哪儿？——我温柔亲切的夫人？”

“我是说希斯克里夫夫人，您的夫人。”

“啊，是——哦！你可以声称她的灵魂担当起了管事天使的职位，守护着‘呼啸山庄’的家产，虽然她的肉体已经不复存在了。是这样吗？”

我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个大错误，便企图纠正它。我本来应该看得出这两人的年龄有多么悬殊，他们显然不大可能是夫妻：一个差不多已经四十岁了，精力充沛的年纪，这个年纪的男人们一般不会幻想女孩子们会为爱情嫁给他们，这个梦想只能留到晚年聊以自慰罢了；另一个看上去还不到十七岁。

于是，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胳膊肘边上的这个乡巴佬——他在用盆喝茶，用脏手拿面包吃——他，也许就是她的丈夫。当然也就是希斯克里夫少爷啦！这就是可悲的后果：她就这么嫁给了这个乡巴佬，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更好的人！多么令人遗憾啊！我得当心点，可别让她因为我而后悔自己的选择。”

最后的这点想法好像自负了点，其实也算不上。我身旁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差不多就是令人讨厌。根据经验，我知道我还是相当有魅力的。

“希斯克里夫夫人是我媳妇。”希斯克里夫说，这证实了我的推测。他说着，转过头，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她。如果他脸部肌肉长得正常，也像别人那样能表达心灵语言的话，那是一种仇恨的眼光。

“啊，当然——现在我明白了。您才是这位仁慈的仙女的拥有者，您好福气哟！”我转过头对我旁边的那个人说。

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了：那个年轻人脸涨得通红，双拳紧握，整个一副想打架的样子。但是，他好像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他憋住了火，冲我骂了句脏话，而我则小心翼翼地假装没听见。

“您猜错了，先生！”我的主人说，“我们俩都无福拥有你说的这位仁慈的仙女，她的男人死了。我说过她是我媳妇，所以呢，她当然是嫁给了我儿子。”

“那这位年轻人是——”

“毫无疑问，他不是我儿子。”

希斯克里夫又笑了，仿佛把他看成是那样一个粗人的父亲，这玩笑开得过火了一点。

“我的名字叫哈里顿·恩肖。”那家伙咆哮着，“并且，我奉劝你尊重我。”

“我并没有表示不尊重呀。”我答道，心里却在暗笑他说出自己姓名时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

他就这么直直地盯着我，盯得我都不想再反过来盯他了，生怕自己会忍不住扇他两耳光或是笑出声来。我开始觉得自己待在这个“快乐”的家庭里的确有点不合适。在这儿，精神沮丧的气氛不仅仅抵消了，而且是压倒了周围生机勃勃的舒适的物质环境。我决定，如果冒险第三次到这个家来的话，一定得加倍小心。

东西总算吃完了，谁也没说一句客气话，我走到窗边去看看天气。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令人痛苦的景象：黑夜已经提前降临，呼呼的大风卷着纷纷的雪片，简直令人窒息，天空和群山都被裹在其中。

“要是没有向导的话，恐怕我现在回不了家啦！”我情不自禁地喊出来，“路肯定都被雪埋上了，就算没被盖上，我也看不清前方的路，一步也看不清。”

“哈里顿，把那十几头羊赶到谷仓的门廊上去。要是晚上把它们留在羊圈里的话，就得给它们盖点东西，还得在它们前面隔一块木板。”希斯克里夫说。

“我该怎么办呢？”我接着说，越来越发愁了。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环顾四周，我只看见约瑟夫提着一桶粥进来喂狗，希斯克里夫夫人俯身向着火，正在烧一把火柴作消遣，这把火柴是刚刚她把茶叶罐放回去的时候碰掉下来的。放下桶之后，约瑟夫将屋里审视了一番，像是在找茬儿。然后，他扯着他那沙哑的喉咙吼出来，声音很刺耳。

“真奇怪，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就能这么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

呢?!可不是,你就是个没出息的东西,说了也不管用——你一辈子也改不了你那臭德行,等着去见魔鬼吧!就像你那死去的妈一样!"

一时间,我还以为他的这番长篇大论是针对我的呢。我气坏了,冲着这个老流氓走过去,准备一脚把他踹出门去。

然而,希斯克里夫夫人的回答却让我止住了脚步。

"你这个令人作呕的虚伪的老东西!"她答道,"每次提到魔鬼名字的时候,你难道就不怕自己被它缠住吗?我警告你不要惹我,否则,我就要专门请它将你绑了去。站住!你瞧瞧这儿,约瑟夫!"她继续说,一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长长的书,黑糊糊的。"我要让你看看我在魔法上进步了多少!我马上就有能力建一栋绝对的魔法屋了。那头红牛不是意外死掉的,你的风湿病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天赐的惩罚。"

"哦,恶毒!恶毒!"老头儿喘息着说,"求主帮我们脱离邪恶吧!"

"不,无赖!你是被上帝遗弃的。滚开,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要用粘土和蜡把你们全都捏成模型。哪个第一个越过我的界限,我就——我不说他将会怎样——但是,你一定会见识到的!还不滚,我正在看你呢!"

这个小妖女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添上了一抹假装出来的恶毒神色。约瑟夫真的吓得发抖,慌忙逃了出去,一边跑一边祷告,还在叫着"恶毒"。

我觉得她这样做不过是因为闲得无聊,闹着玩玩。现在,屋里只剩下我和她了,于是我就努力想让她来关注一下我的苦恼。

"希斯克里夫夫人,"我热切地说,"您一定要原谅我麻烦您,我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看您这张脸就可以断定您是位好心肠的人。麻烦您给我指几个路标,好让我知道回家的路。我真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就像您不知道怎么去伦敦一样。"

"就走你来的时候走的路好啦。"她回答道,她安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只蜡烛,那本长长的书摊开着。"这建议简单明了,但也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建议了。"

"那么,如果您听说有人发现我死在泥沼里或是雪坑里,您的良

心就不会悄悄地说那有部分是因为您的错吗？”

“怎么会？我又不能护送你。他们根本就不会让我走到花园围墙那头的。”

“您！我怎么会忍心让您在这样一个晚上因为我跨过门槛呢？”我叫道，“我只想让您告诉我回家的路，而不是让您领路。或者您可以说服希斯克里夫先生给我找个向导。”

“谁行呢？这儿只有他自己、恩肖、齐拉和我，你想让哪个给你做向导呢？”

“山庄里没有男孩子吗？”

“没有，就这些人。”

“那么，也就是说我不得不留宿喽。”

“那你得跟你的主人商量。这事我管不着。”

“我希望这对你是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冒冒失失地在这些山里乱逛了。”希斯克里夫严厉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想在这儿留宿，我可没给客人准备房间。你真想留下的话，就和哈里顿或约瑟夫睡在一起吧。”

“我可以睡在这屋里的椅子上。”我答道。

“不，不可以。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穷也好，富也罢。我可不允许任何人趁我不备的时候在这里闲荡。”这个没礼貌的坏蛋说。

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厌恶地喊了一声，擦着他的身边，冲到院子里，匆忙之中撞到了恩肖。周围一团漆黑，我根本就看不清出口。就在我乱转一气的时候，我听见了他们之间文明行为的又一例证。

起先，那个年轻人好像对我还挺友好。

“我陪他走到园林吧。”他说。

“你陪他下地狱去吧！”他的主人——或者他们之间是其他什么关系——叫道，“你去，那谁来看马呢，啊？”

“一个人的命总比马一个晚上没人照看要重要点吧。总得有人去呀。”希斯克里夫夫人嘟哝着，比我料想的要善良得多。

“我可不是在听你的命令！”哈里顿反驳道，“如果你在意他，最好

闭上嘴。”

“那么，我希望他的鬼魂缠住你！我希望希斯克里夫先生再也找不到一个房客，就等着那田庄毁了吧！”

“听呀，听呀，她在诅咒他们。”约瑟夫低声说，而我正向他奔去。

他坐在可以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地方，就着灯笼的光在挤牛奶。我一把夺过灯笼，大喊着明天会把它送回来，就冲到了最近的一扇后门。

“主人，主人，他把灯笼偷走了！”老家伙喊着，跟着我追出来。“喂，咬人的！喂，狗！喂，狼！抓住他！抓住他！”

我在打开那扇小门的时候，两只毛乎乎的怪物扑向我的喉咙，一下把我扑倒在地，灯笼里的蜡烛也被扑灭了。这时，希斯克里夫和哈里顿一齐放声笑起来，这让我的愤怒与羞辱都无以复加。

幸运的是，这些畜生好像只想伸伸爪子、打打哈欠、摇摇尾巴，并不想把我生吞活剥，但是它们也不会放开我。我就这么躺着，一直要等到它们恶毒的主人们乐够了，才会来解救我。这会儿，我的帽子也弄丢了，人气得直抖。我命令这些恶棍放我出去——再让我多留一分钟，他们一定会倒大霉的——我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威胁要报复的话，非常非常恶毒，颇具李尔王①之风。

盛怒之下，火气上头，我流出了大量鼻血。希斯克里夫仍在笑，我仍在骂。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比我更理智，比款待我的人更仁慈的人出现，这场面该如何收场。这个人就是齐拉，那个壮实的婆娘，她终于出来询问这场骚乱的性质了。她断定他们中有人对我下了毒手，又不敢攻击她的主人，于是她那张嘴就冲着那个小无赖开了火。

“好了，恩肖先生。”她叫道，“我想知道你接下来还想玩什么花样。我们要在家门口杀人吗？我看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看看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都快透不过气啦。嘿！嘿！你不能就这么走——进来，我给你治治看。待在那儿，不要动！”

① 李尔王：*King Lear* 是莎士比亚的名剧之一。剧名以主人公李尔王的名字命名。

她一边说着,一边突然提起一桶冰冷的水从我脖子上浇下来,然后,就把我拉进厨房。希斯克里夫先生也跟着进来了,他那偶尔才有的快乐很快就消退了,又恢复了他惯有的忧郁。

我难受极了,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所以,我别无选择,不得不同意在他的屋檐下借宿一晚。他让齐拉给我倒杯白兰地,然后就到里屋去了。她对我悲惨的境遇安慰一番之后,遵照她主人的吩咐给了我一杯白兰地。这杯酒让我稍稍恢复了一点,于是,她就引我去睡觉。

第 三 章

领着我上楼时,她建议我把蜡烛藏起来,并让我不要弄出声音,因为对于她要领我去的那间房,她的主人有种古怪的看法,而且从不乐意让任何人在那里睡。

我问她什么原因。

她回答说,她不知道;她在这儿住不过才一两年,他们又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发生,她不能对什么事都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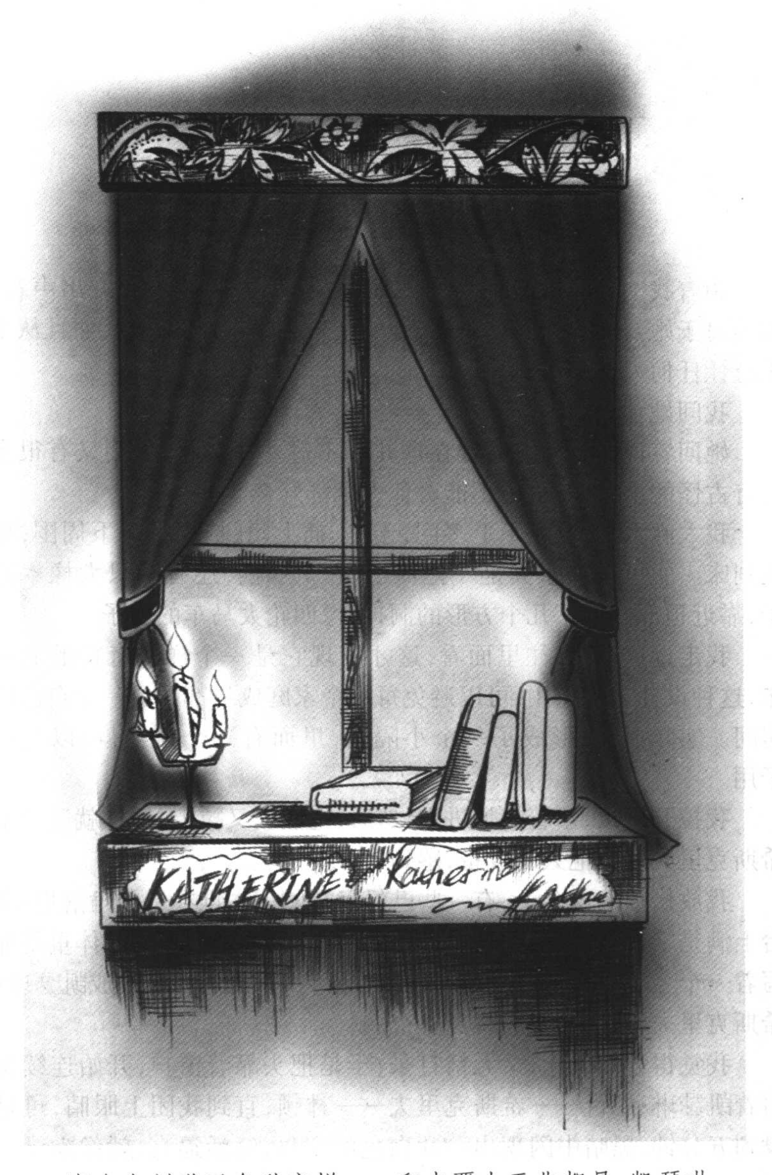
我太麻木了,也顾不上多问,于是,插上门,扫视了一下周围,想找到床。屋里全部家具是一把椅子、一个衣橱,还有一只大橡木箱子,靠近顶部割出了几个方形的洞,就像四轮大马车的窗子。

我走近这东西,往里面看,这才发现它是一个样式奇特的老式床,这种设计非常适用,可以避免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实际上,它形成了一个小隔间,里面有一个窗台,可以当桌子用。

我拉开嵌板,拿着蜡烛进去,然后,把嵌板又拉上,这样就避开了希斯克里夫和其他人的戒备,感到非常安全。

我放蜡烛的窗台上,有一些已经发霉的书本堆在一个角落里;窗台上满是字迹,油漆面被划得花花的,这些字只是用不同字体重复地写着一个名字,有大有小——凯瑟琳·恩肖,有的地方又改成凯瑟琳·希斯克里夫,然后又变成凯瑟琳·林顿。

我觉得索然无味,又无精打采,于是把头靠着窗户,开始连续拼写着凯瑟琳·恩肖——希斯克里夫——林顿,直到我闭上眼睛,可是没到五分钟,黑暗中闪现出一片白色的字母,鲜活逼真,就像幽灵一样——空中涌满了很多"凯瑟琳"。我跳起来,想驱散这突然闯入的名字,却发现我那蜡烛的烛芯斜靠在一本古老的书上,那地方散发出一种烤牛皮的气味。



窗台上刻满了各种字样——翻来覆去无非都是:凯瑟琳

我熄灭了蜡烛。在寒冷和持续恶心感的交迫之下,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坐起来,把这本有点烤坏的书铺展在我的膝上。这是一本《圣约书》,用斜体字印的,散发一股浓浓的霉味,书前面的白页上有题字:"凯瑟琳·恩肖,她的书。"还标注了一个日期,那是二十多年以前了。

我合上这本书,又拿起另一本,直到我把这些书都检查了一遍,凯瑟琳的藏书是精心挑选的,从书本的破损情况就可以看出,它们曾被很充分地使用过,尽管用得未必完全得当,几乎没有哪一章没有钢笔写的评注——至少看上去像是评注——那些评注把印刷者留下的每一小块空白都填满了。

有些是不连贯的句子,其他部分则采用的是正规日记的形式,以一种未定型的、孩子般的字体涂鸦出来。在一张特别的页面上部,也许第一眼看到它时,会把它当宝贝,我看到了我的朋友约瑟夫很棒的一幅漫画,太好玩了,画得很粗糙,但很到位。

我的内心突然开始对这位我知之甚少的凯瑟琳产生了相当的兴趣,我立刻开始辨认她那已经褪色的、难以辨认的文字。

"糟糕透顶的星期天!"下面一段这样开头,"我希望我父亲能再回来。辛德雷是个可恶的替代者——他对希斯克里夫太凶暴了,希和我要反抗了——我们今晚要采取我们的第一步行动。

"整日大雨不断,我们去不成教堂了,所以约瑟夫坚持要在阁楼里举行圣会。辛德雷和他的妻子正在楼下的炉火边舒适地享受着温暖,他们什么都会做,就是不会读圣经,我敢肯定地这么说。希斯克里夫,我和那可怜的乡下孩子却被命令拿着我们的祈祷书爬上楼去——我们被排成一列,坐在一袋谷物上,一边哆嗦,一边哼着,希望约瑟夫也会哆嗦,这样他为了自己也会对我们少点说教。

"完全是痴心妄想! 礼拜做了整整三个小时,可看到我们下来的时候,我哥哥竟有脸皮大呼小叫道:

"'什么,已经做完了?'

"以前,星期天晚上是准许我们玩要的,只要我们不太吵,现在,偷笑一下,就会被罚站墙角!

"'你们忘了你们有个主人在这儿了吗?'这个暴君说道,'谁先让我发脾气,我就把他捏碎!我坚持要求绝对的肃静。哦,孩子!是你吗?弗朗西斯,亲爱的,你走过来时扯扯他的头发,我听见他捏手指的声音啦。'

"弗朗西斯痛快地扯着他的头发,然后走过来,坐在她丈夫的膝上,他们就坐在那里,像两个小孩一样,接吻、闲扯,整整持续了有一个小时——那种愚昧的闲扯连我们听了都应该感到羞耻。

"我们缩入柜子下面的圆拱里,尽可能把自己弄得温暖舒适。我刚把我们的围兜系紧,把它们挂起来做帘子,这时,约瑟夫有事从马厩进来了。他扯下我的手工杰作,打了我一记耳光,哇哇叫着:

"'主人刚入土,安息日还没有结束,福音还在你们耳边回响,你们竟然就开始玩啦,真是不知羞耻!坐下吧,坏孩子们,只要你们愿意看,有的是好书。坐下吧,想想你们的灵魂!'

"说完这些,他强迫我们调整了位置,这样,我们就能从那边的炉火得到一丝昏暗的光线,来看他硬塞给我们的那本没用的经文。

"干这事,我可受不了。我哗啦啦地拎起肮脏的书皮,用力把它扔进了狗窝里,发誓说,我恨这种好书。希斯克里夫一脚把他的书也踢到了同一个地方,接下来就是一场大乱。

"'辛德雷少爷!'我们的牧师大声嚷嚷起来,'少爷,快过来啊,凯茜小姐把《救世盔》的封皮撕下来了,希斯克里夫使劲踩着《走向毁灭的广阔道路》的第一部分!你放任他们这样的话可不得了呀!唉,换了主人,一定会好好地抽他们一顿——但他已经不在了。'

"辛德雷急忙从他的炉边天堂赶过来,把我们俩抓住——一个被抓住了领子,另一个被揪住了胳膊,用力把我们推进后厨房里。那里,约瑟夫断言,'老尼克[1]'一定会抓住我们,绝对的。受到这样的慰藉之后,我们各自找了一个角落来等待他的出现。

"我伸手从书架上摸到了这本书和一瓶墨水,然后把房门推得半开,让自己得到一些亮光,我通过写字打发了二十分钟时间,但我的

---

① 老尼克:Old Nick,即恶魔。

同伴不耐烦了，建议我们应当偷偷披上挤牛奶女工的外套，在它的遮掩之下到荒野里奔跑。一个令人愉快的建议——那么，如果那个暴戾的老头进来，他会以为自己的预言应验了呢——即使在雨里，我们也不会觉得比在这儿更阴湿、更寒冷了。”

*　　*　　*　　*　　*

我猜想凯瑟琳完成了她的计划，因为下一句话提及了另外一个话题，她渐渐变得悲伤起来。

“我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辛德雷会让我如此哭泣！”她写道，“我头痛得厉害，都不能睡在枕头上。但我还是不能停止哭泣！可怜的希斯克里夫！辛德雷骂他是流氓，并且再也不让他和我们坐在一起，也不允许他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还说，我不能再和希斯克里夫一起玩，并威胁说，要是我们违背他的命令就把希斯克里夫赶出家门。他一直在责怪我们的父亲对希斯克里夫太放任自由了。（他怎么敢啊？）他还发誓要恢复他的本来的身份——”

*　　*　　*　　*　　*

我面对着模糊的书页感觉昏昏沉沉的，开始打起了瞌睡，目光从手稿转移到了印刷的文字上。我看到一个红色花体字的标题：“七十乘以七和第七十一的第一条。杰贝斯·伯兰德罕牧师在吉默顿飕教堂宣讲了一篇虔诚的神学论文。”正当我在半梦半醒之间，绞尽脑汁地猜想杰贝斯·伯兰德罕牧师如何阐述他的论题时，我倒在床上，进入了梦乡。唉呀！可恶的茶和坏脾气的影响！还能有什么能使我度过这么可怕的一个夜晚呢？我已经记不得自从我学会忍受痛苦以来，有哪一次能和这一夜相比。

几乎在我还能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梦了。感觉是在早晨，我动身踏上了回家的路，由约瑟夫做向导。路上的雪有好几码深。在我们挣扎着往前走的时候，我的同伴不断地责怪我，为什么不带一根朝圣者用的拐杖，弄得我很不耐烦——说我不带着拐杖永远也进不了家。他还自吹自擂地挥舞着一根大头棍棒，我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朝圣拐杖了。

有一刻，我觉得需要这样一件武器才能得到许可回到自己家里

是很荒谬的。紧接着一个新的念头一闪而过,我并非要去那里,我们是在跋山涉水去听那著名的杰贝斯·伯兰德罕从"七十乘七"的经文中布道。不管是约瑟夫、牧师,或是我若触犯了这"第七十一条的第一条",就要被人当众揭发并被逐出教会。

我们来到教堂——我平时散步时曾经有两三次经过那儿。它位于两山之间的一个山谷里——一个高于地面的山谷——靠近一片沼泽地,据说那儿的泥炭的湿气足以保护埋在那儿的几具尸体不致腐烂。屋顶迄今为止仍保存完好,但是这儿教士一年的薪俸只有二十英镑,加上一栋两间房的屋子,并且怕连两间房也保不住,眼看就决定只给一间了,因此没有教士愿意承担起牧羊的职责,特别是经常有传闻说他的"羊群"就算让他挨饿也不愿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个子儿来养活他。然而,在我的梦境中,杰贝斯有满满一会堂仔细聆听的会众。他布道了,上帝啊!一个怎么样的讲道啊:共分为四百九十节,每一节相当于一个平常的传教士的普通宣讲,每一节分别讨论一种罪过!我不知道他如何搜集到这些,他用他独特的方法来讲解这些语句,好像教友们必然会时时刻刻犯下各种不同的罪过!

这些罪过都有最为奇特的性质、特征——我以前从未能想像的稀奇古怪的罪过。

哦,我是多么地疲惫啊!我是如何地扭动、打哈欠、打瞌睡,然后又清醒过来!我是怎样地掐自己,扎自己,揉眼睛,站起来,又坐下去,轻轻推着约瑟夫,要他告诉我他是否有讲完的时候!

我是被判了要听完的——最后他讲到了"第七十一的第一条"。在这紧要关头,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向我袭来,我不由得站了起来当众指责杰贝斯·伯兰德罕是一个罪人,犯了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能宽恕的罪过。

"先生,"我叫道,"坐在这四面墙壁中间,一段时间,我已经忍受并原谅你这次讲道的四百九十个题目。有七十个七次我拿起帽子准备离开——七十个七次你无理地强迫我又坐到座位上。这第四百九十一太让人受不了啦。我的难友们啊,痛打他吧!把他拉下来,揉碎

他，让我们在这个认识他的地方再也见不着他了！”

“你就是罪人！”一阵肃静之后，杰贝斯从他的坐垫上欠起身大声喊叫着，“七十个七次你张开大嘴打哈欠，扭曲了容颜——七十个七次我和我的灵魂商量——看呀，这就是人类的弱点，这也是可以被宽恕的！第七十一的第一条来了。兄弟们啊，来执行已经写出的对他的判决吧！上帝的每一个圣徒都有此殊荣。”

话音刚落，所有的集会者都举起朝圣拐杖，把我团团围住，而我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抵挡自卫，便开始与约瑟夫扭打起来，去抢他的手杖，因为他是离我最近，又是最凶恶的攻击者。在人群汇集的地方，许多棍棒交叉，冲着我来的打击却落在了别人的头上。不一会儿，教堂里回响起一片打来打去的声音。每个人都对自己身边的人动起手来，而伯兰德罕也不愿坐视不管，把一腔激情倾注在对讲坛板面的一阵猛敲之上，引起非常大的声响，最后，我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轻松，他们惊醒我了。

是什么激发了那么大的骚动呢？在争吵中，谁扮演了杰贝斯的角色？仅仅是狂风呼啸而过时，一棵枞树的树枝划过我的窗格，它的球果“嘎嘎”地擦着我窗户的玻璃而已！

我狐疑地倾听了一会儿，辨别清楚了骚扰我的声音就是它，然后，翻了个身，打着瞌睡，又开始做梦了，如果可能，会比刚才的梦更加不愉快。

这一次，我回忆起我躺在那个橡木小隔间里，清清楚楚地听到狂风和飞雪的声音，也听到那枞树树枝在重复它那调戏人的声响，并且知道了它真正的起因，但它太让我烦了，可能的话，我决定要让它静下来。我想着，起了床，并努力去打开窗，可是，窗钩焊在了钩环里——这种状况是我醒着的时候就观察到的，但现在却忘了。

“不管怎么样，我得让它停下来！”我咕哝着，用拳头打穿玻璃，伸出一只胳膊去抓那缠绕不休的树枝，没抓住它，却碰到了一只冰冷小手的手指头！

一种噩梦里才有的极度恐惧向我袭来。我试图把手臂缩回来，但那只手紧紧地抓住不放，一个极其忧郁的声音在啜泣。

“让我进来！让我进来！”

“你是谁?”我问，同时也想挣脱开自己。

“凯瑟琳·林顿！”那声音颤抖着回答(我为什么会想到林顿，我有二十次都把林顿读成了恩肖)，“我回家来了，我在荒野里迷路了！”

她说话时，我模糊地辨认出一张孩子的脸在透过窗户往里看——恐惧使我狠下心来，我发现要甩掉那个人只是想想是没用的，于是我把她的手腕拉到那破的窗玻璃上，来回摩擦，直到鲜血直流，浸湿了床铺，她还是在哀泣着：“让我进来！”仍旧固执地抓紧我，几乎快把我吓疯了。

“我怎么能呢?”我最终说，“如果你想我放你进来，先放开我！”

手指松开了，我把手从窗户洞外抽了回来，匆忙把书堆成塔状，堵住窗户上的洞口，捂住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可怜的哀求。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等我再听时，那忧伤的呜咽仍然继续着。“走开，”我喊道，“我永远不会让你进来的，就算你再求我二十年。”

“二十年啦！”那声音低沉而模糊地说，“二十年了，我已经做了二十年的流浪者了！”

随即，外面开始有微弱的刮擦声，那堆书移动起来，好像有人在往里推似的。

我想跳起来，但却无法挪动手足，我感到极度的恐怖，于是，大声尖叫起来，使我不安的是，自己的尖叫并非虚幻。一阵急促的脚步走近我卧室的门口，一只强健的手推开了门，一道光从床上部的方格淡淡地照了进来，我还哆嗦着坐在那儿，擦着额头的汗，闯入者好像有些犹豫，自己咕哝着。

最后，他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问：“有人在吗?”显然并不期望有人回答。我想最好还是承认自己在这儿吧，因为我知道是希斯克里夫的口音，如果我保持沉默，我怕他会进一步搜寻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翻过身拉开嵌板——这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一时半会儿我是忘不了的。

希斯克里夫站在门口，穿着衬衫裤子，手中蜡烛的烛油滴到他的手指上，他的脸色和他身后的墙一样苍白，橡木门打开时发出的第一

声“嘎啦”声使他大吃一惊，仿佛触了电一样，手中的蜡烛从他手中蹦出好几尺远，他的情绪太激动了，以至于都没能拾起蜡烛。

“先生，不过是你的客人而已！”我叫道，急切地希望能避免因进一步暴露他的胆怯而使他感到丢脸。“我因为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而不幸在睡梦中惊叫起来，我非常抱歉打扰你了。”

“哦，上帝要惩罚你，洛克伍德先生！我希望你在——”我的主人开始说着，把蜡烛放在一张椅子上——他发现自己已不可能稳稳地拿着它了。

“是谁带你来这个房间的？”他继续问道，手指甲掐入掌心，紧咬牙齿以克制腭骨的颤动。“是谁？我真想现在就把他赶出这栋房子。”

“是你的仆人，齐拉。”我回答道，并猛地跳到地板上，迅速穿好衣服。“希斯克里夫先生，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也不管，她真是活该。我想，她是想利用我再次证明这地方闹鬼。真的，的确如此——这儿充满了鬼怪！你有理由把它给封闭了，我向你保证，没有人会因在这样一个洞穴里睡上一会儿而向你道谢的！”

“你什么意思？”希斯克里夫问道，“你在干吗？既然你已经在这儿了，就躺下，过了这一夜吧。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发出那种可怕的叫声，你那声音叫人没法原谅，除非有人正在割断你的气管！”

“如果那小鬼从窗子爬进来，她也许会掐死我的！”我回击道，“我可不打算再去容忍你的那些好客的祖先们的迫害了。尊敬的杰贝斯·伯兰德罕牧师和你母亲有血缘关系吗？还有那个爱出风头的姑娘，凯瑟琳·林顿，或者恩肖，或者不管她叫什么吧，她一定是个善变的——恶毒的小幽灵！她告诉我她这二十年都在这尘世流浪：我毫不怀疑，这是她罪有应得。”

这些话还没说完，我忽然想起书上“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这两个名字的联系，这点我完全不记得了，刚刚才醒悟过来。我为我的考虑不周而感到脸红，但为了避免进一步表示出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我赶紧补充道：

“事实是这样的，先生，我是这样度过了前半夜——”说到这儿，

我又停住了——我正准备说出"阅读那些老书",那就会泄露出我不仅知道书上印刷的内容,也了解他们批注的内容了。所以,我纠正自己,继续说:"拼读着刻在窗台上的名字,一件非常单调乏味的事情,我有意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入睡,像数数一样,或是——"

"你这样对我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希斯克里夫吼道,激烈而粗暴。"怎么——你怎么敢在我的家里?——上帝!他这么说肯定是疯了!"他愤怒地敲打着自己的额头。

对他的话,我不知是该生气呢,还是该继续解释好。可他仿佛受了很大的影响,我都有点怜悯他了,于是我继续述说我的梦,肯定地说,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凯瑟琳·林顿"这个名字。但是看到它太多次也就产生了印象,当我的想像力不再受控制时,这印象也就人化了。

希斯克里夫在我说话的时候慢慢地往床后面靠过去,最后坐下来时,差不多完全藏在床后面了。然而,听他那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呼吸声,我猜想他在奋力克制自己强烈感情的爆发。我不想让他发觉我已觉察到他内心的矛盾,于是我继续梳洗,弄出很大的声响,又看看表,自言自语地抱怨长夜漫漫:

"还不到三点!我本来是要发誓说已经六点了,时间在这儿停滞不动了——我们一定是昨晚八点钟就开始睡了。"

"冬天总是九点睡觉,四点起床。"我的主人说道,强忍住一声叹息,看他影子里手臂的动作,我猜想他眼中落下了泪水。

"洛克伍德先生,"他补充道,"你可以到我房间去。这么早下楼会妨碍别人的,你那孩子般的大叫已经让我的睡意见鬼去了。"

"我也是。"我回答,"我要在院子里散散步,等到天亮,我就会离开,你不要害怕我会再次打扰。现在,我在交际场上寻开心的习惯已经改掉了,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一个明智的人应该发现有自己做伴就足够了。"

"令人愉快的伙伴!"希斯克里夫咕哝着,"拿着蜡烛,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我马上去找你。但是别去院子,狗都没拴,房子里——朱诺在那儿守卫着——还有——不,你只能在楼梯和过道那儿溜达——可是,走吧!我两分钟后就来!"

我听从了他的安排，于是离开了卧室。那时，我不知道那狭长的门廊通向哪里，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无意中瞥见我的房东做了一个很迷信的动作，一时间与他表面上的理性有些矛盾。

他上床了，打开窗户，在他拉开窗的时候，抑制不住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

“进来吧，进来吧！”他呜咽着，“凯茜，来吧！哦，来啊——再来一次吧！哦！我心爱的！这次听我的吧——凯瑟琳，最后一次！”

那幽灵显示出幽灵所共有的反复无常、来无影去无踪的特质，就是不来。狂风夹杂着雪花野蛮地呼啸而过，甚至吹到了我所在的位置，吹灭了我的蜡烛。

这阵突如其来的悲伤带来了极度的痛苦，那痛苦伴随着这胡言乱语，以至于我的怜悯之心竟会使我对他的愚蠢行为视而不见。我躲开了，一方面是因为听到了他的这番话而生自己的气，另一方面是为自己向他倾诉了我那荒谬的噩梦而苦恼，因为它给他带来了那样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我却无法理解。

我小心翼翼地从楼上下来，到了后厨房，那儿的炉里有一些微微的火星，我把这些火星拢到一起，就能又一次点燃蜡烛了。

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一只灰色带斑纹的猫从灰堆中爬出来，不满地“咪咪”叫了一声，算是向我打招呼。

两条长凳，摆成的形状像是一个圆弧，它们几乎把炉子围了起来，我在其中的一条长凳上舒展开身体，躺了下来，老母猫跳上了另一条。我们都在打盹儿，谁知有人来侵犯我们的静居处，是约瑟夫放下一个通往屋顶的木梯，我猜想，他肯定是要通过一扇活板门上阁楼。

他向两条凳子间那由我拨弄起的火苗恶狠狠地望了一眼，然后，把猫从它所处的高位上赶走，自己安稳地坐了上去，接着，开始往他那长约三英寸的烟管里塞烟叶。我在他私人领地里出现，显然被看做是一种太不体面的轻率行为，让他都难以启齿。他默默地把烟管送到嘴边，抱着双臂，吞云吐雾起来。

我没去打扰他，让他享受这奢华的安逸，他吐出最后一口烟圈，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起身离开，就像进来时那么严肃。

接着，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来，现在，我正准备开口道一声“早安”，但是又闭上了嘴，没能寒暄成，因为哈里顿·恩肖正在 Sotto Voce[①]做他的祈祷，他在墙角翻寻着，想找把铲子或铁锹去铲除积雪，他对自己所碰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发出一连串的诅咒。他张大鼻孔向长凳的后面扫视了一眼，没想到跟我客气，就像对我的同伴——那只猫一样。

通过他的准备工作我猜想我是被允许出门了，于是，我从我的“硬床”上爬起来，准备跟着他。他注意到了，用他手上的铁锹的末端戳了戳一扇内门，口齿不清地指出，如果我想换个地方的话，必须从这儿走。

那扇门通往屋里，女人们已经在来回走动了：齐拉正在用一只巨大的风箱把火苗吹上烟囱；希斯克里夫夫人跪在炉边，借着火焰的亮光在读一本书。

她用手挡着火炉的热气，以防止眼睛被熏，她好像很专注地在看着书，只是偶尔停下阅读去斥责仆人把火星弄到她身上，或去推开不时地用鼻子嗅她脸的那条狗。

看到希斯克里夫也在那儿，我很惊奇。他站在炉边，背对着我，刚刚对可怜的齐拉大发一通脾气，她时而不时地停下手上的活儿，挽起围裙角，发出愤愤不平的叹息声。

“还有你，你这没用的——”我进去时，他正转而对他的媳妇破口大骂，并用了一个像“鸭”啊、“羊”啊之类的并无伤害性的诨名，但通常都是用一个令人丧气的东西替代的。

“你又在玩那些游手好闲的把戏了！其他人都能自己挣口饭吃——你却要靠我救济生活！把你的垃圾都扔了，找点事情做吧！你老是在我眼前转悠，我都被你烦死了，为此，你得赔偿我——你听到了吗，该死的贱人！”

“我会把我的垃圾放好的，因为，即使我拒绝，你也会迫使我这么

① Sotto Voce：意大利文，意为“偷偷地低声”。

做的。”年轻的女士回答道，她合上书，把它丢到一张椅子上。“但除了我愿意做的事之外，我啥也不会做，哪怕你咒掉了舌头。”

希斯克里夫举起他的手，而那个说话的人跳到一个安全点的位置，离他远了一点，显然她了解它的分量。

我根本无心从一场猫和狗的争斗中找乐子，便轻松地走上前去，好像是想分享火炉的温暖，并且根本没察觉到这场被中断的争吵似的。双方都有足够的礼貌，于是暂停了进一步的敌对行为。希斯克里夫克制住冲动，把拳头放进了衣袋里；希斯克里夫夫人撅起嘴，走过去，坐到远处的一张椅子上。我待在那儿的剩下时间里，她果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坐得像一尊雕像似的。

时间不长，我谢绝了和他们一起共进早餐，当黎明第一抹阳光闪现时，我就抓紧机会，逃到外面自由的空气中，现在的空气是清爽、安静，但却冷得像无形的冰一样。

我还没有走到花园的尽头，我的房东就叫住我，提出要陪我穿过旷野。幸亏有他陪，因为整个山脊就像是一片波涛汹涌的白色海洋。它的起伏不定并不代表地面的凹凸不平，至少有许多坑是被填平了。整个群山的山脉，被遗弃的采矿场，都从我昨天经过时在心中所留下的轮廓图中被抹去了。

我曾注意观察路的一边有一排笔直的石头，石头的间隔约六七码，一直延续到这片不毛之地的尽头。这些石头都竖立着，涂过石灰，是为了在黑暗中，也为了在像这样的大雪把两边的深沼泽地与较为坚实的小路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标明方向而设的，但是，除了这儿或是那儿冒出一个脏脏的点之外，这些石标竟然踪影全无了。当我以为自己正确地沿着蜿蜒的山路行走时，我的同伴却屡屡警告我得向左或向右转方向。

我们彼此很少交谈，他在“画眉”园林门口停下来，说我到这儿就不会走错了。作为告别，我们仅匆匆地一鞠躬。然后我继续前进，只有靠自己的才智了，因为守门人的寄宿处还没有租出去。

大门到田庄的距离是两英里，我确信我走了四英里：在树林中迷了路，又陷在雪里，被埋到脖子，这种困境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

体会得到。不管怎么说，无论我如何乱走一气，我进到家时，时钟正好敲十二点。这说明从呼啸山庄按照通常的道路走回来，每一英里都正好花了一个小时。

我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管家和她的随从们冲出来欢迎我，大呼小叫地说她们已经对我不抱希望了，所有人都猜想我昨夜肯定死掉了。她们正寻思着如何着手去寻找我的遗骸。

我吩咐她们安静下来，既然现在她们已经看到我回来了，并且，我也差不多冻僵了。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上了楼，在楼上，我换上干衣服，然后来来回回地走了三四十分钟，才恢复了正常体温。我来到自己的书房，衰弱得像一只小猫，太衰弱，以至于都没法享受那融融的炉火和那热气腾腾的咖啡了，这些都是仆人为了让我恢复精神而准备的。

第 四 章

我们是些多么没用的墙头草啊！我，本来是想控制自己不再涉足任何社会交往，可由于我红运当头，终于还是落到一个几乎没法通行的地方；我，一个懦弱的可怜虫，与消沉、孤独一直斗争到黄昏，最后，还是被迫偃旗息鼓了。丁太太给我送晚饭来时，我借口打听我的住处的所需物品，请求她在我吃饭的时候坐下来陪我，真切地希望她是个十足的碎嘴儿，希望她的话要么使我生气勃勃，要么使我昏昏欲睡。

“你在这儿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吧，”我开始问道，“你不是说过有十六年了吗？”

“十八年了，先生。我是在女主人结婚时过来服侍她的，她去世后，主人把我留下来做管家。”

“真的！”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生怕她除了自己的事之外就不爱唠叨了，她自己的事我又不感兴趣。

然而，她思索了一会儿，把拳头放在膝上，她那红润的面容上罩着冥想之色，她忽然激动地叫道：

“啊，自那之后，这世道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啦！”

“是的，”我说道，“我猜你看到过很多很多的变化吧？”

“我是见过，还见过很多的麻烦。”她说道。

“哦，我要把谈话引到房东家的事上来啦！”我思考着，“谈这话题不错！那个漂亮的小寡妇，我想知道她的来历：她是本地人，还是，更可能是一个外地人，而那个暴戾的本地人不愿认她作亲人。”

为着这个目的，我问丁太太为什么希斯克里夫把画眉田庄出租，而宁愿住在一个位置和房子条件都差得多的地方。

“是他不够有钱来好好管理自己的财产吗？”我询问道。

“他有的是钱啊,先生。”她回答,“他很有钱,没人知道他有多少钱,而且每年都在增加。是的,是的,他有的是钱,可以住更好的房子,但他相当有点——吝啬,而且,即使他本来打算搬到画眉田庄去,一听见有个好的房客,他绝不容错过这个多挣几百块钱的机会。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还这么贪财,真是奇怪!”

“好像他有个儿子?”

“是的,他曾有个儿子——死了。”

“那个年轻的女士,希斯克里夫夫人是他的遗孀?”

“是的。”

“她是什么来历?”

“啊呀,先生,她是我已故主人的女儿,凯瑟琳·林顿是她结婚之前的名字。是我把她带大的,可怜的小东西!我真希望希斯克里夫先生能搬回到这儿来,那样,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什么,凯瑟琳·林顿!”我惊讶地叫出声来,但稍加思索,我就确定她不是我碰上的那个幽灵凯瑟琳。

“那么,”我继续问,“我的前任房主是姓林顿了?”

“的确如此。”

“那么谁是恩肖,哈里顿·恩肖,和希斯克里夫先生一起住的那个人?他们是亲戚吗?”

“不,他是已故林顿夫人的侄子。”

“那就是那位年轻女士的表兄弟了?”

“是的,她的丈夫也就是她的表兄弟:一个是母亲那一族的,一个是父亲那一族的——希斯克里夫娶了林顿先生的妹妹。”

“我看见呼啸山庄的房子前门上刻着‘恩肖’这个名字,他们是很古老的家族吧?”

“非常古老,先生。哈里顿是他们最后一个了,就像我们的凯茜小姐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我的意思是说是林顿家族的最后一个了。你去过呼啸山庄吗?请原谅我冒昧地问一下,但我想知道她现在如何!”

“希斯克里夫夫人吗?她看上去很好,很俏丽,但是,我想她并不

很幸福。”

“哦,亲爱的,我并不奇怪！你觉得那个主人怎么样?”

“相当粗暴的家伙,丁太太,他的性格不是那样吗?”

“粗得像锯齿,硬得像岩石！你越少干涉他的事越好。”

“他一定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起伏波折,才会使他变得如此粗暴,你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吗?”

“就如一只布谷鸟的经历,先生——我知道他所有事,除了他在哪儿出生,他父母是谁,当初他是怎样搞到钱的——哈里顿像一个羽翼未丰的篱雀一样给扔了出去！这个不幸的孩子是整个教区里惟一的一个猜不到自己是如何被欺骗的人!”

“哦,丁太太,如果您告诉我一些有关我邻居的事,那您可就是做了件善事啦。现在上床睡觉的话,我是不会安心的,您行行好,坐下来聊一个小时吧。”

“啊,完全可以,先生！我去拿些针线活儿来,那样,你想让我坐多久我就可以坐多久了。但你已经着凉了,我看你在发抖呢,你得喝点粥来驱除身上的寒气。”

这位令人敬佩的女士急匆匆地出去了,我蹲到离炉火近点的地方,我的头在发热,而身体其他部分却在打寒战,而且,我很兴奋,兴奋得差不多到了神经和大脑都发昏的地步。这使我对昨天和今天的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不是感到不舒服,而是感到相当害怕(现在仍然害怕)。

她一会儿就回来了,还带来一只热气腾腾的盆子和一只做针线活的篮子。她把盆子放在炉旁铁架上,把椅子拖过来。发现我很好相处,她明显很高兴。

在我到这儿住之前——她开始说,没等我进一步请求就开始讲她的故事了:

我几乎一直就住在呼啸山庄,因为我母亲曾照料过辛德雷·恩肖先生,他是哈里顿的父亲,我也习惯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我也给他们做做杂事,帮忙打扫,经常在农场里闲逛,随时准备帮什么人做

点他想让我做的事情。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我记得正是收获季节的开始——老主人恩肖先生走下楼来,他穿戴整齐,要出远门。他交待了约瑟夫这一天应该做的事,之后,他转向辛德雷、凯茜和我——因为我正在吃粥,和他们在一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

"现在,我可爱的孩子,我今天要去利物浦……我给你带点什么呢?你可以挑个你喜欢的东西,只要不大,因为我来回都步行,单程就六十英里,那可是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辛德雷说要一把小提琴,然后他问凯茜小姐,她那时还不到六岁,但马厩里任何一匹马她都已经能骑了,所以她选择了一条马鞭。

他没有忘掉我,因为他有一颗仁慈的心,虽然他有时候很严厉。他答应给我带满满一袋苹果和梨,然后,他和孩子们吻别,就动身走了。

对我们来说,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他去了三天——小凯茜常常会问起他什么时候回家。第三天晚上,恩肖夫人希望他能在晚饭时间回家,她把晚饭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往后拖,但却没有任何他会回来的迹象,孩子们老跑到门口去张望,最后都累了——天也黑了,她想叫孩子们去睡了,但他们苦苦地哀求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大约十一点时,门闩轻轻地被抬起,主人进来了。他一下子倒在一把椅子上,一边笑着,一边哼着。他吩咐他们都站到一边,他已经累得不行了——哪怕给他三个王国,他也不愿再进行一次这样的长途跋涉了。

到这次旅程快结束的时候,他都快给吓死啦!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自己的大衣,大衣被他裹成一团抱在了怀里。"夫人,看这儿!我这辈子从没被任何东西搞得这样狼狈不堪,但你一定要把他当做上帝的一件礼物,虽然他黑得简直像是从魔鬼那儿来。"

我们围了上来,我从凯茜小姐头顶上望去,窥见一个脏兮兮的、衣着破烂的黑发孩子,不是很小,已经能说话、走路了。确实,从脸庞看去比凯瑟琳还大点。可是,放他下来以后,他只是瞪着眼睛,四处张望,并一遍又一遍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没人能听懂他。我害怕了,恩肖夫人也准备把他扔出门去:她的确突然发怒了,责问他有自

己的孩子要养活、要照顾,怎么还想起来把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吉卜赛小孩带回家来?他到底打算怎么办,他是不是疯了?

主人试图解释这件事情,但是他已经累得半死。在她的责备声中,我所能听清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利物浦的大街上看到这个孩子忍饥挨饿,无家可归,并且哑了似的,他便带上这孩子,打听他的家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他说,他的时间和钱都很有限,所以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把这孩子带回家,总比在那儿白白浪费时间金钱的好,因为他下定决心,既然发现这孩子就不能放任不管。

于是,结局就是我的女主人抱怨够了,渐渐平静下来。恩肖先生叫我给他洗洗,给他换上干净的衣物,让他和孩子们一块睡觉。

辛德雷和凯茜安心地听着、看着,直到又恢复安静,然后,两人开始搜寻父亲的口袋,想找到他承诺的礼物。辛德雷那时十四岁了,可当他从大衣中抽出那只已被压挤成碎片的小提琴时,他放声痛哭起来;而当凯茜知道主人为了照看这个陌生的小孩而把她的马鞭弄丢的时候,她冲着那个笨笨的小东西咧嘴一笑,然后就向他啐了一口,这正是她脾气的表现。她的这番苦心却换来她父亲一记很响亮的巴掌,是为了教训她举止要规矩些。

孩子们根本不同意让他和他们睡在一起,甚至不愿让他待在他们的房间里。我也不比他们更理智,于是就把他放在楼梯平台上,希望第二天他会自己走掉。巧的是,或者是因为他听见了主人的声音,他爬到了恩肖先生的门前,主人从房间里出来就看到了他。主人问起他怎么跑到了那儿,我只好承认了。由于自己的怯懦和无情,我受到了惩罚,被赶出了家门。

这就是希斯克里夫刚到这个家时的情景。过了几天,我回来了,因为我认为他们不会永远不让我回来,我发现他们已经正式给他取名为“希斯克里夫”,这是他们一个夭折了的孩子的名字,从此,他就叫这个名字,这既是他的教名,也算是他的姓。

现在,凯茜小姐和他相当亲密,但辛德雷恨他。说实话,我也一样。我们折磨他,并不知羞愧地不停欺负他,因为那时我不够通情达

理，也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公平。女主人看到他受委屈时也从没替他说过一句话。

他似乎是个闷闷不乐、能忍耐的孩子，也许是因为受到虐待而变得坚强：他能够眼不眨、泪不流地忍受辛德雷的捶打；我捏他、掐他，他也只会吸一口气，瞪着两眼，就好像他是不小心伤害到自己，不能怪任何人似的。

当老恩肖发现儿子虐待这个可怜的、没有父亲的孩子（他是这么称呼他的）时，这种忍气吞声让老恩肖火冒三丈。而他很喜欢希斯克里夫，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他相信这个孩子所说的一切（就此而言，他话说得非常少，但说的都是老实话）。老恩肖对他的宠爱远远超过对凯茜的宠爱，她太顽皮、太固执，所以，不讨老恩肖喜欢。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引起了这家人的反感。不到两年，恩肖夫人去世了，小主人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父亲看做是一个压迫者而不是一个朋友，认为希斯克里夫篡夺了自己父亲的慈爱和自己的特权。他老是闷闷不乐地想着这些伤害，于是就对希斯克里夫怀恨在心。

有一阵，我挺同情他的，但当孩子们得麻疹病倒而我得照顾他们，承担起我这个女人的责任去照顾他们时，我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希斯克里夫病得很厉害，当他状况最严重时，他经常要我待在他的枕边。我猜想他认为我为他做了很多事，但他不知道我是迫于无奈才这样做的。然而，我必须得说，他是在保姆看护过孩子中最安静的一个。他和其他孩子不同之处使我不得不少了一些偏心。凯茜和他哥哥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他却像只小羊羔似的从不抱怨，虽然他几乎不惹麻烦是因为他坚强，而不是因为他温顺。

他过了鬼门关，医生断言这多亏我，并赞赏我看护有方。我为这样的评价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个孩子，我获得这样的赞赏，所以，我对他的态度也温和多了。于是，辛德雷失去了最后一个盟友。可我还是没法喜爱希斯克里夫，我经常纳闷，我的主人从这沉闷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什么能让他如此喜爱。在我的记忆中，这孩子就从来没有对主人的溺爱表现出任何感恩的迹象，他并非对他的恩人傲慢无礼，他只是满不在乎的，虽然他完全知道自己在主人心目中的分量，他也明

白他只要说一声，全家人都不得不服从他的愿望。

举个例子吧，我记得，有一次，恩肖先生从教区的集市上买来一对小马驹，给他们一人一匹。希斯克里夫挑了好看的那匹，可是，没过多久，它摔瘸了，他发现以后就对辛德雷说：

“你必须和我换匹马，我不喜欢我的了，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告诉你父亲，你这星期抽过我三鞭子，并且给他看我的胳膊，都青紫到肩膀上了。”

辛德雷伸出舌头，又打他耳光。

“你最好马上就换过来！”他坚持说，逃到门廊边（他们在马厩里），“你必须这么做，如果我说出来你打了我那么多下，你会连本带利地得到回报。”

“滚吧，狗东西！”辛德雷大声叫道，用一个称土豆和干草的铁秤砣来威胁他。

“扔吧。”他回答道，仍然站在那儿。“那么，我就要告诉他，你如何吹嘘他一死你就会把我扫地出门，看他会不会马上就把你给赶出去。”

辛德雷把秤砣扔了出去，击中了他的胸口，他倒在了地上，但马上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透不过气来。如果不是我劝阻，他真会到主人那儿去告状，并且，只要他把自己情况说出来，声明是谁造成的，就会对他有利，他就可以彻底报仇了。

“吉卜赛人，那么就把我的马拿去吧！”小恩肖说，“我祈求它摔断你的脖子，拿去吧，该死的，你这乞丐一样、爱管闲事的家伙！用甜言蜜语把我父亲的东西都骗去吧，以后你会让他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撒旦的小鬼——拿走吧，我希望它把你的脑浆踢出来！”

希斯克里夫走上前去，解开马缰，把它牵到自己的马厩里，他经过马身后时，辛德雷停止咒骂，把他击倒在马蹄下，也没有停下来看一下他是否心愿得逞，就赶紧跑了。

这孩子非常镇静地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做他想做的事：换掉马鞍和其他东西，然后，在他进屋之前，他坐倒在一大堆干柴草上以克制住那剧烈击打所带来的恶心感觉。看到这一切，让我非常吃惊。

我很容易地就说服他让我把他身上的瘀伤说成是马造成的，既然他已经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他并不在乎怎么撒谎。他的确很少因为这类的是非去告状，因此，我真的认为他是个没有报复心的人——我完全被欺骗了，你听下去就会明白的。

第 五 章

光阴似箭，恩肖先生渐渐衰老了，他本来健康而充满活力，可他的力量突然之间就离开了他。当他因行动限制而只能待在壁炉的角落里时，他变得脾气暴躁，真是令人伤心。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让他心烦意乱，只要怀疑人家有一点点藐视他的威信，他就会暴跳如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有人试图欺负他喜爱的人或对其盛气凌人，他就会很痛苦地猜疑，惟恐有人对他说句不适当的话，好像他脑子里已经灌输了这种想法：因为他喜欢希斯克里夫，所有人都对他怀恨在心，都想算计他。

这对那个孩子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当中心地善良的人不愿意激怒主人，所以，我们都会迎合他的偏袒，但这种迎合却让那孩子大大滋长了傲气和坏脾气。可是，有些事还是不可避免，有两次或三次，辛德雷当着他父亲的面对希斯克里夫表现出蔑视，这可让老人家勃然大怒，抓起手杖就要打辛德雷，但却打不到，只能气得直抖。

最后，我们的助理神父（那时，我们有个助理神父，他靠教林顿家和恩肖家两家的小孩读书以及自己种植一块田地谋生），他建议应该把这孩子送去读大学，恩肖先生同意了，虽然心情很沉重，他说：

“辛德雷是个没用的东西，他不管到哪儿，都不会成功的。”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平安无事了。一想到主人被他自己所做的善事弄得不愉快，我就难过。我猜想他晚年的不满和疾病都因他的家庭不和睦而起，他也知道情况的确如此。真的，你知道，先生，这事一直都藏在他那日益衰老的身子骨里。

我们本来可以过得还不错的，要不是有那两个人：凯茜小姐和仆人约瑟夫。约瑟夫，你见到过，我敢说，你在那边见过他。他过去是，现在很可能还是，最让人讨厌的人，一个自以为是的伪君子，他把《圣

经》搜遍了,把希望掠过来留给自己,而把诅咒扔出去赠与友邻。他居心叵测,挖空心思,通过花言巧语和虔诚的说教给恩肖先生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主人越衰弱,他就越得势。

他冷酷无情,老让主人为自己灵魂而忧虑,或是为要严加管教孩子们而操心。他鼓励主人把辛德雷看做一个堕落的人,而且,一夜接一夜,他必定要说出一大串关于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的坏话,他总是记得奉承恩肖先生的弱点,会把最严厉的责备都加在凯瑟琳身上。

的确,凯瑟琳有她自己的行为方式,那是我在别的孩子身上从未见到过的。在一天之内,她能五十次——甚至还不止——让我们所有人感到不耐烦。从她下楼那一刻起直到上床睡觉那一时,她总是在恶作剧,我们没有一刻安宁,她的精神总是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舌头总是在动个不停——唱啊,笑啊,谁不跟着她一起做,她就折磨谁——真是个刁蛮的疯丫头!但她有可爱的眼睛、甜蜜的微笑和轻盈的脚步,这些,我们教区里是无人能比的。毕竟,我相信她并无恶意,因为她如果真的把你弄哭的时候,她一般都会陪着你一块哭,使得你不得不安静下来去安慰她。

她很喜欢希斯克里夫,我们所能想出的对她最好的惩罚就是把她和他分开。然而,她常因为他而挨骂,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多。

玩的时候,她特别喜欢扮演小女主人,任意地指东指西,对同伴发号施令,对我也这样。我无法忍受她的责难和命令,所以我要让她明白这一点。

当时,恩肖先生并不理解孩子们之间的玩笑,他总是对他们很严肃、很庄重。至于凯瑟琳,从她的角度看,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在生病期间比他年轻时更容易动怒、更缺乏耐心。

他那怒气冲冲的斥责反倒唤起她淘气的快乐天性,于是她常常故意来招惹父亲。最让她开心的莫过于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责骂她。她用自己大胆而机灵的表现、机智的话语来对抗我们。她常把约瑟夫的宗教上的诅咒编成笑料;老来招惹我,欺负我;专门做一些她父亲最反感的事——夸耀她那伪装出来的而他却认为是真的傲慢如何比他的慈爱对希斯克里夫更起作用;不停炫示那男孩如何对她惟命

是从，而对于他的命令，只有符合自己的利益才会去做。

结束了一天的极尽所能的破坏之后，有时她会在晚上来安抚人以求和解。

“不，凯茜，”老人家会这么说，“我不能爱你，因为你比你哥哥还坏。去，去祈祷吧，孩子，请求上帝的宽恕吧，我想你母亲和我一定都后悔当初养了你！”

开始这使她大哭一场，后来，老是被父亲这样呵斥，她也强硬起来了。如果我要她为自己的错误道个歉，以请求她父亲的原谅，她反而大笑起来。

但是，最后，恩肖先生结束在人世间烦恼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在十月的一个晚上，他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安静地去世了。

狂风咆哮着从房子上席卷而过，在烟囱里怒吼着，听起来疯狂而又剧烈，但是并不寒冷，我们都待在一起：我，离壁炉稍微远一点，在忙着织毛衣；约瑟夫在桌边读他的《圣经》（因为，那时，仆人们已做完了家务活，都坐在屋子里）；凯茜小姐病了，这使得她安静下来，她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希斯克里夫躺在地板上，头枕着她的腿。

我记得主人打瞌睡之前，还抚摸着她漂亮的头发，偶尔见到她温顺的一面，主人很高兴，说：“你为什么不能总是做个好女孩子呢，凯茜？”

凯茜抬起头看着她父亲，笑着回答——“为什么你不能总是做个好男人呢，父亲？”

但一看见他又要发脾气，凯茜吻了一下他的手，说她唱支歌来伴他入睡，她开始非常小声地唱着，直到父亲的手指从她手中滑了下来，头垂到胸口。我要她安静，别再动了，生怕她弄醒了主人。我们都像老鼠那样保持着安静，整整半个小时，本来应该时间更长一点，只是约瑟夫读完了《圣经》的那一章节之后，站起身说他要叫醒主人做祷告，然后上床睡觉。他走上前，叫着他的名字，碰了碰他的肩膀，但是，他没有动，所以，约瑟夫拿了支蜡烛来看看主人。

他放下蜡烛的时候，抓住两个孩子的手臂，小声地要他们“赶快上楼，别发出声音——今晚要独自做祷告了——他还有事要做”。此

刻，我感到有些不对头。

“我要先和父亲道晚安。”凯瑟琳说，我们还没来得及拦住她，她已经搂住了父亲的脖子。这可怜的小东西立即发现了她的损失。她尖叫起来：“哦，他死了，希斯克里夫！他死了！”

他们俩都爆发出令人心碎的恸哭声。

我也随着他们大哭起来，哭声悲亢而凄惨，但约瑟夫责问我们为什么对一位升入天堂的圣人那样地号啕大哭。

他要我披上斗篷，跑到吉默顿去找医生和牧师。我猜不出此时他们还有什么用，但我还是顶着风雨去了，并带回来一个，那就是医生，另一个说他会在第二天早晨赶到。

留下约瑟夫在那儿解释事情的经过，我跑到孩子们的房间。房门半掩着，虽然已过午夜，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躺下，但他们平静些了，不再需要我安慰。两个小灵魂在互相安慰着，他们的见解比我所能想到的还要好。世界上没有哪个牧师能像他们那样把天堂描绘得那么美，用的是那么天真无邪的话语。我边哭泣边听着，我禁不住由衷地希望我们都能一起平平安安地待在天堂里。

第六章

辛德雷先生回家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并且——有件事让我们大为惊讶，也让邻居们说三道四——他带着妻子回来了。

她是什么人，出生在哪儿，辛德雷从未告诉过我们。很可能，她既没有钱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可以夸耀，否则，他也绝不会把他们的结合瞒着他父亲。

她不是那种为了自己而去把全家闹得鸡犬不宁的人。刚跨进门时，她看到每件东西，好像都会使她兴奋；除了准备葬礼和吊唁者进进出出，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也都会使她有同样的感受。

从她不停的举动来看，我认为她有点半疯半傻。她跑进卧室，要我跟着，虽然我那时应该给孩子们穿上丧服。在房间里，她坐在那儿发抖，双手紧握着，反复地问："他们走了没有？"

然后，她开始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来描述她看见黑色时所产生的反应。她吃惊、颤抖，最后哭泣起来。当我问她怎么回事时，她回答说不知道，但她那么害怕死。

我想，她不可能就死的，就像我一样。她相当瘦，但很年轻，肤色很好，眼睛忽闪忽闪的，像钻石一样闪烁着光芒。的确，我注意到她爬楼时呼吸非常急促，突发的一点声音，即使是最微小的也会使她全身发抖，有时她会咳得让人心烦。但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症状预示着什么，也没有去同情她的冲动。我们这儿一般不会和外乡人套近乎，洛克伍德先生，除非他们先和我们接近。

小恩肖离家三年，变化相当大。他瘦了许多，气色没以前好，言谈衣着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他回来的那一天，就叫约瑟夫和我从此搬到后厨房去住，把屋子让给他。实际上，他本来准备把一个空的小房间铺上地毯，糊上墙纸来做客厅，但他夫人相当喜欢屋子里白色的地板、暖暖的大壁炉、那些合金的盘子、陶器架，还有小狗窝，以及那

儿宽大的空间,可以让他们随意活动,他们经常就坐在那儿。因此,他觉得为了夫人的舒适那样做就没有必要了,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也为在新认识的人当中发现一个妹妹而感到非常高兴。刚开始,她和凯瑟琳孩子般地闲谈,亲吻她,跟着她跑来跑去,给她很多礼物,但她的喜爱之情很快就过去了。随着她渐渐变得乖戾,辛德雷也渐渐变得专横起来。只要她说上几句话,表示出她讨厌希斯克里夫,他就会把这孩子的旧账全翻出来。他把希斯克里夫从他们那帮人身边赶走,让他和仆人们在一起,剥夺他接受副牧师教导的权利,并坚持要他去户外干活,强迫他和农场里其他伙计们一样辛苦干活。

一开始,希斯克里夫还能忍受辛德雷的贬黜,因为凯茜会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教给他,并且和他一起在田里劳作、玩耍。他们都信誓旦旦地说要长成像野人那样的粗人。小主人完全没在意他们的言谈举止或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俩也不和辛德雷接触。辛德雷甚至也不去注意他们周日是否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不去的时候,只有约瑟夫和副牧师会责备小主人的疏忽大意。这就提醒他下令给希斯克里夫一顿鞭打,让凯瑟琳饿一顿中饭或晚饭。

但他们主要的一种娱乐方式是早晨跑到荒野中去,然后,在那儿待上一整天,接下来的惩罚倒成了他们一笑而过的小事了。虽然副牧师可以随心所欲地布置许多《圣经》中的章节让凯瑟琳去背,约瑟夫可能猛抽希斯克里夫直到手臂生疼,但只要他们到了一起,他们就会忘记一切事情,至少是在他们一起筹划一些报复的鬼点子的那一刻。有多少次看着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加不顾后果,我都不觉暗自潸然泪下,但我不敢说一个字,生怕会失去自己对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小孩子仍有的一点点权力。

一个星期天晚上,碰巧他们又因为吵闹或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小过失被赶出了起居室,我去叫他们吃晚饭时,却找不到他们。

我们把这所房子上上下下找了个遍,还有院子、马厩,就是没有他们的踪影,最后,辛德雷怒不可遏地要我们把所有的门都闩上了,并发誓说那晚任何人都不能让他们进门。

全家人都睡了,但我非常焦急,难以入睡,于是,我打开窗户,伸

出头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虽然下着雨。我决心如果他们回来，即使有禁令，我也要放他们进来。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路上传来脚步声，看到一盏灯笼的亮光一闪一闪地进了大门。我用围巾包住头，赶紧跑出来以免他们敲门惊醒恩肖先生。是希斯克里夫，就他一个人！看到只有他一个人把我吓了一大跳。

"凯瑟琳小姐呢？"我忙叫道，"没事吧？我希望如此。"

"在画眉田庄。"他回答，"我本来也在那儿，但他们没有礼貌，不让我留宿。"

"你呀，可撞到枪口上啦！"我说，"你非得弄到被赶出去的时候才会甘心。究竟是什么让你们逛到画眉田庄去了？"

"让我脱掉湿衣服，然后我会把一切告诉你的，耐莉。"他回答道。

他在脱湿衣服的时候，我吩咐他小心点，别弄醒了主人。我等着他，然后，熄灭蜡烛。他继续说：

"凯茜和我从洗衣房跑出去，想自由自在地转转。我们瞥见了田庄的灯光，就想看看林顿他们怎么度过周日晚上，是不是站在墙角发抖而他们的父母却坐在那儿又吃又喝、又唱又笑，在火炉前烤火烤得眼睛都掉下来了。你想他们会这样吗？或是在读经文，或是被男仆人盘问，如果他们答得不正确，就得开始背一大串圣经上的名字。"

"可能不是。"我回答，"毫无疑问，他们是好孩子，不会像你们那样干坏事而受到惩罚。"

"别说这种假话，耐莉。"他说，"废话！我们从山顶一直跑到园林，一路没停。赛跑，凯瑟琳完全不是我的对手，因为她光着脚。你明天要到泥沼中找她的鞋。我们从一个破篱笆爬进去，顺着小道摸索着往前走，然后就站在客厅窗户下面的一个花坛上。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百叶窗没有关上，窗帘半掩着。我们两人都站在墙脚上，手扒住窗台，这样，我们就能看到里面啦。我们看到——啊！太美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铺着深红色的地毯，那些桌椅上也都套着深红色的布套，纯白的天花板四周镶着金边，中间有一大串用银链连接的玻璃坠子，瀑布般地泻下来，在很多小蜡烛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老林顿先生和夫人都不在那儿。就埃德加和她妹妹两个人享受着这间大屋子,他们能不快活吗?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以为自己身处天堂呢!现在,猜猜这些好孩子在干吗?伊莎贝拉——我想她十一岁了,比凯茜小一岁——躺在屋子的那一头大声尖叫,就好像老巫婆们正在用烧得通红的针刺进她身体里一样;埃德加站在壁炉地面上默默哭泣着;桌子中间坐着一只小狗,一边抖着爪子,一边叫着。听着他们相互的指责,我们明白了,他们差点把小狗拉成两半。这两个大傻瓜!这就是他们的娱乐!为谁可以抱这一堆温暖的皮毛在争吵,两个人都哭了起来,因为他们俩先是争着要得到它,但后来又都不愿意要了。我们禁不住对这两个可爱的东西放声大笑起来,我们真的瞧不起他们!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想要凯瑟琳喜欢的东西了?或者发现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哭着,喊着,在地上打滚,一个在屋子这头,一个在屋子那头,像这样找乐子?哪怕给我一千条命,我也决不会拿自己在这儿的境遇和埃德加·林顿在画眉田庄的境遇交换——即使给我特权把约瑟夫从最高的山墙上扔下来,把辛德雷的血涂抹在房前,我也不干!”

“嘘!嘘!”我打断他,“你还没告诉我,希斯克里夫,凯瑟琳怎么被留下了呢?”

“我告诉你我们大笑起来,”他回答,“两个林顿听到了我们的笑声,一起像箭一样冲到门口,开始不吱声,然后大叫起来:‘哦,妈妈!妈妈!哦,爸爸,啊!妈妈,来啊,哦,爸爸,哦!’他们真的像那样大声号叫起来。我们发出可怕的声音把他们吓得更加厉害。然后,我们松开手,跳到地上,因为有人在开门闩。我们认为最好快跑。我牵着凯茜的手,催促她快点,突然,她摔倒了。

“‘快跑,希斯克里夫,快跑!’她低声说,‘他们放了雄狗,它咬住我了!’

“那鬼东西咬住了她的脚踝,耐莉,我听到了它讨厌的鼻息声。她没有叫出声来——不!就算她戳到疯牛的角上,都不屑于这样做的。可我喊出声来,我大声诅咒着,足够能消灭基督教世界里的任何恶魔。我捡起一块石头塞进它嘴里,并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想把石

头塞进它的喉咙。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仆人拎着个灯笼走来，大声叫道——‘咬紧，懒虫[1]，咬紧她！’

“当他看到懒虫的猎物时，他改变了音调，那狗已经被勒得窒息，紫红的舌头拖出嘴巴有半英尺长，嘴巴张开着，口水直淌，还带血。那人扶起凯茜，她吐了，不是因为害怕，我肯定，而是因为疼痛，他把凯茜抱了进去，我也跟了进去，嘴里咕哝着些咒骂和报复之类的话。

“‘罗伯特，抓到什么了？’林顿在大门口高呼起来。

“‘懒虫抓到一个小女孩，先生，’他回答，‘这儿还有个男孩，’他补充道。他一把抓住我，‘这男孩像是个内行！很可能强盗们把他俩从窗户送进来，等我们都睡了，把门打开让那帮强盗进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干掉。给我闭嘴，你这满口脏话的小蟊贼！你！你要为这上绞刑架的。别放下枪，林顿先生。’

“‘不，不，罗伯特，’那老笨蛋说，‘这帮无赖知道昨天是我收租的日子，他们自作聪明地来暗算我。进来吧，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一下。约翰，把链子拴上。给懒虫喝点水，詹妮。胆敢到家里来冒犯一位地方行政长官，还在安息日！他们的荒唐有完没完啊？哦，我亲爱的玛丽，看这儿！别害怕，他只是个男孩——然而，他的脸上却明摆着一副恶棍的嘴脸，立刻把他吊死，在他的本性和特征暴露之前。这不是给村里做了件大好事吗？’

“他把我拖到吊灯下面，林顿夫人戴上眼镜，害怕得举起双手。那两个胆小鬼也悄悄地靠近了一些，伊莎贝拉口齿不清地说：‘可怕的东西！爸爸，把他关到地窖里去吧。他就像那个占卜者的儿子，就是偷了我那只驯服的野鸡那个人。像不像他呀，埃德加？’

“当他们还在审问我时，凯茜过来了，她听到最后这一段话，大笑起来。埃德加·林顿好奇地打量她一番之后，总算镇静下来，认出了她。他们在教堂见过我们，你知道，虽然我们很少在别的地方遇见过他们。

“‘那是恩肖小姐！’他低声对他母亲说，‘看懒虫把她咬成什么样

---

① 懒虫：狗名。

了——她的脚流了那么多血！'

"'恩肖小姐？胡说！'那位夫人叫道，'恩肖小姐和一个吉卜赛人在村里乱跑！但是，我亲爱的，这孩子在戴孝——肯定是她——可能她这辈子要成瘸子了！'

"'真要怪她哥哥太粗心！'林顿先生大声说道，从我这儿转身去看凯瑟琳，'我从希德斯(就是副牧师先生)那儿知道，他竟然让妹妹在完完全全的异教之中长大。可这是谁呢？她从哪儿找到这个伙伴？哦！我知道了，他就是我那已故的邻居利物浦之行的奇怪收获——一个东印度小水手，或是美国人或西班牙人的弃儿。'

"'不管怎样，反正是个令人生厌的男孩。'老夫人说道，'很不适合待在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家里。你注意到他说的话没有，林顿？我的孩子们居然听到这些脏话，我真是怕得要命。'

"我又开始诅咒——别生气，耐莉——于是罗伯特奉命把我带走——不和凯茜一起走，我才不干呢！他把我拖到花园，把灯笼塞到我手上，告诉我，他们将会告诉恩肖先生我的所作所为，并叫我赶快走，说着又把门闩上了。

"窗帘还是被挽在一边，我就继续当起了侦探，因为，如果凯瑟琳想回家的话，我准备把他们的窗玻璃砸得稀烂，除非他们放她出来。

"她安静地在沙发上坐着。林顿夫人把她灰色的斗篷脱了下来，这斗篷是我们为了这次远足而向牛奶场女工借来的。林顿夫人摇着头，我猜是在劝慰她。她是位年轻的女士，他们对她与对我不同。女仆端来一盆热水，给她洗脚，林顿先生调了一杯糖酒，伊莎贝拉把一大盘饼干倒在她的衣兜里。埃德加站得远远的，傻傻地看着。后来，他们擦干、梳理她美丽的头发，并给了她一双大拖鞋，用小车把她推到火炉边。我离开她时，她已经非常快乐了，正把她的食物分给小狗和懒虫，她一边吃一边还捏它们的鼻子，这使得林顿一家那茫然失神的蓝眼睛里激起一丝令人鼓舞的火花——是她那迷人的脸庞引起的朦胧的反应。我看到他们都傻傻地表现出羡慕之情，她可是要高出他们一等，他们简直就没法跟她比——她比世上每一个人都要高出一等，不是吗，耐莉？"

“这件事的后果将会比你料想的要严重得多。”我回答道，给他盖好被子，灭了灯。“你真无药可救了，希斯克里夫，辛德雷先生会采取极端措施的，等着瞧吧！”

我的话比我想像的更灵验。这一不幸的历险让恩肖很恼怒——这之后，林顿先生为了补救这件事，第二天，亲自来拜访我们家，并给年轻的主人做了一个演讲，谈论他领导自己的家庭走什么样的路，这使得他很感动并真诚地检讨自己。

希斯克里夫没有挨鞭子，可他被告知他只要一开口和凯瑟琳小姐说话就会肯定被赶走，并且，恩肖夫人承担起在她小姑子回家之后约束她、让她循规蹈矩的任务——用技巧而非暴力——用暴力，她会发现是不可能的。

第七章

凯茜在画眉田庄住了五个星期,一直到圣诞节。此时,她的脚踝已经痊愈,她的举止也大大改观。这期间,女主人经常去看她,并且开始了改造她的计划,试着用做工考究的衣服和奉承的话来提高她的自尊心,而这一切她都欣然接受了。因此,现在的她不再是那个野丫头了——不戴帽子,跳进屋里,冲过来把我们搂得喘不过气,而是一位尊贵的小姐——有时候会从漂亮的小黑马上飘然而下,戴一顶插着羽毛的礼帽,棕色的鬈发从帽子里垂下来,穿着件长长的布制骑装,进门的时候,也不得不用双手将其提起。

辛德雷把她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高兴地大叫着:"啊,凯茜,你真是个大美人呀!我都差点认不出你了——现在的你看上去就像一位贵妇人——伊莎贝拉·林顿简直没法跟她比了,是吧,弗兰西斯?"

"伊莎贝拉没有她那份天生丽质。"他的妻子回答道,"但是她得当心,别在这儿又变野了。艾伦,帮凯瑟琳小姐把这些东西脱下来——别动,亲爱的,会把你的发卷弄乱的——让我来帮你解开帽子吧。"

我帮她脱下骑装,露出了里面的华丽的格子丝质长袍,白色裤子,还有那双擦得亮亮的皮鞋。那些狗都跑过来,跳起来欢迎她,她的双眼兴奋得发亮,但她却不敢摸它们,生怕它们的爪子会把她那华丽的外衣给蹭脏了。

她温柔地亲了亲我——我正在做圣诞蛋糕,身上、手上都是面粉,拥抱我一下可不行——然后,她便四下里打量,在找希斯克里夫呢!恩肖先生和夫人忧虑地等着看他们的会面,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他们判断出有什么样的根据要真的把这对朋友分开。

一开始,希斯克里夫很难找到——如果说,在凯瑟琳走之前,他是粗枝大叶、没人管、没人问的话,那么,她走了之后,他的情况要糟



一匹漂亮的马上跳下一位大派气的贵人，头戴一顶插羽毛的海狸皮帽，一身长长的布骑服。

上十倍。

只有我对他有那么一点点好，还叫他一声“脏孩子”，并且每个星期叫他去洗一次澡，像他那个年纪的孩子通常都不会对肥皂和水感兴趣。因此，就不要提他的衣服了，那身衣服已经在泥灰里滚了三个月了，还有他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以及他那张脏兮兮的脸和那双脏兮兮的手。或许，他看见走进屋的是一位漂亮文雅的闺秀，而不是他所期盼的那个蓬头垢面和他差不多的同伴，就躲到高背椅后面去了。

“希斯克里夫不在这儿吗？”她问道，脱下手套，露出了十指，由于老待在屋里，什么事也不干，她的手指变得很白，非常好看。

“希斯克里夫，你出来呀！”辛德雷叫道，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的狼狈，得意扬扬地等着看他不得不以一副小无赖的样子出现，那会是怎样令人憎恶的样子呀！“你出来，像其他仆人一样来欢迎凯瑟琳小姐呀！”

凯茜一眼瞥见了她朋友藏在哪儿，马上飞奔过去拥抱他。一秒钟之内，她在他的脸上吻了七八下，然后停下来，往后退了几步，突然大笑起来并大声叫道：“天哪，你怎么看上去脏兮兮、气呼呼的啊！怎么——怎么这么滑稽、这么冷酷呀！但那是因为我已经看惯了埃德加和伊莎贝拉·林顿吧。好了，你把我给忘了吗？”

她有理由问这样的问题，因为羞愧与骄傲已在他脸上写下了双重沮丧，使得他一动不动。

“握握手吧，希斯克里夫。”恩肖先生纡尊降贵地说，一副假惺惺的样子。“偶尔为之是允许的。”

“我不干！”这个男孩回答说——他终于开了口。“我才不会站在这儿被你们耻笑呢！我受不了啦！”

他想从这群人身边走开，但凯茜小姐一把抓住了他。

“我并没有笑话你的意思呀！”她说，“我刚刚实在忍不住嘛！希斯克里夫，至少让我们握握手吧！你为什么这么恼火？你只是样子看上去有点怪怪的——但只要洗洗脸，梳梳头发就可以啦。但是，你居然弄得这么脏！”

她担心地盯着握在自己手中的黑黑的手指，也盯着自己的衣服，

生怕自己的衣服碰到了他的衣服不会有什么好处。

“你没必要碰我!”他答道,领悟到了她眼神的意思,把手抽了回来。“我想怎么脏就怎么脏!我喜欢脏!我要脏!”

说着,他一头冲出了房间。这使得主人和女主人乐不可支,却使得凯瑟琳不知所措,她不明白她那几句话怎么会使他发这样大的脾气。

我担当起小姐的女仆一职,侍候了这位刚回来的人。之后,我把蛋糕放进炉里,接着,在屋里生起了火,融融的火光照着,让人感觉很愉快,非常有圣诞前夜的气氛。忙完这一切以后,我准备坐下来,唱几支圣诞歌,完全是自娱自乐,根本不顾约瑟夫断言说我选的那些欢乐的曲子算不上什么歌。

他退回到自己的房间独自祈祷去了。为了感谢林顿家的款待,恩肖先生和夫人替小姐买了些好玩的小东西送给小林顿兄妹,各种各样的,他们正在把那些小东西拿给小姐看。他们已经邀请这对小兄妹第二天来呼啸山庄玩上一天,这个邀请被接受了,但有个条件:林顿夫人请求千万小心,不要让她的两个宝贝接近那个“淘气的、满口脏话的男孩”。

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独自一人待着。我一边闻着那些调料受热后散发出的浓浓的香味,一边欣赏着那些亮闪闪的厨房器皿;擦得锃亮的钟,用冬青装饰着;一只托盘上整齐地放着几只银杯,晚饭时就用这些杯子来盛加香料的麦酒;还有,也是我特别欣赏的,就是那仔细擦洗之后变得洁净无瑕的东西——冲洗得一尘不染的地板。

我在心里面对每样东西都相应地赞赏了一番,然后,我记起以前,当一切收拾停当之后,老恩肖是如何走进来说我是个活泼、勤快的姑娘,并且会把一个先令塞进我手里作为圣诞礼物。由此,我又想起了他是多么喜欢希斯克里夫,以及他的恐惧——恐怕他离开人世之后,没人照料希斯克里夫。所以,我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个可怜孩子的现状。我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但是,突然想到努力去弥补他所受的那些委屈比为他所受的那些委屈掉眼泪更有意义一些。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去找他。

他就在不远处，我发现他在马厩里，正在为那匹新买的小马抚平它那有光泽的皮毛，并且，按照习俗在喂其他的牲口。

“快来，希斯克里夫！”我说，“厨房里多舒服！——约瑟夫在楼上。快点，在凯茜小姐出来之前，让我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你们就可以坐在一起啦。就只有你们俩坐在炉边，好好聊聊，可以聊到睡觉的时候。”

他还在干他的事，根本就没转头看我。

“来呀！——你来不来？”我接着说，“你们一人还有一小块蛋糕，够你们吃的啦。你可要花上半个小时才能打扮好呀。”

我等了五分钟，但是没有等到回答，于是就走开了……凯瑟琳跟他哥哥、嫂子在一起吃晚饭。我和约瑟夫一道吃了顿饭，不太和气，一个人在那儿斥责，另一个也不客气。他的蛋糕和奶酪一夜都放在桌上，留给神仙了。他一直工作到九点钟，然后，一声不吭地、倔强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凯茜很晚都没睡，为了接待她的两个新朋友，她有很多事情要吩咐。她到厨房来过一次，是想跟她的老朋友说话，但是他不在，她只问了一下他怎么了，然后就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希斯克里夫起得很早。因为是节日，所以，他悻悻地去了旷野，直到一家人去了教堂他才回来。不吃不喝，加上沉于思索，仿佛使他的精神好起来了。他在我身边转悠了一会儿，然后，鼓足勇气，突然大声说：“耐莉，把我弄得体面些，我要学好了。”

“正是时候啊，希斯克里夫。”我说，“你已经让凯瑟琳感到痛苦了。我敢说她后悔回家了！你看上去好像在嫉妒她似的，就因为别人更关心她而不是你。”

嫉妒凯瑟琳这个意思他可能无法理解，但是让凯瑟琳感到痛苦——这他了解得很清楚。

“她说过她很痛苦吗？”他问道，看上去十分严肃。

“今天早上我告诉她你又不见了，她哭了。”

“唉，我昨晚哭了。”他回答说，“我比她更有理由哭。”

“是啊，你有理由揣着颗骄傲的心，空着肚子去睡觉。”我说，“骄

傲的人总是对自己造成伤害——但是,你要是为自己好生气而感到惭愧的话,提醒你,她进来的时候,一定要道歉啊! 你一定得走上前去提出要亲亲她,然后说——你很清楚该说些什么 ——只是,一定要诚心诚意地,不要搞得好像她穿上了华丽的衣服,你就不认识她似的。现在嘛,虽然我要准备午饭,但我还是可以抽点时间把你打扮一下,这样,埃德加·林顿站在你身边看上去会像个玩偶,他确实像个玩偶——你虽然年纪小一点,但是,我敢肯定你比他高,并且肩膀也有他的两个宽——你可以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摔倒,你难道不觉得你能做到吗?"

希斯克里夫的脸色顿时亮了起来,只一会儿,随后,又阴了下去,他叹了口气:"但是,耐莉,即使我把他摔倒二十次,也不能让他变得丑一点或者让我变得英俊一点。我希望自己有浅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穿着举止也和他一样好,并且,将来也有机会像他一样有钱。"

"并且,遇事就哭着喊着要妈妈——"我接着他的话说,"还有,只要哪个乡下孩子冲着你举起拳头,就害怕得发抖。要是下上一阵雨,就整天坐在家里。哦,希斯克里夫,你这样的表现可是有点没出息!到玻璃跟前来,我来让你看看你应该希望什么。你看到你两只眼睛中间那两条纹路了吧;还有那双浓浓的眉毛,眉毛中间没有弓起来,却垂下去了;还有那对黑黑的淘气鬼,陷得那么深,它们从来就没有大胆地把窗户打开,却在窗户里面闪烁着、潜伏着,就像是魔鬼的奸细,你都看见了吧? 希望并且学会抚平那些忧郁的皱纹吧,坦诚地抬起眼皮,把淘气鬼变成自信、天真的天使,不要猜疑任何事情,不能确定是敌人,就把他们看成朋友——不要搞得一副恶狗的样子:仿佛知道被人踢是应得的惩罚,却又因为吃了些苦头而憎恨全世界以及踢的那个人。"

"换句话说,我还是要希望自己有埃德加·林顿那样大大的蓝眼睛和平平的额头。"他回答道,"我就是希望——那又不能帮我得到这些。"

"一颗善良的心就会帮你得到一张漂亮的脸蛋,我的孩子,"我接着说,"即使你真的是个黑人。但是,一副坏的心肠就会把你最漂亮

的脸变得比丑陋还要糟糕。现在，我们已经洗过了，梳过了，气也生过了——告诉我是不是觉得自己相当英俊了？我告诉你，我觉得你可英俊啦！简直就是一个乔装改扮的王子。谁知道呢？说不定你父亲是位中国皇帝，你的母亲是位印度王后，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只要用一星期的收入就能将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一起买下来。而你是被邪恶的水手绑架，带到英国来的。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我会把自己的出身想像得很高贵，想到我以前是什么人什么人会给我勇气和尊严去抵抗一个小小农场主的压迫。”

我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说着，希斯克里夫也逐渐展开了愁眉，开始显得快乐起来。后来，我们的谈话突然被路上传来的一阵隆隆声打断，并且，这声音进了院子。他跑到窗口，而我跑到门边，正好看见了两个林顿从家用马车上下来，裹在厚厚的长袍和皮袄里，恩肖家的人从马上下来了——冬天他们经常骑马去教堂。凯瑟琳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把他们带进屋里，并且，让他们在炉火前坐下，有火光照着，他们苍白的脸很快有了血色。

于是，我催促我的同伴加快速度，并且，要显得脾气温顺，而他也心甘情愿地听了我的话。但不巧的是，他正要从这边打开通往厨房的那扇门时，辛德雷却在那一边把门打开了。他们撞见了，主人看见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并且，一副快乐的样子，就火冒三丈，或者，也许是一心要履行对林顿夫人的承诺吧——他突然猛地把他推回来，并且，气愤地吩咐约瑟夫：“不要让这家伙进房间——把他送到阁楼上去，等吃完午饭再说。只要放任他跟他们在一起待一分钟，他就会把手指头塞进馅饼里，或者偷水果。”

“不，先生。”我忍不住答道，“他什么也不会碰，他不会的——并且，我认为，他和我们一样也应该分享这些美味可口的食物。”

“我要是看见天黑之前他还在楼下的话，我会让他尝尝我巴掌的滋味。”辛德雷大叫道，“滚开，你这无赖！天哪，你是想做个花花公子呀，是吗？等着我抓住那些一丝不苟的卷发——看看我会不会把它们拉得长一点！”

“已经够长啦。”林顿少爷说，从门口偷看着，“我就奇怪那头发怎

么不会让他头疼,就像是小马驹的鬃毛耷拉在眼睛上!"

他说的话并没有侮辱他的意思。但希斯克里夫天性暴躁,他可没准备好去忍受他憎恨的那个人的鲁莽表现,此时,那个人甚至已被他视为情敌了。他抓起一碗热苹果酱,这是他顺手抓到的第一件东西,把它全都泼到了那个说话人的脸上和脖子上。那个人立刻号啕大哭起来,伊莎贝拉和凯瑟琳慌忙跑进来。

恩肖先生径直抓起那个罪人,把他送进了自己的房间。毫无疑问,他在那儿用了一种粗暴的治疗方法来平息他这样的愤怒,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脸红红的,还气喘吁吁。我拿起洗碗抹布,恶狠狠地擦着埃德加的鼻子和嘴,并且,肯定地告诉他这是他多管闲事的报应。他妹妹开始哭着要回家,凯茜站在那儿不知所措,脸涨得通红,为发生的这一切。

"你本来就不该和他说话!"她劝着林顿少爷,"他那时脾气不好,你把这次拜访搞得一团糟,他还要挨打——我不愿意他挨打!我吃不下饭了,你为什么跟他说话,埃德加?"

"我没有。"那个小伙子啜泣着,从我手中挣脱出来,用自己的白细葛布手帕把脸擦干净了。"我答应过妈妈我不会跟他说一句话,我是没说嘛!"

"好了,不要哭了!"凯瑟琳轻蔑地回答道,"你又没有被杀死——别再淘气啦——我哥哥来了——安静点!别出声了,伊莎贝拉,伤到你了吗?"

"喂,喂,孩子们——坐到你们的座位上去!"辛德雷喊着,也忙不迭地跑进来。"那个小畜生倒使我手脚暖和了许多。下次,埃德加少爷,你自己用拳头教训他吧——那会使你胃口大开的!"

看到香味四溢的盛宴,这一小群人又恢复了平静。骑马之后,他们感觉到很饿,并且,他们也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伤害,所以也容易消气。

恩肖先生切鸡分肉,把每个人的盘子都装得满满的,女主人谈笑风生,让他们感觉很快乐。我站在她椅子后面,伺候着,注意到凯瑟琳眼里没有泪水,一副冷漠的神态,开始切着放在她面前的鹅翅膀,

我很难受。

“这个冷血的孩子。”我心里说，“这么轻易地就将她老玩伴的麻烦给抛到了脑后。真没想到她这么自私！”

她举起一口食物送到唇边，然后又放下去。她的双颊绯红，泪如泉涌，顺着双颊淌下来。她把叉子滑落到地板上，赶忙钻到桌布下面以掩饰她的情感。我不能再说她冷血了，因为我看得出她整天都在受罪，疲惫不堪，总想找机会自己待着或是去看看希斯克里夫——他被主人锁起来了。我发现她想方设法要偷偷地给他送点吃的。

晚上，我们要开了个舞会。凯茜恳求那时把他放出来，因为伊莎贝拉·林顿没有舞伴。她的乞求只是徒劳，我奉命来顶上这个缺。

这种活动让大家兴奋起来，一扫我们的忧郁。吉默顿乐队的到来更增添了我们的快乐。乐队有十五人之多，除了歌手之外，还有一喇叭，一个伸缩喇叭，几支单簧管、低音管、法国号以及一把低音提琴。每年圣诞节，他们逐一拜访体面的人家，接受点捐助。我们把听他们的演奏奉为一流的款待。

等到常规的颂歌唱完之后，我们就请他们唱一些歌谣和无伴奏的合唱曲。恩肖夫人喜欢音乐，所以他们给我们唱了不少。凯瑟琳也很喜欢音乐，但她说，站在最上面的台阶上，听起来最动听。于是，她就摸黑上了楼，我也跟着上去了。他们把下面的屋门关上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不见了，因为屋里挤满了人。她并没有在楼梯口停留，而是继续往上爬，一直爬到关希斯克里夫的阁楼上，然后，喊他。有一会儿工夫，他很顽固，就是不回答——她继续喊，最终说服他隔着木板与她交谈。

我让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谈着话，没去打扰他们，直到估计着歌要唱完了，歌手们要吃些点心的时候，我才爬上梯子去警告她。

我在外面没找到她，却听见她在里面的说话声。这猴崽子从一个阁楼的天窗爬出去，沿着屋顶爬过去，又从另一个阁楼的天窗爬了进去。我费了好大劲才又把她哄了出来。

等到她真的出来的时候，希斯克里夫也跟着她出来了。她坚持让我把他带到厨房去，因为我的那位仆人伙伴为了避开我们的“魔鬼

颂”音乐——他喜欢这样叫——而逃到邻居家去了。

我告诉他们我可不打算鼓励他们玩这些把戏。但是,由于这个囚犯从昨天午饭后就没吃过东西,我就假装没看见他这次欺骗辛德雷先生。

他下去了,我搬了张凳子让他坐在火边,给他拿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他病了,吃不下多少,我本打算款待他一下,也只好作罢。他把两只胳膊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就这么一声不响地想着什么。我问起他在想什么,他严肃地回答——

“我在考虑我该如何报复辛德雷。我不在乎要等多久,只要最后我能做到就行。希望他不要在我报复之前就死掉了。”

“多丢脸呀,希斯克里夫!”我说,“只有上帝才惩罚人,我们应该学会宽恕。”

“不,上帝不会得到我的那种满足感。”他回答,“我只希望我能知道最好的方法!别管我,我会计划好的。考虑这事儿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痛苦。”

但是,洛克伍德先生,我忘了这些故事并不能让你得到消遣。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怎么唠唠叨叨地说了这么多,真气人!你的粥凉了,你也瞌睡了。我本来可以三言两语就把希斯克里夫的故事说完,只要讲讲你要听的那些就可以了。

*　　*　　*　　*　　*

管家这样打断了自己的话,然后站起来,把她的针线活儿放到了一边,但是,我觉得自己无法离开炉边,并且,我一点也不瞌睡。

“坐着别动,丁太太!”我喊着,“请坐下吧,再坐半个小时!你这样不紧不慢地讲故事,很好!我喜欢听你这样讲,你就这样把故事讲完吧。你提到的每个人物我都或多或少地感兴趣。”

“钟在敲十一点了,先生!”

“没关系——我可不习惯在床上睡那么长时间,对于一个躺到十点钟才起床的人来说,一两点睡都够早的。”

“你不该睡到十点钟。早上最好的时光在十点之前就过去了。一个人如果十点之前没有将他一天的工作完成一半的话,那么,他很

可能完成不了另一半工作。”

“不管怎么说，丁太太，坐着吧！因为我打算明天把夜晚延长到下午。我预感自己明天至少要得一场重感冒。”

“我希望不会，先生！好吧，你得允许我跳过三年左右的时间，那段时间，恩肖夫人——”

“不，不，我不允许这样！你熟悉这样一种心情吧，你一个人坐在那儿，你面前的地毯上一只猫正在舔着它的小猫，你非常认真地观察着它的动作，以致它忘了舔某只小猫，就会让你生气。”

“我得说这是一种十分懒散的心情。”

“正好相反，是一种活跃得让人生厌的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所以，你接着讲吧，详详细细地讲！我发现这一带的人，比起城里形形色色的人来说，总是感觉高人一等，就好像地窖里的蜘蛛自以为比村舍里的蜘蛛高出一等一样。并不是完全由于我是个旁观者，所以才得到这样日益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确更认真、更自顾自地生活着，不太在乎表面的变化和那些琐碎的外界事物。我能想像在这地方很可能存在一辈子的爱，过去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有哪种爱会持续一年时间——一种状况就像是只放一盘菜在一个饥饿的人面前，那么，他就会集中精力吃这道菜，并且吃个痛快——另一种状况是把他领到由法国大厨们烹制的一桌佳肴跟前，或许，他会从这一桌佳肴中获得同样的享受，但是，每道菜在他心中和记忆中只会占据很微小的一部分。”

“哦！等你了解我们以后，就会知道我们跟其他地方的人是一样的。”丁太太说道，好像对我的这番话感到有些迷惑。

“对不起！”我回答道，“你，我的好朋友，显然就是对那一断言的一个反证。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土话之外，我习惯上认为是你们这个阶层所特有的东西在你身上一点也没表现出来。我敢肯定你比其他所有的仆人都想得多。你不得不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因为，你没有理由把生命浪费在那些无聊的琐事上。”

丁太太笑了。

“我当然把自己奉为那种沉着、通情达理的人。”她说，“并不是因

为我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山里，老是看那几张脸和那一套动作，而是因为我受过严格的训练，这让我获得了智慧，并且，我看过的书比你想像的要多得多，洛克伍德先生，你随便翻开这个书房里的哪本书，我都看过，并且，还从中汲取了一些知识，除了那排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还有那排法文书——但我能区分那些书，对于一个穷人的女儿，你也只能期望这么多了。

“但是，如果真的要我用那种闲聊的方式讲下去的话，我就这样讲下去吧。不跳过那三年时间，我接着讲第二年的夏天也行——1778年的夏天，那差不多是23年以前了。”

第 八 章

一个晴朗的六月的早晨,第一个要我照料的可爱的小婴儿出世了,这也是古老的恩肖家族的最后一个。

我们正在远处的一块地里忙着耙草,这时,那个经常给我们送早饭的姑娘跑来了,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她穿过草地,顺着小路跑来,一边跑一边喊我。

“哦,好棒的一个孩子啊!”她气喘吁吁地说,“简直是世上最好的男孩!但医生说夫人不行啦,他说她得肺病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听见他跟辛德雷先生说——现在她保不住自己了,她活不过这个冬天。你得马上回家,你要照料那孩子,耐莉——用牛奶加糖喂他,日日夜夜地照料他——我多希望我是你,因为,夫人一旦不在,这孩子就完全属于你了!”

“但是,她真的病得很厉害吗?”我问,把耙子扔到一边,戴上帽子。

“我猜是的,但她看上去倒是挺有勇气的。”那姑娘回答说,“听她说话就好像她还想活着看那孩子长大成人呢!她是高兴昏了头。那孩子真是漂亮极了!我要是她,我肯定我死不了。只要看上那孩子一眼,我就会好起来,无论肯尼兹说些什么。我都快被他气疯了:奥彻太太把那个可爱的天使抱到下面大厅里给主人看的时候,他脸上刚有点喜气,那个老家伙就上前说:‘恩肖,你的妻子赶着给你生下个儿子真是福气。她来的时候,我就深信我们保不住她。现在,我得告诉你,到冬天她大概就不行了。别难过,也别为这事太烦恼,没救啦。另外,你本来就该知道,不该选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姑娘!’”

“那么,主人怎么回答的呢?”我问道。

“我想他在诅咒——我倒是没在意他,我只是极力想看看那孩子。”她又开始兴高采烈地描述那孩子。我,和她一样热心,迫不及待

地跑回家去看，虽然在我看来，我为辛德雷感到难过：他心里只装着两个偶像——他妻子和他自己——两个他都宠爱，但只崇拜一个，我无法想像他会如何忍受这样地失去她。

我们回到呼啸山庄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站在前门。从他身边经过进门的时候，我问："孩子怎么样啦？"

"简直都能跑来跑去了，耐儿[1]！"他回答道，脸上浮现出一丝快乐的笑容。

"夫人呢？"我冒险问道，"医生说她是——"

"该死的医生！"他打断了我，脸涨红了。"弗兰西斯好得很——下个星期这时候，她就可以完全康复了。你上楼去吗？你能不能告诉她，只要她答应不说话，我就来看她。我离开她是因为她老是说个不停，但是，她必须不说话——告诉她肯尼兹先生说她得安静。"

我把这话带给了恩肖夫人，她看上去情绪有些反复无常，很快乐地回答道：

"我几乎一个字没说，艾伦，他自己跑出去两次，哭了。好吧，我说我答应不说话，但那并不能管着我不笑他哦！"

可怜的人哪！直到她死前的那个星期她都一直保持着那样一颗快乐的心。她丈夫固执地，不，拼命地坚持说她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好。等到肯尼兹告诉他，她病到那地步，他的药已经不起作用了，他没必要再让他花钱给她治的时候，他却反驳道：

"我知道你没必要了——她已经好啦——她不再需要你治了！她根本就没得过肺病，只是有点发烧，现在已退了——现在，她的脉搏跳得跟我一样慢，脸也一样地不热。"

"他也是这么跟他妻子说的，她好像也信了他。但是，有一天晚上，她靠在他肩上，正说着她觉得明天她可以起来了，一阵咳嗽止住了她——轻轻的一阵咳嗽——他把她拥进怀里，她用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她的脸色变了，她死了。

"正如那姑娘所料，那个孩子——哈里顿完全就由我来照料了。

① 耐儿：Nell，耐莉（Nelly）的昵称。

对于这孩子，恩肖先生只要看到他健康，听不到他哭就心满意足了。对于他自己，他已经绝望了，他的悲伤是哭不出来的那种。他不哭也不祷告——他诅咒并且目空一切——责备上帝和人类，放纵自己，过起浪荡的生活。

“仆人们都受不了他的暴虐行为，不久都走了，只有我和约瑟夫愿意留下来。我是不忍心抛下我照料的孩子，另外，你知道我是恩肖的共乳姊妹，比陌生人更能宽容他的行为。

“约瑟夫留下来继续吓唬那些佃户和工人们，因为，他正儿八经的工作就是待在一个有很多邪恶事情、让他骂个没完的地方。

“主人恶劣的举止和坏伙伴给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他对待希斯克里夫太恶劣了，足以让一个圣人变成恶魔。

“并且，真的，在那时候，那孩子好像真的有什么恶魔缠身似的。看着辛德雷堕落得无可救药，他幸灾乐祸，并且，他野蛮、残暴、不答理人的脾气一天比一天明显。

“我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是生活在怎样一个地狱般的房子里。助理牧师都不来拜访了，最后，体面的人都不靠近我们，除了埃德加·林顿对凯茜小姐的拜访是个例外。十五岁时，她就是乡村里的皇后了，没人能与她相媲美，并且，她变成了一个傲慢任性的宝贝！我承认她成年后我就不喜欢她了。为了让她放下傲慢的架子，我经常惹恼她，虽然她从来不厌恶我。她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的感情。甚至希斯克里夫也牢牢地占据着她的感情，无法改变。年轻的林顿，尽管各方面都很优越，却发现很难在她脑海里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

“他是最新的主人，壁炉上面挂着他的肖像。本来它是挂在一边的，他妻子的肖像在另一边，但她的被取下来了，不然，你或许可以看看她什么样子。你能看清吗？”

丁太太举起蜡烛，我辨认出一张温和的脸，特别像山庄里的那位年轻的夫人，但表情上更忧虑、更和蔼可亲。那是一副亲切的画像：浅色长发在前额两侧微微卷曲着，一对大眼睛十分严肃，风度太优雅了。凯瑟琳·恩肖为了这样一个人而忘记了旧友，我一点也不奇怪

了。但他要是思想与外貌相称的话，怎么会喜欢我印象中的那个凯瑟琳·恩肖呢？对此我觉得十分费解。

“非常讨人喜欢的一副肖像。”我对管家说，“像他本人吗？”

“是的。”她回答。“但是，他生气的时候，看上去会更好一点。那是他日常的表情，一般来说，他都是委靡不振的。”

凯瑟琳自从和林顿他们一起住过五个星期之后，就继续保持着与他们的往来。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没必要表现她粗鲁的一面，并且，在那儿，别人一直对她都很有礼貌，她也觉得粗鲁很可耻。无意之中，她的天真热忱，骗取了那对老夫妇的欢心，赢得了伊莎贝拉的钦佩，也征服了她哥哥的心灵——这些获得一开始非常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因为她的雄心勃勃——也使她养成了恶劣的双重性格，但并不是故意要去骗什么人。

在她听见希斯克里夫被称为“下流的小恶棍”和“比畜生还糟”的地方，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他。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她就不大会讲礼貌，因为那样会被人嘲笑的；她也不会去约束她那不羁的天性，因为那样不会给她带来赞许或是崇拜。

埃德加先生很少能鼓起勇气公开去拜访呼啸山庄。恩肖的声望让他感到恐惧，害怕遇见他，但是，我们都是尽可能礼貌地接待他。主人自己总是避免让他不愉快——知道他来是为什么——如果自己不能斯斯文文的话，就走开。我强烈地感到，他在那儿出现令凯瑟琳非常反感。她不耍手腕，也不卖弄风情，但显然反对她这两个朋友见面，因为希斯克里夫当着林顿的面表示瞧不起他的时候，她是不大附和的，不像他不在的时候那样；而当林顿表现出厌恶、嫌弃希斯克里夫的时候，她又不敢对他的那些感受嗤之以鼻，好像贬低她的玩伴，对她来说并没什么影响。

我老是嘲笑她那些困惑和难以启齿的烦恼。要想逃过我的嘲笑那可是徒劳。这听起来好像我性情恶劣——但是，她太骄傲了，大家都不大可能去同情她的忧虑，除非她把自己磨炼得谦逊一点。

最后，她终于自己承认了，并且，向我吐露了心里的秘密。除了我，她可能也找不到其他人做顾问。

一天下午，辛德雷先生出门了，希斯克里夫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放了个假。我记得，他那时已经十六岁啦，长相不错，智力也不差，但他却想方设法把自己弄成一副里里外外都令人讨厌的样子，当然，他现在的样子没有保留一点点当年的痕迹。

首先，到那时，他早年受的教育已对他没有多少作用了，长年累月的辛苦劳作，起早摸黑，早就让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那种追求知识的好奇心以及对书本或是学习的爱好。他童年时代，由于老恩肖的宠爱而逐渐注入他体内的那种优越感，也不复存在了。长期以来，他竭尽全力地想与凯瑟琳在学业上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最终还是带着辛酸却无声的遗憾放弃了，他是完全放弃了。当他发现自己必须，不可避免地，降到以前水平之下的时候，没人劝他往上再爬一步。接着，他的外表也与思想的堕落相呼应，走路垂头丧气，总是一副卑微的表情。他沉默寡言的天性也被夸大了，简直变成了一个孤僻、古板、严厉的大白痴。每每他激起他那为数不多的熟人对他的反感而不是对他的尊重时，他就会明显得到一种忧郁的快乐。

他不干活，休息的时候，凯瑟琳还是老和他做伴，但他不再用话语表达他的爱慕之情了，而是生气地、猜疑地躲开她那天真的爱抚，仿佛意识到她是在他身上浪费这些爱的表示，这些是不可能带来什么喜悦的。在前面提到的那天，我正在帮凯茜小姐整理衣服的时候，他跑进屋里，宣布他打算那天什么事也不干。之前，她并没有料到他会要偷懒一下，她只是想到整个家完全属于她了，于是，她想办法通知了埃德加先生：她哥哥不在家，她准备在家接待他。

“凯茜，今天下午你有空吗？”希斯克里夫问，“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不，在下雨呢。”她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要穿上那件真丝长袍呢？”他说，“我希望没人要来这儿吧？”

“我没听说，”小姐结结巴巴地说，“但是，你现在得在地里干活了，希斯克里夫。吃过饭已经一个小时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去了呢！”

“辛德雷总是不识相地出现，让我们不能自由自在地在一起。”这

个男孩说道，"我今天不干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

"哦，但是，约瑟夫会告发的，"她提醒他，"你最好还是去吧！"

"约瑟夫在盘尼斯吞岩那边装石灰呢，他要干到天黑，所以，他决不会知道的。"

说着，他懒洋洋地走到火边，坐下来。凯瑟琳皱起眉头想了片刻——她觉得有必要为这临时来访排除障碍。

"伊莎贝拉和埃德加·林顿说过今天下午要来拜访。"她在沉默了片刻之后说，"天在下雨，我想他们不会来了。但是，他们还是可能来的。如果他们真的来了，保不准你又要无缘无故地挨骂了。"

"叫艾伦去说你有事吧，凯茜。"他坚持说，"不要为了你那些讨厌的愚蠢的朋友而把我赶出去呀！有时候，我真想要抱怨他们——但是我还是不说——"

"抱怨他们什么？"凯瑟琳叫道，带着一副为难的表情地盯着他，"哦，耐莉！"她任性地添了一句，把头从我手里挣脱了。"你把我的卷发都梳直了！够啦，不用管我了。你真想要抱怨什么，希斯克里夫？"

"没什么——只是看看那墙上的日历。"他指着挂在窗边的一张装在框框里面的纸片，接着说，"那些十字是你和林顿他们一起打发的晚上，而那些点点就是跟我一起度过的晚上。你看见了吧，我每天都在做记号。"

"是的——太傻了，好像我会在意似的！"凯瑟琳用一种抱怨语调回答道，"那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这表明我是在意的。"希斯克里夫说。

"我是不是应该老和你坐在一起呢？"她问道，更生气了。"我得到什么好处了——你说什么呀？你说过什么话逗我开心吗？还是做过什么了？简直像个哑巴，像个婴儿！"

"你以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嫌我话太少或者你不喜欢有我做伴，凯茜！"希斯克里夫大声叫道，异常激动。

"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说，根本就谈不上做伴。"她咕哝着。

她的伙伴站起来，但他并没有时间进一步表达他的感情，因为大石板路上传来了马蹄声。轻轻敲门之后，年青的林顿进来了，由于得

到了这始料不及的召唤，他兴奋得满脸红光。

无疑，凯瑟琳在一个进来，另一个出去时注意到了她两个朋友之间的不同。那种反差就像你刚看完荒凉的、产煤山区风景，马上又见到了肥沃、美丽的山谷风光。他的声音和问候也如同他的容貌一样，正好和那个人相反。他的说话声低沉、悦耳，吐字跟你一样，比我们现在说话还要细声细气，还要温和些。

"我没来得太早，是吧？"他说，瞥了我一眼。我已开始擦盘子，并且，在整理橱子里那边的几个抽屉。

"不。"凯瑟琳回答道，"你在那儿干什么，耐莉？"

"干我的事，小姐。"我回答(辛德雷先生给我下过指示，林顿私下来拜访时，我得做第三者)。

她走到我身后，恼怒地低声说道："带着你的抹布走开！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仆人们不能在客人所在的房间里打扫卫生！"

"现在，主人不在家，正是个好机会。"我大声回答道，"他讨厌我当着他的面摆弄这些东西——我肯定埃德加先生会原谅我的。"

"我也讨厌你在我面前摆弄。"那个年青的小姐专横地大叫道，根本不容她的客人有机会开口——刚刚和希斯克里夫起了小小的争执以后，她还没能恢复平静。

"很抱歉，凯瑟琳小姐！"我回答道，然后，继续勤勤恳恳地干我的事。

她以为埃德加看不见她，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抹布，在我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半天都不松手。

我说过我不喜欢她，并且，我还喜欢时不时地伤害她的虚荣心，更何况，她把我弄得很疼，所以，本来蹲着的我跳了起来，并大声喊道：

"哦，小姐，你用这么卑鄙的手段！你没权力拧我！我可不打算忍着！"

"我可没碰你，你这个说谎的东西！"她喊着，气得耳根都红了，手指抖动着，想重复刚才的动作，她总是无法隐藏自己的激动，整张脸就像一团火似的。

"那么,这是什么?"我反驳道,指着那块显而易见的青紫来驳斥她。

她跺着脚,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还是无法抗拒她那恶劣的情绪,重重地在我脸上扇了一耳光,打得我两只眼都充满了泪水。

"凯瑟琳! 亲爱的! 凯瑟琳!"林顿插话道,对于他偶像所犯下的说谎与施暴这双重错误惊愕不已。

"离开这房间,艾伦!"她重复着,浑身发抖。

小哈里顿总是跟着我跑东跑西的,这时,他正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看到我流出眼泪,他也开始哭起来,呜咽着骂"坏凯茜姑姑",这又把她的怒火引到这个不幸的孩子头上,她抓住他的肩膀摇着他,一直摇得这个孩子脸都变青了。埃德加想都没想就抓住她的双手,好让她把那孩子放开。刹那间,她的一只手挣脱出来了,那个吓坏的年轻人感觉到那只手落到了自己的耳朵上,那架势绝不会让人误以为是在开玩笑。

他惊愕得直往后退——我抱起哈里顿,带着他走到了厨房,却把那扇作为信息交流通道的门开着,因为我很好奇,想看看他们如何解决这场争执。

这个受了侮辱的客人走到他放帽子的地方,脸色苍白,嘴唇发抖。

"这就对啦!"我自言自语道,"引以为戒吧! 走开呀! 让你看一眼她真正的脾气是你的福气哟。"

"你到哪儿去?"凯瑟琳问道,冲到门口。

他偏过身子想走过去。

"你绝不能走!"她非常激动地说道。

"我得走,并且就要走了!"他压低声音回答道。

"不。"她坚持说,一把抓住门柄。"现在,还不能走,埃德加·林顿——坐下,你可不能气冲冲地离开我,我会整晚上都难过的,我可不是为你难过!"

"你打了我,我还能留下吗?"林顿问。

凯瑟琳不吱声。

“你让我对你感到害怕，为你感到耻辱。”他接着说，“我再也不会来了！”

她的双眼开始发光，并且，不停地眨着。

“你还故意说谎！”他说。

“我没有！”她叫道，再次开口了，“我可没故意做什么——好吧，走吧，如果你愿意——滚吧！现在我要哭了——我要把自己哭病！”

她跪倒在一张椅子旁边，开始认真地、痛切地哭起来。

埃德加保持着他的决心一直走到院子里，到了那儿，他却踌躇起来。我决定去鼓励他。

“小姐是非常任性的，先生！”我大声叫道，“和任何被宠坏的小孩一样坏——你最好骑马回家吧！否则，她要生病的，但那不过是为了折磨我们而已。”

这个软心肠的却侧目往窗里望——他几乎没有多少力量走开，就像一只猫没有多少力量能离开一只半死的老鼠或是一只吃了一半的小鸟一样。

啊！我想，他是无药可救啦！他是命中注定的，并且，是朝着天命飞去了！

真是这样，他突然转过身，匆忙奔回屋里，关上身后的门。后来，我进去告诉他们，恩肖已经回家了，喝得酩酊大醉，要把我们这老房子闹腾个够(这是那种情况下他常有的心态)。我发现那场争吵反而使得他们之间更加亲密了——已经打破年轻人羞怯的外垒，让他们抛弃了友谊的伪装而承认他们是情侣了。

辛德雷先生回来的消息迅速地把林顿赶上了马，把凯瑟琳赶回了房间。我把小哈里顿藏了起来，然后，把主人猎枪里的子弹取出来，他发疯的时候喜欢摆弄那玩意儿，哪个人惹恼他，或是让他太过注意，他就会要了那人的命。我灵机一动，设法把子弹取了出来，这样即使他闹到开枪的地步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伤害。

第 九 章

他走了进来，大声咒骂着，那些话不堪入耳，正撞见我把他的儿子往厨房的碗橱柜里藏。碰上他那野兽般的喜爱或他那疯子般的大怒的时候，哈里顿都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因为前一种情况下，他可能被挤压或亲吻致死；而后一种情况下，他可能被扔进火里或被甩到墙上——那可怜的东西不管我把他藏在哪儿，都非常安静。

"啊，我终于找到啦！"辛德雷大叫道，抓住我的脖子上的皮，就像抓着一条狗，把我拽了过来。"天地为证，你们发了誓，要谋杀那孩子！我知道了为什么现在他总不在我眼前。但是有撒旦的帮助，我要你吞下这把切肉刀，耐莉！你不用笑！我刚刚把肯尼兹头朝下塞到黑马沼泽里了：两个，一个都一样——我要杀掉你们几个家伙，不把你们杀掉，我决不罢休！"

"但我不喜欢切肉刀，辛德雷先生。"我回答道，"这把刀刚切过红鲱鱼，如果你愿意，我情愿你开枪杀死我。"

"你还是永世被罚吧！"他说道，"你也的确将会如此，英格兰没有一条法律能阻止一个人把自己的家搞得体面像样，而我的家却一团糟——张开你的嘴巴！"

他握住刀，把刀尖刺向我的牙缝，但对于我来说，我从不太恐惧他的古怪行为。我啐了一口，肯定说这味道很差——我无论如何也不要吞下去。

"哦！"他说道，放开我，"我知道那个丑陋的小恶棍不是哈里顿——请你原谅，耐莉——如果是他的话，他就应该被活活地剥皮，因为，他没跑出来欢迎我，并且，还尖声大叫，好像我是个鬼怪。没心肝的兔崽子，到这里来！你欺骗了一个好心的、被迷惑的父亲——现在，你不认为这孩子被剃个平头会更英俊吗？狗的毛剪短会显得更加凶猛，我喜欢凶猛的东西——给我把剪刀——凶猛而整洁的东西！

而且,那是地狱之爱——珍惜我们的耳朵是魔鬼式的自负——我们没有耳朵就像十足的驴子啦。嘘,孩子,嘘!好,这样才是我的乖宝宝!擦干眼泪——开心点,亲亲我!什么!不肯?亲我,哈里顿,你这该死的,亲我!天哪,好像我愿意抚养这么个怪物似的!只要我还活着,我非得拧断这臭小子的脖子不可!"

可怜的哈里顿用尽力气在他父亲的怀中又踢又叫,当他抱着他到楼上,并把他举到楼梯栏杆外面时,这孩子加倍地叫起来。我喊道,他这样会把孩子吓昏的,并跑上去解救孩子。

当我靠近他们时,辛德雷身子前倾,靠在栏杆上想听下面什么声音,几乎忘了他手中拿着什么了。

"是谁?"他问道,听见有人走到楼梯口。

我也倾身往前,想给希斯克里夫作个手势,我辨别出他的脚步声了,想叫他不要再走近。就在我的目光离开哈里顿这一瞬间,他突然一跃,把自己从那漫不经心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掉了下去。

我们几乎没来得及去体会那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怖,就看到那小可怜已经安全了。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希斯克里夫正好走到了楼下,出于本能的反应,他接住了落下的哈里顿,并把他扶起来站好,然后,抬起头看是谁在捣鬼。

当发现楼上的人是恩肖先生时,希斯克里夫脸上一片茫然,一个因为舍不得五先令而没买一张幸运的彩票,第二天发现在交易中损失了五千英镑的守财奴都不会有那样的神情。这神情比语言更能表达出他那极度痛苦之情,因为,他把自己变成了阻挠自己报仇的工具。如果天黑的话,我敢说,他会把哈里顿的头颅在楼梯上砸烂来弥补自己的错误,但我们亲眼目睹了他的拯救举动,我立刻跑下楼,把孩子抱过来,贴在胸口。

辛德雷也悠悠地下楼了,渐渐平静了下来,酒醒了,也内疚起来。

"是你的错,艾伦!"他说,"你应该把他藏起来,不要让他待在我面前,不要让我看见,你应该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他哪儿受伤了吗?"

"受伤!"我生气地嚷道,"他不死,也成了白痴!哦!我纳闷他母亲为什么不从坟墓中走出来看看你是如何对待他的。你比一个异教

徒还要恶劣——你居然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想去摸摸孩子,那孩子发现他和我在一起,就立刻大声哭出来,发泄出自己的恐惧。他父亲的手指刚碰到他,他又尖叫起来,比以前声音更大,并且,挣扎着,好像要痉挛一样。

“你不要再管他了!”我继续说,“他恨你,他们都恨你——这是真话! 你本来有个快乐的家庭,但现在却落到如此境地!”

“我会把它弄得更糟糕的,耐莉!”这个误入歧途的人大笑道,恢复了他的强硬。“现在,把你自己和他都带走——而且,你听着——希斯克里夫! 你也走,远远地离开,别让我看到你,听着,你——今晚我不会杀你,除非,也许,我会放火把房子烧了,可能这只是我想想而已——”

他说着,从食品柜里拿出一品脱的白兰地,往杯里倒了一些。

“不,不要!”我恳求道,“辛德雷先生,请接受我的警告吧! 就算你不关心你自己,也该可怜这不幸的孩子吧。”

“哪个人都会比我对他要好。”他回答。

“可怜一下你自己的灵魂吧!”我说,试图用力从他手中夺过酒杯。

“我不! 恰恰相反,我很乐意把它毁灭来惩罚它的造物主!”这亵渎神明的人宣称,“为它衷心地接受天谴而干杯!”

他把酒喝掉了,不耐烦地要我们走开,他用一连串令人厌恶的诅咒结束了他的命令,那些话太恶毒,都是不能重复或回忆的。

“他不能醉死,真是遗憾。”关上门的时候,希斯克里夫咕哝了几句咒骂作为回报,“他是在拼命,但他的身体却挺得住——肯尼兹说他可以用他的母马打赌,他会比吉默顿这一带其他人活得都长,而且,走进坟墓时,他会是个头发花白的罪人,除非碰巧有一些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我走进厨房,坐下来,哄我的小羊羔入睡。我本以为希斯克里夫会到谷仓那儿去,后来,我却发现他仅仅是走到高背长椅的另一头,倒在靠墙的一张板凳上,离火远远的,他也不说话。

我把哈里顿放在膝上摇着,哼着一支曲子,是这样开头:

“夜深了，孩子睡着了。

坟墓中的母亲听见了——”

这时，凯茜小姐从她的房间听到了喧闹声，探头进来小声问道：“耐莉，你是一个人吗？”

“是啊，小姐。”我回答。

她走进来，走到壁炉旁边。我猜想她有话要说，抬头看着她。她脸上的表情好像很烦乱焦急，她的嘴巴半张着，好像想说些什么。她吸了口气，却发出一声叹息，而不是一句话。

我继续哼着歌，还没忘记她刚才的举止。

“希斯克里夫到哪儿去了？”她打断我，问道。

我回答：“在马厩里干他的活呢。”

他也没有反驳我，可能他已经睡着了。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这期间，我发觉一两滴泪水从凯瑟琳的脸颊上流到了地面的石板上。

“她是不是为她自己可耻的行为而难过呢？”我心中自问，“那倒是件新鲜事。但她也许自己愿意这样做——我不会帮她的！”

不，她对任何事都不大费心思，除了她自己的事。

“哦，亲爱的！”她最后大叫起来，“我非常不开心！”

“遗憾！”我评论道，“你太难高兴了——有这么多朋友，又没什么牵挂，这都不能使你满意！”

“耐莉，你可以为我保守秘密吗？”她纠缠着我，跪在我的身边，抬起她那迷人的眼睛看着我的脸，那神情可以让人的坏心情都烟消云散了，即使是世上最有权利生气的一个人。

“这件事值得保密吗？”我问道，气消了些。

“是的，它很让我烦恼，我得把它说出来！我要知道我该怎么做——今天，埃德加·林顿要我嫁给他，我也已经给他回答了——现在，在我告诉你这是同意还是拒绝之前——你告诉我，我应该如何回答。”

“真的，凯瑟琳小姐，我怎么知道呢？”我回答，“可以确定的是，根据你今天下午在他面前的那种表现，我可以说，拒绝他是明智的。既

然他在那件事之后向你求婚,他要么是愚蠢之极,要么就是一个爱冒险的傻子。”

“如果你这么说,我就不会再对你说什么了。”她生气地回答道,站了起来。“我接受他了,耐莉。快点,说说我是不是错了!”

“你接受他了？那现在讨论这事有什么用呢？你既然已经许诺就不能反悔啦。”

“但是,你说说我是不是应该那样做呢!”她用一种发怒的语调说道,双手来回搓着,皱着眉头。

“那在正确回答那个问题之前,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我说教般地讲着,“首先就是,你爱埃德加先生吗?”

“谁能够不爱呢？我当然爱他。”她回答。

然后,我和她进行了下面的问答——对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来说,这算不上欠考虑。

“凯茜小姐,你为什么爱他呢?”

“废话,我爱他,这就足够了。”

“当然不行,你必须说为什么?”

“嗯,因为他英俊,和他在一起很快乐。”

“糟糕。”这是我的评价。

“并且,因为他很年轻又有活力。”

“还是糟糕。”

“也因为他爱我。”

“那一点,无关紧要。”

“而且,他将会很富有,我想成为邻居中最优秀的女人,我将会以有这样一个丈夫而骄傲。”

“太差劲了！现在说说你怎么爱他吧?”

“就和平常人的爱情一样。耐莉,你傻了。”

“一点也不。”我回答。

“我爱他脚下的土地,头顶上的空气,他触摸过的每一件东西,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我爱他所有的神情,每一个动作,还有他整个人,他的全部。现在可以了吧?”

"那为什么呢?"

"不——你是在开玩笑吧,这太荒唐了! 这对我可不是玩笑!"年轻的女士说道,并且,皱起了眉头,掉过头,面向着炉火。

"我根本不是在开玩笑,凯瑟琳小姐!"我回答,"你爱埃德加先生是因为他英俊、年轻有活力、富有,并且因为他爱你。最后这一点,没有任何意义——可能没有这一点,你也会照样爱他,有了这一点,你倒不一定爱他,除非是他具备了前四项吸引人的条件。"

"不,当然不会——那我只会可怜他——可能会恨他吧,如果他长得丑陋,是个粗鲁愚蠢的人。"

"但是,这世界上会有不少其他英俊、富有的年轻人,可能比他还要英俊、富有——是什么阻止你不去爱他们呢?"

"就是有,他们也不在我周围,我从来没见过像埃德加这样的人。"

"你将来可以遇到一些的,而他不会永远英俊、年轻,可能也不会总是富有。"

"他现在是,我只在乎现在,我希望你说点合情合理的话。"

"好,问题不就解决了——如果你仅仅在乎现在,那就嫁给林顿先生吧。"

"我并不需要得到你对这件事的允许——我要嫁给他,但是,你还没告诉我,我做得是否正确呢。"

"完全正确! 如果人们只是因为现在而结婚的话。那么现在,让我们听一听你对此事有什么感到不高兴吧。你的哥哥会高兴……老夫人和老先生都不会反对,我想——你会从一个无序、不舒适的家进入一个富有、体面的人家;你爱埃德加,埃德加也爱你。一切都那么顺利、简单——障碍在哪儿呢?"

"这里,在这里!"凯瑟琳回答道,一只手敲击着自己的前额,另一只手捶打着胸口。"在灵魂存在的每一个地方——在我的灵魂里,在我的心里,我确信我错了!"

"那就非常奇怪了! 我不懂。"

"那是我的秘密,如果你不笑话我,我就解释一下,我也解释不清

楚,但我要让你感受一下我的感受。"

她又坐到我身边,她的面容变得更加忧伤,也更加沉重,她握紧的手也在颤抖。

"耐莉,你从没有做过奇怪的梦吗?"她思考了几分钟后突然说。

"是的,有时会有。"我回答。

"我也是,我生命中做过的有些梦会在梦过之后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并改变我的想法,它们在我心中穿来穿去,就像酒流进水中一样,最后改变了我的思想的颜色。这是一个——我要说了——但你得小心,不要笑话其中的任何部分。"

"哦,不要,凯瑟琳小姐!"我叫道,"我们已经够凄惨了,不要再把鬼怪召来为难我们了。来,来,高兴起来,像你本来的样子! 看看小哈里顿——他可没有梦到什么伤心事,他在睡梦中笑得多甜啊!"

"是的,他父亲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会诅咒得多甜啊! 你记得他,我敢说,当他和这胖小子一样的时候——差不多一样大,一样天真。然而,耐莉,我要你听着——不过,我今晚没法高兴起来了。"

"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急忙重复道。

我那时对梦很迷信,现在也是。凯瑟琳脸上露出一种不寻常的忧愁。这使我担心从她的梦中,我会产生某种预言,能预见到一幕可怕的灾难。

她很烦恼,但她没有说下去。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开了,但显然重新换了一个话题。

"如果我在天堂,耐莉,我应该会特别悲惨。"

"因为,你不适合到那儿去。"我回答,"所有的罪人在天堂中都会很悲惨的。"

"可不是这个原因。有一次,我梦到了我在那儿。"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听你的梦,凯瑟琳小姐! 我要睡觉了!"我又打断了她。

她笑了,把我按住,因为我做了一个要离开椅子的动作。

"这没有什么啊!"她喊到,"我只是想说,天堂并不像我的家;我心都碎了,哭着想回到人间来;天使们非常生气就把我扔了出来,落

在呼啸山庄上的石楠丛中，这时，我醒了，高兴得哭了起来。这就足以解释我的秘密和另外那件事了。就像我没有多大兴趣待在天堂一样，我并没有多大兴趣嫁给埃德加·林顿。如果那边那个恶毒的人不把希斯克里夫贬得如此低，我还想不到这件事。现在，我要是嫁给希斯克里夫就会降低我的身份。所以，他将永远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他，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英俊，耐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无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的，他的灵魂和我的灵魂是同一类的，林顿的灵魂和我们完全不同，恰如月光和闪电，或者，冰霜和烈火。”

没等这话说完，我意识到希斯克里夫就在这儿。我注意到他一个很轻微的动作，我转过头，看到他从板凳上站起来，悄无声息地出去了。他一直听到凯瑟琳说她嫁给他会降低自己身份，然后，就再也没有听下去了。

我的同伴坐在地上，被高背椅的椅背挡住了，看不见他在这儿，也没看到他离去，但我吃了一惊，叫她别出声。

“怎么了?”她问道，紧张地四下打量。

“约瑟夫在这儿。”我回答道，恰巧听到他的车轮在路上滚动的声音，“希斯克里夫会和他一起进来的。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现在就在门口。”

“哦，他不会在门口偷听我的!”她说，“把哈里顿给我，你去准备晚饭，饭做好了叫我和你一块吃。我要欺骗自己不安的良心，来确信希斯克里夫没有注意这些事情。他不会的，是吧? 他不知道恋爱是什么吧?”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不能像你那样了解这事。”我反驳道，“如果你是他所选择的人，他将会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你成为林顿夫人时，他就失去了朋友、爱情以及一切！你有没有考虑到你会如何忍受分离，他又如何忍受完全被世人抛弃呢? 因为，凯瑟琳小姐——”

“他完全被抛弃！我们分开!”她高喊，怒气冲冲地说，“请问，谁

将会分开我们？他们将要遭遇米罗[1]的命运！艾伦，只要我活着——没有哪个世人敢这么做。就算世上所有的林顿都化为乌有，我也不会答应放弃希斯克里夫！哦，那可不是我所想要的——那不是我的意思！如果要付出那么大代价的话，我宁愿不做林顿夫人！他这一生都将对我很重要，就像现在一样。埃德加必须消除他的反感，至少容忍他。等他了解了我对希斯克里夫的真实感情，他会的。耐莉，我现在明白了，你以为我是个自私卑鄙的小人，但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如果希斯克里夫和我结婚的话，我们都将会变成乞丐的？而如果我嫁给林顿，我就可以帮助希斯克里夫振作起来，把他安排在我哥哥无权过问的地方，不是吗？"

"用你丈夫的钱，凯瑟琳小姐？"我问道，"你会发现他不像你算计的那样言听计从，虽然我不是个法官，但我想，这是你提到的要成为小林顿妻子的最坏动机。"

"不是这样，"她反驳，"这是最好的！其他的动机都是对我妄想的满足而已，也是看在埃德加的分上，为了让他满足。这是为了能亲身领会我对于埃德加和我自己感情的那些人！我无法言表，但可以肯定你和所有人都会知道，的确有，或者说应该有，除了你自己之外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如果我完完全全地限制在这儿，那创造我又有什么用呢？在这世上，我最大的悲痛就是希斯克里夫的悲痛，我从一开始就看到并感觉到了他的每一次痛苦；我生活中最大的牵挂就是他。如果其他事物都毁灭了，而他还存在，我就能继续生存下去；但如果别的一切都还存在，而他却消失了，对我来说，这个宇宙将会变成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就好像我不再是它的一个部分。我对林顿的爱就好像树林中的叶子，我深知，时间会改变它，就像冬季会改变树木一样。我对希斯克里夫的爱就如地下永久不变的岩石——带来的快乐，可以看得见不多，但这却是必需的。耐莉，我就是希斯克里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中——他不是作为一种乐趣，我总是

---

① 米罗：Mlio，公元前57年曾为罗马护民官。原为庞贝的手下，原组织斗士与克劳狄斯暗斗达五年之久。公元前55年做了罗马执政官。公元前52年谋杀了克劳狄斯，后被控告并被放逐。公元前48年又组织叛乱，在科萨被捕并被处死。

把自己看做一种乐趣,但却不这么看他——而是把他看做我自己——所以,别再谈我们的分离了——那并不实际,而且——”

她停住了,把脸埋到我长袍的褶子里,但我用力把她推开。对于她的傻念头,我已经失去了耐心!

我说:“如果说我能够从你的废话中找出一点意义来的话,那就是让我确信你完全忽略你在婚姻中所承担的责任。否则,你就是个恶毒的、没有原则的姑娘。别再拿这些秘密来烦我啦。我不会承诺替你保守这些秘密的。”

“那点秘密你会保守吧?”她急切地问道。

“不,我不能保证。”我重复道。

她正要坚持,约瑟夫进来了,于是,我们结束谈话,凯瑟琳挪到一个角落里坐下照顾哈里顿,我则去准备晚饭。

饭做好后,另一个仆人和我为谁给辛德雷送晚饭争执起来,直到饭都快凉了我们都没有解决这问题。然后,我们达成一致:我们等着他叫饭吃,如果他想吃的话,因为我们都特别害怕在他单独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走到他面前。

“都什么时间了,那个没用的家伙怎么还不从地里回来?他干吗去啦?又闲逛去了?”老头问道,四处张望,想找希斯克里夫。

“我去叫他,”我回答道,“他在谷仓里,我肯定。”

我去叫他,可没有回应。回来时,我低声对凯瑟琳说她刚刚说的大部分话希斯克里夫都听到了,这我敢肯定。并且,我还告诉她正当她埋怨她哥哥对他的行为时,我是如何看他离开厨房的。

她大吃一惊,跳了起来,把哈里顿扔在高背椅上,亲自跑去找她的朋友了,也来不及想想她为什么这么慌张,或是她的话会给希斯克里夫带来怎样的影响。

她出去了相当一段时间,所以,约瑟夫建议我们不要再等了。他狡诈地以为他们在外面待着是为了避免听到他冗长的祷告;他们是“坏到只能以邪恶的方式做事”,他断言。他在饭前通常有一刻钟祷告,因为他们的行为,那晚他又加上一段特别的祈祷,并准备在其后再附加一段。而他年轻的女主人冲进来,打断了他,她紧急命令他必

须跑到马路上去，不管希斯克里夫走到哪儿，也要找到他，叫他马上回来。

“我要和他谈谈，我必须，在我上楼之前。”她说，“大门是开着的，他肯定在什么地方，听不见我的叫声，因为我站在羊栏的最高处，尽可能地大声喊，他也没有回答我。”

开始，约瑟夫不肯，但她太急切了，不容他反对，最后，他戴上帽子，咕哝着出去了。

同时，凯瑟琳来来回回地走着，嚷道：

“我想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我想知道他能去哪儿！耐莉，我说什么了？我全忘了。他是因为我下午脾气不好而恼怒了吗？亲爱的，告诉我，我说了什么让他难受？我真心希望他能回来，真的希望他愿意回来！”

“讲这些没用的话干吗！”我叫道，虽然我自己也很不安。“这么点小事就吓着你啦！肯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没什么好紧张的。希斯克里夫可能会在荒野里月下漫步，或躺在干草棚里，闷闷不乐，不想和我们说话。我担保他藏在那儿，看我能不能把他搜出来！”

我又出去搜寻了一遍，结果仍是失望，约瑟夫的寻找结果也是一样！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他一进门就评价道，“他把大门打开着，小姐的小马驹都踏倒了两排小麦，还冲到地里去了！无论如何，主人明天早上要大发脾气，闹个好看。他对这么粗心、可怕的家伙可没有什么耐心——他没有那份耐心！可他不能老这样——你看着吧，你们大家！你们不能让他没理由地发一阵疯！”

“你找到希斯克里夫没有？你这个蠢驴。”凯瑟琳打断他，“你有没有听我的命令去找他？”

“我宁可去找马！”他回答，“那倒会更有意义一些，可这夜黑得像烟囱似的，人和马都没法找——而且，希斯克里夫也不是听到我叫就会来的人，说不定你叫他，他还能听得进去呢！”

这是一个非常黑的夏日夜晚：乌云压顶，好像就要打雷。我说我们最好还是坐下来，马上要下大雨了，他肯定就会回家，不必再操

心啦。

然而,凯瑟琳却不听劝,无法安静下来。她在大门口到里屋门之间踱来踱去,非常激动,不肯休息。最后,她在靠近路边的一堵墙边站住不动了,根本不顾我的劝告和"轰轰"的雷声,以及硕大的雨点打在她身上。她仍然时而不时地大喊一阵,然后,听听有无动静,跟着就放声大哭。这样充满感情的放声痛哭是哈里顿或其他任何孩子都没法比的。

到了午夜,我们都还没睡,狂风暴雨猛烈地席卷着山庄。一阵狂风,跟着一声响雷,不知道是狂风还是响雷把房角的一棵树劈开了,一根粗大的树干掉下来,压在屋顶上,把东边烟囱的一部分撞塌了,一大堆石块和煤灰落到厨房的火里。

我们还以为一道闪电落到我们中间呢,约瑟夫旋即跪下来,祈求上帝不要忘记诺亚[①]和罗得[②],同以前的时代一样,虽然要打击无视上帝的人,也要赦免正直的人们。我也隐约感到这是对我们的判决。在我心中,约拿[③]就是恩肖先生。我去摇了摇他小屋的门柄,想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他的回答可以听得见,这样子使我的同伴大喊起来,比刚才更大声,嚷嚷着要在像他这样的圣人和像他主人这样的罪人之间划清界限。但这场喧闹二十分钟后就过去了,我们都毫发无损,除了凯茜,由于她固执地拒绝躲雨而全身湿透了,站在那儿不戴帽子,也不披围巾,任凭雨水浸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

她进来了,躺在高背椅上,全身湿透了,脸转向椅背,手捂着脸。

"好啦! 小姐!"我喊道,抚摸着她的肩。"你不是想找死吧,不是吧?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十二点半了。来,去睡觉吧! 没必要再等那傻小子啦——他说不定去吉默顿了,现在可能已经在那儿了。

---

① 诺亚:Noah,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六、七、八、九章。上帝愤怒降洪于世,诺亚受神示,造方舟将其家及各种家禽置于舟上,得免灾祸。

② 罗得:Lot,为亚伯拉罕之侄,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九章。在今死海边曾有一城名Sodom(《圣经》上名所多玛),《圣经》中谓该城居民罪恶深重,故天降大火焚之,罗得于该城灭亡之时幸免于难。

③ 约拿:Jonah,见《圣经》旧约约拿书第一章。约拿因违抗上帝,乘船逃遁,上帝施以巨风,为巨鱼所吞,而困于鱼腹中三昼夜。

他猜这么晚我们不会醒着等他;至少,他猜只有辛德雷先生会起床的,他可不愿让主人来开门。”

“不,不,他不可能在吉默顿。”约瑟夫说,“我看他可能跌落在泥塘里。这场天灾不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你们好好看看,小姐,你会是下一个。一切感谢上帝!一切配合在一起都是为了他们好,好像从垃圾堆中挑选出来的!你知道《圣经》上说了什么——”

他开始引用好几段经文,给我们指明章节,叫我们去查。

我乞求这任性的姑娘站起身换掉她的湿衣服,但只是白费力气,于是,我只好丢下他在那儿讲道,她在那儿发抖,自个儿带着哈里顿去睡觉了。他很快就睡着了,就好像周围的人都睡着了似的。

我听到约瑟夫继续读了一会儿经文,然后,我听出他上楼时慢腾腾的脚步声,再后来,我就入睡了。

我下楼比平时要迟些,借着百叶窗缝中透进来的阳光,我看见凯瑟琳小姐还坐在壁炉旁边。大厅的门也半开半掩着,光线穿过没有关上的窗户射进来,辛德雷已经出来了,站在厨房的炉边,憔悴而懒洋洋的。

“什么事使你苦恼啊,凯茜?”我进去时他正在说,“你看上去像只溺水的小狗那样凄惨——你为什么这么湿,这么苍白,孩子?”

“我是淋湿的,”她不大情愿地回答,“而且我很冷,就这样。”

“哦,她太淘气了!”我大声说,能观察到主人还挺清醒。“她昨晚泡在大雨里,又在那儿坐了一夜,我想劝她动一下都不行。”

恩肖先生奇怪地盯着我们。“一整夜,”他重复道,“是什么让她不睡觉,当然不会是因为害怕打雷吧?已经有几个小时不打雷了。”

我们都不愿提起希斯克里夫失踪的事,能隐瞒多久就多久吧,所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个念头坐着不睡觉,她也什么都没说。

早晨的空气清新而凉爽,我推开窗户,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花园里飘来的甜润的香味,但凯瑟琳气冲冲地冲我叫道:“艾伦,关上窗户。我都快冻死了!”她向那几乎都快熄灭的炉灰靠近了些,蜷缩成一团,牙齿格格作响。

"她病了——"辛德雷说,拿起她的手腕。"我想这是她不愿意睡觉的结果——真见鬼!我可不想这儿再有疾病的困扰——你干吗要跑到雨里去呢?"

"和平时一样,追逐男孩子啊!"约瑟夫嗄声说,趁我们犹豫时,就抓住机会说坏话。

"如果我是你,主人,我就打他们一顿嘴巴,不管他们高贵还是低贱!只要你不在家一天,那个贪吃的林顿就偷偷来了。还有耐莉小姐啊,她是个不错的女士!她就坐在厨房守候着你,你一进这个门,她就出那个门。并且,我们的贵妇人就走到她面前讨好!这是件好事,过了午夜十二点,和那吉卜赛野人,希斯克里夫,躲在田里,他们以为我看不见,我可不是,一点也不瞎!我看见小林顿来,也看到他离开,还看到你(话语针对我),你这没有用的、衣着破烂的老巫婆,一听到主人的马蹄声,你就跳起来,跑到大厅中去。"

"住口,你这偷听别人话的!"凯瑟琳叫道,"在我面前,不许你傲慢无礼!辛德雷,埃德加·林顿昨天是碰巧来的,是我叫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你不想碰到他,就像以前一样。"

"你撒谎,凯茜,毫无疑问,"她哥哥回答,"你是个该死的笨蛋!但现在别在意林顿了,告诉我,你昨晚和希斯克里夫在一起吗?现在,说实话。你不要害怕伤害到他——虽然我和以前一样恨他,但他不久前给我做了件好事,这将使我的良心脆弱了一些,所以我不会掐断他的脖子。为避免这件事,我今天早晨就要送他去忙他自己的事,他走了之后,我建议你们都小心点,我可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昨晚我根本没看见希斯克里夫,"凯瑟琳回答,开始伤心地哭起来,"如果你真把他赶出门,我就和他一起走。但,可能,你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了!也许他已经走了。"说到这儿,她忍不住放声痛哭,她下面的话就听不清了。

辛德雷冷嘲热讽地骂了她一阵,要她马上回自己房里去,否则就不该再无谓地大哭!我请求她听话,我们到了她房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当时表现出的那一幕,吓坏我了!我以为她要疯了,所以,我请求约瑟夫跑去找医生。

这证实是精神狂乱的初期症状，肯尼兹先生一看见她，就宣称她病得很厉害，她发烧了。

他给她抽了血，告诉我给她吃乳浆和稀粥，小心防止她跳楼，或从窗户跳下去，然后他就走了，因为他在这个教区还有很多事要做，并且，村与村之间，二三里远的路程是很常见的。

虽然我不能说自己是个温柔的看护，但约瑟夫和主人都没我好，虽然我们的病人是病人中最麻烦、最固执的一个，她还是挺过来了。

当然，老林顿夫人来探望了好几次，而且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责备我们，并给我们所有人下命令。当凯瑟琳病快要康复时，她坚持要把她带到画眉田庄去。我们对此真是感激不尽啦。但这可怜的贵妇人有理由后悔她的善举，她和她丈夫都因传染了发烧而在几天之内相继病逝了。

我们的小姐回到了我们身边，比以前更加无礼、易怒、傲慢。希斯克里夫自从那雷雨之夜以后就音信全无了。有一天，她把我惹火了，我不小心把他的失踪的责任怪到她身上(其实她自己很清楚，的确责任在她)。从那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她不再和我沟通，仅仅保持着主仆之间的关系。约瑟夫也处于一种冷落的状态。他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一如既往地把她当做一个小女孩来训斥。她却认为自己已经成人了，把自己看做我们的女主人，并认为由于她最近的病情，她就有权要求别人留心照看她。医生说她不能再忍受太多不顺心，应该由着她为所欲为，在她眼中谁如果站起来反对她，就不亚于谋杀她。

对于恩肖及其同伴们，她总是离得远远的。因为受了肯尼兹的指导，又考虑到她的狂怒会导致一阵癫痫的严重威胁，她哥哥也就允许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避免触及她那暴躁的脾气。他太迁就她的反复无常了，并不是出于爱心，而是因为虚荣心。他热切地希望她能够通过和林顿家联姻来给这个家带来荣誉，并且只要她不骚扰他，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当做奴隶一样蹂躏，而他根本不在意！

埃德加·林顿和他以前和以后的大多数人一样，被她迷住了。他父亲去世三年后，在他把凯茜领到吉默顿教堂的那天，他确信自己是

世上最为幸福的人。

我被劝说离开呼啸山庄，陪伴凯茜小姐来到这儿，我是非常不乐意的。小哈里顿差不多五岁了，我也刚开始教他识字。我们分别时很伤感，但凯瑟琳的泪水流得比我们的还厉害——当我拒绝去时，当她发现她的请求不能打动我时，她就到她丈夫和哥哥那儿苦苦哀求。她丈夫要给我丰厚的薪水，她哥哥命令我卷铺盖走人——他这个家不再需要女仆了，他说，因为现在家里没有女主人了；至于哈里顿，不久以后就会有副牧师来照看他了。所以，我只有一个选择，照吩咐去做。我告诉主人，他把所有正直的人都打发走了，这只会让他毁灭得更快一点。我吻别了哈里顿，从那时起，他与我就是陌生人了，想起来非常难受，但我可以肯定，他已完全忘记了艾伦·丁以及他曾是她的一切，她对他也曾如此！

管家的故事说到这里，她偶然往烟囱上面的时钟看了一眼，当看到时针已经指向一点半时，很惊讶，于是再也不愿听我的劝告多待一秒钟了——实际上，我自己也乐意让她把叙说的故事搁置一下。现在，她走了，去休息了，我又沉思了一两个小时，虽然我的头和四肢痛得动都不想动，可我还是鼓起勇气要自己入睡。

第 十 章

这可是一个隐士生活迷人的前奏啊！饱受四个星期的折磨，辗转反侧，疾病缠身！哦，这刺骨的风，阴沉的北方天空，无法通行的道路，磨磨蹭蹭的乡下医生！哦，还有，难得见到人的面貌；最糟的是肯尼兹的可怕暗示，说不到春天我是出不了门的。

希斯克里夫先生刚刚赏脸来看过我。大概七天前，他送给我一对松鸡——本季最后的两只。恶棍！我生这场病，他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是很想这样告诉他。但是，哎呀！这个人非常慈悲地在我床边坐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并且他谈的是一些其他的话题，而不是药片、通风、脓胞或是水蛭之类，对于这样一个人，我有什么理由让他生气呢？

这是一段相当闲适的时光。我太虚弱，根本无法看书，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可以享受一点有趣的东西。为什么不喊丁太太上来把她的故事讲完呢？我记得她讲过的主要情节。是的，我记得她的男主人公跑了，三年都杳无音信，女主人公结婚了。我要按铃，她要是看到我能快乐地聊天，一定会很高兴的。

丁太太来了。

"还要等二十分钟才能吃药呢，先生！"她开始说。

"去，别提它！"我回答道，"我想要——"

"医生说你必须服药末了。"

"十分乐意！不要打断我。来，坐到这儿来。别碰那些令人讨厌的药瓶了。把你的毛线活儿从口袋里掏出来——就那样——现在，接着讲希斯克里夫先生的故事吧，就从你上次打住的地方开始，一直讲到现在。他完成了在欧洲大陆的学业才衣锦还乡的吗？还是在大学里得到一个仆役生[1]的位子？或者，逃到了美洲，从养育他的国家

---

① 仆役生：指通过当其他学生的仆人以取得学费津贴的学生。

吸取了脂膏而获得了荣誉？还是更直接地，通过在英国的大路上打劫迅速致富的？”

“或许，这些事他都干过一点，洛克伍德先生。但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我却不能妄下断言。我早就明确讲过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到钱的，并且，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把自己本来沉浸于野蛮无知的汪洋里的心智捞了起来。但是，如果你允许，并且，如果你觉得这让你快乐而不是让你讨厌的话，我就继续用我自己的方式讲下去。你今天早上感觉好点吗？”

“好多了。”

“好消息。”

我带着凯瑟琳小姐一起到了画眉田庄。我虽然失望，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的举动却比我所能想像的要好很多。她看上去似乎太喜欢林顿先生，甚至对他妹妹，她也表现出相当的好感。当然，他们俩也十分关心她是否过得舒适快乐。这不是荆棘向金银花弯腰，而是金银花在拥抱荆棘。并没有相互让步，一个站得笔直，其他人都在顺着她。既然他们既没有遭到反抗又没有遇到冷淡，谁又能心怀恶意，乱发脾气呢？

我注意到埃德加先生打心眼里害怕惹她生气。他掩饰着他的恐惧，不愿让她知道。但是如果他听到我答话时声音尖厉或者由于她的蛮不讲理的吩咐而使其他某个仆人脸色阴沉时，他就会不悦地皱起眉头表示他的焦虑，而为他自己，他从没阴下过脸。很多次，他都严厉地跟我说起我的唐突无礼，并且肯定地说，即使用小刀戳他一下，那疼痛也比不上他看见他夫人生气时的疼痛厉害。

为了不让一位善良的主人难过，我学会了克制自己，不轻易生气。有半年的时间，这火药放在那儿就像沙灰一样，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因为没有火靠近去引爆它。凯瑟琳时而不时地会有一段时间表现得忧郁而沉默，她的丈夫也体谅地沉默着以表示尊重，他把她的这些情绪归结于她从没有患过精神抑郁。她阳光重返的时候，他也用阳光回应，以表示欢迎。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真的拥有了深深

的幸福,并且这幸福与日俱增。

幸福结束了。我们终究还是为了自己,温和、慷慨的人只不过比霸道的人自私得稍公平点罢了。当各种情况加在一起使得两个人都觉得一方的利益并不是对方心里主要关心的事物的时候,幸福就结束了。

九月的一个甜美的傍晚,我从花园回来,挎着一篮子刚摘下来的苹果,很沉。暮色已经降临,月亮从院子的高墙外照进来,映出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潜伏在这栋房子无数突出部分的角角落落里。我把一篮子苹果放在厨房门口的台阶上,我没有立即进去而是歇了会儿,一方面是想休息一会,另一方面是想多吸几口柔和甜美的空气。我眼睛望着月亮,背对着门,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个声音:"耐莉,是你吗?"

是个深沉的声音,带着外地的口音,但叫我名字的方式又让我觉得有点熟悉,我转过身,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心里有点害怕,因为门是关的,也没看见有人往台阶这边来。

门廊上有什么东西在挪动,并且越靠越近。我辨认出那是个个子高高的男人,穿着深色衣服,黑黑的脸,黑黑的头发。他斜靠到门的一边,手抓住了门闩,好像打算自己开门似的。

"会是谁呢?"我想,"恩肖先生? 哦,不! 声音不像他的。"

"我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了。"他接着说,而我继续瞪着他。"这段时间周围像死一样沉静。我不敢进去。你不认识我了吗? 看看,我不是个生人!"

一道光线照到了他的脸,两颊灰黄,有一半都被黑黑的胡子遮住了,眉毛生得较低,眼睛深陷,很奇特,我记得这双眼睛。

"天哪!"我叫道,无法确定他是来自世间还是阴间,我不知所措地举起双手。"天哪! 你回来了? 真的是你吗? 真的吗?"

"是的。希斯克里夫。"他回答说,眼光从我身上扫到了上面的窗户上。窗户反射着亮闪闪的月光,但是却没一点点灯光从里面透出来。"他们在家吗? 她在哪儿? 耐莉,你不高兴——你不用这么不安。她在这儿吗? 说呀! 我想跟她说句话——你的女主人。去吧,

说从吉默顿来了个人想见见她。”

“她怎么接受呢?”我喊道,“她会怎么做? 这个意外让我都摸不着头脑,手足无措——这会让她精神错乱,发疯的! 你是希斯克里夫? 但是变了! 不,真是让人费解,你当过兵吧?”

“去呀,帮我送个信。”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你不去,我就身在地狱里。”

他抬起门闩,我进去了。但是,等我走到那个起居室,林顿先生和夫人就在里面,我却无法说服自己上前去送信。

最后,我决定借口问他们要不要点蜡烛,推开门进去了。

他们一起面朝一扇窗户坐着,格子窗打开着,抵在墙上。从那儿望出去,除了花园里的树和野生的绿色园林之外,还可以望见吉默顿山谷,一条细细长长的雾带就快要绕到山顶了。(因为你过了教堂不远,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从沼泽地里流出的那条排水沟与一条顺着峡谷流着的曲折的小溪交汇了。)呼啸山庄耸立在这银色的雾气之上,但在我们的老房里却看不到——它偏到了山的另一面。

这房间,房里的人以及他们正在凝视的风景,看上去都是那么安宁,简直不可思议。我犹豫不决,实在不愿去完成我的差事。其实,问过他们要不要点蜡烛之后,我真的没说就要走了,但就在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于是不得不回头说:

“吉默顿来了个人想见你,夫人。”

“他有什么事吗?”林顿夫人问。

“我没问他。”我回答。

“好吧,放下窗帘,耐莉。”她说,“把茶端上来,我马上就回来。”

她离开了房间,埃德加漫不经心地问是谁。

“是夫人没想到的一个人。”我回答道,“就是那个希斯克里夫,你记得他吧,先生——他过去在恩肖先生的山庄住过。”

“什么! 那个吉卜赛人——那个乡巴佬?”他叫道,“你为什么不这么对凯瑟琳说呢?”

“嘘! 你可不要这么叫他,主人。”我说,“她要是听见了,肯定会难过死的,他跑掉的时候,她差不多心都碎了。我猜他回来,她肯定

要好好庆祝一番。”

林顿先生走到房间那边的一扇窗户跟前,从那儿可以看见院子。他打开窗户,探身出去。我猜他们就在下面,因为他很快就大声喊出来:

“别站在那儿,亲爱的!要是什么特殊的人就把他领进来吧!”

没多久,我听见门闩的“喀嚓”声,凯瑟琳飞奔上楼,喘着气,高兴得疯了似的,她太兴奋了,以至都不知该如何显示她的欣喜。事实上,从她的神情看,你会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灾祸呢。

“哦,埃德加,埃德加!”她气喘吁吁一把搂住他的脖子,“哦,埃德加,亲爱的!希斯克里夫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她使劲地搂着他。

“行了,行了!”她丈夫叫道,“不要为了这点事就要把我勒死啦!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个稀世珍宝。没必要这么头脑不清醒!”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她回答道,稍稍克制了一下她狂喜的情绪。“但是,就算为了我,你们现在一定要做朋友。我叫他上来吗?”

“到这儿?”他问,“到起居室里来?”

“还能到哪儿?”她反问。

他看上去很为难,暗示说去厨房对他来说更合适些。

林顿夫人用一种滑稽的神色注视着他——对他的过分要求有些生气,却又想笑。

“不!”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不能坐在厨房里,在这儿摆两张桌子吧,艾伦。一张给你的主人和伊莎贝拉小姐,他们是上等人;另一张给希斯克里夫和我自己,我们是下等人。这样,你满意了吧,亲爱的,还是我得到别的地方生个火呢?如果是这样,下命令吧。我要跑下楼去接我的客人啦。这事太令人高兴了,怕不会是真的吧!”

她正准备再次冲下去,但是埃德加一把抓住了她。

“你吩咐他上来吧。”他对我说,“还有,凯瑟琳,高兴就好好高兴,别太离谱了!没必要让全家人看着你把一个逃亡的仆人当做兄弟一般来欢迎吧。”

我下了楼,发现希斯克里夫站在门廊下等着,显然他料到了会请

他进去的。没说一句废话,他就随着我进来了。我引他来到主人和夫人面前,他们双颊通红,暴露出激烈争吵的痕迹。但是,当她朋友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夫人的脸红却是因为另一种感情。她跳上前,握住他的双手,把他领到林顿面前,然后,她抓住林顿极不情愿伸出的手指塞到他手里。

现在,在火光与烛光的充分照耀之下,我越发惊愕地发现了希斯克里夫的变化。他已经长得高高壮壮的,身材相当好。和他站在一起,我的主人显得相当单薄,像个少年。他那挺直的姿态会让人想到他当过兵。他的面部表情和果断的神色都比林顿先生显得老成得多。那容貌看上去相当有才智,并且没有留下以前堕落的任何痕迹。一种半开化的残暴还潜伏在那对低下的眉头间和那双充满了黑色火焰的眼睛里,但是被克制住了。他的举止甚至显得相当高贵,没有一丝一毫的粗野,虽然过于严肃而不够优雅。

我主人的诧异与我相当,或者还超过了我。有一分钟的时间,他愣在那儿,不知该如何称呼这个以前被他称为"乡巴佬"的人。希斯克里夫放下了他那瘦小的手,冷冷地站着,在那儿盯着他,等着他开口说话。

"坐下吧,先生。"他终于开口了,"忆起往昔岁月,林顿夫人要我真诚地接待你。当然,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只要能让她高兴,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也是一样。"希斯克里夫回答道,"特别是那种我能效劳的事情。我将乐意待上一两个小时。"

他坐在凯瑟琳对面,她一直盯着他就好像害怕她一旦把目光移开他就会不见了似的,他却不怎么抬眼看她,时而不时地很快瞥她一眼就足矣。但是,即使是飞快的一瞥,每次他都能从她的眼光中带回一些那种掩饰不住的喜悦,并且一次比一次放肆。

他们过于沉浸在共同的欢乐之中,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埃德加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气得脸色发白。他的夫人站起身来——走过地毯,又一次抓住希斯克里夫的双手,忘乎所以地大笑着,这时,埃德加先生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不管林顿先生是否愿意,两人还是只能互相握手。

“我明天会觉得这是一场梦的!”她叫着,“我无法相信又一次见到你,触摸到你,并且还跟你说话——但是,狠心的希斯克里夫!你不配我这样欢迎你!三年杳无音信,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

“比你想我要多一点!”他咕哝着,“凯茜,不久以前我才听说你结婚了。我刚刚在下面院子里等的时候,我考虑着这样一个计划——只看一眼你的脸——或许是惊奇地盯上一眼,并且装做很开心的样子,接着,就去找辛德雷算账,然后,就自己对自己执行死刑以避免法律制裁。你的欢迎让我打消了这些念头,但是,记着下次可别用另一种面孔来见我!不,你不会再赶我走了——你真的为我伤心过,是吗?唉,我是有苦衷的。自打最后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之后,我是苦熬着、挣扎着过来的。你一定得原谅我,因为我努力奋斗都是为你!”

“凯瑟琳,如果我们不是等着喝凉茶的话,就请你到桌边来。”林顿插话道,努力保持着他平常的声调,以及相应程度的礼貌。“希斯克里夫先生无论今晚住哪儿,都得走很长一段路。并且,我也渴了。”

她坐到茶壶前面的位子上,伊莎贝拉小姐来了,是被铃声召唤来的。然后,我把他们的椅子往前推推好,就离开了房间。

这顿茶喝了不过十分钟——凯瑟琳的杯子里根本就没倒过茶,她是吃不下,也喝不下。埃德加倒了一点在碟子里,一口也咽不下。

那天晚上,他们的客人多待了一个多小时。他走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到吉默顿去。

“不,到呼啸山庄去。”他回答道,“我今天早上去拜访的时候,恩肖先生请我去住的。”

恩肖先生请他!他拜访过恩肖先生!他走了之后,我苦苦地思索着这句话。他是不是变得有点像伪君子了,打着个幌子来害人?我沉思着——在我心底有一种预感,他最好还是待在外面。

大概夜半时分,我刚有点瞌睡就被林顿夫人弄醒了,她溜到我的房间里,坐到我床边,拉着我的头发把我叫醒。

“我睡不着,艾伦。”她抱歉地说,“我要有个活着的人陪着我享受这幸福!埃德加在不高兴,因为我高兴的事他却不感兴趣——他除了说些怒气冲冲的傻话就拒不开口。并且,他肯定地说我又残忍又

自私,因为他那么不舒服又那么困,我还想跟他说话。他有点不高兴,就想办法生病!我赞扬了希斯克里夫几句,他,不是因为头疼就是因为嫉妒得心痛,哭了起来。所以,我就起床离开了他。”

“你在他面前夸希斯克里夫有什么用?”我回答,“小的时候,他们就相互反感,希斯克里夫听到你夸他也会一样恨的——这是人性。不要试图改变林顿先生对他的看法了,除非你想让他们公开吵一架。”

“但是,这不是显示出很大的弱点吗?”她追问道,“我就不嫉妒——对于伊莎贝拉的有光泽的黄发、白皙的皮肤、优雅高贵的气质,以及全家人表现出的对她的喜爱,我就从来不会觉得受不了。甚至你,耐莉,有时候,我们起争执,你马上就支持伊莎贝拉,而我就像个愚蠢的妈妈一样让步——我叫她宝贝儿,哄得她不再生气。看见我们和睦,她哥哥很高兴,我也因此高兴。但是,他们两个很相像,他们都是被宠坏的孩子,想像着这世界就是为了他们创造出来,大家都该围着他们转。尽管我迁就他们俩,我还是觉得狠狠惩罚他们一下会对他们有好处,两个都一样。”

“你错了,林顿夫人。”我说,“是他们在迁就你——我知道如果他们不迁就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只要他们顺着你的意思,你才能忍让他们一时的小脾气——但是,最后,你们还是会为了同样影响到对方的某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那种时候,那些你所谓软弱的人也会像你一样固执!”

“那么,我们就要闹到死,是吗,耐莉?”她一边大笑着,一边也回嘴道,“不!我告诉你,对于林顿的爱情,我有十足的信心,我相信,哪怕我把他杀了,他也不会想到报复的。”

我劝她为了他的这份感情也该更重视他一点。

“我是重视他啊。”她回答,“但他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就怨声不断。太孩子气了!我说希斯克里夫现在值得任何一个人的尊重,和他做朋友会让这地方一等绅士感到荣幸,他不该因此哭得跟泪人似的,应该由他替我说这些话才是,他应该因为有同感而感到开心才对——他必须习惯他,他也可以喜欢他——想想看,希斯克里夫多有理

由反对他,我肯定他表现得相当好!”

“他去呼啸山庄了,你怎么看?”我询问道,“显然,他每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造——是个十足的基督徒了——向他周围的敌人们伸出了友好的右手!”

“他解释过了,”她回答道,“我也和你一样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去那儿拜访是想从你那儿打听一点我的消息,他以为你还住在那儿。约瑟夫告诉了辛德雷,辛德雷就出来了。开始问问他一直在做些什么,怎么样生活的,后来就请他进去了——有几个人坐在那儿打牌,希斯克里夫就加入了。我哥哥输了些钱给他,并且发现他相当有钱,就请他今晚再去,他也同意了。辛德雷也不想想后果,选择朋友太不慎重了,他也不动动脑子想想,有哪些理由不去相信一个被他卑鄙伤害过的人——但是,希斯克里夫肯定说他想跟曾经迫害过他的人重建联系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让自己住在步行就能到田庄的地方。并且,对于我们一起住过的房子他也相当眷恋。同样地,他还希望我有更多机会在那儿见到他。如果他住在吉默顿,我就没多少机会能见到他了。他打算慷慨一些以便能得到允许住在呼啸山庄。毫无疑问,我哥哥的贪婪促使他接受了那些条件。他总是那么贪婪,虽然他一只手抓住的东西,另一只手又会把它扔出去。”

“那倒是一个年轻人居住的好地方!”我说,“你就不担心有什么后果吗,林顿夫人?”

“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朋友,”她回答道,“他很有头脑,会避开危险的。我有点担心辛德雷,但实际上,他不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我在中间挡着,他不会受皮肉伤。今晚的事件让我又一次接受了上帝和人性!我曾奋起反抗神的旨意——哦,我已经忍受了非常、非常深重的苦难,耐莉!要是那个人知道那有多苦的话,他会感到羞愧的,后悔不该在我努力摆脱苦难的时候,他还用他那无聊的愤怒引来乌云密布——就是因为我对他好,才会一个人独自忍受;要是我经常把自己感受到的痛苦都表达出来的话,就能让他学会像我一样热切地渴望减轻这痛苦了——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过去了。我也不会对他的愚蠢进行报复——自此之后,我什么都能忍受了!就算是世上最

卑鄙的人扇我一耳光,我不仅会转过脸让他打另一边,还要请求他原谅我惹得他动手——并且,作为一个见证,我马上就要去跟埃德加讲和啦！晚安！——我是个天使！”

她怀着这样自以为是的信念离开了。她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决心,这一点,第二天就显而易见了——林顿先生不仅仅郑重地摈弃了他的抱怨(尽管他的情绪好像还是被凯瑟琳的充沛的活力所压制),而且,他居然一点也不反对她那天下午带着伊莎贝拉去呼啸山庄。她回报给他一个柔情蜜意的夏日,于是,这个家过了几天天堂般的生活,主人和仆人们都从这无限的阳光中获益匪浅。

希斯克里夫——稍后我会讲讲希斯克里夫先生的——开始很谨慎地使用自由拜访画眉田庄的权力,他像是在估摸田庄的主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忍受他的侵扰。凯瑟琳也认为在接待他时控制一下自己快乐的感情是明智的做法。渐渐地,他获得了他正当的权力。

他仍时时保持着缄默,这一特点在他少年时就很显著了,这也压制了所有令人吃惊的感情表现方式。我主人不安的心暂时安定下来,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一度把他的不安引向了其他的方面。

林顿先生的新烦恼源自一件出乎意料的不幸的事,伊莎贝拉·林顿突然对这位刚被默认的客人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爱慕之情——她那时才十八岁,是位迷人的姑娘,举止还很幼稚,虽然她拥有敏锐的智慧、敏锐的感情,要是被激怒了,还有敏锐的脾气。她哥哥温柔地爱着她,对于她这一异想天开的偏爱感到惊恐万分。且不说和一个没名没分的人联姻会降低身份,也不提他万一没有男嗣,他的财产很可能会落到这样一个人手上,抛开这一切,他还是了解希斯克里夫的性情的——所以,他知道尽管他的外表变了,他的心智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也没有改变。他对那样的心智感到恐惧,也觉得反感。他有预感,所以,他不敢想像把伊莎贝拉托付给一个有那样心智的人去守护。

林顿先生要是意识到她这段恋情是自发的,并且是付给了一个不会以感情作为回报的人,他就更要退缩了。他发现了这恋情的那一刻,就开始责怪希斯克里夫,认为是他精心策划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注意到林顿小姐为了什么事在心烦意乱，并且苦苦思念。她变得怒气冲冲，令人厌烦，不断地冲着凯瑟琳嚷嚷，老是去招惹她，险些就要耗尽她那点有限的耐心了。我们多多少少能原谅她一些，借口她身体不好——她就在我们眼前消瘦下去，憔悴下去，一天胜似一天——但是，有一天，她变得特别任性，不肯吃早饭，并且抱怨说仆人们不去做她吩咐的事儿；女主人在家不把她当个人；埃德加不关心她；还说，门一直这么开着都让她感冒了；我们让起居室的炉火灭了是故意要让她生气；另外，还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抱怨着——林顿夫人不由分说，让她上床休息，并且，在将她痛骂一阵之后，威胁要去找医生。

一提到肯尼兹，她马上大声宣布，她身体很健康，只是凯瑟琳的严厉让她感到不快。

"你怎么能说我严厉，你这不听话的笨瓜？"女主人说道，对她那些毫无道理的断言感到很诧异。"你肯定是发疯了。我什么时候严厉过？你告诉我！"

"昨天，"伊莎贝拉啜泣着，"还有现在！"

"昨天！"她嫂子说，"什么时候？"

"我们沿着荒野散步的时候，你让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逛一会儿，而你却继续在跟希斯克里夫先生溜达！"

"这就是你所谓的'严厉'吗？"凯瑟琳说着，大笑起来，"这并不是暗示你的陪伴是多余的，我们才不在乎你在不在我们边上呢！我只是觉得希斯克里夫说的事情你可能不感兴趣。"

"哦，不！"小姐哭着说，"你是希望我走开，因为你知道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

"她是疯了吗？"林顿夫人问我，"伊莎贝拉，我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谈话，逐字逐句地，你把其中能吸引你的地方指出来。"

"我才不在乎你们谈什么，"她回答，"我想跟——"

"什么？"凯瑟琳说，觉察到她有点迟疑，不知该不该把话说完。

"跟他在一起。我不愿意老是被人打发走！"她接着说，激动起

来。“你是马槽里的狗[1]，凯茜，希望谁都不要被他爱，除了你自己！”

“你这无礼的小猴子！”林顿夫人惊异地叫出来，“但是，我才不相信你这些蠢话！居然觊觎希斯克里夫的倾慕，简直是异想天开！你可不要认为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但愿我是误解了你的话，伊莎贝拉！”

“不，你没有。”这个昏头昏脑的丫头说，“我爱他胜过了你过去爱埃德加。并且，他会爱我的，如果你不拦着他的话！”

“那么，就算给我一个王国，我也不愿意是你！”凯瑟琳断然宣布——她好像说得很真诚。“耐莉，帮帮我，让她明白她疯了。告诉她，希斯克里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未归正途的人，一点不文雅——没有教养，一片长着金雀花、散布着暗色岩的贫瘠的荒野。我要是叫你把心交给他，就像是在一个冬日把那只金丝雀放到林子中去！可怜你并不了解他的性格，孩子，就是因为不了解，你才会做那样的梦。求你不要幻想在他冷酷的外表之下藏着什么深深的仁爱与柔情！他不是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乡下人的含珠之蚌，他是个野蛮、无情的家伙，像狼一样。我从来不跟他说：不要抓住这个或那个敌人不放吧，因为伤害他们显得你心胸狭窄或是太残酷。我总是说：放开他们吧，因为我讨厌他们被冤枉。伊莎贝拉，如果他发现你是个令人讨厌的包袱，他会像捏只麻雀蛋一样把你捏碎。我知道他不会爱上林顿家的人，但他很可能娶你，因你的财富以及可能继承财产的希望。贪婪是跟着他一道成长起来的一种很容易产生的罪恶。这就是我对他的描述。另外，我是他的朋友——关系很不错，因此，如果他真的考虑逮住你的话，我会保持缄默的，任你掉进他的陷阱中去。”

林顿小姐对她嫂子十分愤慨。

“不要脸！不要脸！”她愤怒地重复着，“你比二十个敌人还坏，你这恶毒的朋友！”

“啊！你是不相信我喽？”凯瑟琳说，“你以为我是因为卑鄙的私

---

① 马槽里的狗：a dog in the manger，这一说法源自一则伊索寓言：一条狗躺在马槽里，自己不吃草，又不许马走近吃草。后用于比喻己不能享用，又不肯与人的鄙夫，即心术不正者。

心才这么说的吗?”

“我肯定你是这样的。”伊莎贝拉反驳道,“我因为你而感到发抖!”

“好!”另一个叫道,“如果你那么想,你就试试看吧!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这么冒失、蛮横,我不跟你争了。”

“我还得为她的自私自利受苦!”林顿夫人离开房间时,伊莎贝拉啜泣着。“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在跟我作对。她摧残了我惟一的安慰。但是,她说得不对,是吧?希斯克里夫先生不是个恶人。他有崇高的灵魂,实实在在的,否则,他怎么还会记得她呢?”

“不要再想他了,小姐。”我说,“他是只不祥之鸟,不适合作你的伴侣。林顿夫人言辞过激了一点,但是,我却无法否认她所说的。她比我或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他的内心,并且,她也不会把他说得比他本人更坏。诚实的人们不会隐瞒他们的所作所为。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他怎么发的财?他痛恨呼啸山庄的主人,为什么还要住在那儿?他们说自从他来了以后,恩肖先生变得一天比一天糟。他们经常连着几晚彻夜不睡。辛德雷已经把地抵押出去了,并且,成天什么事也不干,只是打牌、喝酒。一周之前,我才听说的,是约瑟夫告诉我的——我在吉默顿遇见了他。

“‘耐莉,’他说,‘我们家很快就要请验尸官验尸啦!我们家有个人为了拦住另一个不要把自己像小牛一样钉住,差点把手指都给砍断了。那个人就是主人,你认识的。他也因此要去接受最后的审判了。他不怕保罗,不怕彼得、约翰,也不怕马太[①],他们,他一个也不怕!好像他还渴望着拿他那张厚脸皮去面对他们!你那个漂亮的家伙希斯克里夫,你知道,他真是少有!对于魔鬼的嘲弄,他也能像其他人咧开嘴笑。他去田庄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起他在我们这儿过的幸福生活吗?他是这样的——太阳落山时起床,接着就是掷骰子、喝白兰地,百叶窗紧闭,点着蜡烛,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然后,那个傻瓜就骂骂咧咧地回房间去了,说的那些话简直不堪入耳,体面的人都会

① 保罗、彼得、约翰、马太:Paul,Peter,John,Matthew,全是耶稣的使徒。

用手指塞住耳朵的。那个恶棍呀，他数数钱，吃吃喝喝，然后就到邻居家跟人家老婆闲扯。当然喽，他会告诉凯瑟琳小姐她父亲的金币如何流到了他的腰包里吗？他会告诉她，她父亲的儿子明摆着是在邪路上飞奔，却是他跑到前面去给他开门的吗？'听着，林顿小姐，约瑟夫是个老流氓，但他从不说谎。要是他对希斯克里夫所作所为的描述是真的话，你不会再想要这样一个人作丈夫了，是吧？"

"你也和其他人串通一气，艾伦！"她回答，"我才不会听你这些诽谤。你是多么毒辣啊，想说服我这世界上没有幸福！"

如果让她自己去想，她是会抛开这一幻想，还是固执地永远守护它呢，我不敢说。她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好好考虑。第二天，邻近的镇上有个审判会议，我的主人不得不去参加。希斯克里夫先生，得知他不在，来得比平时早得多。

凯瑟琳和伊莎贝拉都坐在书房里，相对敌视，但都没做声。伊莎贝拉觉得自己最近言行太轻率，居然在一怒之下说出了心底的秘密情感，对此她感到惶恐不安。而凯瑟琳已经考虑成熟，真是被她的同伴气坏了。要是她笑话同伴的唐突，凯瑟琳要让她明白，对她，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儿。

她看见希斯克里夫从窗口经过的时候，她真的笑了。我那会儿正在打扫炉子，我注意到她的唇边挂着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伊莎贝拉完全沉浸于思考之中，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门开了。现在，想逃已经来不及了。如果能逃的话，她还是愿意逃走的。

"进来吧，就你了！"女主人快乐地喊道，并且，拉了张椅子，放到火边。"这儿有两个人急需一个第三者来融化她们之间的冰，你就是那个我们俩都会选择的人。希斯克里夫，我终于可以骄傲地向你介绍一个人，她比我更加眷恋你，我希望你觉得受宠若惊——不，不是耐莉，不要看她呀！我可怜的小姑子只要一想到你的美丽的外表与美丽的心灵，她的心都要碎了。要不要做埃德加的妹夫，就由你自己决定啦！不，不，伊莎贝拉，你不要跑呀！"她接着说，假装闹着玩似的，一把抓住那个狼狈的姑娘，而她已经愤怒地站了起来。"为了你，我们像两只猫一样吵着，希斯克里夫。说到忠心与爱慕，我是太不如

人家了。另外,人家告诉我,我只要守规矩站在一边,我的情敌,她愿意让自己扮演那样的角色:她会一箭射中你的灵魂,使你永远不变心,而把我连影子都永远忘得干干净净。”

“凯瑟琳,”伊莎贝拉说,想起了自己的尊严,不屑去挣脱紧紧抓住她的手。“我要谢谢你实话实说,没有诽谤我,哪怕是开玩笑!希斯克里夫先生,麻烦你让你这位朋友放开我吧——她忘了你和我并不是很熟,让她感到有意思的事对我却是说不出的痛苦!”

客人没有做声,而是径自坐下了,好像完全不在乎她对他怀有的感情。于是,她转过身低声而热切地请求折磨她的人松手。

“不行!”林顿夫人大叫着回答,“我可不要再被人家叫做马槽里的狗,所以,你现在一定得留下!希斯克里夫,你为什么不对我这个好消息表示出满意呢?伊莎贝拉发誓说埃德加对我的爱与她对你的爱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我肯定她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艾伦?从前天散步以后,她一直又难过又气愤,以致不吃不喝,就因为我觉得你不会接受她的爱而把她从你身边打发走了。”

“我想你误会她了。”希斯克里夫说,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她们,“不管怎么说,她现在是想从我身边走开!”

他死死地盯着这个谈话对象,就像是盯着一个令人讨厌的怪兽,比方说,东印度群岛上的蜈蚣,虽然让人感到厌恶,但好奇心还是会驱使你去看个究竟。

这个可怜的孩子可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眼泪沾湿了睫毛,小手使劲地去扳开凯瑟琳紧紧抓住的她的手。她发现自己并不能把她整个手都扳开,刚扳开一个指头,另一个指头又抓住了,于是她就把她的指甲用上了,那些指甲马上就在抓住她的那只手上装饰了一些红红的月牙形印子。

“一只母老虎!”林顿夫人大声叫道,放开了她,疼得直摇手。“滚开!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你那张泼妇的脸藏起来吧!当着他的面把你那些爪子露出来是多么愚蠢啊!你难道想像不出他会下什么样的结论吗?瞧,希斯克里夫!这些就是用来抓人的东西——你可要当心你的眼睛呀!”

"要是这些东西威胁到我,我就要把它们从手指上拔掉。"他残忍地答道。她跑出去之后,门关上了。"但是,凯茜,你那样嘲弄那小东西什么意思呀?你讲的不是实话吧,啊?"

"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真的。"她答道,"她为了你已经痛苦了好几个星期了,今天早晨还热切地谈到你,并且,因为我坦白地说出了你的缺点,为的是平息一下她过火的爱慕之情,她就对我破口大骂。但是,不要再在意这事了。我不过是想惩罚一下她的无礼,就这样——我太喜欢她了,我亲爱的希斯克里夫,我不会让你把她完全抓住并且吞掉的。"

"我太不喜欢她了,不会打她主意的!"他说,"除非像食尸鬼那样。要是我单独和那张令人作呕的白脸住在一起,你就会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最平常的一件事就是每隔一两天就要在那张苍白的脸上画上彩虹的颜色,把蓝眼睛变成黑色的,那就像是林顿的眼睛,令人憎恶!"

"令人愉快!"凯瑟琳插嘴道,"那是鸽子的眼睛——天使的眼睛!"

"她是她哥哥的继承人,是吧?"他稍作沉默之后说。

"这么想,就要抱歉了。"他的同伴回答说,"有半打侄子将取消她的继承权,谢天谢地!现在,不要再把你的心思放在那上面了——你太贪图你邻居的财产了吧,记住,这个邻居的财产是我的哟。"

"它们如果是我的,也还是那样。"希斯克里夫说,"但是,伊莎贝拉可能有点蠢,却还没有疯。而且——简而言之,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不谈这事了吧。"

他们嘴上是不谈了。凯瑟琳也不再想了,而另一个人,我敢肯定他那天晚上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事。只要林顿夫人不在这房间里,我就看他独自微笑——或者说是咧嘴大笑——并且陷入危险的沉思之中。

我决心来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的心依然偏向主人这边,而不是凯瑟琳那边。原因嘛,我想就是他很善良,靠得住,并且值得尊重。而她——也不能说正好相反,但是她好像太放纵自己了,以致我对她

的原则没多少信心,更不会同情她的感情。我希望发生点事情好让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都能平静地摆脱希斯克里夫,让我们都回到他出现之前的样子。他的来访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个接连不断的噩梦,并且,我猜,对我主人来说也是这样。他滞留在呼啸山庄就像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压迫。我觉得上帝把那只迷途的羔羊抛弃在那儿,任它淘气地游荡,而一只恶兽就在那只羔羊和羊栏之间徘徊,等待时机跳起来毁了它。

第十一章

有时，在我独自沉思这些事情时，我会突然感到恐慌，于是站起身来，戴上帽子，去看看农庄的情况。我说服过自己的良心：告诉他别人对他的言行方式说些什么，这是我的责任；而当我想到他那样积重难返的习惯，而且这么做也决不可能对他有益时，我就不禁打起退堂鼓，怀疑别人能否相信我的话，于是就不再走进那阴郁的房间。

一次，我去吉默顿时，跨过那道老旧的门。这正是我现在要讲到的时段——那天下午，天气晴朗、寒冷；地上光秃秃的，路面也是硬邦邦、干巴巴的。

我到了一块石头边。在这里，山路在你的左手边有叉道延伸到荒野上。一块粗糙的碑北面刻着 W. H，东面刻着 G，而西南面则刻着 T. G。这块碑是用来指示去田庄、山庄和村庄的路。

太阳把石碑灰色的顶部照成了黄色，这倒让我想起了夏天的情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有一股孩童般的冲动涌进了我的胸中。二十年前，我和辛德雷，可是把这里当做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啊！

我久久地盯着这块风霜剥蚀的石碑，弯下身去，看见底下的一个洞，里面塞满了蜗牛壳和小石子。这些是我们当时喜欢贮藏的东西，还有另一些东西已经消逝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仿佛看到了我儿时的小伙伴坐在那干枯的草皮上，他那黑黑的、方方的脑袋低着，摆弄着一块瓦片，用自己的小手在挖着泥土。

“可怜的辛德雷啊！”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的肉眼恍惚中，看到这个小孩抬起头，瞪着我。但一切转眼间就消失了，旋即，我就有种无法遏制的渴望，想要呆在山庄里。这种冲动让我突然疑神疑鬼起来——万一他死了呢！我想——或是他快要死了——万一这就是他死亡的征兆。

我越走近那栋房子，越是焦躁不安；而当我看到它时，就开始四

肢发抖。幻觉中的鬼影已经捷足先登,站在里面,目光穿过门槛,向外张望。这正是我看到一个头发散乱、眼睛棕黄的男孩把自己红润的小脸蛋靠在门栏上时,我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再细一想,这肯定是哈里顿了,我的哈里顿,走后的十个月里,他并没有多大变化呀。

“亲爱的,上帝保佑你!”我说道,一下子我忘了刚才愚蠢的恐惧。“哈里顿,我是耐莉——耐莉,你的保姆啊!”

他往后一缩,让我够不着他,抄起一块大石头。

“我是来拜见你父亲的,哈里顿。”我接着说。看到他的举动,心想,哪怕他头脑中还有我的印象,也不能把那和现在的我对上号了。

他举起石头就要砸,我开始劝说他别这样,但还是没能让他住手。石头击中了我的帽子,接着从小家伙的平时结结巴巴的嘴里冒出一连串脏话,无论他懂不懂这些话,总之,说得是有板有眼,煞是老道,而吐字时脸庞表情恶毒,让人惊讶不已。

你肯定能想到,这不仅让我生气,更让我揪心,我真想哭。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橘子,想讨好他。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夺了过去,好像以为我只想着引诱他,并不想真给他似的。

我又拿出一只,这回不让他够着了。

“你的这些好话是谁教你的,我的孩子?”我追问道,“是副牧师吗?”

“该死的副牧师,还有你!那个!给我!”他答道。

“说你是从哪学来这些的,我就给你。”我说,“谁是你老师?”

“鬼爸爸。”他答道。

“那你从你爸那儿学到了什么?”我继续问。

他跳起来抢水果,我向上一举。“他教了你什么呀?”我问。

“啥也没教。”他答道,“就是躲着点——爸可使唤不了我,要使唤我,我就骂他。”

“噢,那就是魔鬼教你去咒你爸的?”我问。

“嗯——不对。”他拖了拖声音。

“那是谁?”

"希斯克里夫。"

我问他喜不喜欢希斯克里夫。

"嗯!"他答道。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希斯克里夫,就听到一些话,什么"我不晓得……给我的东西,他找爸收钱——他不咒我,就咒爸——他讲我想干啥就干啥。"

"那副牧师也不教你读书写字?"我追问道。

"是啊。我听说,副牧师该——该叫人把他的牙全打进他的——喉咙里,要是他胆敢再跨过这门槛的话——希斯克里夫早就保证了。"

我把橘子塞进他手里,让他告诉他父亲,一个叫耐莉·丁的女人在花园门口等着见他。

他沿小路走上去,进了屋,但是,后来在门阶上出现的不是辛德雷,而是希斯克里夫。我转过身,拼命跑,一直跑到那块指路碑才停住,感觉太可怕了,就像是遇到鬼似的。

这倒与伊莎贝拉小姐的事没有多大关联;总之,让我决意要小心警惕,竭力遏制住他在农庄的不良影响,哪怕是因为我让林顿夫人不痛快,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也要这样做。

事后,希斯克里夫又来了,我家小姐正巧在院里喂鸽子。三天了,她还没和嫂子说过一个字,不过,也没再怨这怨那,果然是清静不少,舒服许多。

我知道,希斯克里夫从来就没有对林顿小姐献殷勤的习惯。现在呢,他刚看到小姐,首先就往屋前扫了一眼,作为防备。我当时站在厨房的窗边,但是没被发现。接着,他就穿过石路走向她,说了些话——小姐好像有些窘,就想走;他伸手抓住小姐的胳膊拦住她;小姐转过脸去;显然他问了小姐什么事,小姐还不想作答。然后,希斯克里夫又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房子,确定没人看到时,这个恶棍居然恬不知耻地把小姐搂到怀里。

"犹大!叛徒!"我叫了起来,"伪君子,你,不是吗?蓄谋良久的骗子!"

“说谁呢,耐莉?”身边传来了凯瑟琳的声音——我刚才太关注外面这对人的举动了,她进来时竟我不知道。

“你那混账朋友!”我情绪激动,“就是外面那个鬼鬼祟祟的流氓——啊,他看到我们了——正走进来!既然他告诉过你,他讨厌小姐,现在我就来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耐来解释他为什么向小姐求爱,还能把话说圆!”

林顿夫人此时也看到伊莎贝拉了,先是挣脱了希斯克里夫,而后,又跑进花园里,过了一分钟,希斯克里夫就开门进来了。

我不禁要发泄我的义愤,但凯瑟琳愤怒地要我安静,威胁说,我要是傲慢无礼、多嘴多舌,就让我到厨房外去。

“人家要是听你的口气,准以为这儿的夫人是你!”她叫道,“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分量!希斯克里夫,你这是干吗?惹乱子吗?我警告过你别碰伊莎贝拉!我求你别这样!除非你不想在这儿让我们招呼你了,你想让林顿给你吃闭门羹!”

“上帝不会让他这么做的!”这个混蛋说。这会儿我恨透了他。“上帝会让他既温顺,又耐心的。我真想把他送上天堂,想得我一天比一天发狂。”

“闭嘴!”凯瑟琳关上里面的门说,“别惹我烦了!求你的事,你为什么不听呢?是她有意要找你吗?”

“这关你什么事?”他有些恼火,“吻她是我的权利!只要她乐意,你就没有权力反对——我又不是你丈夫,你犯不着为了我而吃醋吧!”

“我不是吃你们的醋!”夫人答道,“我是珍惜你们,别阴着脸!不许皱眉头!你要是喜欢伊莎贝拉,就得娶她。但你老实讲,你真的喜欢她吗?好了,你不回答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喜欢她。”

“那林顿先生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这种人吗?”我问。

“林顿先生会的!”我家夫人毫不犹豫地答道。

“这倒不必麻烦他,”希斯克里夫说,“没他的许可,我照样能娶她——至于你,凯瑟琳,现在既然我们谈到这儿,我还正想和你说几句呢——我想让你明白,我知道你对我真恶毒——太恶毒了!你听

到了吗？而且，要是你自以为我不知道这点而在那儿洋洋得意的话，那你就是个傻瓜——如果你以为可以用些甜言蜜语来糊弄我的话，那你就是个白痴——而且如果你异想天开地以为我受了那么多苦却心甘情愿不去报复的话，那我马上就会让你知道，恰恰相反！同时，我还得感谢你，把你小姑子的心事说给我听——我发誓，我会充分利用这点——让开！”

“你的个性又上升到新境界啦！”林顿夫人惊异地叫起来，“我对你恶毒——而且你要报复！你会怎么报复？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我怎么对你恶毒了？”

“我不是要报复你。”希斯克里夫答道，语气稍缓，“没那个打算——就好比暴君欺压他的奴隶，而他的奴隶不会反抗暴君，却要压榨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你要把我折磨到死，供自己寻欢作乐，行啊，我欢迎！不过，你也得准许我像你一样去找点乐子——尽量少惹我！你既然铲平了我的宫殿，就没必要再盖个茅草屋，当成家送给我，然后自以为是地欣赏着自己的施舍。要让我相信你真想把伊莎贝拉嫁给我，还不如割了我的喉咙算了！”

“哟，原来错就错在我吃你们的醋了，是吗？”凯瑟琳叫起来，“好，我不会再和你提亲了——这简直等于给魔鬼撒旦送去一个迷路的灵魂——你和他一样，最大的幸福就是让人痛苦——你就是这样——你刚来的时候，埃德加脾气就坏，不过现在好了，我也觉得安稳了；你呢，见我们和好、安稳，你就坐不住了，你非要搅和起来——要和埃德加吵架，希斯克里夫，你要愿意，你就去啊！现在又在骗他妹妹！报复我的手段，你拿捏得倒准得很啊！”

谈话中断了——林顿夫人坐到火炉旁，两颊通红，神情忧郁。刚才的情绪难以控制：咽不下，压不住。希斯克里夫则站在炉旁，抱着双臂，打着鬼点子。就趁着这时我走开了，去找主人。他正在奇怪，凯瑟琳怎么在楼下待这么长时间。

“艾伦，”我一进门，他就问，“见到夫人了吗？”

“对，她在厨房呢，先生。”我答道，“正为希斯克里夫干的事生气呢。而且，我的确在想现在是不是应该用另一种态度来接待他的来

访了。太客气会有坏处的,现在也到了这个地步啦。"接着,我就讲了院子里发生的那幕情景,又壮着胆子,把后来的争执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我想,这些话不会对林顿夫人有啥特别不妥的地方,除非她后来为了维护自己的客人,才让这些话变得对自己不利。

埃德加·林顿好不容易才听完我的话。他刚一张口,就要为他夫人辩护。

"这是无法容忍的!"他叫起来,"凯瑟琳要再把他当做朋友,还要强迫我俩交往的话,那可真是丢人啊! 从大厅给我叫两个人来,艾伦——凯瑟琳不能再待在那儿和那个可恶的恶棍吵闹了——我已经够迁就他了。"

他下了楼,吩咐仆人们在过道等着,我跟在他的身后,走进了厨房。厨房里的两个人又在那争论起来,至少林顿夫人又起劲地数落起来。希斯克里夫走到了窗边,耷拉着脑袋,看见她气势汹汹的发话,明显是有些惧怕。

是希斯克里夫先看到主人的,急忙示意凯瑟琳安静下来,明白这家伙的意思后,她就迅速地予以配合。

"怎么了,这是?"林顿问,对凯瑟琳说,"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叫体面? 这个下流胚子对你说了这些,你还呆在这里? 我猜,他平时说话就是这样,你也无所谓了——你对他的无耻卑鄙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可能也在幻想我也会对此习以为常!"

"埃德加,那你一直是站在门口偷听喽?"夫人问,语气中对埃德加的愤怒显然不屑一顾,一听就知道是要刺激一下她的丈夫。

希斯克里夫听到埃德加的话时还扬着眉毛,听到凯瑟琳这句话时,就故意冷笑一声,仿佛要吸引林顿先生对他的注意力。

他做到了,但是埃德加并没有打算用发火来招待他。

"我已经容忍你到现在了,先生。"他平静地说,"我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对你卑贱、无耻的品行一无所知,而是由于我知道,你养成这种品行并不能由你负全部的责任,而且凯瑟琳还想和你继续交往,我也默许了——这样做,很傻! 你在一个地方,能让最有道德的人的人格受到污染——正是因为如此,而且,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更

糟的情况，从现在开始，我不允许你再到我家来，并且，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请你立即离开。三分钟内你若不离开，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别怪我没给你面子。”

希斯克里夫用轻蔑的目光估量着说话人的身高和体宽。

“凯茜，你这只绵羊吓唬起人来倒像头公牛呢！”他说，“可真怕我稍用力就能敲碎你的脑壳啊！林顿先生，我对上帝发誓，我伤心死了，你压根就不配让我放倒！”

主人朝过道瞟了一眼，示意我叫人来——他可不想冒危险与他单打独斗。

我要遵命，但林顿夫人猜到什么，就跟了出来，我正要叫他们，她把我拽了回去，摔上门，又把它锁紧。

“真公平啊！”看到她丈夫露出的又惊又气的表情，她答道，“你要没有勇气和他斗，要么就道歉，要么就挨打。这样能改掉你冒充自己勇敢的毛病。不！我宁愿把这把钥匙吃掉，也不会给你。我对你俩好心好意，你们对我的报答也真让人高兴啊！一个懦弱无能，另一个卑鄙至极！我真该感谢你们这两个不长眼睛、不知道知恩图报的东西！愚蠢至极！埃德加，我刚才还在为你和你的家人辩护。我真想让希斯克里夫用鞭子狠狠地抽你，你胆敢把我想得那么坏！”

鞭子还没抽，她的话对我们家主人已经立竿见影了，他猛地要把凯瑟琳手中攥着的钥匙抢过去；凯瑟琳为了保险起见，径直把它扔到炉火最旺的地方。埃德加见状，紧张得发抖，脸色变得煞白。这一辈子他还没有过这种感觉——悲愤与羞耻搅和在一起，把他完全压垮了。他靠着椅背，捂着脸。

“啊！天哪！就你这副德性在古代能让你成为骑士呢！”林顿夫人叫道，“我们落败啦！我们惨败啦！希斯克里夫只需伸出一根手指，就能像个国王率领大军捣毁一个老鼠窝那样把你砸扁！打起精神！你不会受伤的！你连只绵羊都不如，不过是只还在吃奶的兔崽子罢了！”

“祝福你啊，凯茜，有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你肯定很高兴！”凯瑟琳的朋友说，“你的品味真让我羡慕；在我和这个嘴巴流口水、浑身

哆嗦的东西之间,你偏喜欢他!我不会用拳头揍他,我会踹他!这样才过瘾!那样他会不会痛哭流涕,还是直接吓晕了?"

这家伙走上前去,把林顿坐的椅子一推。他本该和林顿保持些距离。我家主人噌地跳起站直,照着他的喉头着着实实地打了过去。要是希斯克里夫身体稍小,肯定是倒下了。

这下,希斯克里夫得喘口气。就在他噎着的当儿,我家主人从后门跑出去,进了院子,又从那儿,跑到了前门。

"啊!你以后别再来了!"凯瑟琳嚷着,"现在就走——他要拿两支枪过来了,还会带上六七个帮手。要是他刚才确实听到我们的话,他肯定永远不会原谅你的。你给我添的乱子够多了,希斯克里夫!算了,走——还不赶快!我替你挡着,埃德加。"

"你以为我喉咙挨了一拳,火辣辣的,现在就一走了事吗?"他咆哮着,"凭着地狱起誓,休想!我要捣碎他的肋骨,否则我不会跨出这道门槛!即使我现在不把他掀倒,什么时候我也要宰了他!既然你在乎他的生命,我还是在这儿暴揍他一顿好了!"

"他不会来的。"我插话道,撒了个谎,"我们这儿有一个马夫,两个园丁,你肯定不会等着他们把你推上路吧!他们个个都有根棍子,而主人极有可能会在客厅的窗边监督着,看自己的命令有没有执行。"

果然,马夫和园丁在那儿了,但是林顿也来了!他们已经进了院子——希斯克里夫转念一想,决定不和这三个下人计较,他抓起一把火钳,把内门的锁砸掉,等到外面人进了屋,他已经逃走了。

林顿夫人情绪太激动,就让我陪她上楼。她还不知道,这乱子有一份是我添出来的,我也一心不让她知道。

"耐莉,我现在真是心烦意乱!"她嚷着,一头倒在沙发上,"上千个铁匠在用锤子敲打我的脑袋。叫伊莎贝拉躲着我——就是她,才搞得鸡犬不宁!现在无论是她,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别再让我生气,我会疯的!还有,耐莉,你要是今晚再见到埃德加,就告诉他,我有可能是要大病一场——真希望这是真的。他今天让我惊讶、伤神到这地步!我想吓吓他!还有,他可能会过来,开始说一大堆抱怨的话,

或者骂人。我绝对会反驳的，天知道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我的好耐莉，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做？你也知道，这件事根本就不怪我。谁叫他鬼使神差地听到我们的谈话来着？你走后，希斯克里夫讲话的语气是凶，但稍有时间，我就会让他躲开伊莎贝拉的，剩下的就没什么事了。糟就糟在，这家伙是给鬼魂附了体，只想听别人说他的坏话。埃德加要是根本没听到我们的谈话，他也不至于恶劣到那地步。真的，他一开口说话时的那种满不高兴的语气就说明他没了理智，而且，我已经教训过希斯克里夫了，教训到我嗓子都哑了，那时我已经根本不在乎他们俩干什么了，尤其是我觉得，无论事情怎么收场，我们大家肯定是要分开了，而且，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和好！好吧，要是我不能继续和希斯克里夫做朋友——要是埃德加偏偏那么小心眼，爱吃醋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揉碎了来让他们为我心碎。既然我都被逼到了极限，这样一了百了是最好不过的啦！不过，这一招也只能留到结果惨淡的时候才能用——我不会打击林顿的。一直到现在，他都很小心谨慎，生怕给我刺激。你一定得提醒他，万一不再这么做，会有何危险。告诫他我脾气暴躁，发起火来，真有可能会疯癫——真希望你把你那厌恶的表情收起来，做出更加关心我的姿态来！"

尽管她的指令是言辞恳切，我还是显得无动于衷，这无疑很让人恼火，但我相信，倘若某个人能事先计划好自己什么时候发火、发疯，那他到了发火、发疯时也应该能随自己的意愿将自己控制在别人可以容许的范围内，而且，我也不愿意像她吩咐的那样去吓唬她丈夫。不想为了成全她的私心，给自己增添那么多烦恼。

所以，主人去客厅碰到我时，我啥也没说，又自作主张地转身回去，听听他俩是不是要接着吵。

主人首先说话。

"凯瑟琳，就待在这儿。"他说，声音中没有一丝愤怒，只是充满了悲伤、沮丧。"我不会在这儿多待，我也不会去找他决斗，更不会与他和好。但是今晚的事情之后，我只想知道，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还会不会继续——"

“呸！发点慈悲吧！”夫人跺着脚打断他的话，“发发慈悲吧！别说这个好吗？你的血理智得发冷，不会发热——你的血管里全是冰水——但我的血在沸腾，见到你这样冷冰冰、没有良心的人，我的血管就要爆裂了。”

“要想让我走，就先回答我。”林顿执意说道，“你必须回答，你发火吓不着我。我已经发现你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制力，只要你愿意。从此以后，你是要放弃希斯克里夫，还是放弃我？你要想同时既做他的朋友，又做我的朋友，这办不到！我现在坚决地恳求你做出选择。”

“我恳求你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凯瑟琳狂躁地嚷着，“我命令你！你没看到我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吗？埃德加，你——你走开！”

她拉铃，直到它“嘣”的一声挣断了，我悠闲地走了进来。这样蛮不讲理地发火，恐怕连圣人也受不了。她躲在那儿，狠命地用头去撞沙发扶手，咬牙切齿，仿佛能让你想到她要把牙齿磨成碎片！林顿先生看着她，突然感到愧疚和恐惧，他让我取些水来。凯瑟琳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我端来满满一杯水，她不肯喝，我就把水洒在她脸上。一会儿工夫，她全身挣得直直的，肌肉僵硬，两眼上翻，两颊泛白、泛青，像是死了一样。

林顿看上去恐惧至极。

“没多大事。”我低声说。尽管我内心不禁有些害怕，还是不想让他就此屈服。

“她嘴上有血！”他说，颤抖着。

“没关系！”我刻薄地说，然后告诉他，在他来之前，凯瑟琳是怎样决意要装疯卖傻的。

我在讲这些话时，一时不慎，声音大了点，凯瑟琳准是听到了，跳了起来——她的头发散乱在肩上，眼睛发亮，脖颈和双臂的肌肉反常地凸起。我已经做好了至少给打断几根骨头的准备了，但是，她只是愤怒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冲出屋去。

主人让我跟着她，我就跟她到了卧室门口，她把门关紧，我就进

不去了。

第二天早上，她也没下楼吃饭，我就问要不要把饭送上去。

“不！”她断然回绝了。

中午吃饭和下午吃茶时，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随后的一天也是如此。

林顿先生则只管在书房里消磨时光，也没问他夫人的情况。伊莎贝拉和他倒是谈了一个小时，埃德加一心想从她口中诱出她对希斯克里夫的进攻产生了正常的恐惧感，但是，伊莎贝拉支支吾吾地作答，让他摸不着头脑，又不得不草草地结束审查。但还是郑重地警告她说，要是伊莎贝拉不理智，去鼓励这个卑鄙的追求者，那他们兄妹从此就一刀两断。

第十二章

这以后，林顿小姐在花园里徘徊时，总是默默不语，总是表情沉重，又总是泪水涟涟。而她哥哥就只埋头于那些自己以前从未打开过的书里——我猜想，他肯定是身心疲惫，但又总在隐隐约约地盼望凯瑟琳会后悔，会主动来道歉，让夫妻二人能和好如初。而夫人呢，则继续一意孤行地绝食，大概在想着，埃德加每次吃饭时见不到她，肯定会咽不下饭的，而他之所以不愿过来，只是因为自尊而已。我则继续忙着我的家务，我相信农庄里只有一个人脑子还算清楚，这个人就是我。

于是，我既不去安慰小姐，也不去劝解夫人，而主人长吁短叹，我也当没注意。既然听不见夫人本人的声音，他就渴望着别人能提到她的名字。

我自个想，只要他们愿意，自然就会和好的。虽然时间太久，让人烦，但到最后总会出现转机。这就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果然，到了第三天，林顿夫人开了门闩，她的水壶、水瓶里的水都用完了，想叫我给加满，还要一碗粥，原因是她觉得她快死了。我就想这话是说给埃德加听的，我才不信呢！于是，我给她拿了些茶水和烤面包，却没对埃德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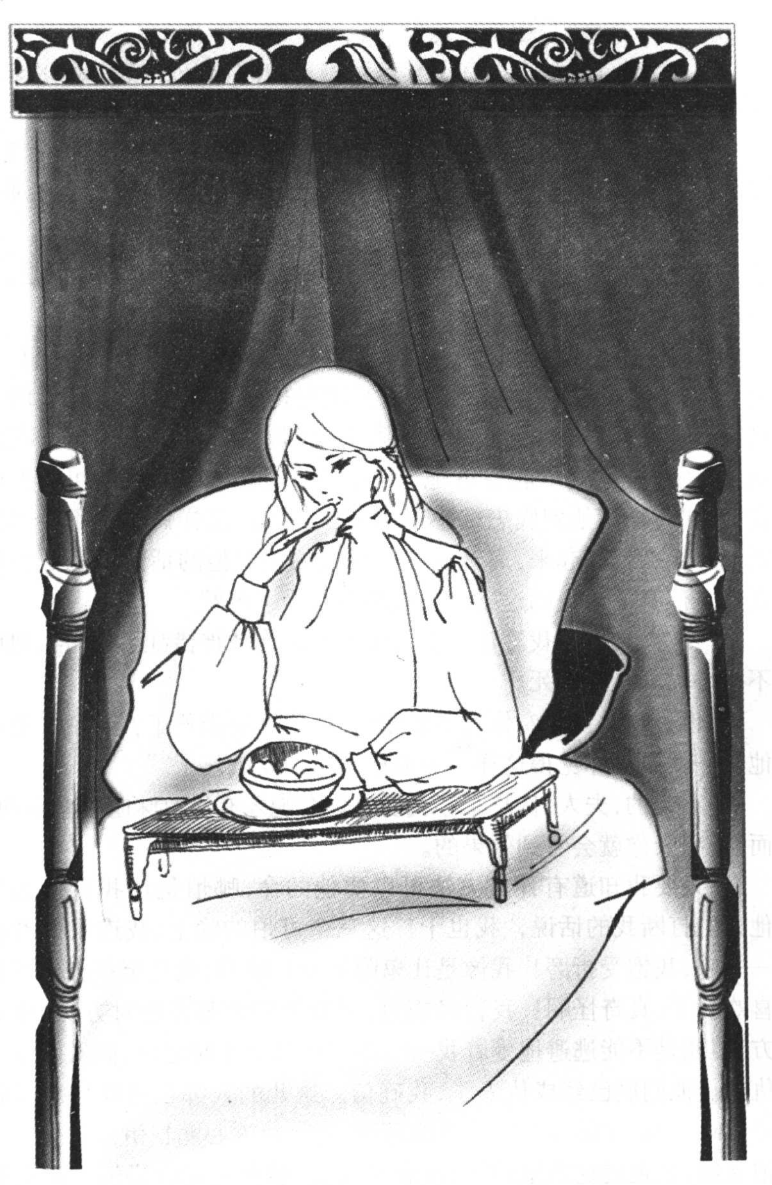
她使劲地吃着、喝着，接着，又躺到她的枕头上，攥着拳头，呻吟着。

"啊，我要死啦！"她说，"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丁点的关心！刚才我还不如不吃这些东西算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又听见她在嘀嘀咕咕。

"不，我不能死——死了，他倒高兴——他根本不爱我——决不会想我的。"

"夫人，你有什么要吩咐的吗？"我问。尽管看到她表情恐怖，举



她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喝着我端来的一盆粥，因为她以为她快死了。

止形态离奇夸张，我还是保持着外表的平静。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在干什么？”她一边问，一边把那又厚又乱的头发理到脑后，露出一张憔悴的脸蛋。“是昏死过去，还是真死了？”

“都不是。”我答道，“你是说林顿先生吧。我觉得，他现在身体还蛮好的，就是看书太用心了点。因为没什么人陪，他也只能老在那儿看书了。”

要是我当时知道她的真实状况，这些话我是不会说的。但是，当时没法子不相信她的病有点装出来的样子。

“看书！”她惊讶地叫起来，“我都要死了，马上就要进棺材了！天啊！他知不知道我都成什么样了？”瞪着挂在对面墙上的镜子的自己，她接着说，“这是凯瑟琳·林顿吗？他以为我在发脾气——在演戏，大概吧。你就不能告诉他，其实这都是真的吗？真的可怕？耐莉，只要我知道他到底怎么想，只要还不太迟，这样做肯定不会惩罚到他。要么就好起来，离开这儿。你说的关于他的话是真的吗？认真点。他真的对我的这条命一点都不在乎了吗？”

“哎呀，夫人，”我答道，“主人可不知道你精神错乱了，而且，他可不担心你真能给饿死。”

“你也这么认为？你就不能跟他说，我真要饿死了？”她说，“劝劝他——就说是你觉得这样——说你确信我要饿死了。”

“不会的，夫人，你忘了，”我说，“你今晚才有滋有味吃了些东西，而且，明天你就会看到效果的。”

“只要我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要他的命，哪怕是让我直接杀了他，”她打断我的话说，“我也干！这三个可怕的晚上，我连眼都没合——唉，我饱受折磨！我像是让鬼附了身！耐莉，我甚至在想你不再喜欢我了，真奇怪啊！我曾经想过，尽管他们俩都在恨对方，鄙薄对方，但还是不能逃避地爱着我——但就在几个小时之内，俩人就成了仇人。他们俩已经成仇人了，我确信。这儿的人都是这样！想到就要死时，围着你的净是些冷漠的面孔，真是让人心寒！伊莎贝拉是又怕又嫌，怕走进这房里；看到凯瑟琳死去，她肯定觉得恐怖。而埃德加就严肃地站在一旁，就等着了事，然后祈祷，感谢上帝让他的家恢

复了往日的平静，接着就回去看书！我都快要死了。”

当我让她明白林顿对这事想得开、懒得管时，她接受不了。她翻来覆去，迷糊发热，都到了发疯的地步：用牙齿撕咬着枕头，接着，又坐起来，浑身发烫，叫我开窗。当时正是三九天的时候，东北风刮得紧，我就没去开。

此时，无论她脸上浮现出的各种表情，还是她心绪的动荡都开始让我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让我想起她以前的病，以及医生警告过不要让她动气。

一分钟前，她还在狂乱不已，现在，她用一只胳膊支着身体，没注意到我没听她的话，像个孩子似的，从她刚撕破的枕头里把一根一根羽毛拽出来，再依据羽毛的种类在纸上各归其类，她又走神了。

“这是火鸡的羽毛，”她自言自语，“啊，这是个野鸭子的羽毛，这是鸽子的。呀，他们把鸽子的羽毛放在枕头里——难怪我死不了！我躺下时，一定要把它扔在地上。呀，这可是公鸡毛，呀，这——哪怕是一千根羽毛我也能认出你来——这是支田凫毛。美丽的鸟儿，在荒野里，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它想飞回到它的窝里，乌云压下来，它发现，下雨喽！这根毛是石楠地里捡到的，这只鸟不是被射死——我们冬天里还看到它的窝呢，都是一副副小小的骨头架。希斯克里夫在上面设了个陷阱，大鸟就不敢下来了。我叫他答应过我，不打田凫了，后来，他就真没打过。是的，这儿还有呢！耐莉，我的田凫是他射的吧？它们是红的吗？其中有红的吗？让我看看。”

“别再玩那小孩把戏了！”我打断她，见她大把大把地拽羽毛，我就把枕头夺过来，再把破洞贴着被褥。“躺下，闭眼！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乱成这样了！羽毛飞得跟雪片一样！”

我去拾羽毛。

“耐莉，”她接着说，仿佛做梦一般。“我看到你是个老女人的样子——你头发灰白，肩膀也弯了。这床可是盘尼斯吞岩下的仙人洞啊，你在捡精灵鬼怪的箭，你想伤我们的小牦牛，我在你旁边时，你就装做这些只不过是绒毛。啊，那可是五十年后你要到的地方，你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在瞎想，你错了，要不然我就相信你真的是那个

干巴巴的老妖婆了，而且，我会相信我的确在盘尼斯吞岩下，我清醒得很，现在是晚上，桌上还有两支蜡烛，把那黑柜子照得像块玉一样亮。”

“黑柜子？在哪儿？”我问，“你在说梦话吧！”

“我靠在墙上，一直都是这样的。”她答道，“的确好奇怪——我看见里面有张脸。”

“现在屋里可没什么柜子啊，没有就是没有。”我说着，坐到椅子上，卷起帘帐，这样就能看到她了。

“你看不到这张脸吗？”她一边问，一边仔细端详着镜子。

我好说歹说，她偏偏不信这就是她自己的脸，于是，我站起来，用围巾遮住镜子。

“它还在后面！”她还在纠缠，神情紧张。“在动，那是谁？我希望你走了以后，它不会出来吧！啊，耐莉！这房子闹鬼了！我怕一个人呆在这！”

我握住她的手，让她定定神，她不住地发抖，浑身痉挛起来，却死盯着镜子看。

“这里没别人！”我还在坚持，“是你自个儿，林顿夫人，刚才你还知道看呢！”

“我自己。”她喘口气说，“钟敲了十二下了！真的，太恐怖了！”

她用手指揪起衣服，盖住眼睛。我试着要溜到门口，想叫她丈夫来，但她一声尖叫又把我召了回去：围巾从镜子上掉了下来。

“啊，怎么了？”我大喊，“谁是胆小鬼啊？起来！这是玻璃镜子——林顿夫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还有我，就你身边的这个。”

她在发抖、在惊慌，把我抱得死死的，但恐惧又慢慢地从她的脸上消失了，白惨惨的脸因为不好意思而变得通红。

“哎，天啦！我还以为是在我家呢！”她叹了口气，“我以为我躺在呼啸山庄的卧室里，因为身体太虚弱了吧，脑子犯糊涂了，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叫起来了。千万别说话，和我待在一起吧。我害怕睡着，因为那些梦真的吓死我了。”

“夫人，好好睡一觉对你会有好处的。”我答道，“而且，我希望吃

了这次苦头以后，你可别再饿自己了。”

“哎，要是我还躺在老房子里自己的床上就好了！”她很感伤地接着说，绞紧双手，“窗边的枞树中有风呼啸而过，让我找点感觉吧——那风从旷野那吹了过来——让我透透气。”

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让窗子半掩半开了一会儿。一阵冷风冲了进来，我就关上门，回到我的地方。

现在，她躺着，一动不动，以泪洗面——身体已经筋疲力尽了，情绪也完全稳定下来，我们火暴脾气的凯瑟琳现在不过是个哭成泪人的孩子而已。

“我把自己关在这儿多久了？”她突然振作起来，问了声。

“那是星期一晚上了，”我答道，“现在是星期四夜里，或者也能说是星期五早上。”

“什么！是同一个星期？”她叫，“时间这么短？”

“对一个不吃饭、只喝冷水、尽在发脾气的人来说，可是够长的啦！”我回答。

“啊，好像这段时间过得太累。”她低声说，带着怀疑的语气，“肯定要比这长——我还记得他俩吵过架后我在客厅里，埃德加狠心地惹我生气，然后，我拼命地跑进这间房——我刚把门闩上，就感到眼前一团漆黑，跌倒在地上——我没法子和埃德加解释，要是他再惹我，我是真的要发病，发疯了！我嘴巴不能说，脑子不能动，他也不知道我多痛苦，大概我当时只剩下躲开他和他的声音的力气了——等到我完全恢复过来，能听能看时，已经是早上了。耐莉，我来告诉你我当时想了什么，是什么在反反复复地出现，让我感到害怕。这是有原因的：瘫在那儿，头靠着桌腿，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一块块灰色的窗子，我被关在家里，躺在那张橡木嵌板床上，我的心在痛，非常痛，但即便是醒着，我也记不起为什么——我狠命地想，着急，要知道这是什么！而且，很奇怪，过去七年时间中，我的生活完全成了一片空白！而我又知道，这七年不是这样子的。我还是个孩子，爸爸刚刚入土，我的痛苦就在于辛德雷下命令把我和希斯克里夫分开——我头一回自个儿待在那儿。我大哭了一夜，悲伤地睡去，然后醒来——

我举起手，推开嵌板，碰到桌面！我顺着桌毯一拂，记忆就窜进脑海——一阵绝望吞没了我的痛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感到这样凄惨——肯定是暂时的神经错乱，因为没有理由啊。想到十二岁时，我就被撵出了呼啸山庄，想起我童年的每段往事，想起我一切的一切，都与希斯克里夫是一样的。转眼间，我成了林顿夫人、画眉田庄的少奶奶、一个陌生人的妻子。流浪在外，放逐到我的世界之外流浪着——我当时陷入什么样的深渊中，你也可想而知了！耐莉，你想摇头就摇吧，我这么不得安宁，你不也有功劳吗？你早就该告诉埃德加，是的，你早该这么做了，让他静静地离开我！啊，我浑身发烫！我得出门去——真希望我还是个孩子啊，有些野，但坚强，自由自在……对伤痛有的只是笑，而不是痛苦得发疯！我干吗要变成这样呢？我怎么听了几句话，就搞得热血沸腾的？我确信，要是我能再到那边山上的石楠丛里，我就能恢复正常了，打开窗子！扣上钩子！敞开！快！为什么不动？”

“我可不想把你冻死！”我答。

“你的意思是，我活下去的这个机会，你不肯给我！”她生气了，“好，我还不要人帮呢，我自己开！”

我没来得及拦她，她就溜下床了，走到对面，左摇右晃，把窗子猛地推开，探身出去，任由寒风像刀子般地割着她的肩膀。

我恳求她躲到后面来，最后试着硬拉她。但很快就发现她疯癫时的体力远远地超过了我，她确实是疯了，从后来她一系列的动作和说话中，我对此确信无疑！

那晚没有月亮，所有的东西都躺在雾气和黑暗之中，看不到任何房子透出的任何亮光，无论是远还是近，那些灯光很早就熄灭了，而呼啸山庄的灯光就更看不见了……但她还是一口咬定，她看到那儿的光在闪烁。

“看！”她急切地叫，“那是我的房间，里面点了根蜡烛，树在房前摇摆……约瑟夫的阁楼上也点了一支……他在熬夜，不是吗？他要等我回家以后再锁门……啊，他还要等一会儿。回去的路可不好走，走时又伤心。我们回去时，还要经过吉默顿教堂！我们吓坏了那儿

的鬼,我们俩比胆量。站在坟地里,叫鬼魂都出来……但是希斯克里夫,你现在敢吗?敢,就上啊!要敢,我就陪你,我不想自己一个人躺在那儿。他们可能会把我活埋了,再把教堂搬起来朝我砸去。你得和我在一起,这样,我才会休息……要不,我绝对不会的!"

她停下来,古怪地笑了笑,接着说:"他在考虑呢……他想让我到他那儿去!那就再找一条路啊!不经过这座教堂……走得真慢!满意了吧,你过去不是一直跟着我么!"

我寻思着,她现在头脑不理智,劝她是没用的;就想怎样才能一边抓着她,一边够着什么东西给她裹着,因为让她自个儿在敞开的窗边站着,我实在不放心。突然,我听到门柄"嘎吱"一响,吓我一跳,林顿先生进来了,他是刚出了书房,经过走廊时,注意到我们的谈话,出于好奇,可能也有些害怕,就想过来看看这深更半夜的出了什么事。

他察觉到屋里的情形和悲凉的气氛,张口就想叫起来,我赶紧阻止了他,喊道:"啊,先生,可怜的夫人她病了,她可让我没辙了,我根本拿她没办法!求你了,快来劝她上床吧!先别发火,她现在谁的话都不听,就只管做自己的事!"

"凯瑟琳病了?"他一边说,一边快步上前,"关上窗子,艾伦!凯瑟琳!怎么……"

他愣了,林顿夫人憔悴的神情让他心疼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带着恐惧震惊的眼神转过脸看着我。

"她一直在这儿发脾气,"我跟着说,"几天没吃什么,也从不抱怨啥,直到今晚,她才让我们进来,所以,我们也不能告诉你她到底怎么样。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也没什么事。"

我觉得我的解释太牵强,主人皱皱眉头,"没事?没事?艾伦·丁?"他说,"你解释清楚点,为什么你要对此隐瞒不报?"他拥起自己的妻子,心疼地看着她。

开头,夫人看到他,就像是不认识……她眼神定定的,根本就看不到他。但是,这样的神经错乱并没有持续下去,在看够了黑暗的窗外后,就不再张望了,而是渐渐地注意到了林顿,这才知道现在抱着她的是谁。

“哈，你来了，来了，埃德加·林顿？”语气激动而悲愤，“你这东西，要你时，你偏不在；不要你时，你偏过来！我想我们以后会有足够多的辛酸了，我对此很清楚……但我还是不能不回到我那窄小的家里。等不到这个春天结束，我就要去那块地方安息了。记着是在教堂下，林顿家的墓地中的一块碑石下，你以后是到你的家人那儿去，还是到我这儿来，随你便。”

“凯瑟琳，你怎么了？”主人说，“我对你是不是什么都不算了？你还在爱着那混蛋，希——？”

“嘘！”林顿夫人叫道，“安静，就一会儿！你要再提那个名字，我就干脆从窗户跳下去，就此了结此事！哪怕你现在手上能够碰到的东西都会成为你的，我的灵魂也会在你碰到我之前飞到那座山顶上。埃德加，我不需要你，需要你的日子，我挨过来了……回去读你的书吧！你还能自我安慰，这已经让我很高兴了，既然你对我不再意味什么了！”

“先生，她的头脑很乱，”我插嘴，“整个晚上，她都在说着胡话，让人给她静心得当地调养，她会好起来的……从此以后，我们必须注意别惹她生气。”

“我不想听你任何的建议了。”林顿先生说，“夫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还怂恿我去惹她生气。三天了，哪怕是一丁点的她的情况你都不告诉我！真没良心啊！人生病，病了几个月也不至于这样啊！”

我开始为自己辩护，想着要为别人的任性而受骂不禁觉得冤。

“我知道，林顿夫人的脾气是有些霸道，拗不过，”我说，“但我不知道你还想一味纵容她那火冒性子！我也不知道，要顺着她，我就得对希斯克里夫先生的丑恶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我告诉你这些，不过就是尽了一个忠诚的仆人的职责，现在好了，我终于得到奖赏了！好，这给了我个教训，下次要当心啦。你就自己打探消息吧！”

“下次你要再到我这儿捕风捉影，我就辞了你！艾伦·丁！”他答道。

“我猜你巴不得什么事都听不到吧，林顿先生？”我说，“你也允许希斯克里夫来追求小姐，只要你不在，他就过来了，蓄意地在夫人面

前诋毁你俩关系,是吧?"

凯瑟琳虽然有些神志不清,但还是警觉地听着我们的谈话。

"啊! 耐莉,你是个奸细!"她狂乱地叫起来,"耐莉是藏在我身边的敌人——你这巫婆! 你在中伤我们! 让我走! 我要让她后悔! 我要叫她向我求饶!"

她双眉下现出了疯癫时狂怒的眼神,她拼命地要挣脱林顿先生的手。我也不想把事情再闹大,就决定自己去找医生过来,于是离开了卧室。

就在我穿过花园往路上赶的当儿,在一堵墙上那个用来系缰绳的钩子上,发现一个白色东西在那悠悠晃晃的,显然不是风吹的缘故。我想不忙在这一时,就站定看了看,想确定一下,这不是我想像中的别的什么世界的生物。

我几乎是用手触到,而不是用眼睛看到的,发现这居然是小姐的那条小狗凡尼,被挂在一条手绢上,几乎是奄奄一息了,真得让我感到很奇怪,又很疑惑。

我赶快放下小狗,把它抱到花园。晚上那会儿,伊莎贝拉上床时,我还见它跟着小姐上楼呢。真是很奇怪,它怎么跑到外面来了?是什么人在恶作剧,居然这样待它?

我又把钩子上的手绢解了下来。解时,仿佛总能听到远处的马蹄声,尽管在这里,早上两点多时出现这种声音很奇怪,但当时我想到很多东西,对这也没在意。

真巧,我在街上走时,正碰见肯尼兹从他屋里出来去村里看个病人,我给他描述了夫人的病情后,他就立刻陪我回去了。

他是个直爽朴实的人,直言不讳地说他怀疑夫人这次发作恐怕活不过去,除非她能比以前更听话。

"艾伦·丁,"他说,"我就忍不住想,这次是不是另有啥原因。田庄上没出啥事吧? 我们可听到一些奇怪的说法。像凯瑟琳那样健壮活泼的姑娘可不会碰到点小事就病倒了。他们那样的人不可能这样的。现在要让她退烧可不容易。这病怎么起的?"

"主人会跟你说的,"我答道,"不过,你对恩肖一家人暴躁的脾气

是了解的，但他家人谁也比不过林顿夫人。和你这么说吧，开始是吵了一架，她暴怒之下，疯疯癫癫的。至少，这是她自己讲的，然后，她在吵得最凶的时候跑开，把自己反锁起来，后来，就不吃东西。现在，她是一会儿胡言乱语，一会儿半梦半醒，自己周围的事还算知道，可满脑子里充满着各种古怪的想法和幻觉。"

"那林顿很关切吗?"肯尼兹问道。

"关切？要是真出了什么事，他的心可就碎了。"我答道，"如果没有必要，千万别吓唬他。"

"行，我早就叫他当心啦。"我的同伴说，"要是不注意我的忠告，那就等着后果吧！他近来不是和希斯克里夫打得火热吗?"

"希斯克里夫最近常来田庄，"我说，"不过，还是主要基于他打小时就和夫人认识的原因，不是我们家人喜欢和他在一起。现在，到我们家来拜访的麻烦是省去了，自从他对我们家小姐表现得有些想入非非后，我想他是不能再进我主人家啦!"

"那林顿小姐对他是不理不睬吗?"医生又问。

"她的心思从不对我讲。"我回答道，不想再聊这个话题。

"不，她这个鬼丫头。"他摇摇头说，"有自个的主意！不过实在是个傻瓜。有确切消息告诉我说，昨晚——啊，多么美妙的夜晚啊！——她和希斯克里夫在你家房后的田园里散步散了两个多小时，希斯克里夫求她别回去了，直接骑上他的马，跟他走！这个人还告诉我，你家小姐好不容易才摆脱他，说要准备准备，下次见面再走。至于什么时候两人再见面，他就没听见了。不过你得提醒林顿先生盯紧点。"

这消息让我又觉得害怕，我要赶在肯尼兹之前，回去的路大都是跑过去的。花园里小狗还在叫。我花了点时间给小狗开门，但它没去房门，而是乱转，嗅着青草。要不是我抓住它，带了回来，它肯定是要跑到大路上去了。

当我上楼来到伊莎贝拉的房间时，我的疑虑得到了证实——里面是空的。我要是早几个小时赶到，和她说说夫人的病情，兴许她还不至于匆忙地逃走。但现在又能做什么呢？要是马上去追，还有可

能追上他们。但我不能去追,而且我也不能惊动全家,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我就更不敢把这告诉主人。他这时正沉浸在目前这场灾难中,怎么能忍受这又一次的伤痛!

我实在没办法,就只好闭嘴,只有顺其自然啦。肯尼兹到了,我带着一副十分镇定的表情去通报他的到来。

凯瑟琳躺在那儿,睡不安稳,她的丈夫已经让她平静下来了,他俯在夫人的枕上,观察着她痛苦的脸上的每处变化。

医生亲自诊断之后,对主人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夫人周围有绝对的持久的宁静,她的病还是很有希望有个较满意的结局的。他说的话,我的理解就是,现在不必担心她会死,而是是否会出现永久性精神错乱。

那天夜里,我没合眼,林顿先生也没,事实上,我们压根没上床。第二天早上,家中的仆人们也起得比往常早得多,轻轻在房里走动着,干活时碰到一起就小声地交谈几句,每个人都在忙活着,除了伊莎贝拉,于是他们就在那儿对她为什么睡得这么熟评头论足的——她的兄长也在问她起来了没有,希望她能醒来,看到妹妹对嫂子一点也不关心,他又觉得神伤。

想到他可能会让我去叫她,我不禁打个冷战,不过,幸好,不是由我来宣布她逃跑的消息。有个女仆,没头没脑的,早上去吉默顿跑腿,回来后就气喘吁吁地上楼来,嘴巴张着,冲进了卧室,大叫起来:“噢,天哪! 天哪! 到底咱还要闹出什么乱子呀? 主人,主人,咱小姐……”

“别吵!”看到她那样闹闹嚷嚷的,我忙喊道。

“小声点,玛丽——怎么了?”主人说,“小姐怎么了?”

“她跑了,跑了! 跟希斯克里夫跑了!”那孩子还在喘气。

“不会的!”林顿一边说,一边焦急地站起身来,“不可能——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的? 艾伦·丁,去找她——无法相信——这不可能!”

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个仆人叫到门口,然后反复叮嘱,要求她说清楚为什么说这话。

“这样的,我在路上碰到来这里拿牛奶的人。”她吞吞吐吐地说,

“他就问我，咱们田庄是不是出啥事了？我以为他讲的是夫人的病，我就答‘是’，他接着问：‘那你们叫人撵他们出来了？’我就发愣了，他就晓得我啥都不知道。他就告诉我，昨儿个深夜，有一男一女在吉默顿外两里地下马，在铁匠那儿打马掌！然后呢，那铁匠的丫头偷偷起来，认出他俩是谁了。她一下子就瞧出来他们是谁——她还特意注意那个男的——是希斯克里夫，她拿得准，没人能搞错的，还有——他付给老板娘爹一个金镑。那个女的用斗篷遮着脸，想喝水，喝时斗篷掀到后面，那丫头也看清楚了——后来，希斯克里夫提着缰绳，骑马走了，是朝背着村子的方向的。路上坑坑洼洼的，他们还是能骑多快就多快，那丫头没跟她爹提起这事。不过，今天早上，全吉默顿都在传她的话了。”

为了做做样子，我还是跑去看看小姐的房间，查证女仆的话是真是假。回来时，林顿先生已经又坐到了床边的那把椅子上。我进门时，他抬起眼，想从我毫无表情的脸上读出答案，然后又垂下眼，既不下令，也不说话。

“要不要我们去追他俩，把小姐带回来？”我问，“我们该怎么办？”

“她是自愿走的。”主人说，“只要她喜欢，她就有权走——别再拿她来烦我了——从此以后，她只是我名义上的妹妹而已，不是我不认她，是她不认我。”

他只说了这些，再也没问一句，除了吩咐我，等到知道她新家在哪儿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把家中她的所有的东西都送去给她。

第十三章

想想两个月中,私奔的两个人都不见踪影,在此期间,林顿夫人先是得了脑膜炎,相当严重,而后又痊愈了。埃德加对她的悉心照料恐怕比起世上任何一位母亲对自己独生子女的照料之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日夜守护在一旁。夫人神经受到刺激、神志不清的时候惹起的种种事端,他都耐心地忍受。甚至于肯尼兹早就断言过,救夫人一命,只会让先生劳心费神,而永无宁日——事实上,当时先生牺牲了那么多健康与精力,无非就是为了保全一个废人——所以,凯瑟琳的生命已脱离危险时,先生欣喜至极,不知如何感激,接着他又无时无刻不坐在她的身边,找寻着夫人身体正在逐步康复的任何迹象,并且奢望夫人的心理能够恢复平衡,夫人会很快变回原来的自我。

当年的3月初,夫人终于能走出自己的房间了,那天早上,林顿先生在夫人的枕上放上了一把金色的花,夫人好久没有见到过让人赏心悦目的颜色,所以,醒来时当即就被这束花吸引,而当她急切地将花拿起来时,两眼不禁放射出喜悦的光芒。

“这可是(呼啸)山庄上最早盛开的花啊!”她叫了起来,“这让我想起那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即将融化的积雪。埃德加,现在吹的是不是南风啊?积雪是不是都融化了?”

“亲爱的,像我们这较低的地方雪都化了?”埃德加答道,“在这整个旷野中就只能看到两处白点,现在,外面的天空是湛蓝的,云雀在歌唱,溪流涨满了水。凯瑟琳,去年春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在盼着将你娶进门来呢,现在,我真想你是在离这一两里上面的山庄住呢,我觉得那儿怡人的春风能治好你的病。”

“我啊,不回去则已,一回去就永不会回来了。”病人道,“那时,你要离开我,而我则在山庄待一辈子,这样来年的春天,你就又会想把我娶进门来,然后你会想到从前,想到你现在是如何快乐。”

林顿对夫人软语温存,柔声抚慰,可是用尽心思让她高兴,但是夫人却茫然注视那束花,任由泪水打湿自己的睫毛,顺着两颊落下来,也不予理睬。

我们知道夫人的确是在日渐康复中,而且,都认定长期憋在一个地方肯定让人觉得委靡不振,或许换换环境对情绪的改善会有所帮助。

主人让我在几个星期没有使用的客厅里把火生起来,再在窗边有阳光的地方摆一把舒服的椅子,接着他就扶着夫人下来。夫人在这融融的暖意中坐了良久,而且真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周围这些物件上,虽然对她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的确能一扫她的病房中那种郁闷难挨的气氛,使她情绪为之一振。还没到晚上,她就显得很累了,可是,好说歹说她都不肯回房休息,最后,我就只得先把客厅中的沙发铺好给她当床,再去收拾另一间房给她住。

为了免去她上下楼梯之苦,我们当时就把你现在躺着的这间房当做她的房间布置起来,因为和客厅在同一层。不久以后,她就能让埃德加扶着,两个从这间走到那间了。

唉!我自个儿也在想,能像她这样地受人照顾,身体是会复原的。而且大家也期望如此,原因有二:因为另一个人必须依靠她的存在才能活下去;另外,我们暗暗地期望,林顿先生能快乐起来,这样他的土地就会因为自己孩子的出世而有人继承,才不至于被那个陌生人夺走。

我还得提一下,伊莎贝拉在走了大约六个星期后,曾经寄过一封短信给她哥哥,告知他自己已经和希斯克里夫成婚的事。信读来让人感觉干巴巴、冷冰冰的,但就在信的底下,用铅笔简短地道了个歉,字迹模糊难辨,并且声称如果她以前的所作所为冒犯了她的长兄,她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谅解。她说她当时那么做,是情难自禁,可做过之后,又无力挽回。

林顿没有回答,我相信是这样,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了伊莎贝拉的一封长信。我觉得很奇怪——一位刚度完蜜月的新娘怎么会写出这样一封信呢? 对了,这信我还留着,我念给你听。人活着时受

人爱怜,死后所留的遗物肯定为人们所珍视吧。

亲爱的艾伦:开头是这样——

昨晚我到了呼啸山庄,而且头一次听说凯瑟琳病了,至今尚未康复。我当然不能给她写信了,但是如果我给哥哥写信,他肯定要么会发火,要么觉得悲伤,不可能回我的信。但是,我还是想给谁写,于是就只能给你写了。

请告诉埃德加,只要我能再见他一面,即使失去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告诉他,其实我在离开画眉田庄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回去了,而在此时此地,一想起他,还有凯瑟琳,我就感到浓浓的暖意。虽然我无法遂了我的心愿——(这些词下面都划了横线),他们无需等我回去,他们对我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下任何结论——但是,请注意,不要责怪我意志软弱,或是缺乏感情。

这封信剩下的部分是写给你一个人的,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当你住在这儿时,你是如何保留住人性中那种彼此相通的种种情感?我感觉不到周围的人和我之间有任何感情交流。

第二个问题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这位希斯克里夫先生到底是不是个人?如果是,那么他是不是个疯子?如果不是,那他就是个恶魔了吧?

我不想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乞求你,如果你能够给我说说我到底嫁给了什么样的怪物,当然,如果你能来看看我的话,艾伦,你一定得来看我,马上,不要写信,就到这儿来,带点埃德加的消息来。

估计你想听听我在我的新家里有什么样的遭遇吧。我不禁在想,为什么我的新家偏偏就是呼啸山庄呢?如果我是因为没有种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才写了这些东西的话,那我肯定会觉得自己很可笑,事实上,物质上的短缺,我从未放在心上,尽管我偶

尔也会怀念以前那样的生活。真的，如果我突然发现我现在承受的种种痛苦的所有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那些舒适的生活条件，或者说除去这些物质上的匮乏外，其他的痛苦只不过如同一场梦一样虚幻，那我肯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大笑不已。

在我们向旷野方向走去时，太阳已经落到画眉田庄的后面了，凭此，我估计是下午六点钟左右，这时，我的同伴停下来约有半小时，查看一下果园、花园，或者就是这块地段本身，他检查得很细致。所以，当我们在田舍前铺着石子的院子里下马时，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曾和你一起在山庄服侍的老伙计，约瑟夫，借着烛光来接我们。他出来迎接我们的举止之礼貌，可真让自己脸上增光不少啊。见到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火把举到我脸的高度。斜着眼，恶毒地盯着我，撇着下唇，然后扭头就走。

接着，他就将两匹马牵到马厩里，然后，又现出身来把山庄外面的门给锁上，这让人觉得我们仿佛住在一座古代的城堡中一样。

在希斯克里夫留下来和他说话时，我走进厨房——一个又脏又乱的洞穴里，我敢说，艾伦，你根本不知道自从这里不再由你照料打点，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炉火边站着一个凶巴巴的小孩，四肢粗壮，衣衫肮脏，他的眼睛与嘴巴处有着凯瑟琳的模样。

这肯定是埃德加的内侄了，我在想——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我的侄子了，我得和他握握手啊，噢，不，我得亲亲他才对。一开始就应该建立相互了解的基础。

我走上前去，想要握他那胖胖的拳头，说：

“你好啊，小朋友！”

他答话了，但声音很怪，我没听懂。

“我们俩交个朋友，哈里顿，好吗？”我试探着和他说话。

结果我的坚持只换来了一声咒骂和一句威胁——如果我不赶紧“滚开”的话，捕头[①]马上就会向我扑过来，这就是对我的

① 捕头：狗名。

报答。

“喂,捕头,伙计!”这个小土匪喝道,把墙角的狗窝中一只杂种的大头狗唤了起来。“好啊,你咋还不走,是吧?”他问道,带着不可一世的语气。

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乖乖听命。我跨过门槛,等着看有没有人会过来。希斯克里夫先生哪儿也见不着,我就跟着约瑟夫到了马厩,请他陪我进屋。他瞪着我,自己咕噜着什么,然后皱皱鼻子,说:“吱!吱!吱!基督徒也听过这样的话?咕噜咕噜吧!我咋知道你说啥?”

“我是说,我想让你带我进屋!”想到他耳朵聋,我就大声地喊,但是对他的无礼依然十分厌恶。

“别叫我带你去!我还有活要干!”他答道,又继续做事。一边抖动着他那瘦长的下巴,一边又很轻蔑地打量着我的衣着和脸上的表情(前者是精致地过了头,但后者则是要多惨就多惨)。我在院中走了一圈,穿过一扇小门,来到另一扇门前,就径直敲了敲门,希望会有某个更有礼貌的什么人会出来。

正在这短暂的等待中,门开了。是个高高瘦瘦的人,没带围巾,样子极其邋遢。他的头发脏乱不堪,披在肩上,脸上的五官也被头发遮住了,而他的眼睛,也特别像是凯瑟琳幽灵般的眼睛,只是其所具有的美已荡然无存。

“你干什么?”他恶狠狠地问道,“你是谁?”

“我叫伊莎贝拉·林顿,”我回答说,“你以前见过我的,我最近嫁给了希斯克里夫先生,是他带我来这里的——我想这肯定是得到你允许的。”

“他回来了?”这个闭门不见客的人问道,眼中流露出一只恶狼般的凶光。

“对——我们刚回来的。”我说,“但是刚才在厨房门口时他走开了。而我正准备进去,您的儿子正在那儿站岗放哨,拿他那只大头狗吓唬我,叫我离开。”

“这个恬不知耻的恶棍还知道守信啊!”我未来的主人吼道。

他的目光跳过我,在黑暗中搜寻着希斯克里夫,然后,就独自在那咒骂,威胁说,要是这个“恶魔”骗了他,会给他什么什么下场。

我真后悔怎么要从这扇门进去,有点想不等他骂完就溜走,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做,他就喝令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上,闩住。

炉火很旺,偌大的房间没有其他的光芒,地面变得一片灰色,而在儿时曾经吸引我注意的锃亮的锡蜡碗盘,由于磨损并且落了灰,也同样失去原有的光泽。

我问了一下,能不能找个女仆把我领进卧室。恩肖先生没有回答。他来回走着,两手插在兜里,显然忘了我在这里,很明显他陷入了沉思中,一副愤世嫉俗的表情,使得我也不敢再打扰他。

艾伦,你想想,当我坐在那不近人情的火炉旁,感受到的不仅是孤寂,又想起在四英里以外就是我那温馨的家,里面是我在这世界上惟一爱着的人,对我当时的那种失魂落魄的感觉,你应该不会觉得惊奇。可是我和我最爱的人又好像隔的不是四英里,而是整个大西洋横亘在我们中间,我无法跨过它。

我不禁扪心自问——我该到哪儿寻求安慰呢?而且——千万别告诉埃德加或凯瑟琳,撇开各种悲哀不谈,主要的是,我绝望啊,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与我一起反抗这位希斯克里夫!

我曾经几乎欣喜地要在呼啸山庄中找到庇护,因为在这里我不必和他单独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他也了解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什么样的人,也不怕他们会干预。

我坐在那儿想着,时光让人觉得凄凉,钟敲了八下,然后九下,但是与我同屋的这个人还在那儿来回踱着步,耷拉着头,不吭声,只是偶尔发出一两声呻吟或是迸出一两声叹息。

我竖起耳朵,想听听屋中有没有女人的声音,但是希望渺茫,真让我懊悔不已,最后不由得使我再也无法压抑住自己的叹息,痛苦起来。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哭泣,而且丝毫没有顾忌场合,然后,恩肖先生在他沉稳的踱步中突然在我面前站定,瞪着我,带着一

种如梦初醒般惊诧的表情。于是我抓住他刚刚回过神来的这个机会,叫起来:"我已经不想再跑了!我想上床睡觉!仆人在哪儿?她要不来找我,就带我去找她好了。"

"我们可没仆人噢,"他说,"你得自己服侍自己。"

"那我总该有地方睡吧?"我抽泣着说道——我几乎被疲惫和狼狈拖垮了,顾不得什么自尊了。

"约瑟夫会带你去希斯克里夫的卧室的,"他说,"打开那门——他在里面。"

我正要去,他又突然喝住了我,用一种很奇怪的语气说:

"千万要乖,把门锁上,而且上闩——别忘了哟!"

"是的!"我说,"但是为什么?恩肖先生?"我猜不透为什么非得要把自己和希斯克里夫拴在一起。

"看这儿!"他一边回答,一边从马夹上拔出一把造型奇特的手枪,枪管上装有一把双刃的弹簧刀。"对一个丧心病狂的人来说,这玩意可有很大的诱惑力啊,不是吗?每天晚上我都忍不住要带着它上前看看他的门锁得牢不牢。哪怕这门只开了一次,他也肯定完蛋了。我肯定会毫无例外、不折不扣地这么做,哪怕就在下一分钟里,我会有上百条的理由对我说'算了吧'。仿佛什么恶魔在逼着我杀了他,以此挫败我的计划。你要反抗这个恶魔,只要你还有一点力气,而当时辰到时,并不是天上所有的天使都能救他的。"

好奇地打量了这件武器。一个恐怖的念头冒了出来:我要是有这么个东西,我就会成为一个强者了。从他手中拿过枪,触摸着那刀片,我脸上一瞬间掠过的表情仿佛让他很震惊,这种表情不是恐惧,是贪婪。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宝贝有危险,伸手夺了回去,合上刀,推回枪套中。

"我不在乎你和他讲这回事,"他说,"让他当心点,你也替他当心点,你知道我们俩是有约在先,我知道,他受到的威胁是不会让你惊奇的。"

"希斯克里夫对你做了什么?"我问,"他是不是在什么事上

冤枉你了,让你怀有这样骇人的仇恨?难道让他离开这里不是更明智的么?”

“不!”恩肖吼了起来,“要是他愿意主动离开我,那他就是个死人,你要是劝他这么做,那你就是杀人犯!难道我失去了一切,就不能有一次机会来挽回吗?哈里顿就非要做乞丐吗?噢,该死!我要夺回这一切,我还要拿到他的金子,然后就要他的血。最后要他的灵魂归入到地狱里!地狱收容他以后,里面要比先前黑上十倍!”

艾伦,你以前也说过你家主人的一些习惯。他现在完全是处在接近疯癫的状态中——至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靠近他,我就发抖,相比之下,那位叫约瑟夫的仆人的阴死阳活的味道倒是让人好受些。

接着他又开始郁郁地踱起步来。于是我拉起门闩,逃进了厨房。

约瑟夫正对着火俯下身去,盯着悬在火上的一只大锅,锅旁放着一把高背椅,上面放着个装有麦片的木盆,锅里的东西开始沸腾起来,他转过身,把手往盆里伸,我推测,他在给我们烧晚饭吧,而且我是太饿了,我就断定这东西能吃,于是大喊起来:“粥我来煮!”我把盆挪到他够不着的地方,摘了帽子,放下自己一贯养尊处优的做派。

“恩肖先生,”我接着说,“叫我自己服侍自己——我会的——我不会做你们这些人中的贵妇人,我真怕我会饿死。”

“老天爷啊,”他嘟哝着坐了下来,用手揉着自己从膝盖到脚腕穿罗纹袜子的地方。“咋又来了个新家伙啦——跟两个东家才对上,就又有个娘儿们骑到我头顶上了。时间这东西真是会要花样哟。以前我咋就没料到会离开这老地方——看来这担忧就近在眼前喽。”

我倒并没注意到他的哀叹,而是快步上前干起活来,想到以前有段时期也煮过粥,但全是为了好玩,就不禁歔欷不已,旋即又逼迫自己赶走这些回忆。回忆起昔日的欢愉只能让我感到苦

楚。过去的幻影越是压过来,我就越是飞速地搅着粥,而大把大把的麦片溶入水中也会越来越快。

约瑟夫看不惯我这种熬粥的方法,也是越来越生气。

"嘿!"他叫道,"哈里顿,今晚,没粥给你喝啦!锅里现在啥都没有,净是我拳头大的面块,哎,又来了!我要是你,干脆连锅带粥扔掉算了。还这样……行行好,锅底要搅通了!"

我承认,粥倒进盆里,真是一团糟。当时有四个盆,另外有个刚从奶场取来的罐子,里面是新鲜的牛奶,哈里顿一把抓住他们,张大嘴巴在那儿喝,边喝边漏。

我就劝他,希望他用小罐子喝,并且声明这么脏兮兮的东西我可不会尝,那位愤世嫉俗的老人家正在找时机对我的讲究表达极度的愤恨,反复宣称"这娃哪一点都"跟我"一般好"、"一般健康",而且搞不懂我干吗那样自以为是,与此同时,这个小瘟神还在那儿吮,狠狠地瞪着我,嘴里的口水淌进了罐子。

"我到别的房里吃晚饭,"我说,"你们这没有客厅吗?"

"客厅?"他叫道,"客厅!没!我们这儿可没客厅呢!你要不愿和我们待在一块,就到主人那去,不想跟主人在一起,就在这。"

"那我就上楼,"我答道,"领我去间卧室。"

我把自己的碗放到一个托盘里,然后自己另外去取些牛奶。

那家伙嘴里"咕咕噜噜"地站起来,在我前面带我上楼。我们爬上阁楼,他时不时开个房门,看看里面的情形。

"这儿,有间房,"他终于开口了,同时,猛地拧着门轴推开一扇有裂缝的木板门。"在这儿喝粥,好啊!那个角落有堆草,干净得很,你要怕它脏了你那华丽的丝绸衣裳,就在上面铺块手绢吧。"

所谓的"房"就是个放木材的洞窟,有股强烈的谷麦的气味,各种粮袋随处堆在那儿,就中间留了块宽阔的空地。

"喂,你!"我愤怒地看着他,叫起来,"这儿哪能睡人啊!我是要到我的卧室去!"

“卧室!”他嘲讽地重复着这两个字,“凡是‘卧室’,你不都看过了么——这房是我的。”

他指了指第二个阁楼。这个阁楼与前一个的惟一区别就是靠墙边的地方空一些,有张床。又大又矮又没帐子,一头放着一条深蓝色的棉被。

“你带我到你的房来干吗?”我反问,“我想希斯克里夫先生不会住在楼顶吧?”

“噢,你是要到希斯克里夫先生的房去,是吧?”他嚷着,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干吗不早说呢?那么,我就告诉你吧:甭费神了,想看看那间房都没门儿——他老把房间锁着,除了他自个,谁都不让进。”

“约瑟夫,你们的家可真好!”我忍不住说,“住在里面的人啊,也好!”我想,自从我的命运和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后,全世界所有疯癫的最精粹部分已经占据了我的脑海,但是现在说这些没用——“还有别的房间,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点,找个地方让我歇下来吧。”

我的恳求,他不理不睬,只是闷声咚咚地走下那木质的楼梯,在一间房前停下,从里面家具的质料来看,我猜想这可能是最好的房间了。

有地毯,相当好的毯子,就是上面的图案被灰尘遮住了些;有个壁炉,上面糊的花纸已经脱落了一片又一片的;有张精致的木床,挂着一顶大红色、质料昂贵、式样时髦的帐子,可显然用得不够仔细,挂着花球的帐帘没用钩子钩上,拖了出来,挂帐子的铁杆有一边也变成了弧形,帷帐也依势拖到了地面。房里的椅子也有毛病,有些坏得不成样,墙上的嵌板变了形,有许多深深的凹陷。

我正要下决心走进去住下来,这位专会捉弄我的向导说:“这儿是主人的房。”

这时,我的晚饭早就凉了,我也没胃口了,我的耐心耗尽了,我执意要找个安身的地方,一个能休息的场所。

"你到底,"这个虔诚的长者说,"上帝保佑！上帝饶恕我们！你到底要去哪儿？你这废物,娇惯坏了,烦死人了！除了哈里顿的房间,哪间房你都看过了！在这屋里可没别的房间让你躺着了。"

我觉得委屈,手一松,托盘和上面的东西落到地上,然后坐到楼梯口,捂着脸哭起来。

"哟？哟？"约瑟夫叫着,"干得好啊,凯茜小姐！干得好！凯茜小姐！不错,主人保准走到这碎片上时会摔一跤,然后,你就能听到啥了,我们都会听到会咋样的,不学好的小疯子！罚你从现在开始一直饿到圣诞节你都活该！发脾气时把上帝珍贵的礼物就这么扔到脚下！不过,我就不信,你能这么犟下去！你以为希斯克里夫就受得了你这做派？我真巴不得他撞见你这样发脾气呢！我真巴不得这样呢！"

他就这样一边骂,一边回到他楼下的窝里,蜡烛也被带走了,我留在黑暗中。

我这么傻傻地哭过之后,想了一会儿,不得不又逼着自己咽下这口气,消消火,提起神来,把刚才的东西清扫一下。

这时,有个意想不到的帮手出现了,它就是捕头,我这时才认出它其实就是我家那只老懒虫的狗娃,它小时是在田庄里,后来我父亲把它送给了辛德雷先生。我想它准是认出我了——它把鼻子凑到我身边,算是打招呼,又忙上前去舔粥,我也就在一步步摸索着,把碎瓷片捡起来,又用我的手绢把溅到栏杆上的牛奶擦去。

我们刚忙结束,我就听到过道上传来的恩肖的脚步声,我的小助手把尾巴夹住,紧靠着墙,我就悄悄地走到最近的门口。可惜,小狗没能躲过他,我是从一阵慌忙跑下楼的声音和可怜的长吠中猜出这点的。我的运气好些,他走了过去,进了卧室,关上门。

紧跟着,约瑟夫带着哈里顿上了楼,叫他上床睡觉。这时,我才发现我是躲在哈里顿的房里,老头儿一看到我就说:"我寻

思着，现在哪间房能容得下你和你的傲气了，现在空着，都归你了，还有上帝，总会陪着人们，也会在那陪着你这样坏脾气的人。”

我睡得又沉又甜，但是好景不常。希斯克里夫叫醒我，他走了进来，用他充满爱抚的姿态质问我在干吗？

我告诉他我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去睡——是他把我们房间的钥匙放在他的口袋里。

“我们的房间”的“我们”这两个词让他勃然大怒。他诅咒地说，那把钥匙不是，也不该是我的，而且他会——但我不会复述他的语言，也不愿描述他平时的嘴脸，他一心要让我憎恶他，真是花样翻尽！我有时觉得他很奇怪，奇怪得让我忘记了害怕，但是，我告诉你，哪怕是只老虎，是条毒蛇，也不能像他那样让我产生恐惧。他告诉我，凯瑟琳病了，然后指责说，这是我哥哥造成的，发誓说我得代埃德加受罪，直到他能整倒我哥。

我真恨他——我好惨——我一直都是个傻瓜！千万别把这事对田庄上的任何人说，我每天都期待着你的到来——别让我失望！

伊莎贝拉

第十四章

读完信后，我立即找到主人，告知他，他妹妹已经到了呼啸山庄，她给我写了封信，表达了她对林顿夫人现在身体状况的担心，以及她热切想见到她兄长的心愿，她希望她的兄长能够尽可能通过我给她带去一些原谅她过错的表示。

“原谅她的过错！”林顿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必要，艾伦，要是你愿意的话，下午就可以去呼啸山庄，告诉她我并没有生气，只是没有了她，我感到很痛心，尤其是我觉得她绝不可能幸福。但是，让我去见她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就此分别，而且永远分别了，如果她真的期望我能对她承担什么责任的话，就让她劝她嫁给的那个恶棍离开这儿。”

“那么，先生，你就不给她写张纸条什么的吗？”我哀求道。

“不，”他答道，“没有必要，我和希斯克里夫的交往从此越少越好，不，应该没有任何交往。”

埃德加的决定让我觉得很是沮丧。从田庄出来后，一路上我都觉得很困惑，想着在我复述他的话时，怎样才能让它听来还有些温存，让这只言片语的拒绝听来更为委婉，而不至于伤了伊莎贝拉的心。

我敢说，伊莎贝拉打早上就已经在等我了，当我沿着花园的砌道向上走时，就看到她在向下张望，我向她点点头，但她却缩回了身，仿佛害怕被人看到似的。

我没敲门就进了屋，如今的房屋里阴森、凄凉，早先的欢愉的气氛不复存在，我得承认，假使我处在这位年轻的夫人的位置上，至少我会扫扫火炉，掸去桌上的灰尘。但是，她肯定已经沾染了一点弥漫在她周围的漠然。她那美丽的面庞显得憔悴倦怠，头发没有卷，一些发卷长长地拖了下来，而另一些随便地盘在头上，她好像从前一天晚

上到那时都还没碰过自己的衣服。

辛德雷不在，希斯克里夫坐在桌边，翻阅着他袖珍记事本的页张，而当我出现时，他旋即站起，十分客气地问我是怎么来的，并让我坐下。

这里仿佛只有他才算得上是体面、文雅的。我甚至想他的生活可能从来没有像这样好过。环境把他们的地位改变得这么厉害：在一个生人的眼中，希斯克里夫应该看来像是生在名门、长在名门的绅士吧，而他的夫人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邋遢女人！

伊莎贝拉急切地走上前来欢迎我，并伸出一只手，想拿到她所期望的回信。

我摇摇头，她不明白我的意思，跟着我到了餐具柜处，等到我放下帽子，见机对我耳语几句，让我把东西直接给她。

希斯克里夫见状就猜出了其中的含义，说道：

“耐莉，你要是带了什么给伊莎贝拉的东西，你肯定带了些，就给她吧！不必搞得神神秘秘的！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秘密。”

“啊，我什么都没带。”我答道，觉得最好马上就挑明了的好。“我家主人令我告诉他的妹妹就目前情况而言他既不会来拜访她，也不会给她回信。夫人，他托我向您问候，并祝您幸福，至于您给他带来的痛苦他也原谅了，但是，他认为，既然已经没有任何很好的理由来延续两家间的联系，两家的联系也应该自此结束的好。”

希斯克里夫夫人的嘴唇微微地颤了颤，然后回到了她窗边的座位上，她的丈夫则站在壁炉前，靠近我，开始询问关于凯瑟琳的情况。

关于她的病情，我觉得我应该说的，都如数告诉了他，而他则反复盘问我，净纠缠于她是怎么发病的问题。

我就指出这完全是凯瑟琳自己咎由自取，自找苦吃。末了指出，期望他能够向林顿先生学习，不论出于好心还是歹意，都不要干涉别人家庭的私事。

“林顿夫人正在康复中，”我说，“她将不再是以前的她了，幸好命是保住了，而且你如果是真的尊重她，那就应该躲着她，不去打扰她。你现在赶快搬家离开这儿吧！真的，你不会后悔的，因为我要告诉你

现在的凯瑟琳·林顿早已不再是和你从小青梅竹马的凯瑟琳·恩肖。两者差别之大就好比这位年轻的夫人和我的差别一样。她的容貌已变了许多,她的性格更是如此,现在,无论谁出于不得已而成了她的伴侣的话,那么,从此以后的日子恐怕只有靠回忆过去的她,靠人性中的慈悲,靠责任感来维持她的感情了。"

"这很有可能,"希斯克里夫说,强作镇静,"我是说,你的主人现在除了依靠人性中的慈悲和他的责任感之外,对凯瑟琳没有其他任何的感情了,但是你是不是在想我就肯把凯瑟琳丢在那儿只拥有他的慈悲和责任?在你走之前,我想让你给我个承诺,我要和凯瑟琳单独谈谈。无论她同意还是拒绝,我都要见她!你有话要说?"

"我得说,希斯克里夫先生,你不能这么做,你也不可能通过我做到,你要是再和我的主人面对面的话,肯定能要了她的命。"

"有你帮忙,这就不会发生。"他说,"如果会有这样的危险,如果你家的主人哪怕是给凯瑟琳带来一丝一毫的麻烦,啊,我想我倒正好可以采取些极端的手段。我希望你有足够的诚意告诉我,假如失去了他,凯瑟琳会不会很痛苦。我正是害怕这点,所以才迟迟不肯动手。这样说吧,你就明白我俩感情的差别了:假定我处在他的位置,而他处在我的位置,哪怕我对他有着刻骨的仇恨,我也不会动他一下。你好像不相信我的话,那么,随你便!只要凯瑟琳还需要他陪伴着,我就不会把他们拆散,而一旦她对他感情消逝殆尽了,我就要掏出他的心,吮吸他的血。要是不到那个时候——不论你相不相信我,了不了解我——要是不到那个时候,哪怕是我先死了,我也不会碰他的一根头发。"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就在她几乎将你忘得一干二净时,你这样闯入了她的生活,勾起她的回忆,让她陷入新一轮的焦灼不安的情绪中,你会毁了让她完全恢复健康的所有希望。你这样岂不是太无耻了吗?"

"你觉得她几乎已经把我忘了吗?"他答道,"唉,耐莉啊!你知道,她还没有!在我人生最悲惨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在我去年回到这里时,这个念头就一直缠绕着我,但是只有凯瑟琳她自己承认

这一点才能让我接受这可怕的想法，到那时，就无所谓什么林顿，无所谓什么辛德雷，以及我所有过的梦想，所有这些都无所谓了，两个词就是我全部的未来——地狱和死亡——失去她，活着就是活在地狱中。

“但是我还一度犯傻，幻想着其实她爱埃德加·林顿，要远甚于爱我。如果他是耗尽了他渺小的生命的全部力量在爱凯瑟琳，那么，他爱她八十年也不及我爱她一天。凯瑟琳有着一颗与我同样深沉的心灵，她的所有感情能被他独占吗？那岂不是说浩瀚的海水能被马厩中的一个饮水槽容纳吗？呸！其实对她而言，林顿比起她的狗、她的马亲密不到哪去！能让凯瑟琳爱我的东西他没有，那么，凯瑟琳又怎么能爱上没有我的这些东西的他呢？”

“凯瑟琳和埃德加是世上彼此最挚爱的伴侣。”伊莎贝拉突然兴奋起来，“没有任何人有权这么说话，我再也不想听到有人贬低我哥哥而一声不吭！”

“你的哥哥也特别喜欢你啊，不是吗？”希斯克里夫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他倒真能欣然接受你在世上漂浮不定的事情呢。”

“他还不知道我生活得很痛苦，”她答道，“我没告诉他这些。”

“你已经告诉他什么了吧——你写过东西，不是吗？”

“就告诉他我结婚了，别的，我没写什么——那张纸条你见过。”

“那以后就什么都没写？”

“是的。”

“我家小姐因为条件变了，所以，状况好像不及以前了，让人心疼啊。”我说道，“明显的是缺少人关怀疼爱啊——是谁啊？我大概猜得出来，但是可能我不该说这话。”

“你猜是她自己吧，”希斯克里夫说，“她已经堕落成一个十足的懒婆娘，她很早就厌倦了讨我的欢心的活儿，估计你不相信，我们新婚的第二天早上，她就哭哭啼啼地要回家。但是，反正她不太讲究，和我们家倒正好相配，而且，我得特别注意，不要让她在外面乱逛，败坏我的名声。”

“那好吧，先生。”我回答道，“我希望你能考虑到你的夫人习惯于

被人照料、给人服侍的生活,自小她就像是个独生女一样被抚养长大,那时,每个人都随时为她效劳。你一定要给她安排个女仆将东西收拾整洁,你务必要好好地待她,不论你怎么看待埃德加先生,你都不能怀疑我们小姐用情之深,否则,她就不会抛弃那样优雅的生活、舒适的环境,以及她家的朋友,而心甘情愿、一意孤行地来到这荒凉的地方和你共度此生。"

"她抛弃这些,是因为她鬼迷心窍,"他答道,"幻想着我就是传奇故事中的英雄,以为可以从我的侠肝义胆中得到无尽的娇宠。我根本不可能把她当做一个理智的动物来看。她总是执拗地幻想着我的人格是多么完美,总是依照这些虚假的印象来行事。现在,终于,我觉得她开始了解我了。我已经找不到她当初惹我厌烦的傻笑和鬼脸。当初,我在谈到我对她的痴恋和对她这个人的想法时,她竟然没有丝毫的理性能够分辨出我说的全是真心话。后来她的确是花了不少工夫才发现我不爱她。我曾经一度相信,没有任何教训能让她明白这一点!不过她还是明白些了,但还不够清楚,因为今天早上她宣布我已经成功地让她痛恨我了。这真知灼见真让人惊骇不已啊!我担保,要能做到这点,她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啊!如果真能如此,那我可得反过来谢谢她。伊莎贝拉,我能相信你的话吗?你能保证你的确是在恨我吗?我要是对你不理不睬半天,你不会唉声叹气,还找我讨好卖乖?我敢说她甚至希望我在你面前表现出柔情似水,要把真相戳穿肯定会伤了她的自尊心。我并不介意任何人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完全是她一厢情愿,我也从未对此撒过谎,她也不能怪我,我的温柔有些欺骗性质,在我们出了田庄时,她见到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的那只小狗吊起来,而当她哀求我别这样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把属于她的所有的生命全部吊死。很有可能她当时是把自己当做惟一的例外了。任何凶残的事情都不会让她恶心,我甚至觉得只要这个宝宝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她甚至还有种欣赏这些凶残事件的天性。要想让我爱上这个无耻的、奴性的、愚蠢的家伙,岂不是荒谬绝伦、白痴至极?耐莉,告诉你的主人,我的一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卑贱的东西。她甚至对林顿的令名有所玷污。在我

考验她的忍受力的实验中，已经费尽了心思，所以有时难免手软，可她还是会战战兢兢直往后爬，丝毫没有骨头！不过你也告诉他，让他把那颗博爱、懂威信的心放宽，我会将我的行为严格地限定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直至现在，我已经保证让她不能享有申请分居的权力，哪怕是最小的可能。而且，就是我们俩能被分开，她也得不偿失。她要想走，可以走，她在这里给人带来的厌恶已经超出了我能从折磨她的过程中得到的满足！"

"希斯克里夫先生，"我说，"这简直都是疯话，而且，你夫人极有可能相信你的确疯了，正因为如此，她才忍受你到现在，既然你现在说她可以离开这儿，那么，毋庸置疑，她会利用这个许可的。夫人，你不会真的给念咒，心甘情愿继续留在这儿吧？"

"当心，艾伦！"伊莎贝拉眼中闪烁着幽怨的怒火，无疑，她的夫君极其成功地达到了让别人憎恶自己的目的。"他说的每个字都别信。他是个说谎的恶魔！怪物！不是人！他以前也这么对我说，我也要走过，但以后是再也不敢了。艾伦，今天他说的这些无耻的话，你千万别在哥哥和嫂子面前提到一个字。无论他要怎么装，其目的无非是让埃德加走向绝路，他说过他娶我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操纵他的权力，他不可能得逞——我会先死的！我就是希望，我要祈祷这个人能丢掉那恶魔般的谨慎，然后把我杀了！现在，我想像得到的惟一乐趣就是我死或是他亡。"

"好了——已经差不多了！"希斯克里夫说，"哪天你要是出庭作证，记着她刚才的话，耐莉！你再看看她现在的表情，倒是跟我差不多，很般配啊！不，伊莎贝拉，你现在还不适合做自己的监护人，我，作为你的法定监管人，必须继续监护你，而不管这个义务让人觉得如何不适。上楼去，我有话要和艾伦单独谈。不是这条路——上楼，我在和你说话！哎，对了，这才是上楼的路嘛！孩子！"

他抓住她，把她推出房间，然后回来，嘴里咕噜着：

"我没良心啊！没良心！虫子越是扭动挣扎，我就越发地想把它们的肠子给挤出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出牙；越是疼，我就越是使劲地咬。"

“你知不知道‘良心’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问,忙着戴帽子,“你长这么大感到自己有过一丝一毫的良心吗?”

“把帽子放下!”他喝道,察觉到我想离开这了。“你不能走——过来,耐莉——不管是劝服还是逼迫,我都要你帮我实现见凯瑟琳一面的决定,而且不能有丝毫拖延。我发誓我没有任何伤害她的意图,我不想添乱,也不想惹恼或是污辱林顿先生,我只是希望能让她亲口告诉我,她现在怎么样了,她为什么会生病,我只是想问问她,我能不能为她做些对她有用的事。昨晚,我在田庄的花园里待了六个小时,今晚我会再去那儿,而且,每天夜里我都会出没在那里,还有每个白天,直到我找到机会进去。如果碰上了埃德加,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打昏,力度要大到足以保证我待在那儿时他能保持安静,要是有仆人拦我,我会用这些手枪喝令他们走开。但是如果你能避免我与他们或他们主人接触,事情不会更好吗? 这对你也是轻而易举。我还要提醒你,我到的时候,只要凯瑟琳房没有别人,你就负责没有别人能注意到我,而且给我望风,直到我离开。你不会良心不安的,因为你避免了事端的发生。”

我反对,让我在自己东家的家中干这种吃里爬外的事情。而且,我特别强调这样通过破坏林顿夫人的平静生活来满足自己的行为是残忍、自私的。

“哪怕最普通的事都能吓着她,让她痛苦。”我说,“她的神经过分敏感,这样的不请而至,她肯定受不了。我是为你好,别再坚持了,先生! 要不然,我就不得不把你的企图告诉给主人,他肯定会采取措施守护他的房子及其里面的人员不受这样的非法侵入!”

“那样的话,我会采取措施先把你守护起来,你这女人!”希斯克里夫叫道,“你只有到明天早晨才能离开呼啸山庄,说什么凯瑟琳看见会受不了,真是胡扯八道。我不会吓着她,也不想吓着她,你要让她有所准备,问她我能不能过去。你说她从没向任何人提过我的名字,任何人也没向她提到过我。如果我是他家禁止谈论的话题,她又能向谁提起我呢? 唉,我相信和你们在一起,她就是活在地狱中,我料想她的沉默就表明了她的所有感受。你说她经常看起来焦躁不

安，难道这就是证明她内心平静了吗？你说她总是心神不定，在那骇人的孤独中她到底还能怎么样？那个死气沉沉、微不足道的家伙！出于慈悲和责任在照料她！出于怜悯和仁义在照料她！他这不是在花盆中栽橡树，并且还期望着它能枝繁叶茂吗？这与他想像着能在他那浅薄的牵挂的土壤中让她恢复活力有什么两样？我们现在就做个了断，要么你就待在这里，让我一路过关斩将，杀到凯瑟琳面前吧！要么你就一如既往地做我的朋友！做我所请求的事！下决心吧！你要是再那么磨磨蹭蹭、优柔寡断，我可没有理由再迟延一分钟啦！”

唉，洛克伍德先生，我又是劝，又是怨，回绝他不下五十次，但是，他还是逼迫我同意了。我答应代他捎一封信给夫人，又答应假使夫人同意了他的请求，会告诉他林顿先生下回什么时候不在家，在他能够进屋时，领他进屋——我不会和他俩在一起，其他的仆人也不会挡道。

这么做是对还是错？我觉得是错，尽管这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我想我只需了了他的心愿就能阻止一场轩然大波的发生，而且，我想这么做，凯瑟琳那块心病或许会有可能好转，然后，我就记得埃德加咒骂我，叫我别搬弄是非。我一再地说，这次背信弃义地干这事，不管会不会受到严厉的责罚，都是出于我想避免新的祸患的发生，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做了。

虽然如此，回去的路上，我感到心情比来的时候更糟，在我能说服自己把信交到林顿夫人手中之前，难免有很多的后顾之忧！

啊，肯尼兹来了！我得下去了，告诉他你现在好多了。这段经历照我们的讲法还有得听呢，还能打发一个早晨的时光。

还有听头的东西，而且是惨兮兮的！当这个善良的仆人走下楼梯去接医生时，我这么想。这类故事显然不是我期望的用来解闷的那种，不过没关系！我要先从丁太太熬的苦草药中汲取有益健康的成分。而且最紧要的事就是警惕隐藏在凯瑟琳·希斯克里夫亮晶晶眼睛里的魔力，万一我的心给这位年轻的姑娘掳走了，那我肯定会心烦意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第十五章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离健康的日子已更近,春天也更近了!到现在为止,管家已从要事中抽身在不同场景下完整地跟我讲了我邻居的故事。我用她自己的话来继续这个故事,仅仅做了点压缩。整体说来,她叙述得相当不错,我认为自己可能无法改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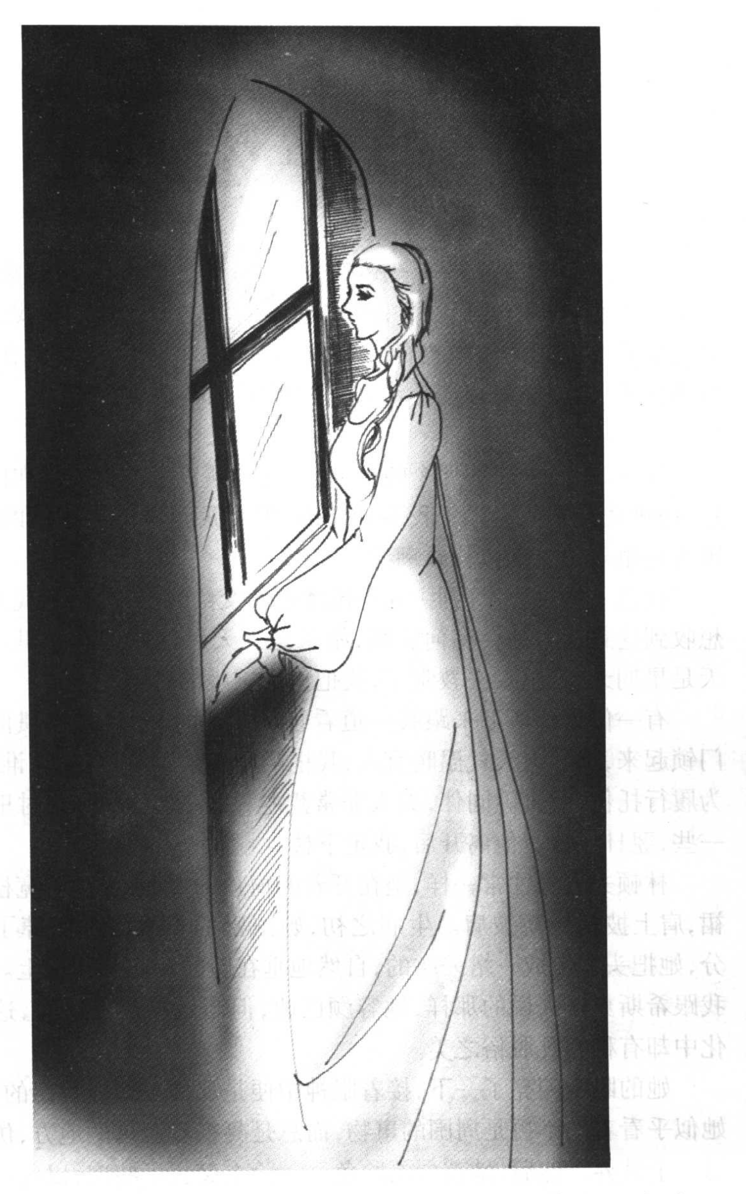
她说,我去山庄的那个晚上,我知道希斯克里夫先生就在山庄附近,仿佛我看到他一样。我避开外出,因为我兜里仍揣着他的信,还因为再也不想受到威胁或嘲弄。

我已下定决心,等到主人外出才把信交给凯瑟琳,因为我无法猜想收到这封信对她会有何影响,结果是三天后信才到她手里。第四天是星期天,家里人去教堂了,我把信带进她的房间。

有一位男仆留下来跟我一道看管房子,我们干活时按惯例会把门锁起来,但那天天气温暖宜人,我把门全部敞开着,我知道谁要来,为履行托付,我告诉同伴,夫人非常想吃橘子,他必须跑到村里去买一些,翌日付钱。他离开后,我走下楼。

林顿夫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开着的窗户的壁凹处,穿着宽松的白裙,肩上披着块薄披肩。生病之初,她浓密的长发就被剪掉了一部分,她把头发梳成一绺一绺的,自然地垂在脸的两侧和脖子上。正如我跟希斯克里夫说的那样,她容颜已改,但当她平静无事时,这种变化中却有种超凡脱俗之美。

她的眼睛闪亮了一下,接着眼神中便是那种梦幻般哀怨的柔情,她似乎看着的不再是周围的事物,而总是凝视着遥远的地方,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然后,她苍白的脸色——脸上又长了些肉,以前憔悴的面容已消失——以及源于她精神状态的奇怪的表情,虽痛苦地暗示着它们的来由,却增添了她所唤起的恻隐之情。我知道,对我以及任



她那对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蒙上一层凄楚的温柔，似乎是在凝视着远方。

何见到她的人来说，这些把她正在康复的比较确凿的证据驳斥殆尽，表明她注定会香消玉殒。

她面前的窗台上放着一本书，几乎感觉不到的微风吹着书页，不时地发出哗哗的声音。我相信是林顿把书放在那儿，因为她不会费力去看书或做任何事来转移思绪。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诱使她去注意她以前喜欢的东西。

她明白他的用意，在她情绪较好时，还能平静地忍受他的努力，不时压抑着倦怠的叹息，表明这一切都是徒劳，最后她用最悲切的微笑和吻来阻止他的努力；另外一些时候，她脾气暴躁地转过身，双手捂住脸，或者生气地把他推开。这个时候，他只得任其自然，因为他确信一切努力都毫无裨益。

吉默顿大教堂的钟声仍然在响，山谷里溪水发出柔和的声音传进耳来，抚慰着人的心灵。夏日里，树木枝叶茂盛时，叶子的摩挲声会淹没田庄周围的那种乐声，然而，现在，树叶声尚未来临，甜美的溪水声正好是个替代。在呼啸山庄，大解冻后或连绵雨季之后，在静静的日子里，总能听到溪水声。凯瑟琳边听边想着呼啸山庄，如果她是在想或听的话。但是我刚提到，她模糊而遥远的神情，丝毫没有表达出她在用眼耳感知尘世。

"林顿夫人，这儿有您的一封信，"我说，轻轻地把信塞进她放在膝上的那只手中。"您需要立即看一下，因为它正等着回复呢！我可以拆开封口吗？"

"可以。"她回答道，眼睛凝视的方向丝毫未变。

我打开信——信很短。

"现在，看一下吧。"我继续道。

她抽开手，信落在地上。我捡起来又放在她膝上，站在一旁等待着她往下瞅一眼，但是她迟迟不看。最后，我又说："夫人，我可以读给你听吗？希斯克里夫先生的信。"

先是一阵惊异，然后掠过一丝不安的回忆，她挣扎着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她举起信，似乎在读，看到署名时，她叹了口气。然而，我发现她还仍然没有领略要旨，我正盼着她的答复，她却仅仅指着署名，

迫切地盯着我看,眼神里充满着哀伤和疑问。

“嗯,他想见您。”我说,猜想她需要解释,“他正在花园里,等着我带给他回话呢。”

说话时,我注意到一条大狗躺在下面洒满阳光的草地上,竖起双耳,似乎想听,然后又收起耳朵,摇起了尾巴,表明来者并不是陌生人。

林顿夫人身体前倾,屏住呼吸倾听着。一会儿,脚步声从大厅传来,屋门大开着,希斯克里夫挡不住诱惑径直走进来,他很可能以为我有退缩、不守信的倾向,于是决心斗胆走进来。

凯瑟琳迫切地凝视着房门口。他并没有直接找对房间,她示意我让他进来,但他发现后,我还没走到门口,他就找到了,并且,大踏步地走到她跟前,把她紧紧搂在怀中。

大约五分钟,他沉默无语,却仍紧紧搂着她。其间他给予她的吻比他以前给过她的吻加起来还多,我敢这么说。但是我的女主人先吻他的,我清楚地看见他几乎受不了看她的脸,因为那痛苦至极!他见到她的那一刻,像我一样,他相信她没有丝毫彻底康复的迹象——她已命中注定,必死无疑。

“哦,凯茜!哦,我的命啊!我怎么能受得了?”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那口吻毫不掩饰他的绝望之情。

他充满渴望地凝视着她,我想其强烈之情将会使他双眼噙满泪水,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的却是苦楚。

“我现在是你的什么?”凯瑟琳身子往后仰了仰,突然愁容满面,算是对他这一表情的回报。她总是反复无常,她的脾气仅是个风向标。“你跟埃德加都让我心碎,希斯克里夫!你们俩都来向我哀叹,似乎你们是该同情的人一样!我不会同情你的,是你们害死了我——我死了,你们活得更好。你们多强壮啊!你们打算在我死后再活多少年?”

希斯克里夫单膝跪地,搂着她,他想站起来,但她抓住他的头发让他不要动。

“我希望我能拥着你,”她痛苦地继续说道,“直到我们俩都死去!

我不管你痛苦什么，我一点也不关心你的痛苦。你为什么不痛苦？我痛苦啊！你会忘了我吗？我入土时你会高兴吗？二十年后，你会说：'那是凯瑟琳·恩肖的坟墓。很久以前我爱过她，失去她我非常悲伤。但是，那都过去了，她死后我爱过其他许多女人——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比她更亲切一些，我死时也不会因为要去她那儿而高兴。离开他们，我会难过！'你会这样说吗？"

"别再折磨我了，我会跟你一样疯掉的。"他哭道，捶胸顿足，咬牙切齿。

在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来，他们俩这幅情景，奇怪而令人害怕。凯瑟琳很可能以为，如果她抛弃的只是她的躯体而不是精神特质的话，天堂也将是她的放逐之地。她脸颊苍白，嘴唇毫无血色，眼睛发亮。她此刻的表情中有一种疯狂的报复之色。她紧握的手指中仍留有一些她一直紧抓不放的头发。他一手撑着使自己站起来，另一只手握住她的胳膊。她身体这个样子，要求动作轻柔，但希斯克里夫没有足够注意这些，在他松开手时，我看见她失色的皮肤上留下四道青痕，清晰可见。

他像野人般追问道："要死的时候还那样跟我说话，你是不是魔鬼缠身啊？你是希望在你丢下我之后，这些话会烙在我记忆里，日久弥深，永世不灭吗？你知道我害死你，这是假话。凯瑟琳，你知道我忘记你就像忘记自己的存在一样！你在天堂里安心，我却还在地狱里痛苦挣扎，受尽折磨，你魔鬼般的自私还不够吗？"

"我不会心安的。"凯瑟琳呻吟着，一种虚脱感又袭上来，在这般过度心慌意乱之下，她的心脏剧烈而不匀地跳动着，可见可闻。

她没再说一句话，直到这种爆发结束，然后，她继续说道，语气温和了些。

"我不希望你比我更加痛苦，希斯克里夫，我只是希望我们永不分离，从今往后，如果我的任何一句话会令你忧伤，想想吧，我在地底下也一样忧伤。看在我的分上，原谅我吧！来这儿吧，再跪下来！你过去从未伤害过我。如果你憋着气，那将比我的刻薄话还可怕！快来我跟前啊！快！"

希斯克里夫走到她的椅背后，靠在椅背上，但并不让她看见他的脸。她扭过身看他，他却突然转身走到壁炉旁不让她看见，他背对着我们一言不发。

林顿夫人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唤醒她心中新的情愫。她凝视着他，过了一会儿，她用一种愤愤不平且失望之极的语气对我说：

“哦，你看，耐莉！他一刻也不让我置身坟墓之外！我就是那样被爱的！好，没关系！我的希斯克里夫不是那个样子，我会爱我自己的希斯克里夫，让他跟我一道离去——他在我的灵魂里。”她思索着补充道，“令我最厌烦的是这个破碎的牢笼。被关在这儿，我已经烦透了。我已心力交瘁，要逃进那个光彩的世界，在那儿永生，不再在泪眼朦胧中看他，不再透过充满伤痛的心房去渴望。但我的确和他在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耐莉，你以为你比我好，比我幸运，健康有力——你为我难过——很快这一切都将被改变。我将为你难过，我将超越你们所有人，高高在上，无人能比。我怀疑他将不会在我身边！”她继续自言自语道，“我想他希望如此，亲爱的！你现在不应该忧郁。来吧，快到我这儿来，希斯克里夫！”

她迫切地站起身，身子撑在椅背上。在那种最迫切的感召下，他转身向她，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他双目圆睁，泪眼朦胧，炽热地看着她，胸膛起伏不止。他们只犹豫了片刻，然后，我还没看清他们怎么就抱到了一起，但是凯瑟琳跳了起来，他抱住了她，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当时以为，他们松开时，我的女主人必死无疑。事实上，在我看来，她似乎已经神志不清了。他重重地坐在靠他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当我匆忙走近看她是否已经昏死过去时，他咬牙切齿，怒气冲天，像一条疯狗，嫉妒满怀地一把把她揽入怀中。我感觉我好像不是跟人在一起，不管我对他说什么，他似乎都不会理解，所以，我只得站在一边，闭口不语，满怀困惑。

凯瑟琳动了一下，我松了口气。她举起手勾住他的脖子，将她的脸颊贴在他的脸颊上。他搂着她，狂乱地抱着她，疯狂地说：“你现在让我知道你这么残忍——残忍、虚伪，为什么你要鄙视我？为什么你

要背叛你的心,凯茜?我绝不安慰你——你自作自受,你自己害死了自己,是的,你可以吻我,可以哭泣,可以吻我千百遍,可以拧干我的泪。它们害了你——它们将咒骂你。你爱我——那你有什么权利离开我?告诉我,你有什么权利对林顿心存幻想?因为任何苦难、堕落、死亡,以及任何上帝或撒旦让我们遭受的痛苦都不能将我们分开,而你,你自己的意志,却如此做了。我没有令你心碎,你自己让自己心碎,你粉碎了你的心,也粉碎了我的心。我身体强壮,你以为我想活下去吗?即将会是什么样的日子啊,当你——哦,上帝!你愿意带着你的灵魂住进坟墓吗?"

"别管我,别管我!"凯瑟琳啜泣着,"如果我做错了,我会为此死掉,这还不够吗?可你也离开了我,但我不怪你!我原谅你,你也原谅我吧!"

"看着你这个样子,原谅你,太难了。"他回答道,"再吻我吧,不要让我看见你的眼睛!我原谅你对我做的一切,我爱谋害我的人!可害你的人,我怎能饶恕?"

他们静默无语,他俩的脸贴在一起,相互以泪洗面。我想这哭泣至少是双方的,因为希斯克里夫能够哭成这个样子。

同时,我变得非常不安,因为下午的时光已很快耗尽,我差遣的男仆已经办完差事回来了。借着山谷里已落西山的太阳光辉,我能辨别出吉默顿大教堂的门廊外人群密集起来。"礼拜结束了。"我宣告道,"我的主人半小时后就要回来了。"

希斯克里夫咕哝着骂了句,把凯瑟琳搂得更紧,她一动不动。

不一会儿,我觉察到一群仆人朝厨房走去。林顿先生就在后面不远处,他自己开了大门,闲步进来,大概是下午过得不错,神清气爽。

"他现在已回来了。"我叫喊道,"看在老天的分上,快点下去!前面楼梯上不会碰到任何人,待在树丛里,直到他进了屋子。"

"我必须走了,凯茜。"希斯克里夫说道,努力从她怀抱里脱开身。"但如果我活着,在你睡着前我会再来看你。我待在你窗外五码远的地方。"

"你不许走!"她回答道,竭尽全力地抱着他。"你不要走,我告诉你。"

"就一小时。"他诚恳地求道。

"一分钟也不行。"她回答道。

"我必须走,林顿马上就要上来。"他坚持说道,惊慌不已。

他要站起来,以松开她的手指。她迅速地搂住他的脖子,喘着气,脸上有种疯狂的决心。

"不!"她尖叫道,"哦,不要走,不要走。这是最后一次了!埃德加不会伤害我们,希斯克里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该死!他来了。"希斯克里夫叫道,又重重地坐在椅子上。"安静,亲爱的!安静,安静,凯瑟琳!我不走了,如果他这样开枪打死我,我会在嘴上留着祝福死去。"

他们又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听见主人正在上楼梯,我的额上沁出冷汗,惊骇不已。

"你还听信她的胡话吗?"我语气强烈地说道,"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你会因为她无法控制自己而毁了她吗?站起来!你可以马上自由,那是你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我们都完了——主人、女主人和仆人。"

我揉搓着手,大声地喊着。听到屋里的声音,林顿先生加快了步伐。正当我焦虑万分时,我由衷高兴地看到凯瑟琳胳膊松开了,垂下来,头也垂下来。

"她昏死过去了,或是已经死了。"我心想,"这样再好不过了。她老是个负担,老给周围的人制造痛苦,她死了更好。"

埃德加大步走向这位不速之客,惊讶不已,满面怒容。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当时打算干什么。然而,希斯克里夫停止了,立即停止了一切行为。

"瞧!"他说,"如果你不是个敌人的话,先帮她一下,然后跟我讲话。"

他走进客厅坐下来。林顿招呼我过来,我们费尽周折,用尽方法,最后还是使她恢复了知觉,但她迷迷糊糊,呻吟、叹息着,谁也不

认得。埃德加为她焦虑万分,忘了她可恨的朋友,我却没忘。我趁机溜到他跟前,恳求他离开,向他保证凯瑟琳会好些,我第二天早晨会告诉他她晚上是如何度过的。

“我走出这些门,”他回答说,“但我仍待在园子里。耐莉,明天你一定要讲话算数。我将在那些落叶松下等着,记住!否则,不管林顿在不在,我都会再来的。”

他迅速地穿过虚掩的房门,朝房间扫了一眼,然后觉得我所说的显然不假,就离开了屋子。

第十六章

那天晚上大约十二点左右，你在呼啸山庄见到的那个凯瑟琳出生了，一个可怜的孩子，才在母亲肚子里待了七个月。两小时后，她的妈妈就死了，还没有恢复足够的知觉去思念希斯克里夫，或去认识埃德加。

后者因丧亲之痛而心烦意乱，这要细述起来太痛苦了，他的悲伤有多深切从对他日后的影响中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一个极大的原因在于没有给他留下一个继承人。当我注视着这个虚弱的孤儿时，我为此悲伤难过。我在心里责骂老林顿，因为他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女儿，而不给他儿子的女儿，但这不过是天生的偏见而已。

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婴儿。可怜的小家伙！在出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她哭个不停，却无人关心。后来我们弥补了这种忽视，但是她开始是无人关心，而她的结局可能也是如此。

屋内静寂无声，门外天亮起来了，清晨穿过屋子的屏风溜进来，柔和的光辉洒在长沙发上，也洒在躺在上面的人身上。

埃德加·林顿将头放在枕头上，眼睛闭着。他年轻俊朗的面容像死了一般，和他身边的凯瑟琳的面容一样，而且一样的凝固。但是，他的面容平静是因为痛苦而筋疲力尽，而她的脸上却是宁静万分：柔顺的眉毛，合上的眼皮，双唇上挂着微笑。天堂里没有天使会显得比她更美丽了，我陶醉在她无限的平静之中。当我注视着她休息时神圣无忧的面容时，我的思绪从未如此这般的神圣过。我本能地模仿着她几小时前说的话："超越所有人，高高在上，无人能比！不管此刻她在地上或天堂里，她的灵魂都与上帝同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一个特性，但是，当我守灵时，如果没有狂乱的人或是绝望的哀悼者跟我分担这一职责的话，我通常都是很

快乐的。我看到她在休息，不管在地上还是地狱里都不受惊扰。我感觉人死后将没有尽头，没有阴影，进入到一种永恒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延绵不绝，怜爱永无止境，快乐满足到永恒。凯瑟琳幸福解脱，林顿先生后悔不已，所以在像他的那种爱中我也注意到有多么自私。

当然，有人可能怀疑，她活着时任性无比，缺乏耐性，是否配得上死后得此宁静憩息。冷静反思之后，你可能如此怀疑，但当站在她的尸体前面时，你就不会有此想法。它宁静祥和，似乎象征着她生前就该如此。

先生，你相信这样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会幸福吗？

我婉言拒绝回答丁太太的问题，我觉得有些异常。她继续叙述道：

回顾凯瑟琳·林顿的历程，我曾担心我们无权认为她会如此安详，但是，我们让她跟她的创造者一起去吧。

主人似乎睡着了，太阳出来后不久，我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出去呼吸清新的空气。仆人们以为我守候太久，要出去摆脱掉困倦，但事实上，我主要目的是去看希斯克里夫先生。如果他整夜都待在松树林里的话，屋里的动静，他一点也听不到，除非他能抓住往吉默顿教堂飞奔的信差。如果他走近一点的话，看到不停摇曳的灯光和外面的门时开时关，他可能会明白房子里情况不妙。

我又希望却又害怕发现他，我感觉这个噩耗必须跟他说，我盼望着克服这种不安，但如何去做，我却不知道。

他站在那儿，至少在园子几码远的地方，靠在一棵老腊树上，没戴帽子，长着花蕾的树枝上聚集的露水沾湿了他的头发，露水还在滴滴答答的。他站在那个位置很久了，因为我看见一对鸟在离他不到三英尺远的地方飞来飞去，它们在忙着垒筑自己的新巢，把他的存在当做一根木头一样。我走近时，它们飞走了。他抬起眼睛，说道：

“她死了！”他说，“我不是在等待你告诉我，把你的手帕收起来，不要在我面前哭哭啼啼。你们都该死！她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

眼泪!”

我为他也为她流泪,我们有时候的确同情那些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没有感情的人。当我第一次看着他的脸时,我觉察到他如同大祸临头一样。我突然有了愚蠢的想法——他的心被压抑着,他祈祷着,因为他的嘴唇在蠕动,他凝望着地上。

“是的,她死了!”我回答道,抑制住我的抽泣,擦干脸上的泪水。“我希望她升入天堂,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和她重聚,如果我们听取适当忠告,弃恶从善的话。”

“那么她听取适当忠告了吗?”希斯克里夫问道,试图对我的话嗤之以鼻。“她死得像个圣人吗?过来,跟我讲讲这事的真实情况是怎么——”

他努力想说出她的名字却未能说出口,他抿着嘴,和内心的痛苦默默地较量着,同时,两眼盯着我,那是一种临危不惧、猛烈异常的神情,对我的同情毫不领情。

“她怎么死的?”他重新问道,尽管他很坚强,身后有树的依靠,在一番抗争之后,身子却抖个不停,连指尖都在颤抖。

“可怜的人啊!”我思忖着,“你跟其他人有着同样的心和神经,你为何要掩藏这些呢?你的高傲却蒙不住上帝的眼睛!”

“像只羊羔般安静!”我大声答道,“她叹了口气,伸开身子,像一个孩子醒来,然后又熟睡了。五分钟后我感觉到她心脏的一丝跳动,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她提到我了吗?”他问,犹豫不决,似乎害怕他问题的答案会给他带来他不忍听下去的细节。

“她一直没有恢复知觉,你离开后她就谁也认不得了。”我说,“她躺在那儿,脸上露着甜甜的微笑,她最近的思想回到了早期愉快的日子。她的生命在轻柔的梦里结束了,但愿她在另一个世界里安详地醒过来!”

“愿她醒来时痛苦万分!”他叫喊着,猛烈得怕人,跺着脚,呻吟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情顷刻间爆发出来。“哦,她到死都还在撒谎!她在哪里,不在那儿——不在天堂——她没死——在哪儿?哦!你

说你毫不关心我的痛苦！那我也祷告——我重复地祷告，直到我舌僵嘴硬——凯瑟琳·恩肖，只要我活着，愿你不得安宁！你说我害死你——那你来缠住我的魂吧！被害的人一定要缠住凶手不放，我相信我知道鬼魂已在地上游走。永远跟我在一起吧——不管什么样子——让我疯掉吧！只要不把我丢在这个找不到你的深渊里！哦，上帝啊！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没有你的生命我不能活啊！没有你的灵魂我不能活啊！”

他不停将头朝树干撞去，然后，抬起眼睛，号叫着，不像个人，而像个被刀枪激怒而死的野兽。

我看到树皮上留下好几道血印，他的手和额头都沾着血迹，我目睹的这一幕可能在晚上已发生过了。它几乎不能引起我的同情，因为我惊呆了。我仍然觉得不愿就这样离开他，但他回过神来，注意到我在看他时，他吼着命令我走开，我只得听命走了。我无法使他平静或去安慰他！

林顿夫人的葬礼定于她死后的星期五举行，此前，她的棺木一直未盖，就放在起居室里，里面撒着鲜花和香草。林顿日夜守在那儿，一刻也没合眼。另外一个情景，除了我无人知晓，那就是希斯克里夫每晚都待在外面，没有休息。

我忍着没跟他去联系，我知道如果可能，他还想进来。星期二那天天黑不久，我的主人十分疲倦，被迫去休息一两个小时。我打开一扇窗子，为他的矜持所打动，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向他的偶像渐渐枯萎的面容做最后的告别。

他利用了这次机会，短暂而谨慎，谨慎得没有发出一丝声响而败露他的存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脸上的布被挪动，要不是看到地上一缕用银钱拴着的淡色头发，我不会发现他来过。

我细察了那头发，辨别出那定是从挂在凯瑟琳脖子上的项链盒里取出来的，希斯克里夫打开了这个小盒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放进自己的一缕黑发。我把两人的头发拧起来，一起放进了小盒子。

恩肖先生当然被邀请去参加他妹妹的遗体告别，他没说任何借口，但却没来。所以，哀悼者除了她的丈夫以外，全由佃户和仆人组

成,伊莎贝拉没得到邀请。

令村里人吃惊的是,埋葬凯瑟琳的地方既不在林顿家族纪念碑下的大教堂里,也不在旁边的她自己亲人的墓地里,而是在教堂的一个角落的草坡上挖了一个坑,那儿,墙很矮以至于石楠和欧洲越橘都已从沼泽里爬上了墙头,泥煤坯子几乎将山坡埋没。现在,她的丈夫也躺在同样地点,他们的坟前都竖着一块简单的墓碑,底下都有一块不起眼的灰白的石头,以表明坟墓的存在。

第十七章

连月来一直晴好的天气在那个星期五结束了。晚上,天气转变,南风变成了东北风,疾风带雨,接着雨雪交加,最后雪花飘飘。

翌日,简直难以想像我们已过了三个星期的夏季:报春花和番红花隐匿在冬日的积雪下,云雀喑哑,树上早早吐露的新芽被摧残得发黑。第二天就这么挨过去了,阴郁、凄冷、黯然!我的主人一直待在他的房里,我一人坐在冷冷清清的起居室里(我已将它改成了一个育婴室)。我就坐在那儿,膝上是“哇哇”哭泣的娃娃。我把她摇来摇去,同时看着漫天的雪花不断地堆积到未挂窗帘的窗前。突然,门开了,一个人气喘吁吁,大声笑着闯了进来。

那一瞬间,我不是吃惊倒是发了火。我以为是哪一个女佣,就大声喊道:

“好了!你怎么敢在这儿调皮!林顿先生要是听见会怎么说?”

“对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答道,“我知道埃德加已上床了,但我实在是忍不住呵。”

说话者说着说着就走向炉火边,喘着气,用手捂住肚子。

“我从呼啸山庄一路跑来!”她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一路飞奔,简直跌了无数次跤,天哪,我浑身都疼!别惊慌,我一有时间就会和你解释的,但现在请你行行好,出去吩咐人备好马车送我去吉默顿,再让一个仆人到我的衣橱里去找几件衣服。”

刚刚闯进来的是希斯克里夫夫人,她那副窘迫的情形实在让人笑不出来。她的头发披散在肩上,雪水与雨水顺着发梢往下滴,身穿她常穿的那种少女的衣服——虽然适合她的年龄却并不很适合她的身份——上面是一件廉价的低胸短袖女装,头上脖子上什么也没戴;衣服是薄绸的,湿了后紧贴在身上;脚上也就穿着那么一双凉鞋。此

外，她的一只耳朵下还有一道深深的伤口，正因为天气寒冷才没有血流不止；白皙的面孔上满是抓痕与淤伤；她太疲惫，身体简直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想像得出，当我有时间细细打量她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惊骇并没有减少多少。

“我亲爱的小姐，”我大声嚷道，“赶快脱下这身衣服，换上干衣服。不然我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会听的。显然你今晚是不能去吉默顿了，所以也没必要去叫人备马车。”

“我当然要去，”她说，“不管是走去还是坐马车，不过，我也不反对穿得体面些，噢，看看血都从我的脖子流下了！炉火一烘，真疼得厉害呢。”

她执意要我按她的吩咐去办，不然就不让我碰她。最后——直到我安排了车夫去备马车，女仆去打点必要的衣物之后，她才准许我帮她包扎伤口、更换衣服。

“好了，艾伦，”我帮她包好伤口、换好衣服后，她就在炉边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面前放着一杯茶，对我说，“你到我对面坐下来，把可怜的凯瑟琳的孩子放到一边吧，我不想看到她！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这么傻乎乎地进来就认为我不大关心凯瑟琳。我也哭过了，哭得很伤心，是啊，我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哭泣。你记得的，我们分开的时候还没有和解，我不会原谅自己的，但尽管如此，我也不打算同情他——那个野蛮的畜生！喃，把拨火棒拿给我。这是我身上惟一属于他的东西了。”她从无名指上取下金戒指扔到地上。“我要砸了它，”她接着说，带着孩子似的怨恨砸着戒指。“我还要把它给烧了！”她拾起这已经被蹂躏的东西扔进炭火里。“好了！如果他让我回去的话，他得另买一枚了。他会来找我，会来嘲弄埃德加的——我不敢待在这儿，我怕他邪恶的脑子里净是这种想法。另外，埃德加对我也不是很关心，不是吗？我不想乞求他帮忙，也不想给他惹麻烦——但我必须来这儿躲一躲，要不是我知道他不在，我就会待在厨房里了，在那儿洗洗脸，取取暖，让你把我需要的东西拿给我，然后再起程去别的地方，不管哪儿，只要能逃脱那该诅咒的家伙，他简直是魔鬼的化身！哼！他的火气那么大！还好，我没给他抓住！真可惜恩

肖没有他那股蛮劲,要是辛德雷能打垮他,那么我就不会逃跑了,就等着看他被彻底击垮!”

“好了,别说得那么快,小姐!”我打断她,“你会把我系在你脖子上的手绢弄散的,然后伤口又要流血了。喝点茶吧,缓口气,不要再笑了——依你现在的情形,这屋子可真不是你笑的地方。”

“这话倒不假。”她答道,“你听听那孩子!哭个不停!把她送到一边,别让我听见她哼了,哪怕一个小时也行。我也不会多待的。”

我摇了铃,把孩子交给了一个仆人。然后我就问她在目前那种窘境之下是什么促使她逃离呼啸山庄的;她既然不愿留下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她准备去哪儿。

“我应当,也很想留下,”她回答,“安慰安慰埃德加,再照顾照顾孩子,毕竟田庄才是我真正的家,好歹我也得干干这两件事啊。但我跟你说,他是不会让我这样做的。你以为他看到我身子胖了,心情好了,想到我们能平静地生活着,就会甘心吗?他能不成心破坏我们安宁的生活么?现在我可高兴了,我敢肯定他现在对我是憎恶至极,只要听见我说话或者只要看见我,他就会十分恼怒。我注意到,一看见我,他脸上的肌肉就不由自主地扭曲,一副憎恨的表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清楚,我有足够的理由也憎恨他;另一方面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对我很厌恶。他这么讨厌我,我敢肯定要是我真能逃得无影无踪,他也不会跑遍英格兰来找我的。因此,他巴不得我逃得远远的。我已经不像当初的那样希望他把我杀了,我宁愿他把自己杀了!他存心要熄灭了我对他的爱,他办到了,所以我现在心安理得。我还记得当初我是如何爱他,甚至可以隐隐觉得我现在可能还爱着他,如果——不,不!哪怕他曾经真的宠过我,那他表现出来的多多少少也是那种魔鬼般的天性。凯瑟琳的品味真够怪诞,她那么了解他,还把他看得那么重!怪物!要是他没生在这世上,要是我能忘记他,那该多好啊!”

“嘘——他是个人啊。”我说,“宽厚一点吧,比他更坏的男人多着呢!”

“他不是人,”她反驳道,“他不配让我对他宽厚——我把心交给

了他,他拿了过去,将它揉碎后又扔回给我——人们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的啊！艾伦,可是为了他,我的心已经死去了,我已经无力去同情他了,到他死的那天我也不会同情他的,哪怕他因此而痛苦地呻吟,甚至他会为凯瑟琳流下血泪。不会,的确。真的,我不会的!”说到这儿,伊莎贝拉开始哭了,接着又一把抹去了自己睫毛上的泪水,继续说:

“你刚才问,什么促使我最终要逃走?我是迫不得已。因为我真的把他惹火了,完全扰乱了他邪恶的用心。打他的脑袋几下,他或许还能保持镇静,但是要用烧红的钳子把他的神经拽下来,他恐怕就受不了了。他真的被我惹火了,忘掉了他常常自我吹嘘的魔鬼般的谨慎,要行凶杀人了。能让他发火真让我感到快乐,这种快感唤醒了我要保护自己的本能,所以,我跑掉了,如果我再度落入他的魔掌之中,那就让他狠狠地报复好了。

“你知道,昨天恩肖先生本该来参加葬礼的。他还特意让自己保持清醒——还算清醒吧。他没像平时那样六点钟才疯疯癫癫地上床,十二点才醉醺醺地起床。结果,他起床时,却情绪低落,仿佛要自杀似的,那种情绪去教堂跟去舞会一样都不适合。他没去参加葬礼,而是坐到了火边,一杯接一杯地灌起酒来,不知是杜松子酒还是白兰地。

“希斯克里夫——提到他的名字我都打战——从上个星期天到今天都很少在家,是天使还是他地狱里的亲属在喂养他,我不知道。将近一个星期他都没和我们一起吃饭了。他黎明回家,上楼进自己的房间,他把自己锁在里面——仿佛有人巴望他来做伴似的!他在那儿不停地祷告,像个卫理公会教徒,只是他祈求的神明是毫无知觉的尘土;他所称呼的上帝竟和他的黑人父亲混为一体,很奇怪!他通常要到自己嗓子嘶哑,发不出声音时才停下这些造作的祈祷。祈祷完后他就又出门了,通常是去田庄!我真不明白埃德加为什么不派人找警察来把他抓起来。虽然我为凯瑟琳感到难过,但我无法不把这段逃脱耻辱的压迫的日子看做是节日。

“我的精神恢复了,可以毫不流泪地听约瑟夫喋喋不休地唠叨,

也可以不像从前那样像个受惊的贼似的在房屋里来回走动。你别以为约瑟夫说的什么话都可以让我流泪,但他和哈里顿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我情愿和辛德雷做伴,听他说些糟糕的话,也不愿和那个'小主子'和他忠实的走狗——那个讨厌的老不死的待在一起!

"希斯克里夫在家的时候,我往往被迫躲到厨房去,和他们做伴或者饿着肚子在没人住的潮湿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但像上个星期那样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在炉火旁一角支起桌椅,也不去管恩肖先生在忙些什么,他也不干涉我。现在如果没人惹他的话,他比以往安静多了,但更郁郁寡欢、委靡不振,也不那样容易动怒了。约瑟夫断言他确信他已改过自新了,说主已经打动他的心,他被拯救了,'像是受过了火的洗礼'。看到他这些好转的迹象,我很奇怪,不过这都不关我的事。

"昨天晚上,我在我的角落里读些旧书,一直读到快十二点。外面雪花乱舞,我的思绪又不断地飘到墓园和新垒的坟墓。那时上楼去,似乎让人感觉太凄凉了。我几乎不敢把视线从眼前的书上转开,因为那种忧郁的情景会飞快占据它的位置。

"辛德雷坐在我对面,手托着脸,也许和我想着同样的事。他还没喝到头脑模糊就搁下了酒杯,一连两三个小时不动也不吱声。房屋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呜咽的风摇动着窗户,煤块轻轻地爆裂,以及我每隔一段时间剪去长长的烛心时剪刀偶尔发出的"喀嚓"声。哈里顿和约瑟夫大概已经睡熟了。周围非常非常凄凉,我边读书边叹气,因为所有的欢乐似乎都已经从这世上消失,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厨房门闩的响声打破了这令人忧愁的寂静——希斯克里夫守夜回来了,他比平常回来得早些,我想,恐怕是由于突然而至的暴风雨吧。

"门已经闩上了,我听见他绕到了另一个入口要进来。我站起身,当时的感情无法抑制地表现在我的嘴上,这引得我那一直盯着门的同伴转过来看着我。

"'我要让他在外面待五分钟,'他大声说,'你不会反对吧?'

“‘不会，为了我你可以把他在外面关上一整夜，’我答道，‘快！把钥匙插到锁里，拉上门闩。’

“他的客人还没走到前门，恩肖就干完了这些事，然后他把椅子拉到我桌子对面，探过身，眼中燃烧着愤恨，他想在我的眼中寻找同情，而由于他看上去像是要杀人而且他自己也想杀人，他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但他从我眼中发现的一切已足够鼓励他开口了。

“‘你和我！’他说，‘和外面那个家伙都有一笔账要算，要是我们俩都不是胆小鬼，我们可以联合起来，跟他把这账给算了。你和你哥哥一样软弱吗？你愿意一直忍到底，都不想试着报复一下吗？’

“‘我现在已经受够了，’我回答，‘如果有一种报复不会反过来伤到我自己的话，我会很高兴去做，但是，诡计与暴力是两头带矛的，用它的人，比敌人伤得还惨。’

“‘诡计与暴力就是对诡计与暴力公平的回报！’辛德雷喊道，‘希斯克里夫夫人，我什么也不会让你做的，你只要坐着别动，别说话就行了——现在告诉我，你能做到吗？我敢肯定亲眼看见这个魔鬼丧命，你和我会同样高兴的，你不先下手，他就会杀了你——也会毁了我——去他妈的，恶棍！他敲门，搞得像自己已经是这儿的主人了似的！答应我别开口，钟敲之前——再过三分钟就一点了——你就是个自由的女人了！’

“他从胸口拿出我信中跟你描述的那东西，就要去吹蜡烛——我把它拿走了，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不能不开口！’我说，‘你不能碰他，别开门，别出声！’

“‘不！我已下了决心，而且凭着上帝我发誓，我非干不可！’这绝望的家伙喊道，‘尽管你不同意，我也要帮你个忙，还哈里顿的公道！你也不必费心来维护我，凯瑟琳已死了——没有哪个活着的人会为我惋惜或羞愧的，哪怕我现在就割断喉咙——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我还不如去跟熊搏斗，跟疯子论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跑到格子窗边，警告他的准受害者，当心等待着的他的命运。

“‘你今晚最好去别处躲躲，’我以颇为得意的口吻喊道，‘如果你非得坚持要进来的话，恩肖先生决定要一枪崩了你。’

"'你最好开开门,你这——'他答道,他那文雅的称呼我实在不屑重复。

"'我可不想搀和这件事,'我反驳道,'如果愿意你就进来吃枪子儿吧!我已尽到责任了。'

"我说着关上窗户回到了火炉边我坐的地方,我可没有多少虚伪来假装对他的危险表现得忧心忡忡。

"恩肖愤怒地对我破口大骂,说我还爱着那个恶棍,因为我表现的卑贱态度,他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而在我的内心深处(良心从未谴责我),我却在想,如果希斯克里夫能让他结束痛苦,那对他是何等福分,而如果他能把希斯克里夫送到他该去的地方,那对我又是何等的福分啊!我坐在那儿想着这些的时候,希斯克里夫一拳将我身后的一扇窗砰地打到了地板上,向里张望着,他那张黝黑的面孔让人感觉阴森森的。窗子的栏杆太密了,他的肩膀挤不进来。我笑了,自以为很安全,为此喜悦不已。他的头发和衣服上全是白雪,因为寒冷与愤怒,他咧着嘴,露出那口锋利的牙齿,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像要吃人肉似的。

"'伊莎贝拉,让我进去,要不然你会后悔的。'他'狞笑'着——这是约瑟夫用的字眼。

"'我不能干杀人的事,'我答道,'辛德雷先生拿着刀与上了子弹的手枪在那守着呢。'

"'让我从厨房的门进去。'他说。

"'辛德雷会在我前面赶到那儿,'我回答,'你爱得真够懦弱的,连场风雪都经受不住。夏夜的月光闪耀,你还让我们在床上安睡,但冬天大风一来,你就要找避风港不可了!希斯克里夫,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躺到她的坟上,像条忠实的狗那样死掉……这世界再也不值得留恋了,不是吗?你让我明确地感到凯瑟琳是你生活中全部的欢乐——我真难以想像失去她,你如何能活下去。'

"'他在那儿,是不是啊?'我的同伴大叫着冲到了砸开的窗口,'如果我能把胳膊伸出去就可打中他。'

"艾伦,恐怕你一定会看不起我,认为我的确有些恶毒,但你不了

解所有的事,所以别妄下断言!即使是谋取他的性命的企图,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帮助或者教唆的。我得说我巴不得他死掉,因此,当他扑到恩肖的武器上把它从他手中夺下时,我非常失望,也为我刚才嘲弄他的话会带来的后果而胆战心惊了。

“枪响了,那把刀也给挡了回去,正好切中它主人的手腕。希斯克里夫用尽全力将它拔出,在他的肉上割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他把血淋淋的刀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他拿来一块石头,把两扇窗户之间的窗框砸掉,跳进了屋。由于过度疼痛,也由于鲜血正从他的一条动脉或大血管喷涌而出,他的敌手已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这个流氓对他又踢又踩,不断地把他的头往石板上撞,同时他一只手还抓着我,不让我去喊约瑟夫。

“他使出超人的自制力才让自己罢手,没有完全送了辛德雷的命;但他气喘吁吁时终于停了下来,把那看起来已无生气的身体拖到了高背长椅上。

“他扯下恩肖的衣袖,将伤口草草地包扎起来。整个过程中,他像刚才踢他时一样,起劲地又骂又唾。

“他一放开我,我就跑去找那个老仆人。他从我慌里慌张的叙述中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喘着气两步并一步地赶下了楼。

“‘现在咋办?咋办啊?’

“‘办这个!’希斯克里夫吼道,‘你的主人疯了。要是再过一个月他还不死,我就把他送到疯人院去。你这个无耻的老狗,你他妈的是如何把我锁到门外的?别在那嘟嘟囔囔的!过来,我才不会来照顾他呢。把这东西洗掉;当心你的蜡烛上的火星——这多半是白兰地!’

“‘啊哟,敢情你是要杀他?’约瑟夫大喊着,惊恐地举起手,抬起眼睛,‘我可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啊,愿主——’

“希斯克里夫把他一推,他跪到了那血泊中。希斯克里夫又扔给他一条毛巾。约瑟夫没有赶快去把血擦干,而是把十指交叉握紧,开始祈祷了,他那古怪的措辞惹得我大笑。我当时的心境可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当时我是真的和有些绞刑架下的罪犯一样,一点都不害怕。

"'唉,我刚才倒把你忘了。'那个暴君说,'这事应该由你来干。跪下,你和他串通一气来对付我,是不是?你这条毒蛇!去那儿,那活正适合你!'

"他一直摇我,把我牙齿摇得格格直响,然后把我丢到了约瑟夫身旁。约瑟夫不紧不慢地完成祈祷,站起身,扬言他马上就去田庄;林顿先生是地方执法官,哪怕他死了五十个妻子,他也得来过问此事。

"约瑟夫打定了主意,执意要去,落得希斯克里夫认为得逼着我把事情的原委大致地讲一遍。他站在我旁边恶气难平,我则十分不情愿地回答他的问题,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番。

"要让老头子相信不是希斯克里夫先出手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的那些回答都是被硬逼出来的。不过恩肖先生还是很快就让约瑟夫相信他还活着。老头子赶紧给他灌了点酒,在酒的帮助下,他的主人很快就能动了,还恢复了知觉。

"希斯克里夫知道恩肖也不知道自己在失去知觉时他对自己干了什么,便说他醉得神志不清了,还说不想再看到他的这等恶劣行径,但还劝恩肖赶快上床睡觉。让我高兴的是,在做出这一明智的劝告后,他就离开了我们。辛德雷舒展四肢躺在炉边,我起身回自己的房间,惊叹自己这么容易就逃脱了。

"今天上午,大约十一点半,我下楼时,恩肖先生还坐在炉火边,看上去病得很严重;而那个对他来说简直是恶魔的家伙靠在烟囱上,看上去憔悴得可怕。他们两人似乎都不想吃饭,一直等到桌上的东西凉了,他们还不来吃,我就独自吃了起来。

"没什么事阻止我尽情享用食物,我时不时朝那两个闷不做声的同伴瞥一眼,觉得良心很平静,心里有种满足感和优越感。

"吃完饭后,我一反常态,鼓起勇气擅自走近炉火,我绕过恩肖的座位,在他旁边的一个角落跪下取暖。

"希斯克里夫没有朝我这边看,我仰起头大胆地端详着他的五官,此时他的面庞仿佛都已经凝固成了石头。他的额头——我曾经觉得英武、现在觉得狰狞的额头,此时此刻愁云密布;他凶狠的目光

由于缺乏睡眠也黯淡了,可能也由于流泪——因为他的睫毛是湿的;他的双唇也没有往日凶残的狞笑,而是带着难以名状的痛苦抿在一起。如果看另外一个人如此痛苦,我一定会掩面而泣的。而看他这样,我却感到高兴,尽管侮辱一个落魄的敌人似乎有点卑鄙,我还是无法放过这个机会,向他放冷箭;惟有他脆弱的时候我才可体会冤冤相报的快乐。"

"真可耻,真可耻,小姐,"我打断她,"人家可能会认为你一辈子都未翻过《圣经》呢,如果上帝让你的敌人遭受痛苦,对你来说已经足够了。你再去折磨他真是又卑鄙又狂妄。"

"总的来说,艾伦,我同意你的话,"她继续说,"但是除非我能亲手给他带来痛苦,否则,到底他要遭受到什么样的痛苦才能让我满足呢?要是我能让他受苦,哪怕他知道我是他受苦的原因,我也情愿他少受点。我欠他的债可不小啊!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我才有望去原谅他。那就是我能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悲伤还悲伤,使他也沦落到我这个地步。既然是他先伤害了别人,那么就让他首先去乞求别人的宽恕。然后——嗯,然后,艾伦,你或许会看见我的宽宏大量。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根本不可能报得了仇,因此我不会原谅他。辛德雷想喝点水,我递给他一杯,并问他感觉如何。

"'还没到我所期望的那么严重。'他答道,'但除了我的胳膊,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在疼,好像我一直在跟一群小鬼搏斗似的。'

"'是啊,毫不奇怪,'我接着说,'凯瑟琳过去曾夸口说她会站在你和别人对你的伤害之间——她意思是说某些人会怕冒犯她而不会伤害你。但死去的人不会真的就能从坟墓里出来,真好啊!否则昨天晚上,她恐怕就会看到令她厌恶的那一幕啦!你身上难道不肿,胸前和肩膀没被割伤着么?'

"'我说不准,'他答道,'但你是什么意思?我倒下的那会儿,他也敢打我?'

"'他踩你、踢你,把你朝地上撞,'我小声说,'他流着口水,恨不得用他的牙齿把你撕了,因为他只是半个人——甚至连半个人都不如。'

"像我一样,恩肖先生抬眼望着我们共同的敌人的嘴脸。那人沉浸在悲痛中,对周围的事情似乎无所知觉,他站得越久,思想中的黑暗面通过五官就表现得越明显。

"'啊,如果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在最后的痛苦时刻掐死他,我去地狱也欢天喜地。'这个急躁的人呻吟道,他扭着身子想站起来,但却绝望地跌落回去,他明白自己是无力抗争了。

"'不,他已害死你们中间的一个人,这就已经足够了。'我大声说,'在田庄,每个人都知道要不是希斯克里夫先生,你妹妹现在肯定还活着。毕竟,被他恨总比被他爱要好。想到过去我们是多么快乐,凯瑟琳在他来之前是多么快乐——我就该诅咒他来的那一天。'

"希斯克里夫极有可能更多地注意到这话很有道理,而不是说话者的态度,我看到他注意到了我的话,因为他懊悔之余,泪如雨下,还长长地叹息,都快令他窒息了。

"我死盯着他,嘲讽地大笑,那阴云密布的地狱之窗(希斯克里夫的眼睛)朝我瞪了会儿,然而这个通常很警觉的魔鬼,此刻是如此惨淡消沉,我一点也不害怕,索性又嘲弄了他一下。

"'起来,滚到一边去。'追悼者说。

"我猜至少他说了这些话,尽管他的声音几乎听不清。

"'请原谅,'我答道,'但是我也爱凯瑟琳,她的哥哥也需要人照顾。看在她的面子上,我会照顾他的。现在她死了,看到辛德雷,我好像就看到了她,辛德雷的眼睛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要是你不成心要把它们挖出来,弄得又红又黑的话,她的——'

"'滚起来,你这讨厌的白痴,不然老子一脚踩死你!'他吼道,身子一动,我跟着也动了一下。

"'但是,'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接着说,'如果可怜的凯瑟琳真的信任过你,挂上了希斯克里夫夫人这一可笑的、可鄙的、掉价的头衔,她很快也会落到这步田地!她才不会对你这可恶的行径忍气吞声呢,她会把自己的憎恶、恶心统统发泄出来的。'

"长椅靠背与恩肖隔在我和他之间,所以他没试着冲过来抓我,而是从桌上抓起一把刀,朝我头上丢过来。刀刺中了我耳朵下面,打

断了我正说的那句话。我拔出刀,跳到门旁,又说了一句话,我希望这句话能比他丢过来的刀刺得更深。

“我最后一眼看到希斯克里夫时,他正怒不可遏地要冲过来,但又被恩肖抱住了,两个人扭作一团,跌到了炉边。

“逃经厨房时,我叫约瑟夫赶紧去看他主人。哈里顿在门口把一群小狗吊在椅背上,我撞倒了他。如同从炼狱中逃离的灵魂,我颇感幸运,一路蹦蹦跳跳顺着陡路飞奔而下;我避过弯路,直接穿过荒野,翻过河堤,硬趟过沼泽,事实上,我是朝田庄的这盏航灯直奔下来的。我情愿受到惩罚,永远居住在地狱里,也不愿在呼啸山庄的屋檐下多待一晚了。”

伊莎贝拉不说了,她喝了口茶,然后站起身叫我给她戴上圆帽,披上我带来的大披风。我恳求她再坐一小时,她不听。她站到椅子上,亲了亲埃德加与凯瑟琳的画像,又亲了亲我,然后就下来,和凡尼一起上车走了。重新找到女主人,凡尼快活得直叫。马车载着她走了,从此她再也没有回来过,但等到事情安定些后,她和我主人就建立了正常的通信联系。

我认为她新的住所在南方,离伦敦不远。逃跑后没几个月,她在那儿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取名叫林顿,从一开始她就说他常生病、很任性。

希斯克里夫先生有天在村子里碰到我,他问我她住在哪儿,我不告诉他。他说那也无关紧要,只是她可别去她哥哥那儿,因为既然他希斯克里夫得养活她,她就不该和哥哥待在一起。

尽管我不愿透露半点消息,他还是通过其他的某个仆人发现了她的住所,知道了有那么个儿子。但希斯克里夫没有去骚扰她,我想,她或许会感谢他对自己的憎恶,否则,他肯定会忍不住去骚扰她。

看到我,他常常问起这孩子。一听到孩子的名字,他就冷笑着说:

“他们是想让我连他也恨,是吧?”

“我想他们是不想让你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我答道。

“但是等我想要他的时候,”他说,“我就会得到他。他们等着

瞧吧!”

幸运的是,那时候还没到,孩子的母亲就死了。那是在凯瑟琳死后十三年左右,林顿十二岁,或许还稍大一点。

伊莎贝拉不期来访的第二天,我没有机会跟主人说。他不愿与人谈话,跟他讨论什么都不适合。当我终于使他听我说话时,我可以看出,听说妹妹离开了她丈夫,他很高兴。他对自己妹夫的厌恶,简直到了他温和的天性几乎不能容许的地步。他对希斯克里夫真的是深恶痛绝,以至于任何他可能会看到或听说希斯克里夫的地方,他都不去。因为这,再加上他很悲痛,他成了一位十足的隐居者:他卸下了地方执法官这一职责,不再去教堂,避免在任何情况下与村民接触。他就在自己的花园和土地上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偶尔孤零零地去荒野散散步,晚上或清晨在还没有别的游人时,去他妻子的坟墓看看。

但是他也听人劝,不会太长久地悲痛欲绝。他不祈求凯瑟琳的鬼魂缠着他,时间会让人听天由命,带来一种比普通的欢乐还要甜蜜的忧郁。他带着强烈而温柔的爱意回忆她,盼望着去她已先期而至的更美好的世界。

而且,他还有尘世间的慰藉与牵挂。我是说,有那么几天,对亡者留下的瘦小的孩子,他似乎不管不问,但这种冷淡就如同4月里的雪瞬间融化了,小家伙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就已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房。

孩子取名凯瑟琳,但他从不叫她全名,就如同他从不叫先前那个凯瑟琳的昵称一样——恐怕这是因为希斯克里夫习惯那样叫她吧。小家伙总是被称作凯茜,对他来说,她与她母亲既不同又有联系;他对小家伙的关爱更多是源自小家伙与她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小家伙是他的骨肉。

我过去常将他与辛德雷·恩肖作比较,我很困惑,无法满意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境遇相似,表现却截然相反。他们两人都曾是温存的丈夫、慈爱的父亲,我就看不出为什么他们居然没选择同一条道路,不管是好还是坏。但是,我寻思着,辛德雷虽然表面上意志坚强些,

但很遗憾,两人中他表现得更糟糕更软弱。他的船触礁后,船长放弃了职守,而船员们不是力图去挽救它,而是乱喊乱窜,一片混乱,使这条不幸的船毫无获救的希望。相反,林顿却表现出了一个忠贞虔诚的灵魂真正的勇气。他相信上帝,上帝给他慰藉。他们一个满怀希望,一个则充满绝望,他们选择了各自的命运,并理所当然地承受自己的命运。

但是,洛克伍德先生,你是不会想听我讲大道理的。所有这一切,你和我一样都能做出判断;至少,你会认为自己可以做到,那也就行了。

恩肖的死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他妹妹过世还不到六个月,他紧跟着就去了。我们住在田庄,对他死前的状况,哪怕是大致的情形,也没听人提起过;我仅知道的那些还是我去帮忙料理后事时听说的。他死了这件事是肯尼兹先生过来向我家主人报告的。

"唉,耐莉。"有天早晨他骑马到了我们的院子对我说。他来得真早,我不能不吃惊,立刻就预感到他带来了什么坏消息。"现在轮到你和我去奔丧啦。你猜这次是谁就这么偷偷地走了?"

"谁?"我慌里慌张地问。

"哦,你猜。"他边答边下马,把马缰绳搭到了门旁的钩子上。"把你的围裙角捏起来吧,我敢肯定你待会儿哭时肯定用得着它的。"

"肯定不会是希斯克里夫先生吧?"我大声问。

"什么? 你会为他流泪吗?"医生说,"不,希斯克里夫那家伙年轻结实,他今天看起来容光焕发,我刚才还看见他呢。自从他失去妻子后,他的肉长得倒快啊。"

"那么是谁呢,肯尼兹先生?"我不耐烦地又问。

"辛德雷·恩肖! 你的老朋友辛德雷——"他答道,"也是我那自甘堕落的老伙计,不过这么久以来我实在是拿他没法子。你看,我说过我们该流泪吧,但还是打起精神吧。他死得可谓完全符合他的个性呢——烂醉如泥。可怜的孩子,我也很难过。失去老伙伴也是没办法的事,尽管他会耍人类所能想像出的最龌龊的伎俩,尽管他对我干过许多卑鄙的事——他好像才将近二十七岁啊,与你同龄啊,谁会

想到你们是同年生的啊。”

我承认这个打击比林顿夫人的死给我的震惊还要大。对往日的回忆萦绕在我的心中，我坐在门廊里，哭得好像是我失去了一位血亲，我希望肯尼兹另找一个仆人带他去见主人。

我无法阻止自己思量这一问题——他得到公平的待遇了吗？不管干什么，这一想法总是缠绕着我，总是挥之不去，烦得我决定请假去呼啸山庄，帮助料理后事。林顿先生给我批假时，极不情愿；但我提出辛德雷无亲无故，很有说服力地请求他，指出辛德雷既是我以前的主人，也是我的义兄，所以操办后事我和林顿俩是同样地责无旁贷。另外，我提醒他哈里顿那孩子是他妻子的侄儿，在没有更近的亲人的情况下，他应当做那孩子的监护人，他应当也必须去过问遗产的情况，了却他的内兄死时的牵挂。

他当时也不便过问这些事情的，但他让我与他的律师谈谈，而且最终答应让我去了。他的律师以前也曾是恩肖的律师，我拜访了那个村子，请他和我一起去。他摇了摇头，劝我别去惹希斯克里夫，他断言，只要我一知道其中的内情，就会发现哈里顿跟乞丐差不多了。

“他父亲负债而死，”他说，“他所有的财产都被抵押了。现有这位当然继承人惟一能做的就是获得机会，设法在债权人心中激起一点关爱之情，这样他还可能会对他仁慈点。”

到达呼啸山庄时，我解释说，我是来看看一切是否办得还像样的。约瑟夫看上去足够悲痛，看见我来了，很是满意。希斯克里夫先生说他看不出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但是如果我愿意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安排葬礼的事。

他说：“那傻瓜的尸体该埋在十字路口，什么仪式也不需要，这样才对呢——昨天下午我碰巧离开他十来分钟，就那么一会儿，他把两个门都锁上了，把我关在外面。他一整夜都在喝酒，是故意要醉死自己的！今天早晨我们撞开了房门，因为我们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就像匹马。他就在那儿，躺在长椅上，即使剥他的皮，割他的肉，也弄不醒他的。我派人去请肯尼兹，他赶到时，那畜生已经变成一堆腐肉了——死了、冷了、僵硬了。所以你也会承认，那时再怎么折腾他也是

没用的!”

老仆人证实了他的话,但咕噜道:

“我倒巴不得他亲自去请医生的!我把主人照顾得肯定会比他照顾得好——我走的时候,他还没死,根本不像要死的样子。”

我坚持认为葬礼应当办得体面些,希斯克里夫先生说这方面可以按我的意思办,只是他希望我记住:操办这事的开销从头到尾都是他掏的。

他摆出一副冷酷严厉、漠不关心的姿态,既无快乐也无悲哀的样子。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对顺利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而表现出的满足感,看了让人心寒。的确,我有一次在他的神情中看到了某种类似于狂喜的东西。那发生在人们把棺材抬出家门的时候。他居然还假惺惺地当起送葬者。在和哈里顿一起跟着棺材走之前,他把那不幸的孩子抱到桌子上,特别兴奋地低声说:

“现在,我可爱的小家伙,你是我的啦!我们来看看用同样的风来吹扭,一棵树是否不会像另一棵树一样弯曲!”

那毫无察觉的孩子听了他的话还很高兴,他玩着希斯克里夫的胡子,抚摸着他的脸颊,但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尖刻地说道:

“先生,这孩子必须跟我回画眉田庄。这世界上没什么比这孩子与你更不相干的啦!”

“林顿是这么说的吗?”他质问。

“当然,他已经吩咐我要把他带走。”我回答。

“好吧,”这个无赖说道,“现在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倒是很想自己试着来养个小孩子,所以你去告诉你们家主人,如果他想带走他,我就得要我自己的孩子来补这个缺。我才不会一声不吭地让哈里顿走呢,可我肯定也会让那一个孩子来。记着告诉他!”

这一指示足以捆住我们的手脚。回来后我把这话的大意重述了一遍,林顿先生从一开始就没多大兴趣,自此就再没提要去干涉这事了。我也知道就算他愿意去管,他也是白费工夫。

呼啸山庄的客人如今成了它的主人,他对它的拥有权是不可动摇的,他向律师证明了这点,律师又向林顿先生证明:恩肖把他每一

码地全都抵押出去了,用来换得现金满足他的赌瘾了,而他,希斯克里夫,正是承担抵押人。

这样,本该是地方上一流绅士的哈里顿却落到完全依靠他父亲的宿敌来养活的地步。他住在家里,身份却是个仆人,还被剥夺了领取薪金的权利。由于他少朋寡友,也由于他对自己遭到的冤屈毫不知情,他根本无法替自己伸张正义。

第十八章

丁夫人继续说,那段阴暗时期后紧接着的十二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我最大的麻烦,也只不过是我年幼的小姐与所有的穷孩子和富孩子一样都时不时生些小病而已。

其余的时候呢,自打她出世六个月以后,就像落叶松一样长了起来,林顿夫人墓地上的石楠树第二次开花前,她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走路说话了。

她是最讨人喜爱的,给这所凄凉的房屋带来了阳光。她是个真正的美人儿,有着恩肖家漂亮的黑眼睛,林顿家白皙的皮肤、秀气的五官和黄色的卷发。她总是精神饱满,但不粗野,有着一颗在感情上过于敏感活跃的心。她对人特别友好,这让我想起她妈妈,但两人并不相像,因为小凯茜可以像鸽子一样温柔和顺,她嗓音轻柔,表情凝重。她的愤怒从来不是狂暴的,她的爱从来不是激烈的,而是深沉、温柔的。

但是,必须承认与她的优点相伴,她也有些缺点。生性冒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点就是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不管脾气是好是坏,只要人一宠,就都有些乖张任性。如果哪个仆人碰巧惹她生气了,她肯定会说:“我要告诉爸爸!”如果林顿责备她,哪怕只是一个不好的眼色,你也会觉得那是件令人心碎的事,不过我相信他从没对她说过什么严厉的话。

他自己完全担起了教育孩子的工作,并以此为乐。也是他的福气,好奇心与敏锐的心智促使她成为一名伶俐的学生。她学得迅速,也很积极,为他的教学成果增光添彩。

长到十三岁了,她还从未独自一人走出过园林。林顿先生偶尔会带上她去外面走上个把英里,但是他不把她交给别人。吉默顿在她眼中不过是个虚幻的名字,除了自家的房屋,她就只去过教堂。呼

啸山庄与希斯克里夫对于她来说根本不存在,她是个十足的隐士,而且看上去她也完全知足了。确实,有时她从育婴室的窗户往外看时也会问:

“艾伦,我要过多久才能到那些山顶上去呢?我想知道山那边是什么?是大海吗?”

“不,凯茜小姐,”我通常会答道,“还是山,就跟这些山一样。”

“站在那些金黄的岩石下往上看,这些岩石会是什么样子啊?”她有一次这么问道。

盘尼斯吞岩的陡坡屹立在那儿,特别引起了她的注意,尤其是夕阳照在岩石和最高峰上,旁边的景物都处在阴影中的时候。

我跟她解释那不过是一堆堆光秃秃的岩石,石头缝里的土太少,连棵矮树都养活不了。

“那为什么黄昏过后这么久了,它们还那么亮呢?”她追问。

“因为它们地势比我们这儿高出许多,”我答道,“你肯定爬不上去,它们又高又陡。冬天我们这儿还没冰霜,那儿就有了;盛夏时,在东北边的黑洞里我还看到过雪。”

“啊,你爬上去过!”她欢快地叫道,“那么我长大了也可以上去啦。艾伦,爸爸去过那儿吗?”

“小姐,爸爸会告诉你,”我匆匆答道,“它们不值得费力去爬的。你和他常去散步的荒原要好玩得多了,我们画眉田庄的田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了。”

“但是画眉田庄我知道,那些地方我却不知道啊,”她自言自语道,“要是从那最高的山顶往四周看,我肯定会很开心——我的小马驹敏妮有朝一日会带我去的。”

有一个女仆曾经提到过仙女洞,她给着了迷,非要去走一趟,于是老缠着林顿先生。他也答应她,等她大了时会让她去的。可凯瑟琳小姐恨不得每过一个月就算做是一岁。她常挂在嘴边的问题就是:“现在,我去盘尼斯吞岩够不够大啦?”

到那儿的路蜿蜒经过呼啸山庄。埃德加不肯经过那儿,所以她常常得到的答案就是:“还不行,亲爱的,还不行!”

我刚说过希斯克里夫夫人离开丈夫后还活了十二年多。他们家族的人体质都很弱,你经常可以见到这里的人身体都很健壮,但是她和埃德加都不是。我不太清楚,她最后得的是什么病,我猜他们兄妹俩是死于同一种病,一种热病,发病缓慢,但治不好,很快地消耗生命,直至死亡。

她写信给她哥哥,告诉他说自己已经病了四个月了,估计好景不常;她请他如果可能的话去她那儿,因为她有许多事要解决,她希望与他告别,并且稳稳当当地把林顿交给他。她希望哥哥能够像自己那样的去照顾小林顿。她也相信,孩子的父亲决不肯承担抚养和教育他的责任。

我的主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虽然为一般的事外出他都很不情愿,但这次他却飞奔而去。他把凯瑟琳交给我,嘱咐我他不在时我要特别当心,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叮嘱:即使有我陪伴,凯瑟琳也不准出园林半步。至于她会不会独自外出,他是从来没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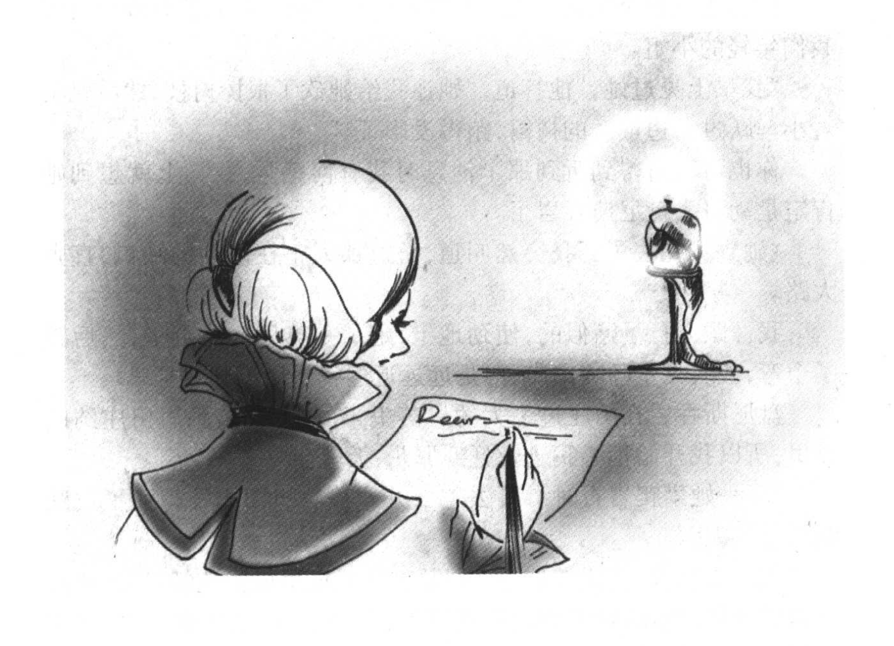
他去了三个星期。头一两天这个由我照料的孩子坐在书房的角落里,难过得既不看书也不玩耍,她在那么安静的状态下倒是没给我惹麻烦,但紧接着一段时间她变得烦躁、倦怠。我那时太忙,也太老了,没法跑来跑去逗她开心,我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她自娱自乐。

我常打发她去田庄里转转——有时步行,有时骑小马驹去,而等她回来时,我则耐心地听她尽情讲述她的或真或假的奇遇。

正是盛夏季节,她那么喜欢独自出行,通常从吃过早饭一直到下午喝茶时都千方百计待在外面。然后晚上的时间就在听她讲述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中打发过去。我并不担心她会跑出园林边界,因为大门通常是锁着的,我想即使大门敞开着,她独自一人也不大敢往前走。

不幸的是,后来证明我是有些自以为是了。一天早晨八点钟时凯瑟琳过来找我,说那天她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名阿拉伯商人,带上她的商队穿过沙漠,让我给她以及她的牲口(即一匹马和由她的大猎狗和两只猎犬充当的三头骆驼)提供足够的补给。

我准备了充足的美味,放在篮子里,吊在马鞍的一边。她跳上马



她写信告诉哥哥，她一直身体不好，只怕凶多吉少。希望能和他最后告别，将小林顿托付给他。

背，快乐得跟仙女似的，头戴宽檐帽和沙面巾抵御着七月的骄阳，她欢笑着，策马小跑着走了。临走时，我劝告她当心，不要骑得太快，要早些回来，她还嘲笑了我一番。

下午喝茶时这淘气的小家伙还没露面。其中一个旅行者，就是那条老猎狗，贪图安逸，回来了，但无论是凯茜、小马驹还是那两条猎犬是连个影子都见不着。我开始派人沿着这条路那条路地去找，最后我亲自四下去找了。

园林边上有个工人在人造林的四周筑篱笆。我问他有没有看到我们年轻的小姐。

“我早上见过她，”他答道，“她让我给她砍了根榛树枝，然后就骑着小马跃过那边最矮的树篱，跑得没影了。”

你也可以猜得到听到那个消息时我有何感觉，我马上就想到她肯定是动身去盘尼斯吞岩了。

“她到哪儿去了？”我突然叫道，挤过那人正在修补的缺口，直奔大路。

我像跟人打了赌似的，使劲地走，走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然后转了个弯，我看见了呼啸山庄，但是远远近近就是见不到凯瑟琳。

盘尼斯吞岩在山庄过去大约一英里半的地方，离画眉田庄约四英里，所以我开始担心我还未赶到那儿，天就会黑了。

“万一她攀爬岩石时滑下去怎么办，”我心想，“要是摔死了或跌断了骨头呢？”

我的心悬着，真让人难受。但是就在我慌里慌张地经过农舍时，见到那条最凶猛的猎犬查理躺在窗下，头肿了，耳朵还在流血，这才让我开始松了口气。我打开栅栏门，跑到门那边，狠命地敲门要他们让我进去。一个女人来开门，我认识她，她以前住在吉默顿，恩肖先生死后她就在那儿当仆人了。

“啊，”她说，“你是来找你们小姐的吧？别担心，她在这儿安全着呢！真高兴啊！不是我家主人回来了！”

“那么他不在家了，是吧？”我因为走得快，又担心，所以气都喘不过来了。

“不在，不在，”她回答，“他和约瑟夫都不在，我想这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回来。进来歇歇脚吧。”

我进屋了，看见我们迷途的羔羊正在火炉边她妈妈小时候坐的那张小椅子上摇来摇去。她的帽子挂在墙上。她看上去毫不拘束，与哈里顿谈笑风生，兴致要有多高就有多高。哈里顿现在已是十八岁的强壮的大小伙子了，他既好奇又惊讶地盯着她，对她滔滔不绝的话与问题理解得却少之又少。

“好啊，小姐。”我大声道，摆出一副愤怒的面容来掩饰我的喜悦，“爸爸回来前你别想再骑马了，我不相信你了，连门槛都不让你迈出去了，你这个淘气、顽皮的丫头。”

“噢，艾伦！”她高兴地大声喊着，跳起身，跑到我身旁。“我今晚可有的是要告诉你的事啦——反正你也找到我啦。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把帽子戴上，我们马上回家。”我说，“我为你难过得要死，凯茜小姐，你可做了件大错特错的事。别在那撅嘴哭喊，没用的，这也不能弥补我满乡间找你而经历的麻烦。想想林顿先生是如何嘱咐我要把你关在家里，而你却这样偷偷地跑出来，这说明你是只狡猾的小狐狸，没人会再相信你啦。”

“我做什么了？”她啜泣着，但又马上止住了。“爸爸可没叮嘱我什么——他也不会责备我的，艾伦——他从不像你这样发脾气！”

“好了，好了，”我又说，“我来替你系好帽带。得，我们别在这闹别扭了。啊，真羞呀，你都十三岁了，却还像个孩子。”

我大声说这话是因为她把帽子从头上拨弄下来，退到了烟囱边，我抓不到她。

“别！”仆人说，“丁太太，对这么可爱的姑娘别这么严厉。是我们让她停下来的——她本来是要继续往前骑的，也是怕你担心啊。但是哈里顿提出陪她一起去，我认为他也该这么做，山上的路太荒凉啦。”

我们谈话时，哈里顿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不好意思说话，但看上去他似乎并不喜欢我的突然到来。

“我得等多久呢?”我不顾那女人的干涉继续说,“再过十分钟天就黑了。凯茜小姐,小马驹在哪儿? 凤凰(猎犬名)呢? 你再不快点我就走了,随你怎么样。”

“小马驹在院子里,”她回答,“凤凰关在那儿。它被咬了,查理也是。我本来是要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你的,但你脾气这么大,你不配听我的故事。”

我捡起她的帽子,走近她,想给她重新戴上,但是看到那屋子里的人都站在她一边,她开始在房间里跑来蹦去。我一追她,她就像耗子一样跳起来,从家具上跃过,或躲到家具下面或后面,让我觉得跟在她后面追实在太滑稽了。

哈里顿和那女人都大笑起来,她也跟着他们一起笑,而且笑得更无礼,直到我极其恼怒地大声喊道:

“好了,凯茜小姐,如果你知道这是谁的房子的话,你就情愿出去啦。”

“这是你父亲的房子,是不是?”她转向哈里顿。

“不是。”他回答,两眼看着地面,脸羞得通红。

他不敢正视她专注的目光,尽管那双眼睛活像他的。

“那是谁的呢——你主人的?”她问。

他的脸更红了,情绪也变了,他低声骂了一句,转身走了。

“他主人是谁?”这烦人的丫头转向我继续问道,“他谈道‘我们的房子’、‘我们家人’,我还以为他是主人的儿子呢。他从没叫我‘小姐’。如果他是仆人,他本该这样称呼我的,是不是?”

这么孩子气的话,哈里顿听得脸都黑了,像是阴云密布。我悄悄摇了摇问我话的人,终于让她准备走了。

“现在,去把我的马牵来。”她像对田庄的马夫那样对她还未相识的亲戚说,“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我想看看沼泽地里捉妖人在哪儿出现,听你说说你所谓的‘小仙人’,但得快点! 怎么回事? 我说,把我的马牵来!”

“在做你的仆人前,我要先看你下地狱!”那男孩吼道。

“你要看我什么?”凯瑟琳小姐惊奇地问道。

“下地狱——你这无礼的狐狸精!”他答道。

“瞧,凯茜小姐,你瞧,你已找到好伴啦,”我插话道,“对年轻的女士用这样的好话! 别和他吵啦——来,我们自己去找敏妮,走吧。”

“但艾伦,”她喊道,惊异地瞪着眼,“他怎敢这样对我说话? 难道他不该照我的吩咐去做吗? 你这坏东西,我要把你的话告诉爸爸——等着瞧!”

哈里顿对这个威胁似乎并不在意,所以她很愤怒,眼泪都出来了。“你去把我的马牵来,”她转向那个女人大声说,“还要立刻把我的狗放了!”

“轻点声,小姐,”那女人回答,“礼貌点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虽然那位哈里顿少爷不是主人的儿子,他是你的表兄啊。我也不是被雇来伺候你的!”

“他是我表兄!”凯茜嘲讽地大笑道。

“是的,的确是!”那个批评她的人回答。

“噢,艾伦! 别让他们说那样的话。”她艰难地继续说道,“爸爸去伦敦接我表弟去了——我表弟是一位绅士的儿子——而那个我的——”她停下了,立刻流起了眼泪,单是和眼前的粗人有亲戚关系这一想法就让她万分难过。

“嘘,嘘!”我低声说,“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亲,凯茜小姐,而且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妨害,只是万一他们不友好或很坏的话,他们就没必要交往。”

“他不是,他不是我表兄,艾伦!”她继续说,想到这她又难过起来了,便扑到我怀里想逃避那个念头。

对于她和那位女仆彼此泄露的事实我大为苦恼。我毫不怀疑,凯瑟琳传出的林顿即将到来的消息一定会被报告给希斯克里夫先生;同时我也敢肯定,等她父亲一回来,凯瑟琳首先想做的事就是要求她父亲对于女仆所说的有关她那位缺乏教养的亲戚的话做出解释。

哈里顿已经从刚才被她当做仆人的憎恶中恢复过来,似乎被她的悲伤打动了。他把她的小马驹牵到了门口,为了讨好她,又去狗窝

里抱来一只漂亮的弯腿的小猎狗放到了她手上,让她安静一下,因为他并无意冒犯她。

她停止哀泣,带着惶惑和恐怖的眼光打量着他,然后又哭了起来。

她对那可怜的孩子如此厌恶简直让我忍不住想笑。那孩子身材匀称、体格健壮,他相貌也很英俊,又结实又健康,只是他身上的衣服只适合每日在田间劳动或者在荒野上抓兔子等猎物时穿。但我想,从他的面相上我可以看出他的心拥有比他父亲所具有的更好的品质。毫无疑问,他是迷失在荒山野岭中的好东西,丛生的杂草湮没了它的生长,没人能注意到。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换成别的、有利的环境,显然它就会变成一片肥沃的土壤,会产出丰硕的果实。我相信,希斯克里夫先生在肉体上没有虐待过他。多亏他那无所畏惧的天性,那是不会诱使希斯克里夫实行那样的压迫的。在希斯克里夫先生看来,他的天性中根本就没有那种怯懦的敏感可以激发他去虐待那孩子。他使哈里顿变成了一个野蛮人,他好像因此把他的恶意全发泄了:从来没人教他读书或写字;从来没人责备他的任何坏习惯,只要这些习惯没有惹恼他的主人;从来没人引导他朝美德迈出一步;也从来没人告诫他远离恶行。从我听到的看来,约瑟夫对他的变坏贡献可真不小。在哈里顿还是小孩子时,由于他是以前家的主人,约瑟夫对他狭隘的偏爱就促使他自己对他又是奉承又是宠爱。在凯瑟琳·恩肖与希斯克里夫还是孩子时,他就习惯于指责他们让老主人失去耐心,而因他所说的他们的"恶行",又逼得老主人只好借酒消愁,所以,现在他就把造成哈里顿所有缺点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他财产的掠夺者身上。

如果这孩子骂脏话,他也懒得去纠正他,无论他的行为多么该受到责备,他也不管。显然,看着他坏到极端,约瑟夫感觉很满足。他承认这孩子已毁了,他的灵魂已沉沦,但是他又觉得希斯克里夫必须对此负责。哈里顿的仇必将得报,这一想法给了他巨大的安慰。

约瑟夫在哈里顿的思想中灌输了一种对于他们的姓氏与家族的骄傲;要是他有胆子的话,他就会在哈里顿与山庄现在的主人之间培

养出一种仇恨。但是,他对那个主人的恐惧达到了迷信的地步,他对主人的感情就只敢表现为低声的影射与私下里的诅咒。

我不能假装自己非常熟悉呼啸山庄那些日子的生活方式。我这也只是道听途说,因为我亲眼见到的很少。村里人都断言他很吝啬,是个对佃户残酷无情的地主。但是房屋内部却因为由女性管理而又恢复了往日的舒适,家里也没有出现过辛德雷在世时常见的暴乱场面。那主人过去太阴郁了,不可能与任何人来往,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现在——

不过,这与我的故事可没多大关系。凯西小姐拒绝接受他作为求和礼物的小狗,她要她自己的狗:“查理”与“凤凰”。它们耷拉着头,一瘸一拐地来了。我们就出发回家了,心烦意乱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们小姐那天是怎么过的,我怎么也问不出来。她只告诉我,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她远游的目的地是盘尼斯吞岩;她一路平安地到达农舍的大门前,这时,哈里顿正好出来了,后面跟着几条狗,他们袭击了她的随行队伍。

这些狗相互狠狠地撕咬了一阵后,才被主人分开,他们就这样互相认识了。凯瑟琳告诉哈里顿她是谁,要去哪儿,并请他给她指路,最后就哄他陪她一起去。

他为她揭开了仙女洞以及其他二十个神奇地方的秘密。但是由于我已失宠,所以我没能荣幸地听她描述她都看到了哪些有趣的东西。

然而,我也可以看得出,她的向导一直都很得她的欢心,直到她把他当成仆人而伤了他的感情,以及直到希斯克里夫的管家说他是她的表兄伤了她的感情。

然而他对她所用的字眼还是让她耿耿于怀。你想想吧,在田庄里,向来都是“亲爱的”、“宝贝儿”、“皇后”、“天使”的她,竟然被一个陌生人如此可怕地侮辱了!她闹不明白,我费了很大劲才让她答应不在她父亲面前告状。

我对她解释说她父亲是多么讨厌山庄的那户人家;若是他发现

她去过那儿,会有多么伤心。但我主要坚持说了这一事实:如果她泄露我不把他的嘱咐当回事,他恐怕会特别生气非要赶我走不可。凯茜受不了这种可能的情形,她作了保证,并且真的保守了秘密,因为我的缘故——毕竟,她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第十九章

一封带黑边的信宣布了主人的归期。伊莎贝拉死了,他写信让我替他女儿穿上丧服,为他年幼的外甥准备一个房间,以及房中一切设备。

凯瑟琳一想到要欢迎她父亲回来简直是欣喜若狂了,兴奋地沉浸在对"真正的"表弟的无数优点的猜想中。

他们预期到达的那天晚上来临了。从一大清早凯茜就忙活起来了,安排她自己的一些小事情,现在她身上穿的是一件新的黑衣——可怜的孩子!姑妈的死并没使她实实在在地感到悲哀——她老是担心,非让我和她一起走到庄园那边去迎接他们。

"林顿只比我小六个月,"我们在树阴下正悠闲地漫步在布满青苔的凹凸不平的草地上,她喋喋不休地说,"有他那样的玩伴会是多么开心的事啊!伊莎贝拉姑妈曾经把他的一缕头发寄给爸爸。他的头发比我的头发颜色浅些,是更淡点的黄色,发质和我的头发差不多好。我把它仔细地保存在一个玻璃盒内,我常想,要是我能见到它的主人,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噢,我真高兴!爸爸,亲爱的,亲爱的爸爸!来吧,艾伦,我们跑吧!来啊,跑啊!"

她跑了一段,又跑了回来,接着又往前跑,在我肃穆地迈步走到大门前,她已经这样来回往返了许多次。然后她坐在路边的草坡上,试图耐心地等待,不过这又怎么可能呢?她一分钟也静不下来啊!

"他们要多久才来啊!"她大声说,"噢,我看到路上有些尘土——他们来啦!不!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我们就不能再往前走点吗?半英里,艾伦,就半英里?求你了,说好吧!就走到转弯处那丛桦树那儿!"

我坚决不允。终于,她不再焦虑了:旅行马车驶入了眼帘。

凯茜小姐一看到她父亲的脸从窗户中探出,就立刻叫起来,张开

了双臂。他下了车,几乎是和她一样急切。过了很久,他们才想起别人来。

他们相互拥抱的时候,我往车里偷看了一眼林顿。他在车角落里睡着了,身上裹着一件暖和的、镶皮毛边的大氅,好像是过冬似的。他面色苍白、身体娇弱,别人可能会误以为他是我们家主人的弟弟,他们俩实在是太像了。但是他的神情中透出病人的乖戾,这是埃德加·林顿从不曾有的。

埃德加看见我在看他,和我握了手后,就让我把车门关上,不要打扰他,因为那趟旅行已让他疲惫不堪了。

凯茜也很想看他一眼,但她爸爸让她到他身边去,他们一起走向园林,而我则匆匆地走在他们前面,去让仆人赶快做好准备。

"好了,亲爱的。"在前门台阶下停下来时,林顿先生对他的女儿说,"你表弟不像你这么结实,这么开心。记得啊,他刚刚失去妈妈,所以,你也别指望他马上和你一起到处玩、到处跑。别和他说太多话打扰他——至少今天晚上让他静一静,好不好?"

"好的,好的,爸爸,"凯瑟琳答道,"但我真的想看看他,他一次都没有往车外看。"

马车停了下来,睡眠者被唤醒了,他舅舅把他抱下了车。

"这是你的表姐凯茜·林顿,"他说着,将他们的小手放到了一起。"她已经很喜欢你了,注意,今晚别哭了,这会让她难过。现在要打起精神,旅行已结束了,你要做的事就是尽情休息、玩乐。"

"那让我去睡觉吧。"那男孩避开了凯瑟琳的招呼答道,又用手指去抹刚刚流出的眼泪。

"好了,好了,你是个乖孩子呀,"我把他领进屋,低声说,"你会把她也弄哭的——看她为你是多么难过啊!"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替他难过,但他表姐的确是和他一样苦着脸回到了她父亲身旁。他们三人都进了屋,上楼到书房去了,那儿已经摆好了茶。

我把林顿的帽子和披风脱下,把他安置在桌子旁的一张椅子上,但他刚一坐下就又开始哭了。我的主人问他怎么回事。

“我不能坐在椅子上。”那男孩啜泣着说。

“那么坐到沙发上去吧,艾伦会把茶端给你。”他舅舅耐心地回答。

我相信,一路上这个交由他照顾的娇气、柔弱的孩子肯定是够他受的。

林顿慢慢地拖着步子走过去躺下了。凯茜拿了只脚凳,端着茶到了他身边。

一开始她坐在那儿,一声不出,但那持续不了多久。她就决心要按照她自己的愿望把她的小表弟当成个宠儿。她开始抚摸他的卷发,亲吻他的脸颊,用自己的茶碟端茶给他喝,就像对待婴儿一样。这让他很高兴,因为他比起婴儿来也好不到哪去,他擦干眼睛,露出淡淡的微笑。

“噢,他会过得很好的,”看了他们一会后,主人对我说,“会很好的,只要我们能照顾他,艾伦,有他同龄的孩子陪伴会给他注入新的生气:只要他希望自己强壮起来,他就能做到。”

“当然,要是我们能把他留在这儿!”我沉思着。一阵痛苦的疑虑涌上心头:能够做到这点的希望实在渺茫。我接着又想,这个脆弱的孩子生活在呼啸山庄,夹在他父亲与哈里顿之间,又该怎么过啊?他们是何种玩伴、何样导师!

我们的疑虑很快就有了答案,甚至比我料想得还要快。喝完茶,我刚把孩子们带到楼上,看着林顿睡着了——他没睡着就不让我走——我已经下了楼,站在大厅桌边替埃德加先生点上去卧室用的蜡烛,这时一个女仆走出厨房,告诉我希斯克里夫先生的仆人约瑟夫在门口,要跟主人说话。

“我先去问问他想干什么?”我十分紧张地说,“这时打扰人可真不该,他们大老远地刚回来。我想主人现在不能见他。”

我说这话的当儿,约瑟夫已穿过厨房来到了大厅。他穿着他最好的衣服,绷着那张假装虔诚的苦脸,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手杖,开始在垫子上蹭鞋子。

“晚上好,约瑟夫,”我冷冷地说,“今晚来这干吗?”

“我要和林顿老爷说话。”他说着很不屑地一挥手，让我站到一边。

“林顿先生正要上床睡觉。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事，不然他是不会听你说的，”我继续说，“你最好在这儿坐下来，有什么话就告诉我好了。”

“哪个房间是他的？”他打量着一排关闭的房门问。

我看得出他是打定主意要不听我的劝告，所以我很不情愿地上楼去了书房，通报了这位来得不是时候的拜访者，并劝主人把他打发走，明天再说。

林顿先生根本没时间授权我去做这件事，因为约瑟夫已紧跟着我上楼，闯进了房间。他稳稳地坐到了桌子的另一端，两手握成拳扶着手杖，开始扯着嗓门说话，仿佛是料到有人会反对似的。

“希斯克里夫先生派我来带他儿子回去。不带走他，我就不回去。”

埃德加·林顿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悲戚万分的神情。如果只考虑到那孩子自身，他也只会对他充满怜惜；但是一回忆起伊莎贝拉的希望、恐惧、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以及把孩子托付给他照顾时的话语，又想到他将不得不放弃这孩子，他真的难过极了；他在心中思量着该如何避免此事的发生。实在是无计可施：哪怕是稍微表露出想留住他的愿望都只能让索要者变得更坚决；除了把他交出去，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然而，他也不会把他从梦中唤醒的。

“告诉希斯克里夫先生，”他平静地回答，“他儿子明天就去呼啸山庄。他现在已睡了，而且累得一步路也不能走了。你也可以告诉他，林顿的母亲希望他由我来照顾。目前，他的健康状况不太稳定。”

“不，”约瑟夫用他的手杖砰地敲了下地面，装出一副呼风唤雨的样子。“不行！那没用。希斯克里夫不在乎孩子他娘，也不在乎你，但是他要他的儿子。我一定得把他带走——现在你听明白了吧！”

“今晚你不能带他走！”林顿果断地答道，“赶快下楼。把我刚才的话告诉你们家主人。艾伦，带他下去。走——”

他把那愤怒的老头子胳膊往上一拉，将他赶出房间，随手关上了

房门。

“好啊！”约瑟夫大叫着慢慢走了出去，“明天他亲自来，你要是有胆子，就把他也搡出去！”

第二十章

为了防止这一威胁会真的实现,林顿先生嘱托我一早就带这孩子回家,让他骑凯瑟琳的小马去。他说:

“无论他的命运是好是坏,我们都无能为力了,你就千万别对我女儿说他去哪儿了。从今往后,她也不能与他交往了,所以最好别让她知道他就在附近,以免她安不下心,急着要去山庄看他。就告诉她,他父亲突然派人来把他接走了,他必须离开我们。”

五点钟时,林顿很不情愿地给人从床上叫起来。得知还要准备继续赶路,他很惊讶,但是我婉言解释说,他要和他父亲希斯克里夫先生住一段时间。他父亲很想见他,所以生怕要等到他昨日旅行的疲劳中恢复过来时,会延误他们父子相聚的喜悦。

“我父亲!”他又奇怪又困惑地大叫起来,“妈妈可从来没告诉我还有父亲。他住在哪儿?我情愿和舅舅住一起。”

“他住得离田庄不远,”我回答,“就在那些山那边,不是很远,如果你身体强健了,你可以步行到这儿。你应当高高兴兴地回家,去见他。你必须用心去爱他,就像你爱你妈妈一样,那么他也会爱你的。”

“但我以前怎么从没听说过他?”林顿问,“为什么妈妈和他不像别人一样住在一起啊?”

“他有事情要做,得留在北方,”我回答,“而你母亲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只得住在南方。”

“那妈妈为什么从来没对我提起他呢?”这孩子追问道,“她常提起舅舅,我早就知道要爱自己的舅舅了。我怎么去爱爸爸呢?我不认识他呀。”

“噢,所有的孩子都是爱父母亲的,”我说,“也许你母亲以为如果她经常对你提起他的话,你就想和他在一起了。我们快点吧。这么美丽的清晨早早出去骑马要比再睡一小时好多了。”

“她会和我们一起去吗?”他追问,“就是我昨天见到的那个小女孩。”

“她现在不去。”我回答。

“那么舅舅呢?”他继续问。

“不,我陪你去那儿。”我说。

林顿又倒到枕头上,仔细地想了想。

“舅舅不去,我也不去,”他终于哭了,“我搞不清楚你打算带我去哪儿?”

我试图劝他说,他不愿意去见父亲是不对的。他仍然还是犟着闹着不肯穿衣服,我只得叫主人来帮着哄他起床。

我们就哄骗他,给他保证说,他不会离开得太久,说埃德加先生与凯茜会去看他,终于这可怜的孩子上路了。一路上我还时不时编出并重复了好几个空头的诺言。

过了一会儿,洋溢着青草香味的纯净的空气、灿烂的阳光,以及敏妮轻快的步伐让他就不再那么情绪低沉了。他便开始更有兴趣和劲头地问起他新家的情形,还问了家里都住些什么人。

“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一样好玩吗?”他问道,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山谷,一团薄雾从那儿升起,在蓝天四周形成柔细的云朵。

“呼啸山庄不像这样是掩隐在树里的,”我答道,“也没有这么大,但是在四周你都可以看到美丽的乡村景色。那儿的空气对你的健康更有好处——更清新,更干燥。也许一开始你会认为那儿的房子又旧又暗,尽管它是座了不起的房子,在当地可算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你可以去旷野里好好散散步呢。哈里顿·恩肖会带你去最好玩的地方,他是凯茜小姐的表兄,所以呢,也可以说是你的表兄。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拿上一本好书,把个绿色的小山谷当做书房。你舅舅还可以不时与你一起去散步,他确实经常到山中散步的。”

“我父亲什么样?”他问,“他和我舅舅一样年轻英俊吗?”

“他也那么年轻,”我说,“但他是黑头发黑眼睛,看上去要严厉一些,也高大一些。也许一开始他对你似乎不那么温柔和蔼,因为那不是他的风格,但我还是提醒你,对他要坦率热诚,他自然而然也就比

任何舅舅都更要喜欢你了,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啊。"

"黑头发、黑眼睛,"林顿沉思道,"我想像不出来。那么我跟他长得不像,是不是?"

"不太像。"我回答。我想他们真的一点都不像。我遗憾地打量着我同伴白皙的皮肤、纤弱的体格和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睛……那是他母亲的眼睛,但它们除了偶尔被他那病态的焦躁点燃外,根本就没有一点他母亲神采闪耀的样子。

"他居然从来没去看过我和妈妈,这多奇怪啊!"他喃喃自语,"他见过我吗?如果见过,那我那时肯定还是个小宝宝吧,我是一点都记不得他了!"

"噢,林顿少爷,"我说,"三百英里可是很远的路呀。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大人和你来说可不是一样长啊。希斯克里夫先生很可能年年夏天都准备去的,但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现在已经太迟了——你可不要拿这一方面的问题去烦他,那样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只会使他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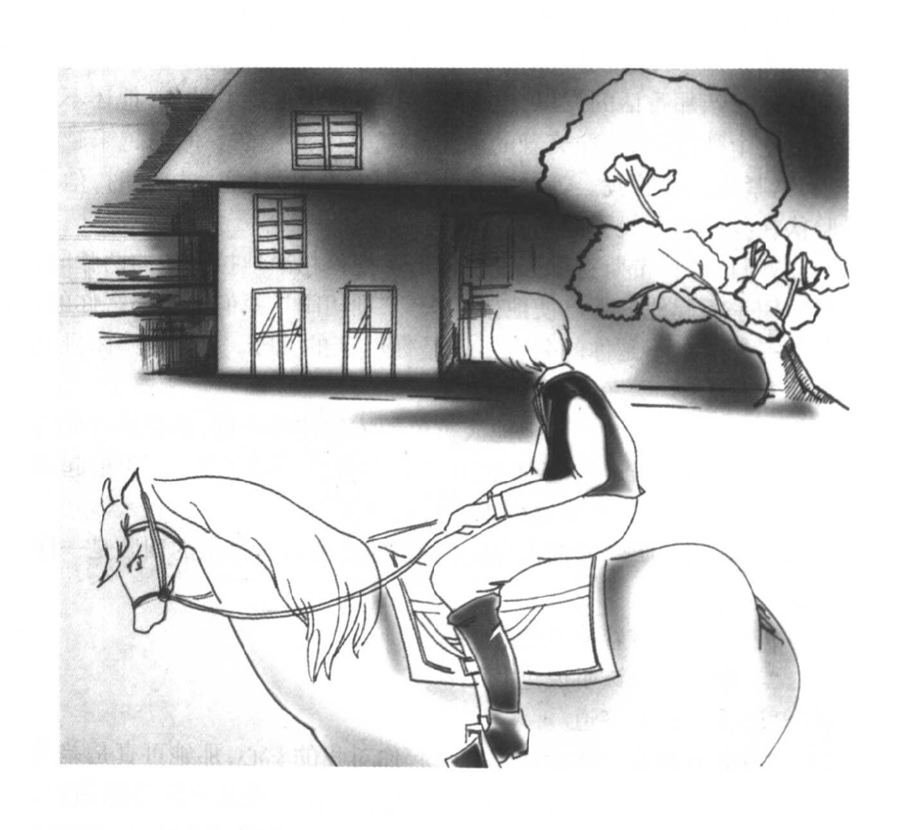
在接下来的赶路的时间里,小男孩完全陷入沉思中,直到我们在农舍花园的门旁停下。我注意着他的神情,看他有什么想法。他专心致志、神情严肃地打量着房屋刻花的正面和低檐的格子窗,还有那蔓生的醋栗树和弯曲的枞树,然后摇了摇头,他内心对这新家的外表完全不满,但他懂事,并没急着抱怨——房屋内部或许有可作弥补的东西。

在他下马前,我去开了门。六点半了,家里刚吃过早饭,仆人正在清理餐桌。约瑟夫站在主人的椅子边向他报告一匹瘸腿马的事,哈里顿正准备去草场。

"你好,耐莉,"希斯克里夫先生看到我时大声说,"我刚才还担心我恐怕得亲自下山,取回我的财产呢。你把他带来啦,是不是?让我看看我们能把他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他起身,阔步迈向门边。哈里顿与约瑟夫好奇地张着嘴跟在后面。可怜的林顿惊恐地打量着这三个人的脸。

"肯定的,"约瑟夫严肃、仔细地看了一番后说,"主人,他把他俩



他全神贯注打量着这所宅子。

给你换掉啦,这是他的闺女。"

希斯克里夫把他儿子盯得直打战后,发出了嘲弄的笑声。

"天哪!真是个美人儿!多么可爱、迷人的小东西啊!"他叫道,"耐莉,他们不是拿蜗牛和发酸的牛奶来养活他的吧?啊,见鬼!这比我预料得还糟糕——鬼知道我本来就不乐观的!"

我让那个浑身发抖、困惑不安的孩子下马进了屋。他没有完全理解他父亲那番话的意思,也不懂那是不是说他的。的确,他还不能确信这个神情严厉、狞笑着的陌生人就是他的父亲。但他越来越惶恐,紧紧地依偎着我。等希斯克里夫先生坐下,让他"过来"时,他把脸伏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

"啧!啧!"希斯克里夫说着伸出手把他粗暴地拉到他的两膝间,然后用手扳起他的下巴使他抬起头。"别胡闹!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林顿——这是不是你的名字?你是你母亲的儿子,完全是!你身上哪儿有我的影子,好哭精?"

他摘下男孩的帽子,把他淡黄色的浓发往后一推,摸摸他纤瘦的胳膊、细小的手指。在他细看自己时,林顿已停止了哭泣,他抬起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审视着这位查看自己的人。

"你认识我吗?"希斯克里夫问道,他已确信这孩子的四肢是一样的虚弱无力。

"不。"林顿带着茫然的恐惧回答。

"我敢说你总该听说过我吧?"

"没有。"他又答道。

"没有?你母亲竟然从没有唤起你对我的孝心,那她可真是差劲了!好了,我来告诉你吧,你是我的儿子!你母亲是个恶毒的荡妇,竟不让你知道你有个什么样的父亲。好了,别畏缩,别脸红!不过这倒也可以看出你的血不是白色的。做个乖孩子,我也会做你的好父亲的。耐莉,如果你累了,可以坐下来;如果不累,就回去吧。我猜你会把在这儿的所见所闻汇报给田庄那个废物;而你逗留在这不走,这小东西也不会安定下来。"

"好吧,"我答道,"我希望你对这孩子和善点,希斯克里夫先生,

不然，你可留不了他多久的。这个世界这么大，你认识的亲人可就他一个了！记住啊。”

“我会对他非常和善的，这你不用担心，”他大笑着说，“而且我不准其他人对他好——我要独占他的爱。现在就开始表明我的和善。约瑟夫，给这个孩子拿点早餐来。哈里顿，你这可恶的呆瓜，快去干活。”等他们都走后，他又对我说，“对了，耐莉，我儿子可是你们田庄未来的主人啊。在我还未确定我成为林顿的继承人之前我是不希望他死的。而且，他是我的，我要眼见我的后代成为他们土地的主人；我要我的孩子雇用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父辈的土地上劳作来挣钱。我要那样的胜利！这是让我能忍受这个兔崽子的惟一理由。他本身就让我瞧不起，而他引起的回忆让我更是憎恨他！但是有那么一个理由也就足够了，他和我在一起同样会很安全，同样会得到细心的照顾，就像你们家主人照顾他自己的孩子那么用心。我楼上有一个房间，已为他装饰得很漂亮了。我也已从二十英里外请了一位教师，一星期来三次，他想学什么就教他什么。我已命令哈里顿听他的话。事实上，我已安排了一切，就是为了让他保持他的上等人和绅士做派，要他高人一等。但是我真的很遗憾，他简直一点不配别人给他操这么多心。如果我还祈求过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福气的话，那就是能发现他值得我骄傲。而对于眼前这个奶油脸蛋、哭哭啼啼的可怜虫我真是失望透顶啦！”

他说话的时候，约瑟夫端着一盒牛奶粥回来了，放到了林顿面前。林顿带着厌恶的神情搅着这不可口的粥，断言自己没法吃。

我看得出约瑟夫和他主人一样，也很轻视这孩子，尽管他被迫把这种感情藏在心里，因为希斯克里夫还是明摆着要求他的下人尊敬林顿。

“没法吃？”他重复着说，盯着林顿的脸，压低声音，怕被别人听见，“但是哈里顿少爷小时候从没吃过别的，我倒是想，能给他吃的，当然也可以让你吃啦！”

“我才不会吃呢！”林顿暴躁地答道，“把它拿走。”

约瑟夫愤愤不平地一下子端起食物，拿到了我们眼前。

“这吃的有什么不好了?”他问,把盘子一下子递到希斯克里夫鼻子底下。

“有什么不好?”希斯克里夫说。

“是啊!”约瑟夫回答,“那个挑剔的孩子说这东西他没法吃。可我想这也对,他母亲以前就像这样——我们太脏了,连去种玉米给他做面包都快不配了!”

“别跟我提起他母亲,”他主人生气地说,“给他拿点他能吃得下的东西,就这样了。耐莉,他通常都吃些什么?”

我建议煮牛奶或茶,管家奉命去准备了。

好了,我想,他父亲的自私也许可以让他过得舒适些。他已看出他体质娇弱,有必要待他稍好些。我要告诉埃德加说希斯克里夫的脾气已有了转变,以此安慰他。

我已没有什么理由继续逗留,所以就悄悄地出去了,那时林顿正忙着胆怯地拒绝一只牧羊犬友好的接近。但是他太警觉了,根本骗不了他。我一关上门,就听见一声哭喊和一遍又一遍的狂叫:

“别离开我!我不要在这儿!我不要在这儿!”

接着门闩抬起又落下了——他们不准他出来。我骑上敏妮,催它快跑,于是我短暂的监护就此结束了。

第二十一章

那天小凯茜让我们颇费脑筋。她兴高采烈地起了床,急切地要去找她表弟。得知他已离去的消息,她又是眼泪又是哀叹,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埃德加不得不亲自去安慰她,断言他很快就会回来。但是他加了个条件"如果我能找到他的话",而那是毫无希望的事。

这一保证并没让她平静下来,真正更能发挥效力的是时间,尽管在她再次见到他之前,她还不时问她父亲林顿何时回来,但他的容貌在她的记忆中已越来越模糊,以至于见面时都不认识了。

我去吉默顿办事时,碰到呼啸山庄的管家总会问问小少爷的情况,因为他和凯瑟琳一样几乎与世隔绝,而且谁也见不着他。我可以从她的话中听出,他身体依旧很虚弱,是个难伺候的主儿。她说希斯克里夫先生似乎越来越不喜欢他了,尽管他还努力去掩饰这点。他憎恶他的声音,根本无法忍受长时间和他坐在同一房间。

他们很少交谈,林顿在一间他们称之为客厅的小房间上课,消磨晚上的时光,要不就是他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因为他总是咳嗽、感冒,或这儿疼那儿痛的。

"我从未见过这么无精打采的人,"那女人又说道,"也从未见过那么在乎自己的人。如果天稍微晚些时我还让窗户开着的话,他准会抱怨个不停。噢,真要他命啦,只要吸一口这夜晚的空气! 就是大夏天他也要生个火。约瑟夫的烟斗也是害人的东西。他总是要糖果、细点,总是要牛奶,永远要牛奶——他根本就不顾及别人冬天里是多么难受——而他总坐在那儿,裹着他的皮毛大氅,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壁炉铁架上放着些烤面包和水或其他让他慢慢吸的东西。如果哈里顿出于怜悯去逗他的话——哈里顿虽粗野,但心眼儿好——那他们准是一个骂着,一个哭着而散伙。我相信假如他不是主人的儿子,那主人肯定会乐意恩肖把他扁得稀巴烂的。而且我敢说,

如果主人知道他是怎么保养自己，哪怕只知道一半，就会把他扫地出门了。不过主人不至于忍不住去干这事的，他根本就不来客厅，而万一林顿在他待的房内有此表现的话，他马上就让他上楼去。"

从这些叙述中，我意识到根本无人同情小希斯克里夫，这让他变得自私、讨人厌了——如果他本来并非如此的话。结果我对他的兴趣也渐渐淡了，不过我还是为他的命运而悲哀，希望当初他能和我们留在一起。

埃德加先生也支持我去打听些消息。我想，他很挂念他，甚至愿意冒险去见他。有一次他还让我问那管家，林顿到没到过村子去。

她说他只来过两次，陪他父亲一起骑马来的，而且这两次之后三四天的时间，他都装做筋疲力尽的样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位管家在林顿到来两年之后离开了；另一个我不认识的管家接替了她，如今她还住在那儿。

在田庄，时光一如从前那么愉快地流逝，直到凯茜小姐长到了十六岁。她生日那天，我们从无任何欢乐的表示，因为那天也是我已故女主人的祭日。她父亲那天只是一人在书房里度过，黄昏时，他散步到吉默顿教堂墓地那边，经常在那儿待到午夜以后。因此凯瑟琳只得去自娱自乐。

3月20日是个美丽的春日。她父亲去休息后，我们家小姐走下楼，穿戴好准备外出了。她说她已向她父亲请求和我一起到旷野边上走走；林顿先生答应了——只要我们只走一小段路，而且一小时之内就回来。

"那么快点儿，艾伦，"她大声说，"我知道我想去哪儿，那儿住着一群松鸡呢，我想看看它们做好窝没有。"

"那肯定还要往山上走好大一段路呢！"我答道，"而且它们也不在旷野边上繁殖。"

"不，不是的，"她说，"我有次和爸爸去过那，还很近呢。"

我没有多想这事，戴上帽子就出发了。她在我前面蹦蹦跳跳，然后跑回我身边，接着又跑走，活像只小猎狗。一开始，我觉得很高兴，听着远近云雀的歌唱，享受着甜美和煦的阳光；看着她，我的宝贝，我

的快乐，她那金黄色的卷发飘散在脑后，光彩照人的面庞，温柔、纯洁，如同盛开的野玫瑰，她的两眼洋溢着欢乐，没有丝毫的阴云。在那些日子里，她是个幸福的小东西，是个天使。可惜她却不知道满足。

“好了，”我说，“你的松鸡在哪儿呢，凯茜小姐？我们应该看到了——我们早就过了田庄林子的篱笆了。”

“哦，再往前走点吧，就一点，艾伦，”她不停地答道，“爬上那座小山丘，翻过那个斜坡，等你到达那边的时候，我就已找到它们啦。”

但是有那么多的山要爬，那么多的坡要翻，最后我开始觉得累了，就告诉她，我们必须停下，按原路返回。

我朝她大喊，因为她已超过了我一大截了。她呢，要不是没听见，要不就是不理睬，还继续往前跑，我也无可奈何，只好跟着她。最后她冲下一个小山谷，在我再看到她之前，她离呼啸山庄已比离她自己的家还要近二英里了。

我看见两个人抓住了她，其中一位我相信正是希斯克里夫先生本人。凯茜在偷东西时，或者至少是在找寻松鸡窝时被当场抓住了。

山庄是希斯克里夫的土地，他正在责骂这位偷猎者。

“我没抓到也没发现什么松鸡，”她说着摊开双手证明自己的话，此时我正吃力地朝他们走去。“我也不打算抓它们的，只是爸爸说过这儿有很多松鸡，我想看看它们的蛋。”

希斯克里夫奸邪地笑了笑，向我瞟了一眼。这表明他已经认出了对方，因而，也表明了他起了歹心，他追问“爸爸”是谁。

“画眉田庄的林顿先生，”她回答，“我想你不认识我，不然你就不会那样说话了。”

“那么你认为你爸爸德高望重啦？”他讽刺地说。

“你是什么人？”凯瑟琳好奇地盯着说话者，问道，“那人我以前见过。他是你儿子吗？”

她指着另一个人，也就是哈里顿。两年过去了，除了块头和力气，他却什么长进都没有，看上去还和从前一样笨拙粗野。

“凯茜小姐，”我打断道，“这会儿我们出来都快三个小时，而不是

一个小时啦。我们真的必须回去了。”

“不，那人不是我儿子，”希斯克里夫说着把我推到一边，“但是我有一个儿子，而且你以前还见过他。虽然你的保姆急着要走，我想你和她最好还是稍微休息一下。你愿不愿意转过这个荒山头去散散步，一直走到我家呢？你们休息一下，可以早点回家，而且你们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我低声告诉凯瑟琳无论如何她都不可以接受这一提议，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她大声问，“我跑累了，地上湿漉漉的，我也不能坐在这儿。我们去吧，艾伦！而且，他说我见过他儿子。他弄错了，我想。但是我能猜到他住哪儿——就是上次我从盘尼斯吞岩回来时去过的那所农舍。是不是啊？”

“是的。好了，耐莉，别再多说了，进去看看我们对她来说是件很开心的事。哈里顿，陪这位姑娘往前走吧。耐莉，你和我一起走。”

“不，她不能到任何这样的地方去。”我喊道，试图想挣脱被他抓住的胳膊。但是她已全速飞奔过坡顶，快到他们家门前的石阶了。被指派陪她的家伙根本也不想护送她，他躲到路边，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希斯克里夫先生，这样可是太不对啦，”我接着说，“你知道你自己也是成心不怀好意。她在那儿看到林顿后，只要我们一回到家，她就会把这些全说出来的，而我呢，会受到责备的。”

“我想让她看到林顿，”他答道，“这几天他看上去好些了，他那身体并非常常适宜见人的。我们过会儿就劝她对这次拜访要保密。这有什么坏处呢？”

“坏处是如果她父亲发现我竟然让她进到你的房子，他会恨我的，而且我相信你怂恿她这么做是用心险恶的。”我回答。

“我的想法可是极老实的。我会对你和盘托出的，”他说，“他们表姐弟俩可能会相爱、结婚。我对你们家主人做得很慷慨。他的那小黄毛丫头可是没指望的，但要是她遂了我的愿望，她就可以作为林顿的合伙继承人，不愁吃不愁穿了。”

“如果林顿死了，”我答道，“他随时都会死的，那时凯瑟琳就会成为继承人。”

“不，她不会，”他说，“遗嘱中没有条款来确保这一点，他所有的财产都归我，但是为了避免争执我希望他们结合，而且我决心让它成为事实。”

“我决心再也不会让她和我一起走进你的房子了。”我回答，这时我们已到了大门边，凯茜小姐在那等待我们的到来。

希斯克里夫让我别出声，他带我们上了小路，匆匆去开了门。我们年轻的小姐朝他看了好几眼，好像对该如何看待这人还没拿定主意。而此时他看她时面带微笑，对她说话时，声音也轻柔了些。我真傻，还以为他想起她母亲的话，就有可能会打消自己伤害她的念头。

林顿站在壁炉旁。看来他一直在野外散步，因为他还戴着帽子，而且还在叫约瑟夫给他拿双干鞋来。

再过几个月他就十六岁了。小伙子个头已经长起来了。他的面貌依然很清秀，比起我记忆中的他来，眼睛更有神，皮肤也更有光泽了；只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得益于那宜人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而已，只是暂时性的。

“嗨，看看那是谁？”希斯克里夫先生转向凯茜问道，“认识吗？”

“你儿子？”她神情疑惑地逐个打量了他们一番，说道。

“是啊，是啊，”他答道，“但这是你第一次见他吗？想一想！噢，你的记性可不太好啊。林顿，难道你想不起你表姐来了吗？就是你常跟我们说特别想见的那个表姐啊！”

“天啦，林顿！”凯茜大叫道，听到这个名字她既高兴又惊奇。“那是小林顿吗？他都比我高啦！你是林顿吗？”

这个小伙子往前一步，承认他就是。她热烈地吻他，他们彼此凝视着，惊叹时间给他们的外貌带来的变化。

凯瑟琳个子已长得差不多了，她的身材既丰满又苗条，像钢丝一样富有弹性，整个容貌焕发着健康和神采。林顿的表情和行动都懒洋洋的，身体状况非常差，但是他举止中的优雅与这些缺点相中和，让他也不那么令人讨厌。

和他交换了无数个喜爱的表示之后，他的表姐走向希斯克里夫先生。他还逗留在门口，一边注意屋里的人，一边注意屋外的人，也就是说，他在假装观察后者，其实只是在注意前者。

“那么，你就是我的姑父了！”她大声说着，走上去对他施礼。“虽然一开始你很生气，我想我还是喜欢你的。你为什么不和林顿去田庄呢？这么多年你们住得这么近，竟然从未来看我们，真是奇怪啊。你干吗要这样呢？”

“是在你还没出世时我去得太勤啦，”他答道，“好了——见鬼！如果你想吻什么人的话，那就去吻林顿吧——把吻送给我，那可是浪费啦。”

“淘气的艾伦，”凯瑟琳大叫着，冲向我，对我一个劲地又揉又拍，“坏艾伦，就不让我进来，不过以后每天早晨我都会来这儿散步的——可以吗，姑父？——而且有时还把爸爸带来？你难道不乐意见到我们吗？”

“当然乐意。”姑父答道，由于他对提及的两位客人有着深刻的厌恶感，他的脸上带着难以抑制的怪笑。“但是等一下，”他转向我们年轻的小姐接着说，“现在想到这，我最好还是告诉你一声：林顿先生对我有偏见，我们曾经有过激烈的争吵。如果你对他提起到这儿来过，那他会永远不让你来这儿的。因此，你千万不要提这件事，除非你从今往后再也不想见你表弟了。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到这来，但千万不可把它说出来。”

“你们为什么吵架呢？”凯瑟琳万分沮丧地问。

“他认为我太穷，不配娶他妹妹，”希斯克里夫答道，“我最终还是娶了她，他觉得很难过——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永远不会原谅这件事的。”

“那是不对的！”我们年轻的小姐说，“什么时候我要跟他说说。但是你们吵你们的，跟林顿和我可没什么关系啊。到时候我要不来的话，就让林顿去田庄吧。”

“对我来说那太远啦，”她表弟咕哝道，“走四英里会累死我的。不，你来这儿吧，凯瑟琳小姐，时不时来一趟，不要每天早晨都来，一

周来一两趟就行了。”

希斯克里夫对他儿子投去无比轻蔑的一瞥。

“耐莉，我恐怕要白费劲了！”他低声对我说，“凯瑟琳小姐——这呆子是这么叫她的——让他去见鬼吧。哼，要是换作哈里顿的话——你知道吗，虽然哈里顿现在潦倒不堪，我一天倒会羡慕他二十次呢！要是那孩子是别的什么人，我肯定会爱他的。但是我想他是不会得到她的爱的。我要让他和那没用的东西相斗，除非那废物赶快振作起来。我们认为那东西也很难撑到十八岁。噢，这个该死的窝囊废！他居然在那忙着擦脚，看都不看她一眼。林顿！”

“什么事，父亲？”那孩子答道。

“附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带你的表姐去看看吗？白兔啊、黄鼠狼窝啊什么的？别急着换鞋，带她到花园看看，再到马厩去看看你的马吧。”

“你难道不是情愿坐在这儿吗？”林顿问，说话时的语气表明他不想再走动了。

“我说不准。”她答道，眼睛渴望地望着门口，显然，她很想活动活动。

他还坐着，蜷缩到了离炉火更近的地方。

希斯克里夫站起身，走到厨房，从那儿又走到院子，大声呼喊着哈里顿。

哈里顿答应了，很快这两人又都进来了。年轻人刚才在洗澡，这从他现在光洁的面颊和潮湿的头发可以看得出来。

“啊，我要问你，姑父，”凯茜小姐想起了那位管家的话，大声说道，“那人不是我表哥，对吧？”

“不对，”他回答，“他是你母亲的侄子。你不喜欢他吗？”

凯瑟琳的表情看上去很古怪。

“他难道不是个帅小伙吗？”他接着说。

这个没礼貌的小东西踮着脚，在希斯克里夫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

他放声大笑，哈里顿的脸阴了下来。我看得出他猜测别人对他

的轻蔑,自己对此很敏感。显然他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卑微。但是他的主人或者说监护人打发了他的不悦。他大声说:

“哈里顿,你要成为我们的宝贝啦!她说你是一个——什么来着?好啦,反正是奉承人的话——听着,你陪她去农场四处转转吧。注意,举止要像个绅士!不要说脏话,这位小姐没看你的时候不要死盯着她,她看你的时候,你要准备把脸偏向一边。说话时,说得慢点。不要把手放在口袋里。去吧,尽力好好招待她。”

他看着他俩从窗前走过。恩肖把脸背过去,不理他的同伴,好像是带着陌生人和艺术家的兴趣在研究他熟悉的景物。

凯瑟琳偷偷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含有些微的赞赏。然后她就转移注意力,去寻找能让自己取乐的东西了。她兴高采烈,轻快地跑着;两人没话时,她就哼哼歌。

“我把他的舌头拴住了,”希斯克里夫说,“他是一个字都不敢说的,而且始终如此!耐莉,你想想我在他那个年纪——不,比他还小几岁的时候——我看上去是不是也这么蠢,就像约瑟夫所谓的那么‘莫名其妙’?”

“更糟,”我答道,“因为你比他脾气坏。”

“他让我觉得满足!”他继续大声地说出他的想法,“他已满足了我的期望——如果他天生是傻瓜,那么我连现在一半的乐趣都享受不到——但他不是傻瓜,我对他的感受倒颇能同情,因为我有过同样的感受。比如,我确切地知道现在他忍受的是何样痛苦,虽然这只是他所要受的苦难的开始。而他已沦入粗野与无知,永远也别想解脱出来。我对他的控制要比当年他那流氓老子对我的控制还要紧,我把他贬得也更低,因为他对自己的野蛮还颇为得意。我教他去嘲弄兽性以外的一切东西,认为那一切都是愚蠢、软弱的。你想要是辛德雷能看到他儿子,能不为他感到骄傲么?差不多就像我为我的儿子感到那么骄傲一样?但还有个差别:他们一个是金子,却被用做了铺路石;另一个是锡器,却被擦得锃亮来充当银器。我的儿子一点用都没有,然而我有本事使这个无用的东西尽可能得到发展。他的儿子倒是具有一流的素质,但却浪费了——变得比没用还糟糕。我是没

什么好遗憾的，而他可遗憾的就多了，除了我，别人都不知道。而且最妙的是，哈里顿竟他妈的非常喜欢我！你得承认在这一点上我胜过了辛德雷。如果那死去的无赖能从坟墓里站出来骂我对他后代干的坏事，那可就有好戏看了，他所说的后代会把他打回去，会为了他竟胆敢辱骂他世上惟一的朋友而愤愤不平。”

想到这，希斯克里夫暗自发出了一声魔鬼似的轻笑。我没有作答，因为我看出来了，他也不期待我回答。

这个时候，我们年轻的同伴坐得离我们太远了，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他开始表现出不安的迹象，可能是后悔自己因为害怕那么点疲劳而失去了陪伴凯瑟琳的乐趣。他的父亲注意到他不安的眼神总朝窗口瞟，手也犹豫不决地伸向帽子。

“起来，你这个懒孩子！”他装出热心地大声喊道，“快去追他们！他们刚到那拐角，就在蜂箱那边。”

林顿振作起精神，离开了壁炉。格子窗开着，他走出去时，我听到凯茜正在问她那不善交际的侍从门上刻的是什么。

哈里顿瞪眼瞧着，活像小丑一般地挠着头。

“是些该死的字，”他回答，“我不会念。”

“不会念？”凯瑟琳大声说道，“我会念……那是英语……但我想知道，干吗把字刻在那儿。”

林顿格格地笑了，这是他第一次露出开心的样子。

“他不认识字，”他对他表姐说，“你能相信竟有这样的大笨蛋吗？”

“他原本就是这样吗？”凯茜小姐严肃地问道，“还是他低能……头脑有问题？我都问他两次话了，每次他都是一副傻相，我想，他听不懂我的话，我确信我也懂不了他的话！”

林顿又笑了，嘲弄地向哈里顿扫了眼，那会儿哈里顿看上去好像确实是没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懒惰，对不对，恩肖？”他说，“我表姐认为你是白痴……你嘲笑你常说的‘啃书本’，现在你尝到后果了吧？凯瑟琳，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那难听的约克郡口音？”

“哼,那有什么鬼用?”哈里顿咆哮道。他这人回敬起他平时的同伴时,倒是利索多了。他还想发作,但两个小家伙突然爆发出一阵欢笑。我家那爱闹腾的小姐很高兴地发现她可以将他奇怪的谈话当做笑料了。

“在那句话里加个‘鬼’字又有什么用呢?”林顿吃吃地笑道,“爸爸叫你别说脏话,可你不说脏话就开不了口,努力做出个绅士的样吧,从现在开始!”

“要不是因为你更像个丫头,而不是小子,我马上就把你放倒在地,我会的。你这可怜的瘦板条!”那愤怒的粗人一边反唇相讥,一边把身子向后退,他的脸因愤怒与屈辱而涨得通红,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被侮辱了,但却尴尬得不知该如何愤恨才好。

希斯克里夫先生和我都无意中听见了他们的谈话,看到哈里顿走了,他笑了。但很快又极其厌恶地看了一眼那对无礼的孩子,他们还在门口饶舌。那男孩一谈论起哈里顿的缺点与不足,讲述起他行事的种种趣闻时,就来了精神,那女孩呢,则是津津有味地听着男孩那些刻薄恶意的话,根本不想想他说这些话的险恶用意。于是我开始不喜欢林顿了,对他的憎恶甚至超出了我对他的同情。我也开始有些原谅他父亲那么看不起他了。

我们一直待到午后,此前我根本无法把凯茜小姐拉走,但幸亏我们家主人一直没离开自己的房间,所以也不知道我们离开了那么久。

往家走的路上,我本倒是很乐意教导一番我所照顾的这孩子,跟她说说我们刚离开的那些人的品德,但她却已认定我对他们有偏见。

“啊哈,”她叫道,“艾伦,你站在爸爸那一边——你是偏心的,我知道,不然你就不会骗我这么多年了,让我以为林顿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远。我真的是特别生气,只是我又太高兴了,我气不起来!但是至于我的姑父嘛,你得保持沉默……他可是我的姑父哦,记住了!而且我要责备爸爸,他不该和他吵架。”

她一直不停地说着,最后我放弃了想让她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努力。

那天晚上她没有提起这次拜访,因为她没有看见林顿先生。第

二天她就什么都说出来了，这令我大为懊恼，不过我也不是十分难过，我想由他来负责教导和警告她总比由我来做要有效。但是他太胆怯了，他希望她不要和山庄那家人有任何往来，却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而凯瑟琳非得要个合理的理由听从约束，把她那娇纵的性子压下去。

"爸爸，"问过早安后，她大声说，"你猜我昨天在旷野散步碰到谁了……啊，爸爸，你吃惊了！瞧，你做得不对，是吧？我看见——但是听着，我要告诉你我是如何识破你，还有艾伦，她和你是在串通一气；就在我一直希望林顿回来，但又总是失望时，她还假装那么同情我！"

她如实地叙述了昨天的出游及其结果。虽然我的主人不止一次向我投来责备的目光，但他一直一言未发，直到她把话说完。然后他把她拉到跟前，问她知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林顿就在附近这事瞒着她，问她是否真的以为那么做是为了拒绝给她那种她可以毫不受伤害地去享受的快乐。

"那是因为你不喜欢希斯克里夫先生。"她回答。

"那么凯茜，你是相信比起你的感情来，我是更在乎我自己的感情啦？"他说，"不，那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希斯克里夫先生，而是因为希斯克里夫先生不喜欢我，因为他是非常恶毒的人，喜欢冤枉和毁掉他所恨的人，只要他们给他一丁点儿的机会。我就知道你如果与你表弟交往，就不能不与他打交道。我知道因为我的缘故，他会憎恶你的。所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好，我才提防着，不让你再见到林顿的。我本来是想等你长大后再找个时间跟你解释的，我很抱歉我一直拖延到现在。"

"但是，希斯克里夫先生非常热诚，爸爸，"凯瑟琳一点都不相信，又说道，"而且他并不反对我们见面。他说只要我乐意，我就可以去他家，只是我千万不可告诉你，因为你和他吵架了，而且不能原谅他娶了伊莎贝拉姑姑。可是你却不愿意——你才是该受责备的人呢——他愿意让我们做朋友，至少是林顿和我——而你却不愿意。"

我的主人看出她不愿意相信他说的关于她姑父品行恶劣的话，便把希斯克里夫对伊莎贝拉的所作所为以及呼啸山庄如何变成了他

的财产，草草地说了个大概。他无法长时间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尽管他说得很少，他仍然感到了自从林顿夫人死后一直充盈于心的对他宿敌的恐惧与憎恶。他时常痛苦地想，要不是因为希斯克里夫，她现在或许还活着。在他眼中，希斯克里夫仿佛就是杀人凶手。

凯茜小姐从不做什么坏事，就是有时性子急，又欠考虑，会做些不听话、不公正、不冷静的事，但也在做后的当天就感到懊悔。因此当她听到有人心灵黑暗到可以花费多少年处心积虑地计划如何报复、如何掩藏自己的用心，然后蓄意实行自己的计划，但却无丝毫悔恨之念时，她感到万分的惊奇。看上去这种对人性新的洞察令她如此印象深刻且震惊（直到现在这种看法还是在她学习与思考的范围之外），以至于林顿先生都认为没必要再继续这一话题了。他只是加了一句：

"亲爱的，今后你会知道为什么我希望你避开他家和他家人的——好了，还是去忙你以前忙的，玩你以前玩的吧，不要再想他们了。"

凯瑟琳亲了亲她父亲，然后跟往常一样，坐下来安静地做了两个小时功课。然后她陪他去园林转了转，整个白天跟平常一样过去了。但是晚上，她回到了自己房间里，我去帮她脱衣服时发现她跪在床边哭泣。

"啊，真羞啊，你这傻孩子！"我喊道，"要是你真有什么悲哀的话，那么因为这点小别扭而浪费眼泪，你就会感到羞耻了。凯瑟琳小姐，你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真正的悲伤。想一想吧，假如主人和我都不在了。留下你一人孤零零地在这世上——那时，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把现在的情形与那种痛苦相比较，你就会对拥有现在这些朋友而心存感激，而不会有更多的企求啦。"

"艾伦，我不是为我自己哭泣，"她回答，"是因为他。他本来还期待明天再见到我的，可他要失望啦——他会等我，而我又不会去。"

"胡说！"我说，"你以为他也会像你想他那样的想你吗？他不是有哈里顿做伴吗？一百个人中间也不会有一个人会因为失去才见过两面的——也才是两个下午的——亲戚而掉眼泪的。林顿要是猜这

是怎么回事的话，就再也不会为你费神了。”

“但是我就不能写个纸条告诉他为什么我去不成了吗？”她站起身问道，“就把我答应借给他的那些书捎去？他的书没我的好，我跟他说我的书多么有趣时，他特别想看看这些书。这总行吧，艾伦？”

“不行，确实不行！”我果断地回答，“这样他又会写信给你，那这就没完没了了。不行，凯瑟琳小姐，必须断绝你们所有的来往。你爸爸希望如此，我会照办的。”

“可是一张纸条又怎么能——”她面带恳求之色又说道。

“不要再说啦！”我打断她，“我们不要再谈你的小纸条啦——上床去吧。”

她朝我淘气地望了一眼，太淘气了，一开始我都不想吻她，不和她道晚安了。我极不高兴地替她盖好被子，关上了门。但是，半路我又后悔了，就悄悄折了回来。瞧吧，我们小姐手拿一枝铅笔站在桌边，面前是一张白纸，我一进去，她就很内疚地把它们藏了起来。

“你找不到人替你捎信的，凯瑟琳。”我说，“要是你写的话，我现在就把蜡烛灭了。”

我把蜡烛帽盖到火苗上时，手上被打了一下，还听到一声不耐烦的“坏脾气的东西”。然后我离开了她，她上了门闩时显得极其焦躁愤怒。

那封信还是写完了，并由村里送牛奶的人送到了目的地，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而已。几个星期过去了，凯茜心情也恢复过来。不过，她变得特别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而且往往在她看书时，我要是突然走近，她就会一惊，伏到书本上，显然她想藏起它。我发现书中夹着的几张纸露出些拐角来。

她还有个诡计，就是一大早就下楼，在厨房里逗留，仿佛是在等什么东西到来似的。在书房的一个书橱中，有个小抽屉是她的，每次离开的时候她都特别留心把钥匙拿走。

一天，她在翻抽屉时，我发现最近她抽屉里放的玩具和小装饰品已变成一些折叠起来的纸头了。

这就激发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也跟着疑惑起来。我决心偷偷看

一下她那些神秘的宝贝。因此,到了晚上她和主人都安稳地待在楼上时,我就在试这串家用钥匙,并找到了开那把锁的钥匙。打开锁,我就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在了我的围裙里,把它们带到我的房间从容地检查。

虽然,我早有疑心,但发现它们原来是一大堆信件,我还是很惊讶。这些信差不多每天一封,是林顿·希斯克里夫写来的,肯定都是对凯瑟琳寄去信件的回信。早先的信件都拘谨而简短,但是渐渐地它们就发展成了洋溢着爱意的情书了,写得很笨拙,就写信人的年龄来说,这也是自然的。但是,我觉得,信中这儿那儿的总有几笔是从一个更有阅历的人那里借用的。

有几封信让我觉得简直就是热情与平淡的极其古怪的组合。开头时感情强烈,结尾却是做作、啰唆,就是那种学生们在给自己幻想中的、实际中并无其人的情人写信时可能会用的笔调。

这些信是否令凯茜满意,我不清楚,但对于我来说这些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垃圾。

翻阅了我认为该翻的信件后,便把这些信用手绢包起来,放到了一边,重新锁上了空抽屉。

按她的习惯,我家小姐这天又早早地下楼,去了厨房。我看见一个小男孩一到,她就走向门边。挤牛奶的女工往他罐子里倒东西时,我看见凯瑟琳把什么东西塞进那个男孩的夹克衫的口袋里,又从里面扯出了个什么东西。

我绕过花园,在那等待这位信使。他为保护那托管物英勇战斗,我们抢来抢去把牛奶都泼翻了。但是我还是成功地拿到那封信,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径自回家,后果将非常严重。我待在墙下,仔细阅读了凯茜小姐满怀爱意的作品。比起她表弟的那些信,这封信可是言辞简洁,感情真挚,写得很漂亮,也很傻气。

我摇了摇头,沉思着进了屋。那天很潮湿,她不能去花园散步消遣。所以,早晨功课做完了后,她就去她的抽屉寻找安慰了。她父亲坐在桌旁看书,我故意找了点活做,去解窗帘那儿根扯不开的穗子,眼睛片刻不离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从来没有哪只鸟在返回被洗劫一空的原本满是啾啾的幼鸟的巢时，它痛苦的鸣叫超过她发出那仅有的一声“啊”，它拍打着自己的翅膀所表现出来的绝望能超过她本来欢乐面庞的突然发生的变化。林顿先生抬头看了看：

“怎么了，亲爱的？你弄伤自己啦？”他说。

他的语气和神色使她确信他不是她那宝藏的发掘者。

“没有，爸爸，”她喘着气，“艾伦！艾伦！上楼吧，我不舒服。”我听从她的召唤，跟着她出去了。

“噢，艾伦，是你拿走了它们。”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马上说道，还跪了下来。“噢，把它们还给我吧，我再也不这样啦！别告诉爸爸——你没有告诉爸爸吧，艾伦？快说你没有啊！我太淘气了，但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

我神情极为严肃地让她站起身。

“那么，”我大声说，“凯瑟琳小姐，看来你做得太过分啦——你真该为这些信而感到羞耻呢！你闲暇时研究的真的就是这么一捆精美的垃圾啊！哇，写得太好，可以出版啦。你觉得我要是把这些信拿给主人看，他会怎么想呢？我还没给他看，不过你也不用指望我会替你保守这些荒唐的秘密。真羞死人了！肯定是你带头写了这些个可笑的东西，我敢说他本来是不会想到写这些东西的。”

“我没有！我没有！”凯茜抽泣着，伤心欲绝，“我没有一次想到要去爱他，直到——”

“爱！”我嚷道，尽量用嘲讽的语气说出这个词。“爱！有人听到过像你们俩这样的事吗？那么我也可以说爱上了一年中才来我们这儿收购一次玉米的磨坊主啦！好一个爱啊！真的，你这辈子才见过他两次，加起来还不到四个小时呢！现在，竟然写了这么一堆孩子气的垃圾！我要把这些东西拿到书房去，我们就可以看看你父亲对这个爱会说什么啦。”

她跳起身抢她那些宝贵的书信，但是我把信举过头顶。然后她就一个劲地恳求我把信烧了——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把信拿给人看。我真是又想骂又想笑，因为我认为这完全是女孩子的虚荣心。

最后我有几分心软了,就问道:

“如果我同意把它们烧了,你能否真正地答应我,再也不给他寄信,也不收信,或者要他的书了呢?——我发现你送了些书给他——也别再有什么头发啊、戒指啊、玩具之类的?”

“我们不送玩具!”凯瑟琳大声说,她的自尊战胜了她的羞耻。

“那么,什么也别送,我的小姐!”我说,“除非你答应,不然我可走啦。”

“我答应,艾伦!”她叫道,抓住我的衣服。“啊,把它们丢到火炉里吧,丢啊,丢啊!”

但是当我用拨火棒拨出一块地方时,这样的牺牲对她简直是痛苦得无法忍受!她热切地乞求我给她留下一两封。

“就留下一两封吧,艾伦,为了林顿的缘故留下吧!”

我解开手绢,开始把它们从手绢的一角往火里倒,火苗卷上了烟囱。

“我要留下一封,你这残忍的坏东西!”她尖叫起来,把手伸到火里,抓出一些烧了一半的碎片,手指也伤着了。

“很好——那我也留下一些好拿给你爸爸看!”我答道,把剩下的信又抖回到手绢里,再次转身走向门边。

她把那些烧焦的纸片又扔到火里,示意我完成这场火祭。烧完了,我搅搅灰烬,用一铲煤把它们埋了起来。她默不作声,万分委屈地退到她自己的房间。我下楼告诉主人,我们小姐刚才那股不舒服劲差不多已过去了,但我认为最好让她躺一会儿。

她不愿意吃饭,但喝茶时她又出来了,面色苍白,眼圈通红,看上去能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第二天早上,我写了张纸条回了信,上面写着:“请希斯克里夫少爷不要再写信给林顿小姐,因为她不会接收的。”从那以后,那小男孩来时,口袋就空空的了。

第二十二章

夏天结束了,已是初秋时节——米迦勒节都已经过去了,但那年的收成晚,我们有几块田上的活还没干完。

林顿先生和他的女儿经常出去,走到收割者中间。他们在那里看着别人搬运着最后的几捆谷物,一直逗留到黄昏。那天傍晚碰巧又冷又湿,我的主人受了风寒,而且不轻。病气顽固地滞留在他的肺部,使他整个冬天都只得待在家里,几乎没出去过一次。

可怜的凯茜,因她那段小小的罗曼史而受到了惊吓。被迫舍弃这段感情后,她变得忧郁、无聊了不少。她父亲坚持让她少读点书,多做点运动。现在她没有他陪伴了,我认为自己应该尽可能多陪陪她,来弥补她的失落感。但我白天事情多如牛毛,只能挤出两三个小时陪她四处走走,所以要我起到某个人的作用会觉得力不胜任,况且我的陪伴显然没有那么可人的心意。

10月,也可能是11月初的一个午后——一个清新湿润的下午,草地和小路上潮湿枯萎的树叶哗啦啦地发出响声,云层半掩着寒冷的蓝天,深灰色的流云迅速升上两边的天空,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我请求我的小姐不要去散步了,因为我肯定天会下大暴雨。她拒绝了,我也就不情愿地披上斗篷,带上伞陪她去园林深处散步:她情绪低落时通常会去那儿散步的——自从埃德加病得比以往重些时,她一直是情绪低落。他自己从未承认过病情严重了,但我和凯瑟琳都从他越来越多的沉默和脸上的忧郁猜出了这一点。

她郁郁寡欢地往前走着,现在她不跑也不跳了,尽管寒风蛮可以引她跑一跑。而且我从眼角时常看到她抬起手从面颊上擦去什么。

我环顾四周希望找到什么来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路的一边是高而不平的斜坡,那儿榛树和低矮的橡树立在那儿,根儿裸露着,显得非常不稳固。那土质对橡树来说太疏松了,有些树被风吹得几乎

和地面平行了。夏天时,凯瑟琳小姐喜欢爬上树干,坐在离地面二十英尺高的枝丫上。我呢,对她的敏捷与轻松和孩子惯有的那种勇气倒颇为喜欢,但每每看她上得那么高还是觉得应该骂骂她。但是只要一骂,她就知道她没必要下来了。从吃过午饭到下午喝茶的这段时间里,她往往就躺在她那被微风拂动的摇篮里,什么事也不做,除了对自己唱些古老的歌谣——也就是她儿时我唱给她的童谣,或看着和她共同栖息在枝头上的小鸟哺育幼雏,引它们飞起来;或者闭着眼睛舒舒服服地躺着,半是思考,半是做梦,快乐得无法形容。

"瞧,小姐!"我叫道,指着一棵弯树下的小洞。"冬天还没到这儿来呢。那边有朵小花,就在那上面。7 月里蓝铃花那一层淡紫色的花儿覆盖草地台阶,现在那众多的花儿可就剩下这最后一个花蕾啦。你爬过去,摘下来拿给爸爸看,好吗?"

凯茜盯着那朵在土洞里颤抖着的孤零零的小花看了好久,最后她终于回答:

"不,我不会碰它的。但它看上去很忧郁,不是吗,艾伦?"

"是的,"我说,"差不多就和你一样又消瘦又无精神啦。你面无血色,让我们手拉手跑跑吧。你现在这么无精打采的,我敢说我能赶得上你。"

"不。"她又说。继续往前溜达,时不时停下,沉思地看着一点苔藓、一丛发白的草或是散布在棕黄色树叶上有着鲜艳的橘黄色的蕈类植物。时不时地,她的手还抬到她那偏向一边的脸上。

"凯瑟琳,你哭什么呢,亲爱的?"我走过去,搂着她的肩膀问道,"你千万不要因为爸爸重感冒了就哭,应当感谢上苍,那不是什么多严重的病。"

她现在不再抑制她的眼泪,抽泣起来,几乎不能顺畅地呼吸了。

"嗯,它会变得严重起来的,"她说,"要是你和爸爸都离开了我,我独自一人该怎么办啊?我无法忘记你说过的话,艾伦,它们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要是你和爸爸都死了,生活会发生多大的变化,而这世界又会是多么凄凉啊。"

"没人能够说得清你会不会比我们早死,"我答道,"你不该去预

想那些不幸的事,我们要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人还有好多年才会死呢。主人还年轻,我身体也还强壮,还不到四十五岁。我母亲活到了八十岁,直到最后都很开朗。假如林顿先生可活到六十岁的话,那他还要活的年份比你现在的岁数还长呢。把一个灾难提前二十年来哀悼难道不是很傻吗?"

"但是伊莎贝拉姑姑就比爸爸小。"她说着,抬头凝视着,胆怯地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安慰。

"伊莎贝拉姑姑没有你和我来照料啊,"我答道,"她不像主人那么幸福,也不像他那样活得有意义。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你爸爸,让他看到你快快乐乐的,好让他也振作起来,任何事情都不要让他焦虑——注意,凯茜!我不想隐瞒,要是你再鲁莽胡来,对于巴不得让他早日进坟墓的人的儿子还心存愚蠢的空幻的感情的话,要是你让他发现你还在为他认为俩人应该分离的事还在烦恼的话,你是有可能让他丧命的。"

"除了爸爸的病,根本没什么让我烦恼的,"我的同伴回答,"和爸爸比起来,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绝不,绝不,噢,只要我还有头脑,就绝不会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而让他烦恼,艾伦,我对他的爱要超出对我自己的爱。我是这样知道的:每天晚上我都祈祷我在他之后死,因为我情愿自己痛苦而不愿他痛苦,这就证明我爱他超过了爱自己。"

"说得好,"我回答,"但是必须还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等他身体转好后,可要记住:别忘了你在担忧害怕时所下的决心。"

我们说着话就走近了朝路的一扇门。我的小姐此刻又活泼高兴起来了,她爬到高处,坐在墙头上,伸手去采野玫瑰树顶的枝上结出的猩红色的果实,那些树遮蔽着路边,下面的果实早不见了,上面的果实除了从凯茜现在的位置去采摘,就只有小鸟可以摸到了。

她伸手去采果子时,帽子掉了。由于门是锁着的,她就想爬下去捡。我让她小心点别摔着了,她很敏捷地消失了。

但是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石头很光滑而且都平平整整地涂了水泥,蔓生的玫瑰花丛和黑莓根本也不能帮她重新爬上来。我像个

傻子似的，等到听见她又笑又叫的，才想起来——

“艾伦，你必须回去拿钥匙，不然我就得绕着跑到守门人住的地方啦！我从这边爬不上墙！”

“你在那别动，”我回答，“我口袋里装着我那串钥匙，或许我可以开得了门。要是不行，我就回去拿。”

我在一把接一把地试那些大钥匙时，凯瑟琳在门前跳来跳去地自娱自乐。我试到了最后一把，发现哪把都不行。所以我重复了我叮嘱她留在原地的话后，我就准备赶紧回家了。这时一阵越来越近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疾走的马蹄。凯茜不跳了，马很快也停下了。

“那是谁？”我轻声问。

“艾伦，我希望你能把门打开。”我的同伴焦急地低声回答。

“嗬，林顿小姐！”一个深沉的嗓门(骑马者的声音)喊道，“真高兴遇见你。别急着进去，因为我想请你解释一件事，并得到答案。”

“我才不会和你说话呢，希斯克里夫先生！”凯瑟琳回答，“爸爸说你是个恶毒的人，你恨我和他。艾伦也这么说的。”

“这与我要说的毫不相关。”希斯克里夫说(果真是他！)，“我想我不恨我儿子，我请求你注意的是关于他的事。是的！你有理由脸红。两三个月前，你难道不是还有给林顿写信的习惯吗？玩些恋爱的把戏，嗯？你们两个都该因此而挨鞭子。尤其是你，年长些，结果却更不懂事。你的信都在我手里，如果你胆敢对我无礼的话，我就把信都寄给你父亲。我想那游戏你玩腻了，所以就丢下了，是不是啊？是啊，你同时把林顿也丢下啦，丢进了‘绝望的泥沼’。他却是认真的，真的爱上你啦。就跟我现在还活着这个事实一样是千真万确，他因为你都快要死啦，你的善变让他心都碎了，我可不是在打比方，我说的是实际情况。虽然一连六周哈里顿都在取笑他，我也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想吓吓他，叫他别再傻下去了，但他还是一天比一天糟。夏天不到他就要死啦，除非你让他康复！”

“你怎能如此明目张胆地对这可怜的孩子扯谎？”我从里面喊道，“请赶快骑马走吧！你怎能故意编出这等卑鄙的谎言呢？凯茜小姐，

我拿石头来把门锁砸开。你别听信他一派无耻的胡言。你自己也会想到一个人是不可能为了一个陌生人的爱而死的。”

“我还不知道有人在偷听呢，”这被揭穿了的恶棍咕哝道，“尊敬的丁太太，我喜欢你，但我不喜欢你这两面派的角色。”他又大声地加了一句，“你又怎能明目张胆地扯谎，断言我恨这‘可怜的孩子’？还编出离奇吓人的故事让她不敢靠近我家门？凯瑟琳·林顿(光这名字就让我心里温暖)，可爱的姑娘，这星期我都不在家，你去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说实话。去吧，那还有个爱你的人呢！设想一下，假如你父亲处在我的位置，林顿处在你的位置，再想一想如果你的父亲亲自去求他，他却还是拒绝挪挪步子来安慰你，你该如何看待这无情的爱人呢？千万别因为十足的愚蠢而犯同样的错误！我以我的救赎主的名义发誓，他快进坟墓了，除了你，别的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锁开了，我冲了出去。

“我发誓林顿真的要死了，”希斯克里夫严厉地看着我，重复道，“而哀伤与失望正加速他的死亡。耐莉，如果你不愿让她去，你可以自己过去看看。我下个星期的这时候才会回来，我想你们家主人他自己恐怕也不会反对她去看表弟的！”

“进来吧。”我拉着凯茜的胳膊，半是强拉着她进来了，因为她还想留在那儿，迷惑的双眼看着说话者的面容，可他的面容太严厉，看不出他欺诈的用心。

他把马拉到身边，弯下腰，又说道：

“凯瑟琳小姐，我得向你承认我对林顿可没有多大耐心——哈里顿和约瑟夫的耐心就更少了。我承认他是和一群铁石心肠的人在一起。他渴望爱情也渴望别人的友善。你的一句友善的话就是他最好的药。别把丁夫人那残忍的警告太当真，慷慨点，设法去看看他吧。他日日夜夜都梦见你，因为你既不写信也不去看他，怎么劝他，他也不相信你不恨他。”

我关上门，门锁已松开了，我就又推了个石头过去抵住门。我撑开伞，把我照顾的孩子拉到伞下，因为雨已从呜咽着的枝丫间落了下来，警告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我往家赶时匆匆忙忙地，顾不上谈论与希斯克里夫的邂逅。但是直觉告诉我，凯瑟琳的心里现在已笼罩着双重的乌云了。她的面容如此哀伤，仿佛这都不再是凯瑟琳的那张脸了，显然她认为她听到的每个字都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进来前，主人已回房休息了。凯茜轻声走进他的房间去看他，他已经睡着了。她回来了，让我和她去书房坐着。我们把茶也端去了，然后她就躺在地毯上，说她太累了，让我别和她说话。

我拿了本书，假装在读。她一以为我在专心看书时，就不出声地开始哭了。这仿佛是她那时最喜爱的消遣了。我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了会儿，然后我就大声开导她，还把希斯克里夫先生对他儿子所下的断言嘲笑、讽刺了一番，仿佛我肯定她也一定赞同我的想法似的。哎呀！我可没能耐消除他的话产生的影响，而这也正中他下怀。

“你说得也许对，艾伦，”她答道，“但是我要是不知道——我怎么也不能安心的。我必须告诉林顿，不写信并不是我的错，我要让他相信我是不会变心的。”

她就这么傻乎乎地轻信了别人，你再生气、再劝解，又有什么用呢？那天晚上我俩不欢而散——但第二天我却走在我那任性的小姐的小马旁，朝呼啸山庄走去。我不忍心见她伤心，不忍心看她苍白沮丧的面容和忧郁的眼睛，我屈服了，只求林顿以对我们的接待来证明希斯克里夫的故事完全是瞎编乱造的。

第二十三章

一夜的雨水让第二天早晨显得雾蒙蒙的——天上下着霜,又飘着细雨,临时形成的小溪从山地汩汩而下,截断了我们的小路。我的脚湿透了,心情不好,情绪低落,这种心境倒正适合做那些最不愉快的事。

我们从厨房进了农舍,想确定一下希斯克里夫先生是否真的不在家,因为我对他的话是不太相信的。

约瑟夫仿佛是独坐在一种极乐世界里,旁边是熊熊的炉火,他身边的桌上有半夸脱的麦酒,还有许多大块的烤麦饼,他嘴巴叼着那支又黑又短的烟斗。

凯瑟琳跑到壁炉旁去取暖。我问他主人在不在家。

我的问题好久都得不到回答,我以为这老头的耳朵有点聋了,就大声重复了一遍。

"不——在!"他咆哮道,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他从鼻子里发出的喊叫。"不——在! 你哪来的还滚回哪儿去。"

"约瑟夫!"一个暴躁的声音从里屋和我同时喊道,"我到底要叫你多少遍你才能听到? 这儿只有一点炉火啦。约瑟夫,快过来!"

他使劲地喷着烟,眼睛死死地盯着炉架,这表明刚才别人对他发的话,他压根就没听。要是管家和哈里顿都没见着的话,那估计就是一个办事去了,另一个在干活。我们听出是林顿的声音就进去了。

"啊,我希望你就死在那阁楼里算了! 活活饿死你!"男孩说,我们进来时,他误以为是那个漫不经心的用人来了。

看出他的错误,他马上就住口了。他的表姐朝他飞奔而去。

"是你吗,林顿小姐?"他说,从他躺着的大椅子的扶手上抬起头。"不——别亲我。我喘不过气来了——天哪! 爸爸说你要来的。"他接着说,从凯瑟琳的拥抱中稍微恢复了一点。这时凯瑟琳站在一旁,

看上去有点痛悔的样子。“请你把门关上,可以吗?你们刚才把门开着了?那些——那些可恶的东西又不愿给炉火添煤。天这么冷!”

我拨了拨煤渣,亲自去搬了满满的一筐煤。这个病人抱怨说煤灰弄了他一身,但他咳嗽得厉害,看上去是在生病发烧,所以我没有责备他脾气不好。

“好啦,林顿,”等他皱起的眉头舒展开后,他表姐柔声说,“见到我们你高兴吗?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你当初干吗不来?”他说,“你本来应该来看我的,而不是给我写信。写那些长信,我都累死啦。我倒是更情愿和你说说话。现在我跟人说话都说不动了,更不能干别的啦!不知道齐拉到哪儿去了!你(他看着我)到厨房去看一下好吗?”

刚才帮他忙,他连个谢字都没有,现在被他吩咐跑来跑去的,我挺不情愿的,就回答说:

“除了约瑟夫,没人在那儿。”

“我想喝水,”他烦躁地嚷着,转过身来,“爸爸走后,齐拉常常到吉默顿闲逛。太痛苦了!我不得不到楼下来待着——在楼上叫他们,他们都故意听不见。”

“你父亲对你照顾得周到吗,希斯克里夫少爷?”我问,看出凯瑟琳做出友好的表示,却遭到了冷遇。

“照顾周到?反正至少,要他们把我照顾得再周到点,非得由他发令不可!”他嚷着,“那帮恶人!林顿小姐,你知道吗?那个野蛮的哈里顿嘲笑我,我恨他,真的,我恨他们所有的人。他们都是些可恶的家伙。”

凯茜开始找水,她在碗柜里找到了一个水罐,装了一杯水,端了过来。他让她从桌上的酒瓶里倒了一匙酒进去。喝了一小口后,他看上去平静些了,还说她很善良。

“那么你见到我很高兴啦?”她重复了刚才的问话,并很高兴地看出他脸上有淡淡的微笑。

“是的,我很高兴。听到像你们这样的声音还真是件新鲜的事!”他回答,“但是我已经烦恼了,因为你不愿意来,爸爸赌咒说那是由于

我的缘故,他骂我是可怜巴巴、磨磨蹭蹭的没用的东西,说你看不起我,还说如果他处在我的位置,这会儿早就比你父亲更像是田庄的主人了。你没有看不起我吧,是不是,小姐——"

"我希望你叫我凯瑟琳或凯茜!"我的小姐打断他的话,"看不起你?不!除了你爸爸和艾伦,世上没有任何活着的人要比我更爱你了。不过,我不喜欢希斯克里夫先生,他一回来我就不敢来了,他会在外过很多天吗?

"不会很多,"林顿回答,"但自从狩猎季节开始以来,他经常去旷野。他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和我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一定要来!说你会的吧!我想和你在一起,我脾气不会暴躁的。你不会惹我生气,而且你总是很愿意帮助我,不是吗?"

"是的!"凯瑟琳说,抚摸着他柔软的长发。"要是我能够得到爸爸的允许,我就拿我一半的时间来陪你——漂亮的林顿!我真希望你是我弟弟啊。"

"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像喜欢你父亲那样喜欢我了吗?"他更加快乐地说,"但是爸爸说,如果你是我妻子,你对我的爱会超过对他、对全世界的爱,所以我更希望你做我的妻子。"

"不!我永远不会爱任何人超过爱我爸爸!"她严肃地回答,"有时候,人们会恨他们的妻子,可不会恨他们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是我弟弟,你就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了,爸爸也会像疼我一样疼你!"

林顿说不认为人们会恨他们的妻子。但凯茜断言说他们会,而且还要聪明,拿他自己的父亲对她姑姑的憎恶作为例子。

我努力想让她停止说这些没头脑的话,但我没成功,她把知道的全说了。希斯克里夫少爷非常恼怒,断言她的话是谎言。

"我爸爸告诉我的。我爸爸从不说谎。"她没头没脑地说了这句话。

"我爸爸蔑视你爸爸,"林顿喊道,"他管他叫做鬼鬼祟祟的傻瓜!"

"你爸爸是个恶毒的人,"凯瑟琳反驳道,"你竟胆敢把他的话翻出来讲真是太淘气了——他肯定非常恶毒,以至于伊莎贝拉姑姑就

那么离开了他!"

"她没有离开他,"男孩说,"你别和我犟嘴!"

"她离开了!"我年轻的小姐嚷道。

"那么,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吧!"林顿说,"你母亲恨你父亲,知道吧。"

"噢。"凯瑟琳大声道,她愤怒得说不下去了。

"而且她爱我爸爸!"他加了句。

"你这小撒谎精! 现在我恨你啦!"她喘着气,脸气得通红。

"她就是爱我爸爸! 她就是爱我爸爸!"林顿叫着,又坐回到椅子里,仰着头欣赏着站在身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那烦乱的表情。

"嘘! 希斯克里夫少爷!"我说,"我想这也是你爸编的故事吧。"

"不是,你住嘴!"他回答,"她就是爱我爸爸! 她就是! 凯瑟琳,她就是爱他! 就是!"

凯茜有点气昏了头,她把椅子狠狠一推,结果他倒在一边的扶手上。他紧跟着咳嗽起来,简直就要窒息了。很快他就没那么神气活现了。

这阵咳嗽持续了那么久,连我都被吓着了。而他的表姐则一个劲儿地哭泣,对自己刚才的恶作剧大为惊慌,尽管她一句话也没说。

我扶着林顿,直到那阵咳嗽渐渐平息。然后他把我推搡到一边,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凯瑟琳也停止了哭泣,在他对面坐下,神情严肃地盯着炉火。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希斯克里夫少爷?"等了十分钟,我问道。

"我真希望她也有我现在的感觉啊,"他回答,"可恶的、残忍的东西! 哈里顿从来没有碰过我,从来没有打过我。本来我今天都好点了,可——"他的声音消失在呜咽中。

"我没打你!"凯瑟琳低声道,咬住双唇,以防感情再次爆发。

他叹气、呻吟,像是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这样持续了一刻钟,显然是在故意让他表姐难过。因为他一听到他表姐哽咽地哭泣时,就马上在他音调里添点新的痛苦和悲哀。

"林顿,对不起,我伤着你了!"她实在忍不住了,终于说道,"但是

那么轻轻一推，我是不会伤着的，但我没想到你却会。伤得不重吧，是不是，林顿？别让我回家时还老想着我伤了你！回答我，和我说话啊！”

“我不能和你说话！”他咕哝着，“你把我伤得这么厉害，我整晚都会躺着睡不着，咳得喘不过气来！要是你也有这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是你倒会舒舒服服地睡大觉，而我却在煎熬——而且旁边连个人都没有！我倒不知道要是你，你会如何打发这些可怕的夜晚！”他又因可怜自己，开始号啕大哭。

“既然你习惯了度过可怕的长夜，”我说，“那就不会是凯茜小姐让你痛苦了。假如她没来，你也还是一样。不过，她不会再打扰你了。恐怕我们走了，你就会安静些了。”

“要我走吗？”凯瑟琳俯身忧郁地问他，“你想我走吗，林顿？”

“既然都已经做过的事情，你就休想改变，”他躲开她，暴躁地回答，“要不你就接着使坏，直到把我弄到发烧为止。”

“那么，我必须走了？”她重复道。

“至少让我一个人待着，”他说，“我受不了你老说话！”

她在那磨磨蹭蹭。劝她走吧，她又不肯，这样过了很长一会儿。可是他既不抬头，也不说话，终于她走向门边，我也跟着。

一声尖叫把我们叫回了头——林顿从他的椅子上滑到了炉前石板上，躺在那儿扭动着身体，完全就是那种被惯坏了的小瘟神故意在耍赖，还打定了主意要多恶劣就有多恶劣，要多烦人就有多烦人。

他的行为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性情，我也立即看出谁要去迁就他，那才傻呢！但我的同伴可不这样想，她惊慌地跑回去，跪下身，又是哭喊，又是安慰，又是哀求，直到他喘不过气来，而绝对不是出于后悔不该把她弄得太痛苦，才安静下来。

“我来把他抱到长椅上，”我说，“这样他想怎么滚就怎么滚了。我们是不能留下来看着他的——凯茜小姐，我希望你也相信了，你不是该对他好的人，他身体的这个状况也不是因为对你的依恋而造成的。好了，抱过来了。走吧，只要他知道没人在这里理睬他的胡闹，他就乐得安安静静地躺着了！”

她把一个靠垫枕在他的头下，给他端了点水，他没要水而是在枕垫上不自在地翻来覆去，仿佛枕的是块石头或木头似的。

她试着把它放得更舒服些。

“还不行，”他说，“它不够高！”

凯瑟琳又拿来一个靠垫加在上面。

“这又太高了！”这个惹人厌的东西咕哝着。

“那么，我得怎么放呢？”她绝望地问。

由于她半跪在长椅旁，他就蜷缩身子靠在她身上把她肩膀当做一个支撑。

“不，这样不行！”我说，“你有靠垫就知足吧，希斯克里夫少爷！小姐已在你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们五分钟都不能再待啦。”

“不，不，我们能！”凯茜回答，“他现在又乖又有耐心。他开始明白，如果我相信我这次来，只是让他身体变得更差，那么今晚我受的痛苦就会比他受的大得多，而且我也不敢再来了。林顿，说实话吧，如果因为我而伤了你，我说什么也不能来了。”

“你必须来，来治愈我，”他回答，“你应该来，因为你已经伤了我——你知道你已经伤了我，伤得极其严重！你进来的时候，我不像现在病得这么厉害，对不对？”

“但是你又是哭喊，又是大发脾气，是你把自己弄病的。我根本就没有弄伤你，”她说，“不过，我们现在又要成朋友啦。你需要我，你希望时不时能见到我，是真的吗？”

“我跟你说了，说过的！”他不耐烦地回答，“坐到长椅上来让我靠到你的膝盖上——以前妈妈整个下午都是这样的，坐着别动，别说话，不过你要是能唱歌的话，可以唱支歌，也可以说一首又长又好玩的歌谣故事，就是你曾经答应过要教我那些中的一首就行了。或者给我讲个故事。不过我还是更想听歌谣故事，开始吧！”

凯瑟琳把能想起来的最长的歌谣说了一遍，这样的消遣使他们俩都很愉快。尽管我强烈反对，林顿听完一首还要她再来一首，第二首完了还要再来。就这样，他们一直说到了十二点钟。我们听见哈里顿在庭院里说话，他回来吃午饭了。

"明天,凯瑟琳,明天你来吗?"她不情愿地站起身时,小希斯克里夫拉着她的衣服问。

"不!"我回答,"后天也不行!"而她显然是给了个不同的答复。因为她弯下腰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后,他的眉头就舒展开来了。

"记着,小姐,明天你不可以来!"走出那所房子时,我就说,"你没在做这个梦吧,对不?"

她微笑。

"噢,我要特别小心!"我接着说,"我会找人把那锁修好,你就没其他的路可以溜走啦。"

"我可以翻墙,"她大笑着答道,"田庄不是监狱,艾伦,你也不是我的看守。再说,我都快十七岁了,是个女人啦。我肯定林顿有我照顾身体很快就会复元的。你知道,我比他大,也懂事些。没他那么孩子气,不是吗?只要稍微哄哄他,很快我让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的。他乖的时候可真是个漂亮的小宝贝呢。如果他是我的宝贝,我会对他百般宠爱。我们相互习惯后就不会争吵了,对不对?你难道不喜欢他吗,艾伦?"

"喜欢他?"我嚷道,"难道就因为他挣扎着活到十几岁,病歪歪的样子,而脾气却坏透了?幸好,正如希斯克里夫先生所料,他活不到二十岁!我怀疑他能否活到这个春天,真的——不管他什么时候死,对他家人都算不上什么损失。他父亲当初把他要走,可真是我们的幸运啊。对他越好,他就越讨厌越自私。凯瑟琳小姐,我很高兴你没有机会要他做你的丈夫!"

我的同伴听了我这番话,变得严肃起来。这样信口开河地谈论到他的死,可是伤了她的感情。

"他比我还小,"沉思半晌后她回答,"他应该活得最长,他会的——他必须和我活得一样久。他现在和他刚到北方来时一样结实,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不过就是感冒而已,跟爸爸一样。你说爸爸会好起来的,为什么他就不会了呢?"

"好了,好了。"我大声说,"毕竟我们没必要自找麻烦。听着,小姐,别以为我在说假话,我说话算数的。如果你再试图去呼啸山庄,

不管有没有我陪，我都会告诉林顿先生的。除非他准许，否则就甭想恢复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们已经恢复了！”凯茜绷着脸咕哝道。

“那就不能再继续保持下去。”我说。

“等着瞧吧！”这就是她的回答。她策马疾驰，丢下我在后面吃力地走着。

我们都是饭前到家的。我的主人以为我们一直在园林里溜达，所以他没问我们为什么不在家。我一进屋，就赶紧换下了湿透了的鞋袜。但是在呼啸山庄坐了那么久，已经对身体造成了损害。第二天清晨，我就卧床不起了。有三个星期我都不能打理我的事务。这不幸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也真是谢天谢地，那以后也再没有发生过。

我的小女主人表现得如天使一般来伺候我，帮我解闷——像这样卧病在床使我情绪极其低落——对一个忙活惯了的人来说，那真是无聊透顶。但是和别人相比，我真的没什么理由可抱怨的。凯瑟琳一离开她父亲的房间就出现在我的床边。她白天的时间就分给我们两人了。没有一分钟去玩的。吃饭、学习、玩耍她都不放在心上。她成了最细心的看护。她肯定有颗热诚的心，在那么爱她父亲的同时，还能给予我那么多！

我说过她白天的时间分给我们两个人了，但是主人休息得早，我通常六点以后就不需要什么了，所以晚上时间就是她自己的了。

可怜的孩子！我从没想过下午喝茶后她都如何打发时间的。虽然她进来跟我道晚安时，我常常发现她的脸上容光焕发，纤细的手指微微泛红，我都以为那是在书房烤火的缘故，而从未想过这是由于冒着严寒骑马穿过旷野的结果。



我的小女主人像天使一般，照顾我、安慰我。

第二十四章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可以离开自己的房间,在屋里四处走走了。因为我的眼睛很差,所以我可以起来坐着的第一个晚上,就让凯瑟琳读书给我听。我们坐在书房里,主人已经上床了。当时凯瑟琳虽然是同意了,但我还是觉得她答应得很勉强。我想我看的那类书不适合她,就让她随意挑本她爱读的书。

她挑了本她最爱读的书,一口气念了下去,念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就不停地问我:

“艾伦,你不累吗?你现在上床躺会儿不是更好吗?这么晚还不上床,你会生病的,艾伦。”

“不,不,亲爱的,我不累。”我不停地回答。

看劝不动我,她就尝试用另一种方法来表示自己对眼前的消遣颇不乐意,又是打哈欠,又是伸懒腰,终于说——

“艾伦,我累了。”

“那就别念了,说说话吧。”我答道。

那更糟,她坐立不安,不停叹气,看手表,一直到八点钟,终于她回自己的房间了,她看上去烦躁、不快,还不停地揉眼睛,完全是一副瞌睡得不得了的样子。

第二天晚上她看上去似乎更加不耐烦。在要陪伴我的第三个晚上,她抱怨说头痛就离开了。

我觉得她的行为很奇怪。独自待了很久后,我决定去看看她是不是好点了。让她到沙发上躺着,不要待在黑糊糊的楼上。

楼上根本没凯瑟琳的影子,楼下也没有。仆人都肯定说他们没看见她。我在埃德加的门口听了听,里面静悄悄的。我回到她的房间,熄了蜡烛,在窗边坐了下来。

月光皎洁,地上覆盖着一层薄雪,我想她有可能是心血来潮去花

园散步,清醒一下头脑去了。我也的确看到一个身影顺着花园墙的内侧蹑手蹑脚地走着。但那不是我年轻的女主人,当那人影走进亮处时,我认出那是我们的一个马夫。

他望着那条穿过园林的道路,站了好一会儿。然后他仿佛是发现了什么东西似的,一溜小跑,接着就牵着小姐的马又出现了。小姐呢,则刚下马,走在马旁。

那人悄悄地把交给他的马牵过草坪去了马厩。凯茜从客厅的门式窗钻进来,无声地溜进了我正等着她的地方。

她轻轻地关上门,脱下她那双沾了雪的鞋子,解开帽子,不知道我躲在那儿。她正准备放下斗篷时,我突然站起身,出现了。这个意外的事一下子把她吓呆了,她含含糊糊地叫了一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亲爱的凯瑟琳小姐,"我开口道,她近来的善意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都不忍心立刻责备她。"你这会儿去哪骑马啦。你干吗要撒谎想骗我呢? 你去哪儿了? 说呀!"

"去园林最顶头了,"她张口结舌地说,"我没有撒谎。"

"没去别处?"我追问。

"没有。"她咕哝着回答。

"啊,凯瑟琳,"我伤心地哭了,"你一直都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不然你是不会对我说谎的,这真的让我很难过。我情愿再病三个月,也不愿听你故意编瞎话。"

她冲上前,突然泪如雨下,搂着我的脖子。

"噢,艾伦,我好怕你生气,"她说,"答应我你不生气,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再隐瞒了。"

我们在窗台上坐下。我向她保证,不管她的秘密是什么,我都不会责备她。当然,秘密是什么,我也猜到了。于是她就说道:

"我去呼啸山庄了,艾伦,从你病倒的那时起,除了你能离开你房间前那三次和之后两次外,我一天也没落下。我给了迈克尔一些书和图画让他每晚帮我备好敏妮,然后再帮我把它拉回马厩。记住了,你也千万别责备他。我六点半到山庄,一般都待到八点半,然后疾驰

回家。我去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我经常会感觉到不是滋味。有时我也很快乐,也许一个星期有那么一次吧。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得费很大劲才能劝说你同意让我履行对林顿许下的诺言,因为那天我们离开他时,我已答应第二天再去看他。但是,你第二天生病一直在楼上,我倒是免去了那个麻烦。迈克尔那天下午在修园林的门锁时,我拿到了钥匙,并告诉他我表弟是多么希望见到我,因为他病了,不能来田庄,而且爸爸多么反对我去山庄。然后我就和他商定了备马的事。他喜欢读书,而且也在考虑离开这儿去结婚,所以他就提议,如果我肯把书房的书拿出来借给他,他就听从我的吩咐。我就干脆把自己的书送给他,这样一来,他就更满意。

"我第二次去看他时,林顿精神似乎很好。齐拉(就是他们的管家)替我们打扫出一间干净的房间,生了一炉好火,并告诉我们可以想干啥就干啥,因为约瑟夫去参加祈祷会了,哈里顿·恩肖带着狗出去了——后来我听说他是到我们树林里偷野鸡了。

"她给我拿了点温热的酒和姜饼,她看上去特别和蔼。林顿坐在扶手椅上,我坐在壁炉边的小摇椅上,我们那么高兴地谈笑,发现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我们计划着夏天去哪儿,干些什么。我也不必重复了,因为你会说那很傻。

"可是,有一次,我们都快吵起来了。他说,在炎热的7月里,要想消磨一天的时光,最愉快的方式莫过于从早到晚躺在旷野中间的草坡上,蜜蜂在花丛间发出梦幻般的嗡嗡声,百灵鸟在头顶歌唱,碧空无云,阳光灿烂。那正是他对天堂里的幸福最完美的想法。而我认为最愉快的方式则是在哗哗直响的绿树上摇荡,西风吹拂,明亮雪白的云朵在天上飞掠而过。不光是百灵鸟,还有画眉、山鸟、红雀和布谷鸟在四面八方放声歌唱,而旷野从远处看去,则幻化成了阴凉朦胧的幽谷。但近处则是茂盛的野草随着微风此起彼伏,还有树林和潺潺的流水,整个世界都醒着,快乐得发狂。他希望一切沉浸在安宁的心醉神怡中,而我则希望一切都在欢腾中闪耀、跳舞。

"我说他所谓的天堂是半死不活的,他则说我的天堂纯属撒酒疯。我说在他的天堂我会睡着的,而他则说在我的天堂里他无法呼

吸,而且言辞开始变得粗暴。最后,我们达成一致,决定在天气合适的时候,把这两种方式都尝试一下。然后我们亲吻对方,又成了朋友。安静地坐了一个小时后,我看着地板平滑、未铺地毯的大房间,心想如果把桌子移到一边,在里边玩那该多有趣。我让林顿喊齐拉过来帮我们,我们可以玩捉迷藏,让她来抓我们,你知道的,艾伦,就是你以前经常带我玩的游戏。他不愿意,他说那一点也不好玩,但他答应和我玩球。在橱子里的一堆旧玩具——陀螺、铁环、打球板和羽毛球等等中,我们找到了两个球。一个球上标着'C'[1],另一个球上标着'H'[2]。我想要标'C'的那个,因为它代表凯瑟琳,而那个标'H'的可能是代表他的姓希斯克里夫,但是标'H'的那个球外壳脱落了,林顿不喜欢。

"我老赢他,他又生气了,又咳起来,回到了他的椅子上。不过那天晚上他心情好得很快。两三首好听的歌让他着迷,那是你教我的歌,艾伦。我不得不走时,他又求我,恳请我第二天晚上还去,我答应了。

"敏妮和我飞驰回家,快得跟阵风似的。一直到天亮我都在做梦,梦见呼啸山庄和我可爱的宝贝表弟。

"第二天,我很难过。一方面是因为你病了,另一方面是我希望爸爸知道并同意我出行。但那晚喝完茶后月光很美,我骑马向前,忧郁渐渐烟消云散了。

"我心想,我又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晚上了,而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可爱的林顿也会如此。

"我骑马快步前进走到他们家的花园旁,正要转到后面去时,恩肖那家伙碰见了我,他拉过我的马缰绳,让我从前门进屋。他拍拍敏妮的脖子,说它是头好牲口,看上去他好像是想让我和他说话。我只告诉他别去招惹我的马,不然它会踢他的。

"他带着粗俗的口音回答:'就是踢了也不会踢得多厉害。'他还

① C:表示英文名 Catherine,即凯瑟琳。
② H:表示英文名 Heathcliff,即希斯克里夫。

笑着看看它的腿。

“我还真有点想让它试试。可是，他走开去开门了。拉开门闩时，他抬头看着上面刻的字，一副傻样，又窘又得意地说：‘凯瑟琳小姐，现在我能念啦。’

“‘太好啦，’我大声说，‘让我们听听你念，你确实变聪明啦！’

“他把他的名字‘哈里顿·恩肖’念了一遍，每个字都拖长了音调。

“‘还有数字呢？’看出他突然再也说不下去了，我鼓励地大声说。

“‘我还不会念。’他回答。

“‘啊，你这笨蛋！’我说，大声嘲笑他的失败。

“那傻瓜瞪着眼，咧着嘴傻笑。他紧皱眉头，仿佛不知道是否该和我一起笑，不知道我这笑是表示亲近还是轻视——其实正是轻视。

“我打消了他的疑虑：突然恢复严肃的神情，让他走开，因为我是来看林顿，不是来看他的。

“他脸红了——我借着月光看见的，他把手从门闩上移开，躲到了一旁，一副虚荣心受伤了的模样。我想他大概是以为自己与林顿一样有修养，因为他能拼自己的名字，结果却大为狼狈，因为我并不这么想。”

“别说啦，凯瑟琳小姐，亲爱的！”我打断她的话，“我不责骂你，可我不喜欢你那样做。要是你记得哈里顿和希斯克里夫少爷一样都是你的表亲，你就会觉得那么做是多么不妥啦。至少，他想和林顿一样有修养那还是值得赞扬的抱负啊。或许他学习也并不是为了炫耀。你以前让他因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耻，我毫不怀疑，他是希望能作些弥补，来取悦你。讥笑他这不太成功的努力是非常没教养的——假如你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你不也会那么粗鲁吗？他小时候也和你一样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现在他竟然遭鄙视，我很难过，因为那个卑鄙的希斯克里夫这么不公正地对待他。”

“好了，艾伦，你不会为这事哭的，是吧？”她嚷道，很奇怪我干吗要这么较真。“但，等一下，你听我说，他是不是为了讨好我就去诵读他的 ABC，对一个粗人值不值得那么客气，我进屋了，林顿躺在高背长椅上，欠起身来欢迎我。

"'今晚我不舒服,凯瑟琳,亲爱的。'他说,'你得一个人说话了,我来听。过来,坐到我身旁。我刚才还在想你肯定不会食言的。今晚你临走的时候,我得让你答应我你会再来的。'

"我知道,因为他病了,说啥我也不能惹他啊。我轻言细语,也不问他话,尽量避免以任何方式惹恼他。我带给了他一些我最好的书。他让我从一本书上读点给他听,我正要读,突然恩肖撞开门——他经过思索,怨恨渐渐加深了。他径直走向我们,抓住林顿的胳膊把他从座位上甩了出去。

"'滚到你自己房间去!'他说。他太愤怒了,声音简直听不清,他的脸似乎肿胀着,看上去是怒不可遏。'她要是来看你的,就把她也带到那儿去。你们可别想不让我到这儿来。快滚吧,你们这两个家伙!'

"他骂我们,林顿还没来得及还嘴,就几乎被他扔到了厨房里。我跟着出去了,他握紧拳头,似乎想把我打倒在地。有那么一会儿,我很害怕,掉了一本书,他把书踢给我,把我们关到了门外。

"我听见炉边爆发出一阵恶毒的狂笑。我转过身,看见那个可恶的约瑟夫浑身颤抖,正搓着瘦骨嶙峋的双手站在那儿。

"'我就敢说他会把你们赶出来的!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现在来精神啦!他知道——是的,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谁才是这儿的主人——好啊,他把你们扫出门了!干得好啊!'

"'我们该去哪儿?'我问我表弟,不理睬那可恶的老家伙的嘲笑。

"林顿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艾伦,那时他可一点也不漂亮啦!啊,不!他看上去很可怕!因为他瘦削的面孔和那双大眼睛呈现出一副疯狂无力的暴怒之色。他抓住门把手,摇着门,但门从里面关上了。

"'你要不让我进去,我就杀了你!不让我进去,我就杀了你!'他在尖叫,而不是在说话。'恶魔!恶魔!我要杀你!我要杀你!'

"约瑟夫又发出沙哑的笑声。

"'得了,跟他老子一个德行!'他喊道,'跟他老子一个德行!我们房里房外都有人。别理他,哈里顿,小子啊,别害怕,他碰不到你!'

“我抓住林顿的双手，想把他拉开，但是他尖叫得那么怕人，我又不敢拉了。最后，一阵可怕的咳嗽呛得他喊不出来了。血从他口中喷出，他倒在地上。

“我吓坏了，跑进院子，拼命地大声喊齐拉。她很快听到了。她正在谷仓后面的棚子里挤牛奶，丢下手中的活，匆匆赶来问我有何吩咐。

“我来不及解释，把她拉进来，四下找林顿。恩肖已经出来看看他闯下什么祸了。这会儿他正把那可怜的东西往楼上抱。齐拉和我跟着恩肖上了楼，但他在楼梯顶端拦住我，说我不该进去，我必须回家。

“我大声说他害死了林顿，我偏要进去。

“约瑟夫锁上门，声称我不该做‘那样的傻事’，还问我是不是‘和他一样生下来就疯了’。

“我站在那儿一直哭到管家出来。她肯定过一会儿他就会好点的，但是他可受不了这样的喊叫和喧闹，她带我进屋时，简直是把我抱进去的。

“艾伦，我悲伤得发狂，都快要把头发扯掉了！我抽噎流泪，眼睛都快哭瞎了。你如此同情的那个恶棍就站在我对面，竟敢时不时地让我‘别吵’，还不承认那是他的错。最后，由于我断言我要告诉爸爸，他会被送进监狱，然后给绞死，他害怕了，自己也开始大声号哭，匆匆走出去，掩藏自己的怯懦和焦虑去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摆脱他。他们最后硬要我走，我走到离房屋还不到几百码远时，他突然从路边的阴影里冒出来，拦住敏妮，抓住了我。

“‘凯瑟琳小姐，我很难过，’他开始说，‘可那实在太差劲——’

“我想他恐怕是想谋杀我，就给了他一鞭子。他放开手，吼出了一句他那可怕的咒骂。我就骑马飞奔回家，头脑一片混乱。

“那天晚上我没有和你道晚安。第二天晚上我没有去呼啸山庄——我特别想去，但是我有时莫名其妙地激动，害怕听说林顿死了，有时想到会遇见哈里顿又使我不寒而栗。

“第三天晚上，我鼓起勇气，至少老这样悬着心，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又一次偷偷地溜了过去。我是五点钟去的，是步走的，心想这样可以不让人看见，溜进他们家，进到林顿的房间。然而，那些狗宣告了我的到来，齐拉迎接了我，告诉我‘那孩子现在好多了’。她把我带到了一间干净狭小、铺了地毯的房间，在那儿我看见林顿躺在小沙发上，正读我的一本书，这真让我有说不出的快乐。但是，整整一个小时，艾伦，他既不说话也不看我——他脾气就是这么差——使我惊讶的是，当他最终开口时，竟然说了那么个谎言，他说是我引起那场混乱的，哈里顿不该受责备。

“我无从回答，只有愤怒地起身离开房间。他没想到我有这样的反应，他在我身后轻声喊‘凯瑟琳’，但是我不愿转身。第二天，也就是第二次我待在家里没去看他的那天，我几乎决心再也不去看他了。

“但是就那么上床、起床，听不到一点点他的消息是那么令人痛苦，我的决心在还未真正成形前就渐渐化为乌有了。以前去那儿似乎不对，现在不去好像也不对了。迈克尔来问我要不要把敏妮套上马鞍，我说‘要’。敏妮驮我过山丘时，我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职责。

“我到院子去得经过前面的窗户，不想让人知道我来了这儿也没用。

“‘少爷在大屋里。’齐拉看见我向小客厅走去就对我说。

“我进屋了，恩肖也在那儿，但他马上就离开了房间。林顿半梦半醒地坐在大扶手椅上，我走到炉火旁，用严肃的语调，煞有介事地开口道：

“‘既然你不喜欢我，林顿，既然你认为我来是故意伤害你，而且还认定我每次都这样，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让我们道别吧。告诉希斯克里夫先生，是你不想见我，让他千万别在这一点上再编什么谎言了。’

“‘坐下，把帽子摘下来，凯瑟琳。’他回答，‘你比我幸福得多，你应该比我好些。爸爸净说我的缺点，净是瞧不起我，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我常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像他说得那么没用，然后我就很生气很痛苦，我恨所有的人！我是没用，差不多总是

脾气暴躁,情绪低落——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声再见——你就会摆脱一个讨厌的人了——只是,凯瑟琳,对我公正些,请你相信,我憧憬着自己能够享有幸福、健康,但是我更希望能像你那样可爱、仁慈、善良。你要相信你的善良让我爱你爱得更深,深过你爱我——如果我值得你爱的话。尽管我过去忍不住,现在也还是忍不住对你暴露我的本性,我很抱歉、很懊悔,而且至死都如此!'

"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我觉得我非得原谅他不可,哪怕他过会儿就和我吵,我还是得原谅他。我们和好了,但我在那儿时,我们俩一直都在哭。并不完全是由于悲伤,但我的确很难过,林顿天性如此扭曲。他永远不会让他的朋友安宁,他也永远不会让自己安宁!

"那晚以后,我就总去他的小客厅了,因为第二天他父亲回来了。我想大约有三次我们和第一个晚上一样快乐,满怀希望。其他几次都很无聊并且总受到烦扰:一会儿是由于他的自私与怨恨,一会儿是由于他的病痛。但我已经学会以极小的反感来容忍他的自私与怨恨,就像容忍他的病痛一样。

"希斯克里夫先生有意避开我,我几乎没见过他。不错,上个星期天,我去得比平常早,我听见他因可怜的林顿前一天晚上的行为在残酷地责骂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除非他偷听了。林顿的行为确实惹人恼,然而,这只是我的事,与别的任何人都无关,我走进去,打断了希斯克里夫先生的说教,对他这么说了。他突然大笑起来,离开了,说他很高兴我是那么看待那事的。从那以后,我就告诉林顿必须小声诉说他的痛苦。

"好了,艾伦,你已知道了一切。没什么能阻止我去呼啸山庄,除非这样会给两个人带来痛苦。但是,只要你不告诉爸爸,我去那儿就不会打搅任何人的平静。你不会告诉他的,对吗?如果你那样做,那就太无情啦。"

"凯瑟琳小姐,我得要到明天才能拿定主意。"我回答,"这需要斟酌,所以我走了让你休息,我去仔细考虑这事。"

我从她的房间,径直去了主人的房间,在他面前把整个事情"考虑"了一番:除了凯瑟琳和她表弟的谈话以及任何有关哈里顿的事,

我把整个经过都和盘托出了。

林顿先生在心里要比他在口头上承认的还要不安、难过得多。早晨,凯瑟琳知道了我辜负了她的信任,也得知她那秘密的拜访必须终止。

对这禁令,凯瑟琳又哭又闹,但毫无用处。她恳求父亲可怜可怜林顿,她所得到的惟一安慰就是他答应会写信给林顿,允许他只要高兴他随时可以来田庄,但同时说明他不必再指望在呼啸山庄见到凯瑟琳了。也许,如果他知道他外甥的性情和身体状况的话,他就会认为连那么点微小的慰藉都不给也是恰当的。

第二十五章

“这些都是去年冬天的事儿，先生。”丁夫人说，“过去还不到一年。去年冬天，我可没想到十二个月后我会把这些事讲给家里面的一个客人听，给他解闷。谁知道你还能做我家的客人做多久呢？你太年轻了，就这么一个人过日子，肯定会不甘心的。我总觉得，不可能有谁见过凯瑟琳·林顿而不爱上她的。你笑了，可为什么我一谈到她时，你看上去那么精神、那么感兴趣呢？为什么你让我把她的照片挂在壁炉上方呢？为什么？”

“打住吧，我的好朋友！”我叫起来，“我竟会爱上她，这或许很有可能，但她会爱我吗？我对此大为怀疑，可不敢动心，拿自己的平静去冒险。再说，我家不在这儿。我属于那个忙碌的世界，而且肯定要回到它的怀抱中去的。你接着说吧，凯瑟琳按她父亲的吩咐做了吗？”

“是的！”管家接着说。

在她的心中，她对她父亲的爱还是占据主要的位置。他说话时没带一丝的怨气，相反却带着深切的温柔，就仿佛一个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珍爱的人身陷险境或仇人之手时，自己能够留给对方的就是那几句话，而对于她以后就只能靠对这些话的回忆来帮助自己、指导自己了。过了几天，主人对我说：

“艾伦，我希望我的外甥给我写信或来看看我。老实说，你认为他怎么样——他病情好转了吗？他长大成人时，有没有变好的希望？”

“他很娇弱，先生。”我答道，“不大可能会活到那个时候。但有一点我可以说，他不像他父亲。如果凯瑟琳小姐不幸地嫁给他的话，除非她极其愚蠢地纵容他，否则她是能控制得了他的。不过，主人，你

会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他,看他是否适合她——还有四年多他才成年呢。"

埃德加叹了口气,走到窗前,向外望着吉默顿教堂。下午天空都是雾蒙蒙的,但是2月里的阳光在惨淡地照着,我只能分辨出墓园里的两棵枞树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墓碑。

"我经常祈祷,"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祈祷着要来的就早点来吧。但现在我却开始退缩,害怕它的来临了。因为我曾经想到一点:与其总是回忆自己当初走下峡谷去做新郎的那一刻,还不如就这样盼望着,不久以后,也就是几个月,甚至可能就是几个星期后,我会被人抬到山上,安葬在那凄凉的洞穴里。要能那样,总比回忆过去更让人感到甘甜。艾伦,和我的小凯茜在一起我已经是非常幸福了。无数个冬夜夏日,她就是我身旁活生生的希望啊。但是,当我在6月漫长的夜晚躺在她母亲葱绿的坟丘上,在那古老教堂下面的墓碑之间时,我独自冥想,希望、渴望我早日能躺到坟丘之下,那时的我也同样幸福。我能为凯茜做些什么呢?我怎么能离开她啊?我一点也不在乎林顿是希斯克里夫的儿子,也不在乎他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只要我死后林顿可以安慰她。我也不在乎希斯克里夫终于得逞了,会为他夺去了我最后的幸福而得意扬扬。但是,假如林顿根本就没出息——只是他父亲的一个软弱的工具——我是不能把她丢给他的!尽管给她的憧憬泼冷水显得有些残忍,我还是要执意这么做,反正让她在我活着时难过,死后孤独好了。我亲爱的孩子!我情愿把她托付给上帝,让她先我入土。"

"把她托付给上帝好了,就像现在这样,先生。"我答道,"如果我们失去你是上帝的安排——但愿不会——我将会做她的朋友与顾问,始终不渝。凯瑟琳小姐是个好姑娘,我并不担心她会存心干坏事。尽职尽责的人最终总会得到回报。"

春天近了,虽然我的主人又和女儿继续在庄园散步了,但他并没有真正恢复体力。她没有经验,以为这本身就是康复的表现。而且再加上他面颊常常发红,眼睛发亮,她就完全相信他的身体正在复原中了。

她十七岁生日那天，他没有去墓园。外面下着雨，我说：

"先生，今晚你肯定不出去了吧？"

他回答：

"是的，今年我要推后一点。"

他又给林顿写信，表示特别想见见他。我毫不怀疑，假如那病恹恹的孩子能拿得出手的话，他父亲肯定会允许他来了。事实确实如此，他果真遵嘱回了封信，暗示说希斯克里夫先生不许他拜访画眉田庄。但是他舅舅亲切的挂念让他很高兴，他希望有时能在散步时遇见舅舅，以便当面请求他不要让他和他表姐如此长久地完全断绝往来。

信上这一部分写得很简单，可能是他自己的话。希斯克里夫知道林顿在恳求他舅舅同意让凯瑟琳陪他时，可以做到字字在理。

"我不请求，"他写道，"她可以来山庄，但是难道就因为我父亲不让我去您家，而您又不让她来我家，我就永远见不到她了吗？请偶尔和她一起骑马朝山庄这边来，让我们当着您的面说说话吧！我们并没做什么，不至于非得忍受如此的隔离吧。您也不是生我的气——而且您也没有理由不喜欢我——这可是您亲口说的呀。亲爱的舅舅，就请您发发善心，捎封信来，让我和您在除了画眉田庄以外其他任何您愿意的地方见见面吧。我相信见了面您就会明白我父亲的性格并不是我的性格。他断言过，我更像是您的外甥而不像是他的儿子。虽然我也有些缺点，让我配不上凯瑟琳，但她都能谅解这些的，为了她，您也应该谅解啊。您问到我的健康状况——我好些了，但是如果让我断绝所有希望，注定要忍受孤独，或者只能和那些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喜欢我的人待在一起，我又如何能够开心健康起来呢？"

尽管埃德加很同情那孩子，他还是无法答应他的请求，因为他不能陪凯瑟琳去的。

他说也许到了夏天，他们可以见面。同时，他希望他能时常写信来，并答应自己会尽可能在信中给他建议与安慰，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林顿在家中的艰难处境。

林顿遵从了。要是让他由着自己的性子，他的信中肯定会满是

抱怨悲叹之辞,这样就会把一切都毁了。但是他父亲严密地监视着,当然,他肯定坚持我们家主人寄去的只言片语都得让他过目。所以他没有写他自己特有的痛苦与忧伤,那些他头脑中最关心的问题,而是反复诉说自己被迫与朋友及爱人分离是多么残忍的事,并且委婉地暗示埃德加必须尽快答应见个面,否则他会担心埃德加只是空许诺言,有意欺骗他。

在家里,凯茜又是他的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在他们里应外合之下,我们家主人终于给说动了,默许他们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可在离田庄最近的旷野上一起骑马或散步一次,但要在我的监护之下,因为6月到了,我们家主人的身体还在日渐衰弱。尽管每年为了我家小姐,他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存起来,但是他自然也希望她能保有她祖先留下的房屋,或者至少很快就能回到这儿来。他认为要能够做到这样,她惟一的希望就是与他的继承人结合。他根本不知道后者的身体状况与他一样正在迅速恶化。我相信,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点:因为没有医生去过呼啸山庄,也没有人看见过希斯克里夫少爷,然后来向我们报告。

我呢,也开始猜想我的预感是错误的:既然他提到过要去旷野骑马、散步,而且似乎又是那么急切地要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那他身体肯定是在复原了。

我后来听说希斯克里夫是如何对待自己将死的孩子,是如何逼迫他装着急切的样子。我实在无法想像得到哪还有这样的父亲如此专横、如此恶毒地对待自己即将死去的孩子。随着他孩子死亡的临近,他那贪婪无情的计划也在一步步地逼近失败,他就更要变本加厉了。

第二十六章

盛夏已经过去，当埃德加勉强同意他们的请求之后，凯瑟琳和我就第一次骑马出去见他的表弟了。

那天，天气闷热，没有阳光，但天上云影斑驳，不像要下雨。我们已经约好了见面的地点，是十字路口的路标碑旁。但是等我们到了那儿时，一个派来做信使的小牧童告诉我们：

“林顿少爷就在山庄那边，要是你们肯往前走一点，他会很感激你们的。”

“这么说，林顿少爷已忘了他舅舅的头条禁令了。”我说，“他让我们必须待在田庄的土地上，我们已到这儿，再走就越界了。”

“好吧，等我们到他那儿，就调转马头吧。”我的同伴说，“往家的方向走吧！”

但我们到达他那儿时，他离自己的家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我们看他没有带马，所以只好下了马，让我们的马去啃草。

他躺在荒地上，等我们上前，离他只几码远时，他才站起身。

他走路那么没劲，脸色那么苍白，我立刻嚷起来：

“天哪，希斯克里夫少爷，今天上午你可不适合散步。你看来病得不轻啊！”

凯瑟琳既难过又惊奇地打量着他，本来就要脱口而出的欢呼变成了惊叫，久别重逢时的庆贺变成了关切的询问：他是否比平常病得更厉害了？

“不——好些了——好些了！”他喘着气，浑身颤抖，抓住了她的手，仿佛需要它来扶着，而他蓝色的大眼睛胆怯地看着她，眼神游移不定，眼睛凹陷，这使得他原本就有的无精打采的神情显得憔悴而凄凉。

“不，你病得更重了。”他表姐坚持说，“比我上次见到你时重了



我们在离庄园不远处找到了希斯克里夫少爷。

——你瘦了，而且——”

“我是累了。”他匆忙打断了她的话，“这样的天走起路来可真热。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嗯，我经常早上感到不舒服——爸爸也说我长得真快。”

凯瑟琳很不满意地坐了下来，他倚在她身旁。

“这就有点像你说的天堂了。”她说，努力想高兴起来。“你还记得我们之间有过约定吗？——要在我们各自认为最愉快的地方，并以我们各自认为是最愉快的方式度过两天。这大概就是你最喜欢的地方和方式了吧，只是天上还有云，但它们是那么柔和，比阳光要好。下个星期，如果你可以走，我们就骑马去田庄墓园林，试试我喜欢的方式吧！”

看起来林顿似乎已经记不起她说的事了，很明显他也很难继续谈论其他事情了。他对她提起的话题缺乏兴趣，也不能逗她开心，这是如此明显，她甚至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他的态度和整个人都发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变化。他以前脾气不好，但是给人哄哄，还能让人喜欢，但是现在却变得冷漠无情了。在他身上是少了一些那种小孩子为了要人安慰而故意发脾气、惹人厌的任性，却多了些老病号只顾自己的坏脾气——拒绝安慰，并且时时把别人的欢笑当做是一种侮辱。

和我一样，凯瑟琳也清楚地看出，林顿认为我们陪他，不是一桩乐事，而是一种惩罚。她立刻毫不犹豫地提出马上就走。

出人意料的是，她一提要走，原本昏昏欲睡的林顿却给唤醒了，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焦虑状态。他害怕地朝山庄的方向投去一瞥，请求她至少再逗留半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她说，“你待在家里会比坐在这儿舒服。我看得出，今天不管我是讲故事，还是唱歌、讲话都无法令你开心。这六个月以来，你变得比我聪明多啦，现在你对我的消遣已没啥兴趣啦。要不然，如果我能让你开心，我是愿意留下的。”

“那就留下来歇歇吧。”他答道，“对了，凯瑟琳，你别认为、也别说我现在身体很差。只是这天气太沉闷，热得我都没了精神。你们来

之前，我已四下走了走，对我来说，已走得太多了。请告诉我舅舅，就说我身体还行，好吗？”

“我会告诉他，是你这么说的，林顿。我不能肯定你身体不错。”我家小姐说，不明白他为何固执地坚持说那些明摆着不符合事实的话。

“下星期四还来这儿吧。”他继续说，避开她困惑的凝视。“代我感谢他允许你来——我最真挚的感谢，凯瑟琳。还有，还有万一你真的见到我父亲，他要是向你问起我的话，别让他以为我太沉默、太笨拙了——也别摘出一副悲哀沮丧的样子，就像你现在这样——他会生气的。”

“我才不在乎他生气呢。”凯茜大声说，想像着她会成为他父亲生气的对象。

“但是我在乎。”她表弟颤抖着说，“千万不要惹得他责骂我，凯瑟琳，因为他太严厉了。”

“他对你很严厉吗，希斯克里夫少爷？”我问道，“他已经厌倦纵容，从消极的怨恨转为积极的怨恨了吗？”

林顿看了看我，但没有回答。凯茜又在他身边坐了十分钟，这十分钟里他头垂在胸前打着瞌睡，除了因疲倦或痛苦而发出的压抑着的呻吟以外，他一声未吭。她开始寻找越橘来寻求安慰了，把找到的果子与我分享，却没有给他，因为她看得出，再去注意他反而会让他厌烦、恼火。

“现在有半个小时了吗，艾伦？”她终于在我身边轻声说，“我不明白，我们干吗要待在这儿。他睡着了，爸爸也该盼我们回去了吧。”

“嗯，我们可不能丢下他，让他睡在这儿！”我答道，“等他醒过来吧，耐心点。你本来那么急着要来，渴望着见到可怜的林顿，现在，这渴望这么快就没影啦！”

“他干吗想见我呢？”凯瑟琳答道，“以前他脾气最坏的时候我还喜欢他一些，总比他现在这种古怪心情要好。他这次来和我会面，仿佛是因为怕被他父亲责骂，而被迫来完成任务似的。但我才不想来取悦希斯克里夫先生呢，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打发林顿来这儿受罪。

还有,虽然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我很高兴,但我也很难过,他已不那么令人愉快,对我也不那么关爱了。"

"你以为他的健康状况好转了吗?"我说。

"是的。"她回答,"因为你知道的,他过去总会对自己的痛苦大说特说的。他现在身体虽然不像他要我告诉爸爸的那样好,但很可能是好些了。"

"那你和我的看法可不一样了,凯茜。"我说,"我猜测他身体是差多了。"

林顿这时带着困惑与恐惧从睡眠中惊醒,他问我们是否有人叫了他的名字。

"没有。"凯瑟琳说,"除非你是在做梦。我想像不出你怎么早上在户外还可以打盹。"

"我觉得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了。"他喘着气,朝耸立于我们上方的森严的山顶扫了一眼。"你们肯定刚才没人说话?"

"是的。"他表姐答道,"只有艾伦和我在争论你的健康状况。林顿,你真的比我们去年冬天分别时强壮些了吗?如果是的话,我相信有一点却没变得强烈——你对我的关心——说啊,是不是?"

林顿答话时泪如泉涌:

"是的,是的,我强壮些了。"

他仍然被刚才想像的声音所左右,他的目光四下探寻发出声音的人。

凯茜站起身。

"今天我们该分手了。"她说,"我也不想隐瞒,对于我们今天的会面我非常失望,虽然除了你,我不会对别人提起——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害怕希斯克里夫先生!"

"嘘!"林顿低声道,"看在上帝分上,小声点!他来了。"他抓住凯瑟琳的胳膊想留住她。但是听他这么一宣布,她忽忙挣脱,对敏妮打了个口哨,它就像狗一样应声而至。

"下星期四我到这儿来。"她大声说着跳上了马鞍,"再见,快点,艾伦!"我们就这样离开了他,而林顿还在想着他父亲马上就要来,几

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离开了。

我们还没到家,凯瑟琳的不快就已淡化成了一种困惑,夹杂着同情与遗憾,主要还伴着对林顿的身体与处境的实际情况隐隐不安的疑惑。我也有同感,不过,我劝她别说得太过火,因为再次出行可以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

我们家主人要求我们说说出去的情形:他外甥的谢意被转达了,凯茜小姐轻描淡写地讲了其他的事。我对他的询问也没做多少解释,因为我几乎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第二十七章

七天很快就过去了,埃德加·林顿的健康每天都在快速恶化。几个月来他已经被疾病拖垮,而现在病情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

我们很想瞒过凯瑟琳,但她心智敏锐,可不愿欺骗自己。她心里暗自揣测,闷闷不乐地想着那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逐渐成熟,变成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

星期四到了,她也无心提骑马出行的事。我替她提了出来,并且获得允许让她出门,因为现在书房和她父亲的房间已经成了她的整个世界,而书房,她父亲每天只能在那儿待上一小会儿——他竭尽全力,也只能坐上片刻时光。她恨不得每时每刻都趴在他的枕边或坐在他身旁,因为守护和悲伤,她的面容日渐憔悴,我的主人很高兴打发她去,一厢情愿地认为让她换换环境、换换同伴可以令她开心点,还指望这样做可以让她在他死后不至于孤苦伶仃,从这种希望中他也获得了安慰。

听他几次不经意说出的话,我猜出他有一个执著的想法,认为他的外甥和他外表相像,那么内心也会很相像,因为林顿的信中很少、甚至从未表露出他那有缺陷的性格。而我,因为善于原谅的弱点,也没有纠正他这一错误的想法。我问自己,拿那些他无力也无机会过问的消息来打扰他最后的时光,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推迟到下午才出游。那是8月里一个美好的午后——山中吹来的每一缕风都洋溢着生命的气息,仿佛无论是谁呼吸到这样的空气——哪怕是个垂死的人——都会复活。

凯瑟琳的脸恰似那风景——时阴时晴,阴晴交替掠过她的面庞。但是阴影驻留的时间长些,阳光驻留的时间则比较短暂。她那可怜的幼小心灵甚至还为自己对忧虑的短暂遗忘而责备自己。

我们发现林顿还在他以前选的那个地方守望着。我的小女主人

下了马，告诉我，她决定只待一小会儿，所以我最好牵着小马，坐在马背上。但我不同意，我不愿意再冒险让这个交由我来照管的孩子离开我的视线，一分钟也不行，因此，我们一起爬上了草坡。

希斯克里夫少爷这次迎接我们时倒是多了些兴奋，不过这兴奋并非因为兴致高昂，也不是因为快乐，看起来倒更像是害怕。

“迟了！”他说，说话短促而费力。“你父亲不是病得很严重吗？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率点呢？”凯瑟琳把问候的话咽了回去，大声说道，“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我呢？林顿，这很奇怪，第二次你故意让我到这儿来，显然就是为了让彼此痛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缘由！”

林顿颤抖着，扫了她一眼，半是恳求，半是羞愧，但他表姐的耐心还不足以忍受这种复杂难解的行为。

“我父亲病得很重。”她说，“为什么要把我从他床边叫走呢？既然你不愿意我遵守诺言，那干吗不派个人送信叫我别来算了呢？得了！我想要个解释——玩耍和闲混，我现在可完全没心思干这些。我现在也不能来小心伺候你的装腔作势！”

“我装腔作势！”他咕哝道，“那是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凯瑟琳，别这么生气！你尽情鄙视我吧。我是个没用的、懦弱的苦命人——怎么蔑视我都不过分！但我根本不值得让你生气——要恨就恨我父亲吧，别恨我，就鄙视我吧。”

“胡扯！”凯瑟琳生气地喊道，“傻瓜，愚蠢的孩子！看啊，他发抖了，好像我真的要碰他似的！你无须请求蔑视，林顿。任何人随叫随到都会自然而然地蔑视你的。走开！我要回家了，这真是荒唐，把你从炉边拖开，还假装——我们装什么呢？放开我的衣服——要是你哭，要是你看上去那么害怕，我就会怜悯你的话，那你也该摒弃这种怜悯！艾伦，告诉他这种行为是多么不体面。起来，别自贬身价变成卑屈的爬虫——千万别！”

林顿泪如泉涌，表情痛苦，无力的身躯扑倒在地，似乎因巨大的恐惧而痉挛着。

"啊!"他抽泣道,"我受不了了! 凯瑟琳,凯瑟琳,我还是个叛徒,我不敢告诉你! 但你若离开我,我就要给杀啦! 亲爱的凯瑟琳,我的命就在你手上。你曾说过你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对你也没什么伤害。那你就不走吧? 仁慈的、可爱的、善良的凯瑟琳! 也许你会同意——而他却要我就是死也要和你一起死啊!"

我的小姐,眼看他如此痛苦,就俯身把他扶了起来。她过去那种大度温柔又占了上风,她忘却了烦恼,完全被感动了,变得十分不安。

"同意什么?"她问,"留下来? 告诉我你这番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就留下。你的话自相矛盾,把我也搅糊涂了。冷静点,有话直说,马上告诉我你所有的心事。你不会伤害我的,林顿,是吧? 如果你能阻止,你也不会让任何敌人伤害我吧? 我会相信在你自己的事情上,你是个胆小鬼,但是你再胆小,也不至于背叛你最好的朋友。"

"但我父亲威胁过我!"那孩子喘着气,握紧他瘦弱的手指,"我怕他——我怕他! 我不敢说!"

"啊,好吧!"凯瑟琳带着轻蔑的怜悯说,"保守你的秘密吧,我不是胆小鬼——保全你自己吧,我不怕他!"

她的宽宏大量让他落下了眼泪,他一个劲地哭,吻着她扶着他的手,但就是鼓不起勇气畅所欲言。

我思索着这秘密可能是什么,并已下定决心绝不让凯瑟琳为了他或其他任何人而自己遭罪,我这本是出于一番好意。听见石楠丛中沙沙作响,我就抬头望去,看见希斯克里夫从山庄走下来,快要逼近我们了。他看也不看我的两个同伴,尽管他们离得很近,林顿的啜泣声清晰可闻。他高声和我打招呼,语气几乎是热情的,但那只是他对我——而非其他人——装出那种样子,我不能不怀疑他是否诚恳。他说:

"耐莉,很少在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见着你啊! 你们在田庄过得好吗? 说来听听吧。有传闻说,"他压低声音接着说,"那个埃德加·林顿快要死了——也许他们夸大了他的病情?"

"没有。我的主人是快死了。"我回答,"真是这样。这对我们大家是件悲伤的事情,对他倒是福气啊!"

“你认为他还能撑多久呢?”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

“因为,”他接着说,看着那两个年轻人,在他的注视下两人都一动不动——林顿像是不敢动也不敢抬头,凯瑟琳因为他也动不了——“因为那边那孩子仿佛决心要挫败我,他舅舅最好还是快点死,赶在他之前死掉。喂!那小兔崽子一直在玩那把戏吗?他哭哭啼啼的,我真的要教训他了。他和林顿小姐在一起时还算活泼吧?”

“活泼?不——他表现出极大的痛苦。”我回答,“看到他,我得说,他应当躺在床上,交由医生来照料,而不是在山上和他的心上人散步。”

“过一两天他就会那样啦!”希斯克里夫咕哝道,“但是,首先——站起来,林顿!站起来!”他喊道,“别趴在那边地上,马上起来!”

又一阵无助的恐惧感突然袭来,林顿又一次趴倒在地上,我想那恐惧是由他父亲看了他一眼而引起的,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产生这样的屈辱了。他好几次努力服从,但那时他仅有的微弱力气已用完,他呻吟了一声又倒了下去。

希斯克里夫先生走上前,提起他,让他靠在隆起的草堆上。

“现在,”他带着抑制住的残暴说,“我可要生气啦——如果你再不打起你那点少得可怜的精神——你这该死的!起来,马上!”

“我就起来,父亲。”他喘着气,“只是,让我一个人待着,不然我要晕啦!我已经照你的意思做了——真的,凯瑟琳会告诉你,我——我一直很开心。噢,待在我边上,凯瑟琳,把你的手给我。”

“拉住我的手!”他父亲说,“站起来!好了——她会让你扶她胳膊的……这就对了,看着她。林顿小姐,你会以为我就是恶魔本身,激起了如此的恐怖。仁慈点,陪他走回去吧,好吗?我一碰他,他就直发抖。”

“林顿,亲爱的!”凯瑟琳耳语道,“我不能去呼啸山庄……爸爸已禁止我去了……他不会伤害你的,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我再也不能进那个家啦,”他回答,“没有你的陪同我是进不去的!”

“住口……”他父亲喝道，“我们会尊重凯瑟琳对她父亲的顾虑。耐莉，你带他进去吧，我会接受你所提到的关于请医生的建议——决不耽搁。”

“你可以带他进去啊，”我回答，“而我必须和我的女主人待在一起。照顾你儿子可不是我的事。”

“你可真犟呀！”希斯克里夫说，“我知道——但你非让我去掐那小东西，让他尖叫，然后才能打动你的慈悲心。那么来吧，我的英雄，你愿意由我护送回去吗？”

他再次靠近，似乎想要去抓住那弱不禁风的孩子，但林顿缩了回去，紧紧依偎着凯瑟琳，恳求她陪他进去，他疯狂地纠缠着，根本容不得拒绝。

不管我多么不赞成，我也不能阻止她。的确，她自己又怎么可能拒绝他呢？是什么让他充满恐惧，我们无从察觉，但是，他就在那儿，就在那人的控制下变得软弱无力，似乎再多一点威吓就可将他吓成白痴。

我们走到了门口时，凯瑟琳进屋了，我站在那儿等着，等她把病人扶到椅子上，希望她马上就出来。突然希斯克里夫先生把我往前一推，嚷道：

“我的家里又没有瘟疫，耐莉。今天我可想殷勤待客啊。坐下来，让我去把门关上。”

他关上门，又上了锁。我大吃一惊。

“你们先喝点茶，然后再回家吧。”他又说，“我就一个人。哈里顿到里斯河边放牛去了，齐拉和约瑟夫出去玩了。虽然我习惯独自待着，但如果我能得到，我也情愿让些有趣的人来陪伴。林顿小姐，就在他旁边坐下吧。我把我所拥有的给了你，这礼物简直不值得接受，但我也没别的东西可给你。我指的是林顿。瞧她眼睛瞪得多大！真奇怪，我对所有看上去像是害怕我的东西都怀有一种野蛮的感觉！要是我生在一个法律不这么严厉、品味不这么风雅的地方，我一定会自娱自乐，慢慢地把这两人做个活体解剖，以此作为晚上的消遣。”

他吸了口气，捶着桌子，对自己诅咒着。

"见鬼！我恨他们！"

"我可不怕你！"凯瑟琳大声喊道，她可受不了他的后半段话。她走近他，黑色的眼睛闪烁着愤怒与决心。

"把钥匙给我——我要钥匙！"她说，"就是饿死，我也不会在你这儿吃喝的。"

希斯克里夫把桌上的钥匙拿到手里。他抬头望着，似乎对她的大胆感到有点吃惊，也有可能是她的声音和目光让他想起了遗传这种大胆给她的那个人。

她抓住那钥匙，几乎是从他那松开的手指间一把夺了过去。但她的行为又让他想起了现在，他赶快又把钥匙抓了回去。

"现在，凯瑟琳·林顿。"他说，"站到一边去，不然我就把你打倒，那会让丁太太发疯的。"

她不管这一警告，又抓住他握紧的手和手里的东西。

"我们要走！"她重复道，使出浑身的力气想让那铁一样的肌肉松开，看出她的指甲不管用，她就用牙使劲地咬。

希斯克里夫瞥了我一眼，一时间让我都不能干预。凯瑟琳太专注于他的手指了，没注意到他的脸色。他忽然张开手指，丢掉了他们在争抢的东西，但还没等她拿稳钥匙，他就用空出来的手抓住她，把她拉到他膝前，然后狠狠地左右开弓，巴掌就像雨点般落在她头上，每个巴掌都足以兑现他刚才的威胁——要是她能够倒下的话。

面对这一狠毒的暴行，我愤怒地冲向他。

"你这恶棍！"我开始哭喊，"你这恶棍！"

他照着我的胸口就是一拳，这让我收住了嘴。我很胖，立马就喘不过气来了，再加上那一击和愤怒，我头晕目眩，踉踉跄跄地退了回来，感觉就要窒息或血管就要爆裂了。

这场吵闹持续了两分钟，凯瑟琳被放了后，双手放在两鬓，看上去她似乎是不确信耳朵是否还在。她抖得像芦苇似的，可怜的孩子，靠在桌旁，完全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看到了，我知道如何教训孩子的。"那个无赖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钥匙时厉声说，"现在，照我说的，到林顿那边去，去哭个够吧。

明天我就是你父亲了——过几天我就是你惟一的父亲了,你有的是巴掌吃,反正你也能受得住,你可真不赖呀！要是再让老子看到你眼里还有这副鬼神气的话,你每天都会尝一次。"

凯西没有跑到林顿那儿,而是跑到了我跟前,跪下身,把滚烫的脸颊靠在我的膝上,放声大哭。她表弟已缩到了长背靠椅的一角,安静得像只耗子似的,我敢说,他在庆幸这场惩罚落在了别人而不是自己身上。

希斯克里夫先生看我们大家都惊慌失措的,就起身自己动手麻利地泡了茶。杯子和托盘都安放好了,他倒了一杯茶,递给我。

"清清火吧!"他说,"给你那个淘气宝贝和我的那个也倒点。没放毒,虽然我是准备投毒的。我到外面去找你们的马。"

他一走,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必须从哪儿冲出去。我们试了厨房的门,但门从外面闩上了,看看窗户,又都太窄了,甚至连凯西娇小的身子都过不去。

"林顿少爷,"看着我们被完全监禁起来了,我喊道,"你知道你那凶残的父亲到底想要干什么,你得告诉我们,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就像他对你表姐那样。"

"是的,林顿。你必须告诉我们。"凯瑟琳说,"就是因为你,我才来的。要是你拒绝,那就太忘恩负义啦。"

"我渴了,给我点茶,然后我再告诉你。"他回答,"走开,丁太太,我不喜欢你站在我跟前。好了,凯瑟琳,你把眼泪都掉到我茶杯里啦！这杯我不喝了,给我换一杯。"

凯瑟琳把另一杯推给他,又擦了擦自己的脸。那可恶的小家伙已不再为自己恐惧了,看到他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我感到恶心。一进呼啸山庄,他在旷野里表现出的痛苦就消失了,所以我猜他肯定是受到了威胁,如果他不能把我们诱骗到山庄来,他就会遭到他父亲盛怒之下可怕的惩罚。这事他办成了,所以眼下他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爸爸想让我们结婚。"啜了点茶后,他接着说,"他知道你爸爸是不会让我们现在结婚的。但如果我们等下去的话,他又害怕我会死掉,所以我们明天早晨就结婚,你整夜都得待在这儿。如果你照他的

意愿去做,那么你第二天就可以回去,还能带上我跟你一起去。”

“带你和她一起去,可怜的低能儿?”我嚷道,“你结婚? 天哪! 那人疯啦! 要不然就是他以为我们都是傻瓜,每一个人都是。你认为那位年轻美丽的小姐,那个健康强壮的姑娘会愿意把自己拴到像你这样快死的猴子身上吗? 你还心存妄想认为有任何人——更别提凯瑟琳小姐了——会要你做丈夫吗? 你用那怯懦的哭哭啼啼的把戏把我们骗到这儿来,实在是欠鞭子抽,还有——别再装出那副傻样啦! 因为你这样可鄙的背叛和弱智的自负,我真想把你狠狠摇晃一顿。”

我确实轻轻地摇了摇他,但那让他咳嗽了,他故伎重演,又是呻吟又是哭泣,凯瑟琳责备了我。

“整夜都待在这儿? 不!”她缓缓环顾四周,说道,“艾伦,哪怕是把那门烧毁,我也要出去。”

她本来马上就要开始实行她的威胁,但是林顿惊慌地起来了,又是为了他宝贵的自身。他用无力的手臂抱住她,抽泣道:

“你不愿嫁给我,救救我——不让我去田庄了吗? 啊! 亲爱的凯瑟琳! 你千万别走,别丢下我。你必须服从我父亲,你必须的啊!”

“我必须服从我自己的父亲!”她回答,“消除他那个残酷的悬念。一整夜! 他会怎么想? 他已经要难受啦。我要不从这屋里打出——要不就烧出一条路出去。你安静点。你一点危险都不会有——但是,要是你阻止我的话——林顿,我爱爸爸胜过爱你!”

那孩子对希斯克里夫先生的愤怒感到了致命的恐惧,这让他又恢复了他那懦夫的口才。凯瑟琳几乎要心神狂乱了,然而,她还是坚持她必须回家,她反过来试着求他,劝他克制他那自私的痛苦。

他们正纠缠不清的时候,我们的狱吏又进来了。

“你们的马已跑掉了。”他说,“还有——好了,林顿! 你又哭了? 她都对你做了些什么? 好了,好了,完事了,去睡觉吧! 过一两个月,我的孩子,你就可以用强有力的手对她现在的专横进行报复啦。你因爱而憔悴,不是吗? 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她就要嫁给你啦! 好了,上床去吧! 齐拉今晚不在,你得自己脱衣服。嘘! 别吱声了! 你到你房间去,我就不会靠近你,你就不用害怕了。碰巧,你干得还行。

其他的事我来吧。”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门让他儿子过去，后者活像条小狗一样钻了出去，好像是怀疑开门的那个人会恶意地挤他一下似的。

门又锁上了。希斯克里夫走到炉火边，我和我的女主人都无声地站在那儿。凯瑟琳抬头望了望，本能地举起手放到脸上——他近在身旁，这让她那种痛苦的感觉又回来了。其他任何人对这种孩子气的举动都不会严厉看待的，但他对她怒目而视，并且咕哝道：

“噢，你不怕我？你的勇敢装得可真像啊——你看上去真他妈的害怕极啦！”

“我现在是害怕。”她回答，“因为如果我待在这儿，爸爸会很难过的，我如何能忍受让他难过呢，在他——在他——希斯克里夫先生，让我回家吧！我答应嫁给林顿——爸爸也愿意我这么做，而且我爱他——你干吗要强迫我去做我本来就愿意做的事呢？”

“让他敢来强迫你！”我叫道，“这国家还有法律，谢天谢地，有法律——虽然我们身处一个偏远的地方！就算他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也要告发他，未经教会正式批准而结婚是一种重罪！”

“住口！”那个恶棍说，“你他妈的嚷个啥呀！我不准你讲话。林顿小姐，想到你父亲会难过，我就会非常开心，会满意得睡不着觉。你告诉我会出这样的事，这真是最好不过的理由，未来二十四小时你非得留在我的房檐下不可了。至于你答应要嫁给林顿，我会确保你履行这一诺言的，因为诺言不实现，你休想离开这儿。”

“那么，让艾伦回去吧，让爸爸知道我平安无事！”凯瑟琳嚷道，她苦苦地哀泣着。“要不现在就娶我。可怜的爸爸！艾伦，他会认为我们失踪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他才不会呢！他会认为你厌倦伺候他了，跑开去玩了。”希斯克里夫回答，“你不能否认你是自愿进入我家的，根本不把他不让你来这儿的禁令当回事。在你这个年龄想玩是很自然的，你厌倦照顾病人，而那人偏偏还是你父亲，这也是很自然的。凯瑟琳，你生命开始的时候他最快乐的日子就结束啦。我敢说他诅咒你来到这个世界(至少，我是这样的)。而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如果他诅咒你，也没

什么不可以的。我会和他一起诅咒的。我不爱你！为什么我要爱你呢？尽管哭吧！在我看来，从今往后，这就是你主要的消遣啦，除非林顿能为其他的损失作些补偿，你那深谋远虑的老子似乎还幻想他能够做到呢。他那些劝告和安慰的信让我大为开心啊。在他最后一封信中他还劝告我的宝贝要关心他的宝贝呢，让他娶了她后，对她要体贴。关心、体贴——那是做父亲的才有的！可是林顿所有的关心和体贴都是留给自己的。林顿可会扮演小暴君了，他会去折磨无数只猫——要是它们的牙齿拔了，爪子剪了的话。我向你保证，你再回家时，就能告诉他舅舅种种关于他的温柔的美妙故事了。"

"这你可说对了，"我说，"你儿子的性格你解释得对，表明了他和你的相似之处，那么，我希望，凯茜小姐在嫁给这毒蛇前可要三思而行啊！"

"我现在才不那么在乎谈及他那可爱的品质呢。"他回答，"因为她要么就接受他，要么就在这儿当囚犯，你也和她一起，一直到你的主人死掉。我可以把你们都留下，很隐蔽地，就在这儿。你要有什么怀疑，鼓动她收回她的话啊，那样你就有机会来判断了！"

"我不会收回我的话。"凯瑟琳说，"如果……结完婚之后我就可以回画眉山庄，我愿意这个钟头内就和他结婚。希斯克里夫先生，你是个残忍的人，但你不是恶魔。你不会，仅仅是出于恶意，就要无可改变地破坏我所有的幸福。如果爸爸以为我是有意离开他，如果他在我回家之前就死了，我能忍心活下去吗？我不再哭了，但我会跪在这儿，跪在你的膝下，我不会起身，也不会把眼睛从你的脸上转开，直到你也回望我一眼！不，不要转开！求你看一眼吧！你不会看见什么惹你生气的东西。我不恨你，你打了我，我也不生气。姑父，整个一生中，你难道就没有爱过任何人？从来没有？啊，你得看一眼——我这么痛苦——你无法不难过、不同情我呀。"

"把你那蜥蜴一样的爪子拿开，走开，不然我就要踢你了！"希斯克里夫野蛮地推开她，并喝道，"我宁可被一条蛇缠住。你他妈的怎么会想着来和我套近乎呢？我憎恶你！"

他耸了耸肩——真的哆嗦了一下，好像是恶心得起了鸡皮疙瘩，

还把他的椅子往后一推。我站起身,刚开始要着着实实地骂他一顿,但我头一句话才说一半就不得不打住了——他威胁我要是再说一个字,就要单独把我送到另一个房间里去。

天快黑了,我们听到花园门口有人声。我们的主人匆忙赶了出去。他脑子挺清楚,可我们不是。谈了两三分钟后,他独自回来了。

“我还以为那是你表哥哈里顿,”我对凯瑟琳说,“我希望他回来!他也许会站在我们一边,谁知道呢?”

“那是从田庄派来找你们的三个仆人。”希斯克里夫听到了我说的话,说道,“你本应该打开一个格窗,放声大喊的,但我敢发誓,这丫头肯定高兴你没这么做。我敢说,她很乐意被留下。”

得知我们已失掉了机会,我们两人都毫不控制地发泄出我们的悲哀。他任由我们一直哭到九点钟,然后让我们穿过厨房到楼上齐拉的房间去。我轻声告诉我的同伴,让她服从。也许,我们可以设法爬过一个窗户,或者进到阁楼里,从天窗出去。

然而,那儿的窗户和楼下的一样,都太窄了,阁楼我们也上不去,因为我们和先前一样被锁在房间里面了。

我们俩都没躺下,凯瑟琳一直站在格子窗旁边,焦急地守候着早晨的到来,我不断地请求她尽量能休息一下,得到的惟一回答就是一声声深深的叹息。

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前后摇晃着,严厉地批判自己屡次失职。我当时想,我主人们的不幸就是源于我的失职。现在我知道,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在那个凄惨的夜晚,在我的想像中,我认为就是那么回事,我还想希斯克里夫本人也没有我罪过大。

七点钟,他来了,问林顿小姐起床了没有。

她马上跑向门边,回答道:“起来了。”

“那么,到这儿来。”他说着打开门,把她拉了出去。

我起身要跟着,但他又把门锁上了。我要他放我出去。

“耐心点。”他回答,“我马上派人把早饭给你送上来。”

我捶着门上的嵌板,愤怒地摇着门闩。凯瑟琳问,为什么还要关着我,他回答,我必须再忍耐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就走了。

我忍耐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不是希斯克里夫的。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来。”一个声音说道，“开门！”

我急切地照办，看见了哈里顿，他端着足够我吃一天的食物。

“接好！”他又说，把托盘往我手里一塞。

“等一下。”我开口说。

“不！”他大声说，然后退了出去，不管我怎么祈求让他留下都不行。我在那儿被关了一整天，又一整夜；又一天，又一夜。我总共在那儿过了四天五夜，除了每天早晨看见哈里顿以外，谁也看不到，他可真是个模范狱卒——板着面孔，少言寡语，对任何试图激起他的正义感或同情心的话都充耳不闻。

第二十八章

第五天上午，准确说或许是下午，一个不同的脚步声走近了，它更轻快、更短促，这次，来人进了屋，是齐拉。她披着深红的披肩，头戴红色丝质小帽，胳膊上挽着只柳条篮。

“啊，哎呀！丁太太！”她嚷道，“好啊！在吉默顿人们还在谈论你们来着。我一直认为你和小姐一起掉到黑马沼泽里了，直到主人告诉我找到了你们，他让你们住在这儿了！天哪，你们肯定是爬到了一个小岛上了，肯定是的吧？你们在那洞里待了多久？是主人救你们的吗，丁太太？但你不是那么瘦——你没有不舒服吧，没有吧？”

“你们主人是个十足的骗子！”我回答，“但他会遭到报应的，他根本用不着扯那么个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这话什么意思？”齐拉问，“这不是他编出来的，村里人都这么说，说你们在沼泽里失踪了。我进屋就对恩肖大声喊道——‘哎呀，哈里顿先生，我走后竟发生了奇怪的事。那个可爱的年轻小姐真是可惜啦，还有那个活泼有力的耐莉·丁。’

“他瞪着眼，我以为他没听清楚，所以就把那些流言跟他说了。

“主人也听着，他暗自一笑，然后说——‘如果她们真的掉到沼泽里，那现在也已经上来啦，齐拉。耐莉·丁这会儿就住在你的房间里。你上去时可以告诉她赶快跑，钥匙在这儿。沼泽的泥水灌进了她大脑，有点神志不清，本来要跑回家，但我把她留住了，等到她恢复神志再说。要是她行的话，你可以让她马上就回家，再让她替我捎个信，就说，她的小姐跟着就来，会赶上那个乡绅的葬礼的。’”

“埃德加先生没死吧？”我喘着气，“噢，齐拉！齐拉！”

“没有，没有。你坐下吧，我的好太太！”她回答，“你还病着呢。他没死，肯尼兹医生认为他还可以拖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他时问的。”

我没坐下，而是抓起我出门穿戴的东西，匆匆下了楼，没人拦

着我。

一进大屋,我四下望着想找人打听凯瑟琳的情况。

那儿洒满了阳光,门敞开着,但附近好像没人。

我正在犹豫是立刻离开还是回去找我的女主人时,一声轻微的咳嗽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了炉边。

林顿躺在高背椅上,就一个人在那儿,吃着一根棒棒糖,冷酷的目光注视着我走来走去。

"凯瑟琳小姐在哪儿?"我厉声问道,我想这会儿他一个人让我给逮着了,我可以吓唬他透露点风声。

他像个傻子似的继续吮着糖。

"她走了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她在楼上。她走不了,我们不让她走。"

"你不让她走,小白痴!"我大声说,"马上带我到她的房间去,否则,我要让你尖叫起来。"

"如果你胆敢去那儿的话,爸爸会让你尖叫起来的。"他回答,"他说我不该对凯瑟琳心软,她是我妻子,她竟然想离开我,这太可耻了!他说,她恨我,想要我死,好得到我的钱,但她才得不到呢。她回不了家!永远别想回去!她可以尽情地哭,尽情地生病!"

他闭上眼,又继续干原来的事(吃着糖儿),仿佛想睡觉似的。

"希斯克里夫少爷,"我又接着说,"难道你忘了去年冬天凯瑟琳对你那么好,那时你肯定说你爱她。她带书给你看,唱歌给你听,好多次还冒着风雪来看你?要是错过一晚,她就会流泪,因为怕你会失望。你那时觉得她对你太好了,好出了一百倍,现在尽管你知道你父亲恨你们两个,你倒是信了他的谎言!你和你父亲一起来对付她。这可真是绝好的知恩图报啊,不是吗?"

林顿的嘴角一撇,把糖从嘴中拿了出来。

"她来呼啸山庄是因为她恨你吗?"我继续说,"你自己想想吧!至于你的钱,她甚至不知道你会有什么钱。你说她病了,可你却让她一个人待在这陌生人家的楼上!你也尝过这种被人忽视的滋味!你为自己的遭遇感到难过,她也能够同情你的遭遇,但你却毫不在乎她

的遭遇！你瞧，希斯克里夫少爷，我——一个老妇人，不过是个仆人而已——都掉眼泪了，而你装出那么多的柔情蜜意，非常理智地去崇拜她之后，却差不多把每一滴眼泪都留给自己，还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儿。啊，你真是个无情、自私的孩子！”

“我没法和她待在一起！”他烦躁地回答，“我不愿意一个人守在那儿。她总是哭，我受不了。我说我要喊我爸爸来了，可她还是不愿意停下——有一次我真的把他叫来了，他威胁说，她要再不安静就把她掐死，可是他刚一离开房间，她又哭了。尽管我睡不着觉，烦得叫起来，她还是整夜呻吟哀泣。”

“希斯克里夫先生出去了吗？”我问，看出这可恶的东西根本无力同情他表姐所忍受的精神折磨。

“他在院子里，”他回答，“正跟肯尼兹医生说话呢，他说我舅舅快死了，真的，总算要死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要继承他的财产，就要成为田庄的主人啦。凯瑟琳提到那儿的时候，还总是把它当做她的房子。那不是她的！是我的。爸爸说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有那些好书都是我的。她说如果我能拿到我们房间的钥匙，并把她放出去，她愿意把那些好书、那些漂亮的鸟儿，还有小马敏妮都送给我，但我告诉她，她没什么东西可送人的，它们全部都属于我。然后她又哭了，从脖子上取下一张小相片，说可以把那个给我——一个放了两张肖像的金盒子，一边是她母亲，一边是我舅舅，那是他们年轻时的肖像。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说它们也是我的，想把它们从她那抢来。那可恶的东西不让，还推了我，把我弄伤了。我尖叫起来——那总会吓着她的——她听出我爸爸来了，就把铰链弄断，把盒子一分为二，把她母亲的肖像给了我，想把另一张肖像藏起来。但是爸爸问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了。他把我的那张拿走了，让她把她的那张给我。她不愿意，他就把她打倒在地，把肖像从链子上扯下来，用脚踩碎了。”

“看到她挨打，你很高兴吧？”我故意鼓励他说下去。

“我闭上了眼睛，”他回答，“看到我爸爸打狗或马时我都闭上眼睛，他打得可真狠啊！但是我一开始挺高兴的，她推了我就该因此受

惩罚，但爸爸走了之后，她让我走到窗边，给我看她的口腔，里面被牙齿撞破了，满口都是血。然后，她拾起肖像的碎片，面朝墙坐下了，自此，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有时我觉得她是痛得说不了话！我不愿意这么想！但她哭个没完，真是个淘气的东西。她看上去又苍白、又狂野，我害怕她！”

“要是愿意，你能拿到钥匙吗？”我说。

“能，要是我在楼上的话，”他回答，“但现在我爬不上楼了。”

“钥匙在哪个房间呢？”我问。

“噢，”他嚷着，“我是不会告诉你钥匙在哪儿的！那是我们的秘密。不管是哈里顿，还是齐拉，谁也不知道。好了！你把我累死了，走开！走开！”他转过脸，头枕到胳膊上，又闭上了眼睛。

我思忖着最好在见到希斯克里夫先生之前就走，然后从田庄带人来救我家小姐。

到田庄时，我的那些伙伴们见到我时特别惊奇，也特别高兴。听说他们的小主人很安全，有两三个人就要冲上楼到埃德加先生的门口大声宣布这个消息，但是我还是愿意亲自去告诉他。

就这么短短一两天的时间，我发现他竟然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他躺在那儿，一副悲哀、听天由命的样子，就在等死了。他看上去非常年轻：虽然他实际年龄是三十九岁，但给别人的感觉至少要年轻十岁。他在想凯瑟琳，因为他喃喃地叫着她的名字。我碰了碰他的手，对他说：

“凯瑟琳就要来了，亲爱的主人！”我轻声说，“她还活着，很健康，她就要来了，我希望就在今晚。”

这一消息产生的最初效果让我颤抖：他欠起身，急切地朝房间里面张望，接着就晕倒了。

他一醒来，我就跟他讲了我们被迫去山庄并被扣留在那儿的事。我说希斯克里夫先生强迫我进屋子，这并不完全是真实的，我尽可能少提林顿的不是，我也没有完全描述他父亲的残忍行径——我的意图是，如果我能做到，就不要往他那已经装满苦水并且在往外溢的杯子里再添入苦味了。

他猜测他敌人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他的房地产和私人财产都让他儿子,或者说得确切些,让他自己得到。但是,对于他为什么不等到他死后再动手,我的主人很疑惑,因为他不知道他和他外甥差不多会同时离开人世。

然而,他觉得最好还是把遗嘱修改一下:他决定不把凯瑟琳的财产让她自己支配,而是交给委托人保管,供她有生之年使用,在她死后让她孩子使用——如果她有孩子的话。这样,万一林顿死了,那财产也不会落入希斯克里夫先生之手。

接受他的吩咐,我派了一个人去找律师,又派了四个人带上管用的武器去把我家小姐从她的狱吏那儿要回来。两路人都耽搁得很晚。独自出去的那个仆人先回来的。

他说他到律师格林先生的家时,他外出了,他不得不等了两个小时,格林先生才回来。然后格林先生告诉他,他在村里有点小事必须处理,但他早晨之前肯定会到画眉田庄的。

那四个人也是空手而归。他们捎来话,说凯瑟琳病了——病得很严重不能离开房间,希斯克里夫先生也不让他们见她。

我狠狠地责备了这帮愚蠢的家伙,因为他们竟然听信那套瞎话,那话我也不愿意去告诉主人。我决心天亮时带一大帮人去山庄,他们要不乖乖地把被他们关着的人交到我们手里,我们非把他们家掀了不可。

我发誓,一定得让她父亲见到她。我还发誓,哪怕是把那恶魔在他家门口给宰了,也要让她父亲见到她——要是他胆敢阻拦的话。

幸好,我不用走那趟路了,也免去了那些麻烦。

三点钟,我到楼下去拿一罐水,正端着水经过大厅时,前门猛然传来敲门声,我吓了一跳。

"噢,是格林,"我说着,让自己镇定下来——"只可能是格林。"我继续往前走,打算让别人去开门。但是敲门声又响起,不大,仍然很急。

我把水罐放到栏杆上,赶忙自己去开门让他进来。

屋外,中秋的满月朗朗地照着,来人不是律师,而是我自己那可

爱的小女主人。她跳过来搂住我的脖子,抽泣道:“艾伦! 艾伦! 我爸爸还活着吗?”

“是的!”我大声说,“是的,我的天使,他还活着! 谢天谢地,你又平平安安地和我们在一起啦!”

尽管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她还是想跑上楼,但我硬让她坐到椅子上,让她喝了点水,洗了洗苍白的脸,并用我的围裙把它擦得微微泛红。然后我说,我得先上去,告诉主人小姐回来了,还求她对她父亲说,她和小希斯克里夫在一起很幸福。她瞪着眼,可马上就明白我为什么劝她说谎了,她向我保证她不会诉苦。

我实在不忍心待在那儿看他们见面。我在房门外站了一刻钟,根本不敢靠近床边。

然而,一切都很平静。凯瑟琳的绝望和她父亲的快乐一样,都是无声无息的。表面上,她很镇静地支撑着他,他注视着她的面容,他眼睛睁得老大,好像是因为狂喜。

他在幸福中死去,洛克伍德先生,他是这样死的。他亲着她的面颊,喃喃地说道:

“我去她那儿了,而你,我亲爱的孩子,也会去我们那儿的。”他没动也没再说话,只是久久地神情专注地凝视着她,一副快乐的样子,直到他的脉搏在不知不觉中停止了跳动,他的灵魂离去了。没人知道他确切的死亡时间,因为他死后一点挣扎也没有。

凯瑟琳不知是泪已流干了,还是太过悲哀眼泪流不出来,她两眼干干地在那儿一直坐到日出,又到中午,而且还想那么坐下去,对着那灵床哀思,但我坚持要她出去休息一会儿。

幸好我让她离开了,因为午饭时律师来了,他事先已去过呼啸山庄,得到了他该如何行事的指示。他已把自己出卖给希斯克里夫先生了,这就是他为什么迟迟不愿听从我们主人召唤的缘故。幸运的是,小姐回来后,没有任何世俗的事务出现在后者的脑海中来打扰他。

格林律师擅自安排一切事务,把大家呼来唤去。他通知所有的仆人离开,除了我。他还想继续行使他的委托权,竟然坚持不把埃德

加·林顿埋在他妻子的墓旁,而是要把他葬到教堂里,和他家祖先们在一起。然而有遗嘱可以阻止他这么做,而且,如果有任何对遗嘱的冒犯,我便大声抗议。

葬礼草草结束了。凯瑟琳,现在是希斯克里夫·林顿夫人了,获得允许,继续留在田庄,直到她父亲的遗体离开那儿为止。

她告诉我,她的痛苦最后终于刺激了林顿,他冒险放走了她。她听到了我派去的人在门口争执,她听出了希斯克里夫回话的意思,那让她不顾死活了。自从我走后,林顿就被送到了楼上的小客厅里,这下子他怕了,在他父亲再上楼前把钥匙拿来了。

他可真够聪明,开了锁,又上了锁,但没把门关上。该睡觉时,他请求和哈里顿一起睡,这一次他的请求总算被批准了。

凯瑟琳天亮前偷偷溜了出来。她不敢从门口走,怕狗叫起来会惊动人。她去看了那些房间,幸好,后来她来到她母亲以前住的那间房,她很容易地从窗格中钻了出去,又借助旁边的一棵枞树,下到了地面上。尽管她的同谋耍了些胆小鬼的把戏,但终究还是因为在这次逃脱行动中他也有份儿而遭了罪。

第二十九章

葬礼后的那天晚上，我年轻的小姐和我坐在书房，一会儿哀伤地——我们其中一位还绝望地——默默地思忖着我们的损失，一会儿大胆地揣测黯淡的未来。

我们一致认为对凯瑟琳来说，最好的命运就是获得允许，可以继续住在田庄——至少在林顿的有生之年——林顿也获准搬过来和她一起住，我呢，还继续在这儿做管家。这样的安排似乎太有利了，简直不敢心存希望，然而我确实有些希望，想到有可能保留我的家、我的工作，而且，最重要是可以和我亲爱的年轻女主人在一起，我就又开始高兴起来了。突然，一个被辞退，但还没走的仆人匆匆冲了进来，他说，"那个恶魔希斯克里夫"从院子里走过来了，问要不要当着他的面把门闩上。

就算我们真的疯得要吩咐他这么做，我们也来不及了。他不顾礼仪，没敲门，也没通报姓名。他是主人，就享用主人的特权径自走了进来，一句话也没说。

给我们通报的人的声音把他引到了书房。他进来了，示意仆人出去之后关上了门。

这间房就是十八年前他作为客人被引进来的那间：月光同样地透过窗户照进来，外面同样是秋景。我们还没有点蜡烛，但整个房间都可以看得清，甚至墙上的肖像——林顿夫人华贵的头像与她丈夫优雅的头像。

希斯克里夫走到炉边，时间也没让他的外貌发生多大改变。还是那个人，他黝黑的面孔更加呈现一种病态的黄色，但更加镇静，体重也许增加了一两英石[①]，此外，没有什么别的不同。

---

① 英石：英国重量单位，等于14磅(6.4公斤)。

凯瑟琳一看到他就站起身想冲出去。

"站住!"他抓住她的胳膊说,"不要再离家出走了!你要去哪儿?我是来接你回家的,我希望你做个孝顺的儿媳,也别再怂恿我儿子不听话了。当我发现这事他也有份,我真的挺为难,不知该如何惩罚他——他不过就是那么一个蜘蛛网,一碰就玩完了,不过,看他的神情,你就知道他已遭到报应啦!有天晚上,也就是前天,我把他带下楼,就放在椅子上,之后连根汗毛都没碰他。我把哈里顿打发走了,房间里就我们两人。过了两个钟头,我让约瑟夫把他又弄上楼。从那以后,对于他的神经来说,我的出现就如同鬼魂一样有效。我想虽然我不在附近,他也常常见到我。哈里顿说他夜里一连几个钟头都睡不着,还尖声喊叫,叫你来保护他不受我的伤害。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那宝贝爱人,你都必须来——现在他是你的包袱啦,我对他的全部兴趣都转交给你了。"

"为什么不让凯瑟琳留在这儿?"我恳求道,"也让林顿少爷来她这儿吧。既然你恨他们两个,你也不会想他们的——他们只会让你的铁石心肠天天受困扰啊。"

"我正在为田庄找新房客!"他回答,"我当然想让我的孩子们在我身边,而且,那丫头要想有面包吃,就得为我干活。我可不打算在林顿死后,还让她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赶快去准备,别逼得我来强迫你。"

"我会的。"凯瑟琳说,"这世上林顿是我惟一要爱的人了,尽管你想尽一切办法想让我恨他,让他恨我,你还是无法让我们彼此怨恨!我敢说,有我在旁边,你就伤害不了他,你想吓唬我,门儿都没有!"

"你这张狂的勇士!"希斯克里夫回答,"但我也不至于因为喜欢你就去伤害他——你得饱受这个害人精的折磨,他能活多久你就得受多久。不是我要让你恨他——是他自己那可爱的性情。对于你的逃亡,他是怀恨在心,简直恨透啦,还有这事带来的后果,所以,你别指望他会对你这高尚的奉献心存感激。我曾听他对齐拉生动地描述如果他和我一样强壮,他会做些什么——他已经有了这种心思,而他身体的孱弱也使他更善于用心计来寻找一种能替代力气的东西。"

"我知道他性情不好。"凯瑟琳说,"他是你儿子嘛。但我很高兴,我性情好,可以原谅他这一点。我知道他爱我,因此我也爱他。希斯克里夫先生,可没有人爱你!不管你让我们多么痛苦,想到你的残忍只是源于你更深的痛苦,我们的仇也就算是报啦!你是痛苦的,不是吗?孤独,像恶魔似的,也像恶魔一样嫉妒心强吧?没人爱你,你死了,没人会哭!我可不愿换作你!"

凯瑟琳以凄凉、得意的口吻说着:她似乎已打定主意要融入她未来的家庭了,并且还要从她敌人的痛苦中汲取快乐。

"要是你在这儿再磨蹭一分钟的话,"她公公说,"你很快便会为你自己而难过了。快去,你这狐狸精,拿上你的东西。"

她轻蔑地退了出去。

她不在时,我开始请求让齐拉到山庄工作,并主动提出辞去我现在的工作,但他说什么也不肯。他让我别说话,然后,头一回,环顾了一下房间,看了一眼那些肖像。他仔细地看了看林顿夫人的肖像后说:

"我要把这送到我家。不是因为我需要它,而是——"

他突然转向炉火,带着一种——我也说不出个更好的词,姑且就叫做微笑吧,继续说:

"我要告诉你昨天我做了些什么!我让给林顿掘坟的教堂司事把她棺材盖上的土拨开,我把她的棺材打开了。我当时曾想,我将来也要埋在那儿。当我再看到她的脸时——还是她那张脸,没变样——教堂司事费了好大劲才叫我走开。但是他说如果风吹到上面的话,它会变样的,所以,我就只把棺材的一边撬开了些——又盖上了土——不是林顿的那一边,让他见鬼去吧!我希望用铅把他焊在那儿——我贿赂了教堂司事,让他等我被安葬在那儿以后把它拖开,再把我的也偷偷地拖出来。我要弄成这样:等到林顿到我们这儿来时,他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希斯克里夫先生,你这真是太恶毒了!"我嚷道,"你那么打搅死者就不觉得羞耻吗?"

"我也没打搅谁,耐莉。"他回答,"我只是给了自己一点安宁而

已。现在我舒坦多啦,等我到地下时,你也更有可能让我留在那儿了。打扰了她?不!她在搅扰我,日日夜夜,整整十八年啦——从不间断——毫不留情——一直到昨夜,是的,昨天夜里我平静了。我梦见我就在那长眠者的身旁睡我最后一觉,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面颊靠着她的面颊,寒冷冰冻。"

"如果她已经化入土中,或出现更糟的情况,那你又会梦见什么呢?"

"梦见和她一起化掉,那样,我会更幸福!"他回答,"你以为我害怕那样的改变吗?掀开棺盖时,我已料到了这种变化,但我更高兴要等到我也加入时,它才会开始变化。而且,除非我对她那无情的面容有了清晰的印象,否则,那种奇怪的感觉差不多什么也抹不去。这开始得也蹊跷。你知道,她死后我简直疯了,从一个黎明到下一个黎明我总是在祈祷她回到我身边——她的鬼魂——我特别相信鬼魂。我坚信它们可能,而且的确存在我们中间!

"她落葬的那天下了场雪。晚上我去了墓园。风凄凉地吹着,仿佛是冬天似的——四周静悄悄的。我也不担心她那傻瓜丈夫那么晚还会溜达到那儿去,也没有别的人会有事去那儿。

"我,独自一人,明白那两码厚的松土就是我们之间惟一的障碍,我自言自语:'我要再把她抱到怀中!如果她已冰冷,我会认为那是北风吹得我寒冷,如果她一动不动,我会认为那是睡眠。'

"我从工具房里拿了把锹,开始使出全力去挖——锹擦到了棺木,我就开始用手扒。螺钉周围的木板开始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我就要触到目标了,突然,我好像听到上面有人叹了口气,就在坟墓边,而且还俯身向下。'要是我能把这撬开,'我低声说道,'我希望他们用土把我们俩一起埋起来!'我就更加拼命地撬。我耳边又传来一声叹息。我好像感到那股热气驱走了夹着雨雪的寒风。我知道附近根本没有什么血肉之躯的活物,但就跟你在黑暗中走近一个大活人时一样,虽然你分辨不出她来,但你肯定会有感觉,我也同样肯定地感觉到凯茜就在那儿,不是在我脚下,而是在地面上。

"一种突如其来的解脱感从我的心漫向四肢。我放下这令人痛

苦的活儿,突然感到受了抚慰,说不出来的抚慰。她的魂灵与我在一起,我重新填上坟墓时,它留了下来,而且引领我回到家。你想笑就笑吧,但我确信我在那儿看到了她,我确信她就和我在一起,我忍不住要对她说话。

“到达山庄时,我急切地冲向门口。门闩上了,我记得那该诅咒的恩肖和我妻子不让我进去。我记得我停下来,把他踢得半死,然后就赶忙上楼,进了我的房间,又去了她的房间——我焦躁不安地四下张望——我感觉她就在我附近——我几乎能看见她,但我又见不到她。我那么苦苦地渴望、狂热地祈祷能看上她一眼,我当时都要冒血了!但是我一眼也没看到。她像个恶魔出现在我面前,就跟她生前常做的那样。从那以后,我就总会或多或少为这无法忍受的折磨所摆弄。地狱啊!我的神经绷得这么紧,要不是它们像羊肠线一样,只怕早就松弛得同林顿的一样脆弱啦。

“我和哈里顿坐在屋里时,仿佛我一出去就可以看见她。我在旷野里走路时,仿佛会看见她走进屋来。我离开家,又赶忙回来,她一定是在山庄的什么地方,我肯定!睡在她房间时——我被打出来了——我不能躺在那儿,因为我一闭上眼,她要么就在窗外,要么就溜回到窗格,要么就走到房间,要么甚至会像她小时候那样将她可爱的头枕在我的枕头上。我就必须睁眼去看。所以,夜里我要睁眼闭眼一百次——结果却总是失望。它折磨我!我经常大声呻吟,以致那个老混蛋约瑟夫,毫无疑问,以为我的良心在我体内捣鬼。

“现在,既然我已见到了她,我平静了——有点平静了。这是一种奇特的杀人法,不是一英寸一英寸地,而是像发丝一样一丝一丝地以该死的希望欺骗我,十八年啊!”

希斯克里夫先生顿了顿,擦了擦额头——他的头发汗透了,粘在额头上。他双眼盯着炉火红红的余烬,眉头并非紧锁,而是扬得高高的,快挨到鬓角了,这减少了他面容的冷酷之色,却平添了一副特别烦恼的神情和一种因某一特别吸引人的话题而表现出的内心紧张痛苦的神情。他这番话并不是完全对我说的,所以我也不搭腔——我不喜欢听他讲话!

过了一小会儿,他又开始对着肖像沉思,然后又取下,把它靠在沙发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他看得正入神,凯瑟琳回来了,宣布说她准备好了,就等给她的马备鞍了。

"明天把这送过去。"希斯克里夫对我说,然后转向她说,"你可以不用骑马——今晚天气很好。在呼啸山庄你也用不着马,因为不管你去哪儿,你自己的脚就够用了。走吧。"

"再见,艾伦!"我亲爱的小主人低声说。她亲我时,我感觉她的嘴唇就像块冰似的。"来看我,艾伦,别忘了。"

"丁夫人,当心,你别干那样的事!"她的新父亲说,"我想和你说话时,会来这儿的。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去我家打探!"

他示意她走到他前面,她服从了,还先回头望了我一眼,那一眼真让我心如刀割。

我从窗户望着他们走下花园,希斯克里夫用胳膊夹住她,尽管一开始她并不愿意他这么做。他大步流星,带着她走上了小路,路上的树木很快遮住了他们的身影。

第三十章

我曾去过山庄一次，但自从她离开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我请求去问候她的时候，约瑟夫拦着门，不让我进去。他说林顿夫人“完蛋啦”，主人不在家。齐拉曾告诉过我一些他们唠叨的方式，否则，我简直不知道谁死了，谁还活着。

她觉得凯瑟琳傲慢，不喜欢她，这点我从她的谈话中就能猜出来。我的小姐初来乍到的时候，曾经请她帮过点忙，但希斯克里夫先生嘱咐她管好自己的事，让他媳妇自己照顾自己。齐拉非常乐意服从，她本来就是个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人！对于这种怠慢，凯瑟琳恼羞成怒，这样，就把这个给我报信的人纳入了她敌人的行列。并且，对此确信无疑，就仿佛凯瑟琳做了多少对不起她的事似的。

大约六星期之前，也就是你来之前不久，我和齐拉长谈了一次，也就是我们在旷野遇到的那天，这就是她当时告诉我的情况。

她说：“林顿夫人到了山庄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了楼上，她甚至都没来得及对我和约瑟夫道一声‘晚上好’。她把自己关在林顿的房间里，在那儿一直待到早晨——然后，主人和恩肖吃早饭的时候，她走进屋里，浑身颤抖着问是否能请个医生来，她的表弟病得很重。

“‘我们知道！’希斯克里夫回答道，‘但是，他的命一文不值，我也不会在他身上花一个子儿。’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如果没人帮我的话，他会死的！’

“‘出去吧！’主人叫道，‘别再在我面前提他，哪怕是一个字！这儿没人关心他会怎么样，如果你在乎，你就去护理吧！如果你不在乎，就把他锁起来，随他去！’

“然后，她就开始缠起我来，我说，这烦人的事已经让我累得够戗

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她的任务就是侍候林顿,希斯克里夫吩咐我把这事交给她做。

"他们如何共同生活的,我讲不清,我猜他一定烦躁不安,并且,总是日夜呻吟,而她肯定难得能休息片刻,只要看看她那张苍白的脸和那双忧郁的眼睛就能猜得出。有时,她到厨房里来时,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她好像很想求你帮忙似的,但我不打算违背主人的意思——丁太太,我从来也不敢违背他,虽然我也觉得不去请肯尼兹是不对的,但这与我无关,建议也好,抱怨也好,我向来是不愿搅和的。

"有一两次,我们都上床之后,我碰巧又开了房门,就看见她坐在楼梯顶上哭哟。我于是马上关上门,生怕自己被感动了要去管他们,那时,我的确挺可怜她的,确实如此!但是,你知道,我还是不想丢了我的饭碗呀!

"最后,有天晚上,她壮着胆子来到我的房间,把我都吓傻了,她说:'告诉希斯克里夫先生;他儿子要死了——这次,我肯定他是要死了——马上起来!去告诉他!'

"说完这番话,她又消失了,有一刻钟,我躺在那儿,边听动静,边在发抖——什么动静也没有,屋里很安静。

"'她弄错了,'我对自己说,'他快好啦,我不必去打扰他们。'接着,我就开始打瞌睡。但是,我的睡梦又一次被打断了,这次是一阵刺耳的铃声——那是我们惟一的铃,专门为林顿装的。主人喊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并且,让我告诉他们,他不想再听到这噪音。

"我传了凯瑟琳的口信,他自个儿诅咒着,过了几分钟,他拿着根点着的蜡烛出来了,向他们的房间走去,我也跟着去了。希斯克里夫夫人坐在床边,双手抱膝,她公公走上前去,用烛光照照林顿的脸,看看他,摸摸他,然后,转身对她说:'现在——凯瑟琳,'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她哑口无言。

"'你怎么样,凯瑟琳?'他又问道。

"'他平安了,我自由了。'她回答说,'我应该觉得不错——但,'她接着说,'却无法隐藏一种悲苦。这么长时间以来,你让我独自一人与死亡作斗争,我一直就只能感觉到,只能见到死亡,我觉得自己

也像死了一样！’

“她看上去也真的像那样！我给她倒了点酒。哈里顿和约瑟夫也都被铃声和脚步声吵醒了，并且，他们在外面听见了我们的谈话，这会儿也进来了。我相信，约瑟夫挺高兴这孩子去世的。哈里顿好像觉得有点不安，虽然他更关注地盯着凯瑟琳，而不是去想林顿。但是，主人让他再回去睡觉——我们不想让他帮忙。后来，他让约瑟夫把尸体搬到他的房间里，并且，也让我回自己的房间，而希斯克里夫夫人就独自一个人待着。

“早晨，他打发我去告诉她下来吃早饭——她已经脱了衣服，像是要睡觉。她说她不舒服，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告诉了希斯克里夫先生，他回答说：‘好的，我随她去吧，等到葬礼完了以后再说，得空就上楼去看看她，她要什么就给她拿去，她要是好一点，就来告诉我。’”

据齐拉说，凯茜在楼上待了两个星期。齐拉每天去看她两次，本想对她更友好些，但对于齐拉这一打算，她是傲慢地断然拒绝了。

希斯克里夫上楼去过一次，让她看林顿的遗嘱，他把自己全部以及曾经是她的财产都遗赠给他父亲了。这可怜的孩子是在凯瑟琳离开的那个星期，他舅舅去世的时候，受到威胁，或是被诱骗而写了那份遗嘱。至于田地，由于他未成年，也就没有乱动。然而，希斯克里夫先生根据他妻子的权力，也根据他自己的权力，已经把田地收归己有了——我想是合法的——不管怎么样，凯瑟琳没钱没势，没办法打他的财产的主意的。

齐拉说：“没人曾靠近过她的房间，只是有一次，但是我……也没人问起她。她第一次下楼到屋里来是一个周日下午。

“我给她送上饭菜的时候，她失声痛哭，说待在这个冰冷的地方，她再也受不了啦。我告诉她，主人要到画眉田庄去，恩肖和我也没必要拦着她，不让她下楼。因此，她一听到希斯克里夫的马走远了，就立刻出现在楼下：穿着一袭黑衣，她那黄色的卷发梳到了耳朵背后，朴素得像个教友派教徒，她并没有整理她的发型。

“约瑟夫和我通常星期天要去教堂。”（你知道现在，教堂没有牧

师'丁太太解释道,他们把吉默顿的卫理公会教派或是浸信会派的地方,我说不出是哪一个,称为教堂。)“约瑟夫已经走了。”她接着说,“但我觉得还是留在家里合适些。有个年纪大的人照看着年轻人会好得多。哈里顿虽然非常害羞,却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模范,我让他知道他表妹很可能要和我们坐在一起,她一贯都是重视安息日的,所以,她待在这儿的时候,他最好把枪放到一边,也不要在屋里做那些零碎事。

“听到这消息,他脸就红了。眼睛在自己的手上和衣服上扫来扫去。他马上就把机油和火药收起来了。我看得出他想陪陪她,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猜他想使自己规矩些。所以,我笑了,主人在旁边的时候,我是不敢笑的。我提出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帮他,并且,笑话他那样不知所措。他不高兴了,开始咒骂。

“现在,丁太太,”她接下去说,发现我对她的态度有些不以为然。“或许,你认为你的小姐太好了,林顿先生配不上她。或许,你是对的——但是我承认,我想让她把傲气往下压一点,现在,她那些学识和文雅对她又有什么用呢?她像你我一样穷——更穷——我敢说,你在存钱——我也在那条路上尽自己的一点点力。”

哈里顿允许齐拉帮他,她说了些好话给他听,让他变得脾气好些,所以,据齐拉说,凯瑟琳进来的时候,他把她以前的侮蔑忘了一半了,他努力使自己讨人喜欢。

“夫人走进来了,”她说,“冷得像根冰柱,傲得像个公主。我站起身,让她坐我刚坐的椅子。不,对于我的殷勤,她翘起了鼻子。恩肖也站起来了,请她过去坐高背椅,坐到火炉边,他肯定她冻坏了。

“‘我冻得要死已经一个多月啦。’她答道,尽可能轻蔑地讲出那个‘冻’字。

“她自己搬了张椅子,放在离我们俩远远的地方。

“她坐在那儿,暖和起来以后,便开始四下打量,发现柜子里有些书,她马上跳起来,伸手去拿书,但书放得太高了。她表哥看着她努力了一会儿,最后鼓起勇气去帮她。她兜起了裙袍,他把他够到的一本一本书放了进去,装了一兜。

“那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重大进步了——她没谢他，但他仍然觉得很满足，因为她接受了他的帮助。她翻这些书的时候，他还大着胆子站在她身后，甚至还弯下腰，指出那些书中某些老插图让他喜欢。她把书页从他手上猛地一扯，那种无礼的态度也没把他吓着。他很乐意往后退一点，看着她而不是看着书。

“她继续看书，或者说是在继续找书看。他的注意力渐渐地集中在她那浓密的、丝般的卷发上。他看不见她的脸，她也看不见他。后来，或许，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只是被迷住了，就像个孩子被蜡烛迷住一样，最后，他不仅仅是瞪着而是开始抚摸她的秀发。他伸出手，抚弄着一个发卷，轻轻地，仿佛那是只小鸟。他仿佛在她脖子上捅了一刀，她转过脸，这样说道：‘马上滚开！你怎么敢碰我？你怎么还愣在那儿？’她用一种厌恶的声调叫着，‘你真让我受不了！如果你再靠近我的话，我要回到楼上去。’

“哈里顿先生退却了，看上去要多蠢有多蠢，他坐到一张高背椅上，非常安静。她继续翻着她的书，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最后，恩肖过来，小声对我说：‘齐拉，你请她给我们念念，好吗？啥都行，我都烦死了——我真喜欢——我会喜欢听她念的！不要说我想让她念，就说是你自己吧。’

“‘夫人，哈里顿先生希望你给我们念念。’我马上说，‘他会很高兴——他将感激不尽。’

“她皱起眉，抬起头，回答道：‘哈里顿先生，还有你们这帮人，你们该清楚，你们假惺惺对我好，我是不会接受的！我瞧不起你们，我跟你们任何人都无话可说！我那时候要用我的生命换得你们一句慈言善语，或者哪怕是看看你们哪个人的脸，你们都躲得远远的。但是，我才不会向你们诉苦！我是因为冷才到这儿来的，不是为了让你们寻开心，也不是为了拿你们开心！’

“‘我做错了什么？’恩肖开口道，‘为什么要责备我？’

“‘哦，你是个例外。’希斯克里夫夫人回答道，‘我从来也不期望你会给我那样的关心。’

“‘但是，我不止一次地关心过你，并且请求，’恩肖说，被她的无

礼激怒了,‘我请求希斯克里夫先生让我替你守灵——’

“‘你闭嘴,我宁愿出去,随便去哪儿,也不愿听你那讨厌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我的夫人说。

“哈里顿咕哝着,在他看来,她还是下地狱去的好!并且他把挂着的枪取下来,也不再管着自己不干他星期天常做的事。

“现在,他说话也相当自由了。她立即觉得最好还是退回她的孤独。但是,已经开始降霜了,尽管她很傲慢,她还是不得不屈就和我们待在一起,并且和我们越来越靠近。不管怎样,我得小心,不能再让她嘲弄我的好性情——打那之后,我和她一样严肃——我们当中没人爱她或是喜欢她——她不配——因为,哪怕他们只对她说一个字,她就让人十分难堪。谁,她都不尊重!她甚至会对主人本人发火,并且也不怕他抽她。她受的伤害越多,就越毒辣!”

一开始,听了齐拉的这番叙述,我就打算离开我现在住的地方,找间农舍,让凯瑟琳来和我一起住,但是,要让希斯克里夫先生答应是不可能的,就像要他让哈里顿单独住到一栋房子里一样。目前,我也找不到什么解决办法,除非她能再嫁。但那事,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这样,丁太太讲的故事结束了。尽管有医生的预言,我还是很快恢复了体力,虽然这还只是1月的第二周,我却提出一两天后骑马出去,骑到呼啸山庄去通知我的房东,接下来的半年我将住在伦敦,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另找个房客在10月以后来租住这个地方——怎么着,我也不会再在这儿过冬了。

第三十一章

昨天天气晴好，无风，有霜，依照自己先前的打算，我去了呼啸山庄。我的女管家央求我捎个信给她的小女主人，既然这位值得尊敬的女人觉得这样的请求天经地义，我也不好拒绝。

山庄的前门是敞开的，但那戒备的大门和我上次来时一样是拴着的。我敲了门，引得恩肖从园中的花床间走过来，他解开门链，我走了进去。这家伙在乡下人中是够英俊的了。这回我特别注意到他，但当时他显然是尽量隐藏他的优势。

我问希斯克里夫先生在不在家，他说不在，但是他会在吃饭时回来。当时已是十一点了，我就说我想进去等他回来。听到这，他马上扔下工具，陪我进来，不是替代主人，而是在尽一只看门狗的职责。

我们一同进屋，凯瑟琳正在里面，也没闲着，在为下顿饭准备些蔬菜。看上去她比我最初见到她时更抑郁、更没精神。当时，她都没抬眼，所以没注意到我，只顾忙着活儿，和以前一样不注意平常的礼节，对我的鞠躬和问候早安从不回礼，也不致意。

"她看来不是那么可爱。"我想，"不像丁太太想让我相信的那样。不错，她是个美人，但可不是天使。"

恩肖凶巴巴地命令她把自己的东西拿到厨房去。

"你自己拿！"她答着，活一忙完，就把东西从身边推开，然后坐到窗边的一个凳子上，腿上放着些萝卜皮，准备用它们雕一些鸟儿、野兽之类的玩意儿。

我向她走去，装做想要看看园中的景色，自以为是很利索地把丁太太的纸条丢到了她的膝上，而且还没让哈里顿注意到——但她却嚷道——

"这是什么呀？"然后就随手一扔。

"这是你的老熟人，田庄的女管家给你的信。"我答道，我好心好

意这么做，倒给她戳穿了，我感到很恼火，又生怕别人以为这是我自个儿的信。

一听这话，她自然是要欣喜地拾起它，但哈里顿却抢在了她前头。他抓过信，揣进自己的马夹里，扬言得让希斯克里夫先生先过目。

于是，凯瑟琳默默地转过脸，背着我们，偷偷地从口袋掏出手帕，擦着眼睛；而他的表兄先是极力控制住自己的软心肠，但终究还是掏出信来，极其无礼地扔到了她旁边的地板上。

凯瑟琳拿到纸条，急切又认真地读着，然后又问了我关于她以前家中人的情况，问题有的合情合理，有的又让人不知所云，最后她就盯着外面的山峦，小声地自言自语起来。

“我真想骑着敏妮飞奔而下！我真想爬到那上面去——啊，我厌倦了——我被困住了，哈里顿！”

然后她就把她那漂亮的头靠在窗台上，半是打哈欠，半是叹息，陷入茫然，露出悲哀的表情，并不在乎，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在注意她。

“希斯克里夫太太，”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我说，“你还不知道我是你的一个熟人吧？我们很熟的，所以你不肯过来和我说话，我觉得奇怪。我的女管家不厌其烦和我提起你，夸奖你！要是我回去时没有带一点关于你的，或者你让我带的什么消息，只跟她说，凯瑟琳收到了信，但其他什么也不说的话，她肯定会很失望的。”

她对我的话好像觉得很惊奇，问道：

“艾伦喜欢你吗？”

“是啊，很喜欢。”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你一定要告诉她，”她接着说，“我想给她回信，但是没有写字的材料，连能扯下一张纸的书都没有。”

“没有书！”我叫起来，“恕我冒昧问一句，没有书你怎么能在这儿过得下去？我在田庄虽然有个大书房，还是常常觉得闷。要是把我的书都搬走，我非急疯了不可！”

“过去我有书的时候是常读的，”凯瑟琳说，“但希斯克里夫先生从不读书，所以他心血来潮把我的书都毁掉了。几个星期了，我没瞟



凯瑟琳凝望着远方的山，喃喃自语起来。

过一本书。只有一次,我在约瑟夫神学书里找,结果让他大为恼火,还有一次,哈里顿,我在你房里无意中发现些藏书——有些是拉丁文、希腊文的,有些是故事和诗歌,它们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就拿了些诗歌过来——你收这些书,就好比喜鹊收集银匙,无非是因为习惯偷窃!那些东西对你毫无用处。要不,就是你心情沮丧,把它们藏起来了:你不能从书中得到乐趣,也不想让其他人那样。或许正是你嫉妒我,就给希斯克里夫先生出的鬼点子,把我的宝贝都抢走的吧?但是这些书大部分都写在我的脑海中,印在我心上,你休想把它们夺走!"

当他的表妹揭露他偷偷地藏了一些文学书时,恩肖脸涨得紫红,结结巴巴地、气愤地否认她所说的。

"哈里顿少爷是渴望求知,"我忙着打圆场,"他不是嫉妒你的才能,是想向你看齐——几年后,他会成为一个聪明的学者!"

"而同时他却要我会变成个笨蛋!"凯瑟琳说,"是啊,我听到他自个儿拼写朗读,他犯的错可真漂亮!但愿你能像昨天那样再读一遍《猎歌》——滑稽至极!我听到你……听到你在那儿查字典,找到那些难懂的词,然后就骂骂咧咧的,因为你连它们的解释都看不懂!"

小伙子先是因自己的无知被人嘲笑,而后当自己要努力改掉它时,又遭到了嘲笑,他显然觉得她这样做是太恶劣了。我也颇有同感,而且,也记起丁太太说过他的一些事情,说他已经开始行动,要改变自己在成长中形成的那种蒙昧无知的状况,于是我说:

"但是,希斯克里夫太太,我们每个人都有开始的时候,每个人入门时都跌倒过,要是我们的老师当初只嘲笑我们,而不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后还会去犯错跌倒呀!"

"噢!"她答道,"我可不是要阻止他求知……但是,他也无权窃取我的书啊,更无权用讨厌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发音让我觉得荒谬可笑。那些书,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由于我的另一些联想而神圣起来,我憎恶这些书在他口中遭到了贬低、亵渎。而且,在所有书中,他偏偏选了我最喜欢反复诵读的,好像是要成心跟我过不去似的!"

哈里顿默不作声,胸口起伏了好一会,羞辱与愤怒让他感到剧烈

的痛苦,要想忍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站起身,想消除他的尴尬,出于这一绅士式的想法,我就站到了门口,看着外面的景色。

他也跟我一样走出了房间,但马上又进来了,手里拿着六七本书,扔到凯瑟琳的腿上,吼道:

“拿去! 我再也不想听、不想读这些书了! 想都不会想了!”

“我现在还不想要了呢!”她答道,“看到它们就想到你,我连它们都会恨!”

她翻开一本显然被经常翻阅的书,用着初学者慢腾腾的调子读了一段,然后大笑起来,把它扔掉了。

“来,听听!”她又像刚才那样开始读一段古老的歌谣,成心要气人。

但是哈里顿的自尊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我听到他出手管住了她那无礼的舌头。他这么做,我也并非完全反对——这个小坏蛋真是使出浑身解数要伤害她粗野却敏感的表兄的感情,而用体力和她较量便成了哈里顿找加害者算账、报复的惟一手段。

接着他把书摞到一起,扔到火里。动了肝火就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从他的脸色读出了其中的痛苦——我想就在火焰吞噬着书本时,他肯定会回想到书本带给他的快乐,想起了他曾经期望这些书会带给他得意,以及与日俱增的乐趣。我想,我也猜得到是什么在鼓励着他偷偷地学习。在凯瑟琳和他交往之前,每天只要干干活、打打猎,他就很心满意足了——他之所以有着更高的追求,其最初的动力就是凯茜的冷嘲热讽让他羞愧,另外,他还想得到凯茜的赞赏。但是到头来,他既没得到她的赏识,也没防范到她的嘲讽,结果他所有提高自己素质的努力都适得其反。

“好啊,这就是像你这样的畜生能从书本里汲取的营养!”凯瑟琳一边这么说,一边吮着自己被打破的嘴唇,眼睛怒视着熊熊大火。

“你最好闭上嘴!”哈里顿凶狠地说。

他情绪激动,说不了话,就奔向门这边,我给他让路。但他还没跨过石头门槛,希斯克里夫先生正沿砌道走过来,撞上了他。他用手

搭到哈里顿肩膀上,问:“你准备干什么? 我的小伙子?”

“没啥! 没啥!”他答道,挣开了希斯克里夫的手,独自回味自己的悲哀和愤怒。

希斯克里夫在后面盯着他,叹了口气。

“我要是和自己过不去,那才叫奇怪呢!”希斯克里夫咕噜道,不知道我就在他后面。“但是,怎么每当我在他脸上寻找他父亲的痕迹时,我却发现了她,而且一天比一天多! 见鬼! 他怎么这么像她? 我简直不能看他。”

他垂下眼看着地面,忧郁地走进去,神情不安、焦躁,这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而且他看来也消瘦了些。

他媳妇透过窗户一见到他,就赶紧躲进厨房里,所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很高兴看到你又能出门了,洛克伍德先生。”他这么说,算是回答我的问候,“这么说部分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但我觉得还是没法随时补偿你在这荒凉地方的损失。我不止一次地想,你来这儿干吗?”

“恐怕是闲着无事时的心血来潮吧,先生。”我答道,“要不然就是我心血来潮要离开这儿了——下个星期我就要启程去伦敦了,所以我得告诉你,在我同意的十二个月租期期满后,我可能不会续租画眉田庄了,我想我也不会在这儿住下去了。”

“啊,那你肯定是厌倦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是不?”他说,“但是,你要是来恳求我在你不在时不要支付房租,那你就是白跑这一趟了——不管对谁,在催交该交的钱款时,我是从不讲情面的。”

“我可不是为此而来的。”我嚷道,非常恼火,“只要你愿意,我们现在就结账。”我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

“不,不!”他严肃地说,“你要是回不来,留下的东西也足够抵债的……我也没那么急。坐下和我们吃顿饭吧——一个肯定不会再登门造访的客人通常会受到欢迎的——凯瑟琳,把东西拿来——你在哪儿?”

凯瑟琳来了,端着一盘刀叉。

"你去和约瑟夫一道吃!"希斯克里夫侧身嘀咕着,"在他走之前就待在厨房里。"

凯瑟琳迅速地执行他的命令——大概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诱使她犯事。生活在这些乡巴佬和厌世者们中间,就是碰到好点的人,她大概也不会欣赏。

这顿饭,一头是阴沉冷酷的希斯克里夫先生,另一头是一声不吭的哈里顿,我吃得多少有些不愉快,于是早早告辞。我本想从后边走的,这样可以看凯瑟琳最后一眼,但会惹恼老约瑟夫,而哈里顿奉命去给我牵马,我的主人又亲自陪我走到门口,因此我未能如愿以偿。

"在那所房里的生活真是沉闷啊!"我在骑马下山时想,"要是真像林顿·希斯克里夫夫人善良的保姆所期望的那样,我和凯茜恋爱起来,再一起移居到大城市那热闹的环境中,那对她林顿·希斯克里夫夫人来说,比童话故事还要浪漫的事情岂不就真的实现了吗?"

第三十二章

1802年——这年9月,我在北方的一个朋友请我到他的原野上狩猎。在我去他住所的途中,我无意中走到了距吉默顿不到十五英里的地方。路边一家客栈的马夫正提着一桶水给我的几匹马饮水,这时一辆装着新收割下的很绿的燕麦的车子正好路过,他就说:

"你们从吉默顿赶过来的吧!你们那儿收麦总要比人家晚上三个礼拜。"

"吉默顿?"我念叨着——我在那儿居住的日子已经变得模糊,像梦一样了。"啊!我知道了!那儿离这里有多远?"

"翻过几个山头,大概有十四英里吧,路不好走。"他答道。

我突然一阵冲动,想去拜访一下画眉田庄。这时还没到晌午,我在想我不妨就在自己的屋里过了这夜,就像到旅店投宿一样。另外,我还能很方便地抽出一天工夫和房东处理些事务,这样也省得我自己到这一带再来一趟了。

稍作歇息后,我就吩咐我的仆人去打听到村里的路。尽管我们的马匹疲惫不堪,我们还是设法用了约三个小时走完了这段路程。

我让仆人留在那儿,我自个儿沿着山谷往下走。灰色的教堂显得愈发灰暗,原本孤寂的墓园也更加孤寂,依稀还看到坟上的浅草丛中有只野羊在啃草。此时,天气怡人、温暖,不过对旅行来讲是太暖和了些,但天气温热并没影响我欣赏上上下下那宜人的风景。要是我在快到8月份的时候看到这景色的话,我肯定会受到吸引而在这孤寂的原野上消磨上一个月的时光。那些群山环绕的幽谷,那些草原上陡峭险峻的凸起,冬天里,比任何东西都要荒凉,而夏天里,又比任何东西都美妙。

我在日落前赶到了田庄,敲敲门想进去,但是看到厨房里冒出一缕青烟,我料定家里人是搬到后面去住了,所以没听见。

我就骑马进了院。有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坐在门廊下织东西，一个老妇人靠在台阶上，若有所思地吸着烟。

"丁太太在吗？"我问那老太太。

"丁太太？不在！"她答道，"她不住这儿，上山庄去啦。"

"那你就是这儿的管家了？"我接着问。

"对，我照看房子。"她答。

"噢，我是洛克伍德先生，这儿的主人——我在想，现在有房间让我住吗？我要在这儿待一夜。"

"主人！"她惊讶地叫道，"您来了，咋还没人晓得哪？您也不先捎个信来？现在没啥干净的地方——没啦！"

她丢掉烟斗，忙不迭地跑进去，那个小姑娘跟在后面，我也进了屋。我很快就发现她的话一点不假，而且，我这么不受欢迎地突然跑来把她都搞晕了。

我让她镇静下来——我先出去走走，让她这时务必把起居室的一个角落收拾好让我吃晚饭，再收拾间卧室让我睡觉。不要清扫，也不要掸灰，只要生上火，备好干净的被单就行了。

她好像很愿意尽力，不过就是把扫帚当做拨火棍戳进炉栅里去了，而且还错用了其他几个用具，我就离开了，相信她有能力在我回来时收拾出一个可休息的地方。

呼啸山庄是我这次出行中计划的目的地。我刚离开院子，想到一件事，就又折回去了。

"山庄那边都还好吧？"我问那个老妇人。

"就我知道的，都好。"她一边答话，一边风风火火地端着盆热炭渣走了。

我原本是要问问丁太太为啥离开了田庄，但在这节骨眼上又不能耽搁她干活，我就转身出门，悠闲地漫步而去，身后落日的余晖映衬着，前面初生的太阳柔和地照着。而当我出了园林，爬上通往希斯克里夫先生住所的小石径时，余晖渐尽，月色愈渐明朗了。

我还没到能看到他住处的地方时，白日里所剩的就只是西天那一抹黯淡的琥珀色的光辉了，但月光皎洁，路上的每块石子，每片草

叶，都清晰可辨。

我既不用攀过大门，也不用去敲门——随手一推，门就开了。

总算有所改观了，我想。另外，凭着我的嗅觉，我发现还有一处改观，那就是空气中飘着从那些亲切的果树中散出的一阵紫罗兰和香罗兰的芳香。

门窗都开着；另外，像煤矿区通常的情况那样，壁炉给一炉旺火照得通红；一眼望去，让人感到特别舒心，以至于再多的热量都不会难以消受，但呼啸山庄的房子够大了，所以里面的人有足够的空间能避去火焰的热量。因此，当时屋里的人都站在离某个窗口不远的地方。我还未进屋，就看到了他们，也听到他们在说话。当时有种好奇与羡慕齐集而来的感觉，就在我踯躅不前时，这种感觉愈加强烈，结果受到它的驱动，我就在那儿望着、听着。

"相——反，"一个如银铃般甜美的声音说，"第三次了，笨孩子！我不再告诉你了——记住了，要不我可要揪你头发啦！"

"好吧，相反。"又一个声音答道，音调深沉而柔和，"好了，吻我吧，我这么用心啊！"

"不，先给我正确地读一遍，一个错都不准有！"

于是一个男声开始读了——这是个小伙子，穿着体面，坐在桌前，前面放着一本书。他相貌英俊，因为高兴而神采飞扬，而双眼则不耐烦地在书上和搭在他肩膀上的那只白嫩的小手之间游移，结果只要他有一丝一毫的不专心被察觉，这只小手的主人就在他脸上狠狠地拍一下以让他回过神来。

这只小手的主人就站在他身后，她俯身督导他学习时，几缕光泽柔和的卷发披拂下来，和他的棕色头发混在一起；而她的脸——幸亏他看不到她的脸，要不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专心的——但我能看到，我恨恨地咬着嘴唇，痛恨自己没把握好机会，现在只有干瞪眼看着她那撩人的美貌了！

书读完了，也没再犯什么错。但是学生就要奖赏，然后就被至少吻了五下，而且，他也大度地予以回赠。然后，两人来到门口。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断定他们就要出门，到旷野上去走走。我想，要是我这

不幸的人此时在他附近出现,哈里顿·恩肖即便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也会把我咒到十八层地狱里去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卑鄙又有些恶毒,就偷偷地溜进厨房避难去了。

那边也是出入无阻。我的老朋友,耐莉·丁就坐在门口,她边做针线活儿,边唱着歌。歌声又常常被里面传出的讽刺和不耐烦的话打断,那话用词粗野,说得也远非音乐般悦耳。

"老天爷,哪怕我从早到晚净听人骂,我也不要听你瞎叫唤!"耐莉不知说了句什么,厨房里的那人这么答道,"真是脸都丢尽了,搞得我圣书都不敢翻。你在夸撒旦,还有这世上生出的所有的罪恶吧!你这会儿真没出息,她也算是一个。娃儿可怜啦,给你俩搞糊涂了。娃儿可怜呢!"他哼了声,又接着说,"他中邪了!我保准是的!啊!主啊!审判他们。现在统治我们的人既不讲王法,也没啥公道。"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还得受火刑呢!"唱歌的人反驳说,"别嚷嚷了,老家伙,念《圣经》时就得像个基督徒的样。别管我的事!这叫《安妮仙子的婚礼》——一个轻快的曲子——是用来跳舞的。"

丁太太又要开始唱时,我走了上去,她立刻就认出我,然后跳了起来,大喊——

"啊,上帝保佑,洛克伍德先生!你怎么想到就这样回来了?画眉田庄里东西都收起来了。你该早先通知我们啊!"

"我已经安排好在那儿暂住一下,"我答道,"明天我就要走了。你怎么搬到这儿来了,丁太太?告诉我。"

"你去伦敦后不久,齐拉就走了,希斯克里夫就叫我过来,一直住到你回来。来!请进!你今天晚上是不是从吉默顿走过来的?"

"是从田庄过来的。"我回答说,"趁这时候他们在给我收拾住处,我想和你家主人把事情办完,我走得急,就怕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什么事啊?"耐莉说着,把我领进了屋。"他现在出去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

"是租金的事。"我答道。

"噢!那你得和希斯克里夫夫人去结算了。"她说,"和我结也行。

她还没学会打点自己的事务，我在替她办，也没其他人啦。”

我面露惊讶之色。

“呀！你还没有听说过希斯克里夫已经死了吧，我想！”她接着说。

“希斯克里夫死了？”我惊讶地叫起来，“多久的事？”

“三个月了——先坐下吧，我替你拿帽子，再和你说。等一下，你还没吃东西吧？”

“我不想吃。我在家也吩咐做晚饭了。你也坐下吧，我做梦也没料到他会死啊！让我听听怎么回事，你说他们一时不会回来——是指那两个年轻人么？”

“是啊！我天天晚上都责备他们不该那么晚还出去走动，但他们不在乎。至少喝点我家陈酒——对你有好处——你好像很累。”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她就忙着去取酒。我听见约瑟夫在问：“她这个岁数了，还和人搅和不清，是不是丑死人啦？还拿主人地窖里的酒给人喝！他还待着不动，看着这场景，真不害臊！”

她没停下来回嘴，很快就回来了，端了只大银杯，我真心诚意地称赞了里面的酒水。然后，她就给我接着说希斯克里夫后来的事情。正如她所说的，他的结局真是“稀奇古怪”。

她告诉我说，你离开我们后不到两个星期，就有人召我来呼啸山庄。为了凯瑟琳的缘故，我就高高兴兴地照办了。

第一眼见到凯瑟琳，让我既伤心又震惊！自从我们分别后，她变了好多。希斯克里夫先生也没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主意让我回来，只是说他需要我，他看到凯瑟琳就烦，并且让我把这间小客厅当做我的起居室，让她和我待在一起。要是他每天不得不见到凯瑟琳一两次，就已经够了。

凯瑟琳对此安排显得甚为满意，而后，我就分批次地偷运了大量的书过来，还有其他的文章，她在田庄时都是拿这些东西作为消遣的。我自以为我们可以就这样差强人意却相对舒适地过下去。

但这一幻想并未持续多久，凯瑟琳刚开始是心满意足，很快就变

得不耐烦、不安稳了。一则,她被禁止走出花园,而此时春天就要来到,将她禁锢在这么狭小的天地里让她脾气特别暴躁;再则,我要操持家务,常常不得不丢下她一人,她就抱怨生活孤独:她宁愿在厨房和约瑟夫吵架,也不愿自己独自安静地坐着。

对他们的争执,我倒没在意。但因为主人有时要独自待在大屋中,所以哈里顿也经常不得已到厨房来。开始时,凯瑟琳要么见他一来自己就走,要么就不声不响地帮我干活,不去和他讲话或是打招呼——尽管哈里顿也总是神情忧郁,尽可能一声不吭——没过多久,凯瑟琳就变了些,开始惹他。找他讲话,批评他蠢、无所事事,对他怎么能够忍受他那样的生活表示惊诧——他怎么能整晚坐在那儿盯着火炉,还打瞌睡?

"他就像条狗一样,不是吗,艾伦?"有一次她说,"或者像匹套车的马?他就知道干活、吃饭、睡觉,没完没了的。他的脑子肯定空洞无物,了无生趣!哈里顿,你做不做梦啊。你要做梦的话,会梦到啥?可惜你连和我说话都不会。"

然后,她就看着哈里顿,可是哈里顿既不开口,也不再望她。

"也许他现在就在做梦吧!"她接着说,"他扭动自个的肩膀就像是约诺女神[1]在扭动她的肩膀一样。问问他,艾伦。"

"你要是再不老实点,哈里顿先生就要叫主人打发你上楼啦!"我说。此时,他早已不光是扭动了肩膀,还握紧了拳头,仿佛忍不住要用用它了。

"我知道为什么我在厨房时,哈里顿从不说话了!"她又有一次大声说,"他怕我会笑他。艾伦,你以为呢?他曾经开始自学读书识字,就因为我笑话他,他就把书给烧了,而且再也不学了——难道这还不够傻?"

"难道你当时不也很淘气?"我说,"你说啊。"

"也许吧,"她接着说,"但我可没料到他那么笨。哈里顿,假如我现在给你本书,你要不要?我来试试。"

---

① 约诺:Juno,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妇女婚姻及生产的女神。

于是，她把自己一直在读的那本书放到了他手上，哈里顿把它甩开了，嘴里咕噜着，要是她再这样没完没了，就掐断她的脖子。

“好吧，我把它放在这儿，”她说，“在这张桌子的抽屉里，我要去睡觉了。”

然后，凯瑟琳小声叫我注意哈里顿会不会碰这本书，就走开了。但哈里顿偏不走近它。第二天早上，我就如实告诉了凯瑟琳，这让她大失所望。我看到她为他老是闹别扭和懒惰而感到难过——她的良心也在责备她自己，因为她吓得哈里顿都不敢求上进了——这事她做得可真奏效。

但她的聪慧已在设法弥补造成的伤害。我熨衣服，或者干些在小客厅里不好干的又不要来回跑动的活时，她就会找些好书，然后大声读给我听。如果哈里顿在那儿，她总会在一些有趣的地方打住，然后把书摊在那儿——如此反复，但哈里顿犟得像头骡子，偏不上钩。要是阴雨天，他就和约瑟夫一道抽烟，两个人像是木头人似的一人一边坐在火炉旁，幸好老家伙耳朵太聋，听不到这小丫头的那套调皮的胡说八道，小家伙则尽可能装做毫不理会的样子。如果晚上天气晴好，小家伙就会出去打猎，而凯瑟琳就打打哈欠，叹叹气，然后缠着我和她说话，而我一开始说，她就跑到院子或花园里去了；要么就使出最后一着，放声大哭，说她活够了，活下去也是白活。

希斯克里夫先生后来变得越来越不愿和人交往，几乎不让哈里顿进他的房间了。由于3月初出了件意外的事，恩肖好几天都只得待在厨房里。他独自外出去山上时，枪走火了；一块弹片伤了他的胳膊，到家时已经流了许多血。结果，他就不能不待在厨房的火炉旁静养，直到最后完全好了。

现在有他在这儿，倒正合凯瑟琳的意：不管怎样，这让她更恨楼上自己的房间了，于是她就逼着我在楼下找事做，这样她就可以陪着我了。

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一，约瑟夫赶着一群羊到吉默顿集市上去了。下午，我在厨房忙着整理亚麻布单，恩肖坐在炉边的角落里，和往常一样闷闷不乐。我家的小女主人在那儿消磨时光，她一会儿在

窗玻璃上画画，一会儿闷闷地哼两句歌，或者突然轻轻叫一两声，还不时地朝她表哥的方向瞟上一两眼，目光有些恼怒和不耐烦，而她的表哥还是一个劲地抽烟，望着炉栅。

听我叫她别在那儿挡光碍我事，她就挪到炉边去了。我也没怎么注意她又在干啥，但很快我就听到她说——

“我发现了，哈里顿，要是你当初对我没那么凶、那么横，现在，我要——我也很高兴——有你做我表哥，我应该会很高兴的。”

哈里顿没有答话。

“哈里顿，哈里顿，哈里顿！你听到了吗？”她继续问。

“滚开！”他吼起来，态度粗暴，不留余地。

“让我拿开那烟斗吧！”她说着，就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要从他嘴里把烟斗拔出来。

哈里顿还没来得及夺回去，烟斗已被折断，扔到了炉火里。于是他就对凯瑟琳骂骂咧咧的，又抓起了一支。

“住手！”凯瑟琳嚷起来，“你得先听我说，面前飘着这么多烟，我说不了话！”

“见鬼去吧，你！”哈里顿气势汹汹地叫起来，“别管我！”

“不！”她坚持道，“我偏要管——我也不知道要怎样你才会和我说话，你还下定决心不原谅我呀。我说你笨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意思——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来吧，哈里顿，你要理我啊——你是我表哥，你总得承认自己是我表哥啊。”

“你、你的臭架子，还有你那套该死的嘲弄人的鬼把戏，统统和我无关！”他答道，“我宁愿自己的灵魂下地狱，也不会斜过眼去看你的。滚出门去！现在就滚！马上滚！”

凯瑟琳皱着眉，退到了靠窗的椅子上坐着，咬着嘴唇，低声哼着奇怪的曲子，借此来掩饰自己越来越想哭的冲动。

“哈里顿先生，你应该和你表妹做朋友的。”我打断他们，“既然她已经为自己的无礼悔过了！这对你也有很大的好处啊，因为有她做伴，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了。”

“做伴？”他叫道，“在她讨厌我、认为我连给她擦皮鞋都不配的时

候,和她做伴！不！哪怕让我做国王,我也绝不会为了讨好她而受她的奚落了！”

“根本不是我讨厌你,是你讨厌我！”凯茜哭了,她不再掩饰自己的烦恼。“你和希斯克里夫先生一样恨我,不,你比他还要恨我！”

“你真他妈的是个撒谎大王！”恩肖开口了,“那我干吗那么多次因为向着你而惹他生气呢？而且,你嘲笑我、鄙薄我的时候——继续欺侮我吧,我上哪儿去了,说你烦死我啦,我只好离开厨房！”

“我根本不知道你向着我。”凯瑟琳答道,擦干眼泪。“我那时很痛苦,对每个人都心怀怨气,但现在,我感谢你,求你原谅我,除了这,我还能怎样呢？”

她又回到炉边,坦诚地伸出了手。

他的脸阴沉下去,眉毛拧起像是骤雨将至时的乌云,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眼睛盯着地面。

凯瑟琳凭着直觉感到哈里顿这样执拗不是出于愤恨,而只是犟脾气而已。她犹豫了一会儿,弯下腰,在哈里顿的脸颊上轻轻地印上了一个吻。

这个小淘气鬼以为我没看见她,又退回原地,来到她先前在窗边的位置,一副端庄的样子。

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然后她脸一红,轻声说——

“嗯,艾伦,那我该怎么办呢？他又不想和我握手,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我总得找个法子表明我喜欢他,表明我想和他做朋友吧！”

这个吻是否真让哈里顿相信她的诚意,我不知道。几分钟里,他极其小心地不让他的脸被人看见。可当终于抬起脸时,他又十分困惑,不知自己的眼睛该朝哪儿看。

凯瑟琳忙着用张白纸把一本精致的书整齐地包起来,系上丝带,上面写道“赠给:哈里顿·恩肖先生”,然后又希望我能做她的特使,将这份礼物送给指定的接受人。

“另外,告诉他,要是他愿意收下这本书,我就会来教他怎么正确地读,”她说,“要是他不肯收,我就上楼去,再不烦扰他了。”

我带着书，把那话又说了一遍，这些都在我主人的双眼急切关注之下完成的。哈里顿还不愿松开拳头，于是我就把书放在他膝上。他也没把书打掉。我就接着干自个儿的活儿，凯瑟琳则趴在桌上。接着就听到书的包装纸被撕去的轻微的声响，她轻轻走开，静静地坐在她表哥的身旁。哈里顿发抖了，脸涨得通红——他的粗鲁、他的执拗、他的莽撞通通不见了——起初对凯瑟琳询问的目光、对她低声的哀求，哈里顿鼓不起勇气说出一个字来。

"说你原谅我啊！哈里顿！说啊！只要你说出那个小小的字眼，就能让我变得很快乐的！"

他咕噜着什么，听不清。

"而且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凯瑟琳又问。

"不！你活着的每一天都会为我感到羞耻的，"他答道，"而是你越了解我，就越会这样。这让我受不了。"

"那你就不愿做我朋友了？"她说着，笑得像蜜一样甜，凑上身去。

后来的话，我就听不清了。我再四处望望，一下子就看到两张洋溢着喜悦的面庞俯在那本被接受的书上，所以，我就确信，双方缔结了友好条约，从前的敌人现在成了盟友。

他们当时研究的那本书里满是珍贵的图画，这些图画和两人所在的位置都有足够的魔力让他们一动不动，直到约瑟夫回到家。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见到凯瑟琳和哈里顿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凯瑟琳还把手放在哈里顿的肩头，感到十分诧异。他最宠爱的哈里顿竟能忍受与她这么亲密接触，不禁让他目瞪口呆。这给他太大的刺激，那天晚上他对这事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严肃地把那本大册的《圣经》摊到桌上，从钱袋里掏出白天做生意所得的脏兮兮的钞票，放到书上，直到这时，他才深深地叹了口气，除此没有再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后，他把哈里顿从凳子上叫了过去。

"把这给主人送去，娃儿。"他说，"在那儿等着，我要上去，回自个儿的房间了。这间屋不适合我们，我得溜出去，另找间房。"

"来，凯瑟琳，"我说，"我们也得'溜出去'了——我熨完衣服了，你准备走吗？"

“还没到八点呢!”她答道,一边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哈里顿,我就把这本书放在壁炉架上,明天我会再多带些来。”

“随便你丢下啥书,我都带到大屋里去。”约瑟夫说,“你要能找着,那就真怪哩! 所以,随你便好了!”

凯西威胁说要拿他书房的书来赔偿她的书,然后她就笑着走过哈里顿的身边,边唱歌边上楼。我敢说,自从她来到这个家,心情还从未如此愉快过——或许除了她对林顿最初几次的拜访。

两人的亲密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而且发展迅速,尽管也有短暂的中止。恩肖不是能靠一个愿望就能变得文质彬彬的;而我家年轻的小姐也绝不是什么哲人或耐心的典范。但两个的心都同时向着同一个点——一个是爱着对方,想尊重对方;另一个也是爱着对方,想被对方尊重——最终他们竭尽全力达到了这一点。

你看,洛克伍德先生,要赢得希斯克里夫夫人的心,也很容易啊!不过现在我还是很庆幸,你当初没做出努力——我最高的期望就是这两个孩子能结合。在他们结婚那一天,我就不会羡慕任何人了:全英格兰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能像我一样幸福了!

第三十三章

复活节刚过的那个星期二,恩肖还是不能做他平时所做的事,也就只能待在家里。而且我也很快地发现要让自己再像以前那样处处把小姐留在身边照看着,实在是行不通。

当时,她抢在我前面下了楼梯,冲进花园,就是为了早点看到她表哥在做那些轻便的活。等到我去叫他俩吃早饭时,我看到凯瑟琳让恩肖在醋栗和草莓丛中清出一大片空地出来,两人正忙活着,计划要把田庄里的一些植物移种过来。

在这短短的半小时里,园里景色竟有这样大的变化,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砍下的那些黑醋栗树,那些可是约瑟夫的宝贝。而且凯茜已经决定要在这里面开出一块花圃。

"好啊! 这事一旦给人发现,"我嚷起来,"马上就会向主人报告的。你们在花园里这么胡来,到时候看你们有什么借口为自己辩护?那时可就有热闹瞧了。你们等着看是不是这样! 哈里顿先生,我真纳闷,怎么现在不管她吩咐什么,你都跟着胡乱捣腾? 你怎么和她一样没头脑?"

"我忘了,这些树都是约瑟夫的。"恩肖回答时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会告诉他,这都是我做的。"

我们通常都是和希斯克里夫在一起共进晚餐,倒茶、分菜这些由女主人做的事,都是我来办的,所以饭桌上总少不了我。凯瑟琳经常是坐在我的旁边,但今天她偷偷地往哈里顿那边挪了挪。这时,我看出这孩子其实不光撒起野来没什么顾忌,就连和人亲热起来也是如此。

"好了! 切记别和你表哥说得太多,或者太注意他了。"就在我们走进这间房时,我还在她耳边轻轻地告诫过她,"这肯定会惹恼希斯克里夫先生,他会对你俩大发雷霆的。"

"我不会的。"她这样答道。

可转眼间,她就侧着身,靠上他,在他粥盆中插上几个樱草。

恩肖可没敢和她说话,也不敢看凯茜;但凯茜继续逗他,以至于有两次恩肖差点给逗笑了。我皱了皱眉,于是她就瞟一眼主人。这时主人的脸上显出他正忙着想别的事,没注意桌上的人,凯茜又规矩了一会,十分严肃地打量着主人,接着把头一转,继续开始胡说八道,最后,哈里顿实在憋不住,笑出声来。

希斯克里夫先生一惊,迅速扫视了我们的脸。凯瑟琳用她惯常的紧张的眼神迎了上去,还带些轻蔑的味道,这让希斯克里夫很憎恶。

"幸亏我现在够不着你。"他叫道,"你到底中了什么邪呀?这么瞪着我,眼光这么恶毒?收起来!别再提醒我你在这儿!我原以为我已经治好你爱笑的毛病了。"

"你是说我吧。"哈里顿咕噜着。

"你说什么?"主人问。

哈里顿看着自己的碟子,没有重复这句话。

希斯克里夫先生看了他一会儿,又继续安静地吃早饭,出神地想着一些事。

两个小家伙都很识相,彼此离得远了些,而且我们都快吃完了,我想这下应该不会再有啥乱子了吧。不料约瑟夫却到了门口,嘴唇发颤,眼睛冒火。显然,他已经发现那宝贝树给人糟蹋得不成样了。

他准是在去察看那片场地之前,看到了凯茜和她的表哥在那儿。这时,他的下巴就像是只正在反刍的牛一样,说出来的话很难懂。他是这样开始的:

"把工钱给我!我非走不可了!我在这儿六十个年头了,过去我也想过死在这儿。我还想只要把我的书和其他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搬到阁楼去,厨房留给他们就成!不为啥,就图个清静。撂下我的炉边,我虽然舍不得,不过我觉得还能办得到!但她把我炉边的地儿连同我的花园一道都霸占了去。主人,我受不了啦!你愿意,你可以随他们去——我可不习惯:一个老头咋能跟新环境这么变起来——我

宁愿拿把榔头到马路上混饭去！”

“好了，好了，白痴！”希斯克里夫打断他，“干脆点！你抱怨什么？要是你和耐莉吵架，我可不管——她尽可以把你丢到煤洞里去，我可不管。”

“不是耐莉！”约瑟夫回答说，“我要走，可不是因为她。她是坏，讨人嫌，可不算啥。谢谢老天爷！她可偷不走哪个人灵魂！她也不俊，可没哪个男人瞧她会不眨眼的。是你那邪门的、没礼数的小妖精，她迷倒我们的娃了。她眼神大胆，想干就干，非要——不成！这简直要把我的心伤着啦！我给他干所有的事情，给他做的东西，他都忘得干干净净！他竟敢在花园里把一排最好的黑醋栗树都给拔了！”

“这傻瓜是不是喝醉了？”希斯克里夫问，“哈里顿，他是不是在找你的茬？”

“我就拔了两三棵树，”小伙子答道，“但我准备把它们再栽上。”

“那你为什么要拔它们？”主人问。

凯瑟琳聪明绝顶地插了话。

“我们想在那儿种些花。”她叫道，“要怪就只能怪我，是我让他干的。”

“到底谁给了你这样的许可，让你碰那儿的哪怕一棵花草的？”她公公很是惊奇，质问道，然后转向哈里顿，“又是谁命令你要听她的话的？”

哈里顿不吭声了，他的表妹答道——

“我所有的土地都给你抢走了，你也不至于舍不得把这儿码地让我布置一下吧。”

“你的土地，你这贱货真放肆啊！你从来就没什么土地！”希斯克里夫说。

“你还抢走了我的钱呢！”她接着说，以此回敬主人眼睛中的凶光，同时咬下早餐中剩下的一块面包皮。

“安静！”主人叫道，“吃完了吧！滚！”

“还有哈里顿的土地，他的钱。”这个不知轻重的东西紧追不舍，“我和哈里顿现在是朋友了，我会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他！”

主人愣了一会，接着脸色苍白，他站起身来，眼睛一刻不停地瞪着她，仿佛与她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你要打我，哈里顿就会打你！”她说，“所以，你干脆还是坐下来吧！”

“要是哈里顿还不把你撵出房，我非打死他不可！”希斯克里夫咆哮着，“该死的妖精，你敢冒充叫他起来跟我斗？让她滚！听到没有？把她赶到厨房里去！艾伦·丁，你要再让我见到她，我非杀了她不可！”

哈里顿低声地劝她走。

“把她拖走！”他疯了般地叫道，“你还要待在这儿说话吗？”接着他走上前去，自个执行自己的命令。

“他是不会再听你这恶人的话的！”凯瑟琳说，“他会很快厌恶你，和我一样地厌恶你！”

“唉！唉！”小伙子轻声地责怪她，“我不想听你这么对他说话——算了！”

“但你也不想让他打我吧？”她叫。

“算了！”他小声而急切地说。

但太晚了——希斯克里夫已经捉住她了。

“你现在给我走！”他对恩肖说，“这个该被诅咒的妖精！这回她惹了我，叫我忍无可忍，我就要她为此后悔一辈子！”

希斯克里夫抓住凯瑟琳的头发，于是，哈里顿就极力要把她头发从他手中拽下来，并且哀求他不要伤了凯瑟琳。但希斯克里夫的黑眼珠直冒火，他要把凯瑟琳撕得粉碎。可就在我刚准备去救凯瑟琳时，突然间，他的手指又松开了。他不再抓她的头，而是抓住她的胳膊，双眼热切地看着她的脸——接着，他又抽回手，捂着眼，站了一会儿，显然要定定神，然后又转向凯瑟琳，故作镇静地说：

“你千万要学会别让我发火，要不我真的会在什么时候把你给杀了！和丁太太走吧，跟她在一起，有什么无礼的话就和她一个人说。至于哈里顿，要是我再看见他听你的话，我就要让他能到哪儿就到哪儿混饭吃去！你爱他，就会让他成为一个流浪汉、一个叫花子——耐

莉，带上她，走开！你们所有人都走开！”

我就把小姐带走了。她很高兴自己能逃过这一劫，也就没抵抗了。另一个人也跟了出来，剩下希斯克里夫先生独自待在房里，直到吃中饭。

我劝凯瑟琳把饭菜端到楼上自己吃，但主人一见到她位子空着，就叫我去叫她，他没和我们任何人说话，吃得极少，吃完就径直走了出去，说要到晚上才会回来。

这两个朋友在主人不在时就来到大厅。我听到凯瑟琳正要揭发她公公对哈里顿父亲的所作所为时，被哈里顿严词喝止。

他说，凡是贬损主人的话，哪怕是一个字他也不愿意听；甚至就算主人是恶魔，也不意味着什么，他会站在主人一边；他宁愿凯茜像往常那样骂他，也不希望听到她开始骂希斯克里夫。

凯瑟琳对此极为恼火，但他问道，要是他说凯茜父亲的坏话，她会怎么想？一下子就把凯瑟琳问住了。于是凯瑟琳才明白恩肖是把主人的名声看得和他自己的一样；他俩之间的感情纽带之坚硬，不是和他讲道理就能够将之挣断的——这是由习惯捶打而成的锁链，要是真想把它松开，又未免太残酷。

从此以后，凯茜就极力避免去抱怨希斯克里夫，或者说些愤恨的话，真是好心肠。而且她向我坦言，说她曾经那样极力挑起他们两人间的对峙情绪，现在感到很内疚。我也的确相信她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在哈里顿耳边提到哪怕一句关于那个压迫她的人的坏话。

这点小小的不和一结束，两人就又亲密起来，忙得不可开交——干着师生间的一些事情。我的活儿忙完后就进去和他们坐在一起。看着他们，我心里舒坦，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你知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很长时间以来我就一直为他俩中的一个感到骄傲，而现在，我确信另一个也能给我带来同样的满足。恩肖诚实、热情、聪明的本性在很短时间内就让他摆脱了他自幼形成的愚昧无知的特点和自暴自弃的习惯；而凯瑟琳真诚的鼓励更加鞭策他勤奋用功。心智既明，他的面庞也跟着俊朗起来，增添了生气和高贵——我无法想像这就是我家小姐跑到盘尼斯吞岩以后、我

在呼啸山庄找到小姐的那天,遇见的那个人。

就在我看着他们忙活时,天色越来越晚,主人也回来了。他是从前门进来的,无意中撞上我们,我们还没抬起头看见他时,他就已经把我们三人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想,没有什么情景能比这时的情景更恬静,或更安详。这时他要再训斥他们俩那可真是不应该。通红的炉火照在两个健美的头上,显出他俩的面庞,都闪烁着孩子般渴求知识的神情,尽管现在哈里顿已经二十三,凯茜十八了,但是他俩还有这么多新鲜的东西要去感知、去学习,也都还没有表现出,或是经历过那种清醒、稳重、成熟的感觉。

他俩同时抬起眼,看到希斯克里夫——也许你还从没留意过他们的眼睛长得那么像,都是凯瑟琳·恩肖的那双眼。眼下这位凯瑟琳除了那宽宽的额头和弯弯的鼻子让她显得相当高傲之外——无论这是不是出于她的本意——与她母亲没有任何别的不相似之处。至于哈里顿,就更像凯瑟琳了,这一点自始至终都非常明显——而在这时,尤为显著,因为这时他的五官很警觉,稍有不寻常的动静,他都会意识到。

我想,正是这种相似,让希斯克里夫放下了戒备,他往炉边走时,还显得很激动,但是一看到这个小伙子,就很快地平静下来,或者可以说,这种情绪改变了性质,因为他还是很激动。

他从哈里顿手中把书拿过来,瞅瞅打开的那一页,然后啥也没说,就还给了哈里顿;而后只是示意让凯瑟琳走开——哈里顿就在她走后稍微逗留了一会也走了,我正要走,他让我安静地坐着。

“这个结局真糟糕,不是么?”他想了想刚才目睹的情形后说,“我拼着命做了那么多事,却落个这样的下场,荒唐不?我费尽周折把两家给拆散,训练自己要像赫拉克勒斯[①]那样工作。当万事俱备,一切都处于我掌握之中时,我发觉自己竟根本不想从两家屋顶上拆一块

① 赫拉克勒斯: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因完成赫拉要求的十二项任务而获得永生。

瓦下来！我过去的仇人从未打过我——现在应该算是我报复他们下一代的绝好时机——我能做到。没人能阻止我——但这又有什么用？我不会去打他们，我压根儿手都不愿意抬起来，这样的事听起来好像让人觉得我是自始至终这般费尽力气，仅仅就是为了表现出一丝的宽宏大量。其实远不是如此——我已经丧失了从毁灭他们中得到乐趣的能力，我现在心灰意冷，不会毫无缘由地去毁灭他们。

“耐莉，现在有个奇怪的转变正向我走近——我正处在它的阴影之下——我平时的生活中没有一丁点的乐趣，甚至我都记不起来自己要吃饭，要喝水——刚刚离开这间房的两个人成了我惟一能辨认清楚的实物，看到他们让我痛苦，甚至让我觉得悲痛。关于她，我不愿说什么，想都不愿想，但我真诚地期望见不到她——她在这儿只能让人感到发狂。他呢，却给我另一种感觉，我宁愿永远不再见他，要是我这样做不会让人觉得我是疯了的话！你大概也以为我很可能会精神失常的，”他接着说，挤出了点笑容，“如果我真的试着把他所唤起的、或是所体现的过去成千上万的联想和想法给你描述出来。——但我告诉你的，你不能说出去，我的头脑永远地被隔绝起来，现在忍不住要找人倾吐了。

“五分钟前，哈里顿就像是我年轻时的化身，而不是一个人，我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感觉，甚至我都没理智地走上前去和他说话。

“刚见到他时，他和凯瑟琳惊人地相似，让他和凯瑟琳令人恐惧地联系在一起——你会认为这点正是他身上最能吸引我注意力的东西，但其实这一点正是最无关紧要的——因为对我来说，有什么不是凯瑟琳能够联系起来的呢？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回想起她？我现在就不能往地板上看，因为她的面庞就像那些旗帜上的图案！她的形象在每朵云里、每棵树上；夜里她会布满空中，在我看到的每样东西里；白天，她的身影更是包围着我！再平常不过的男男女女的脸——甚至我自己的脸看来都和她相像，这真是对我的讽刺呀。整个世界就是一部可怕的备忘录，提醒着我：她曾经活着，而我失去了她！

“对，哈里顿的模样正是我不死的爱情的鬼影，是我疯狂地要保住自己权利的鬼影，是我的堕落、我的自尊、我的幸福、我的苦楚的

鬼影!

“但是要把这些念头都重复给你听,我可真发疯了。我是想让你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不喜欢独处,但是找他来陪我,也没什么好处,反而,我现在每时每刻所承受的折磨会因此加深——也部分地因为这个,他和他的表妹关系怎么发展下去,我就不关心了。我也没有能力再注意他们了。”

“但是,你说的‘转变’是什么意思呢,希斯克里夫先生?”看到他举止反常,我有些警觉,就问了这句。当然,依据我的判断,他这时还是很强壮、很健康的,所以没有精神错乱或是死去的危险;至于他的理智,打小时候起,他就喜欢想一些黑暗的东西,也喜欢想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以此为乐——他大概是对他那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偶像太迷恋了,以致犯糊涂了。但其他方面,他还是和我一样清醒。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等它到了以后才会明白。”他说,“我现在只是隐隐感到了这点。”

“你不是觉得自己病了吧,是不是?”我问。

“不,耐莉,我还没病!”他答道。

“那,你不是怕死吧?”我追问道。

“怕? 不!”他答道,“我既不害怕,也没预感到要死,也不想死——我干吗要怕? 我现在身子骨硬着呢,并且生活习惯良好,又不干危险的活,我应该,而且极有可能要到头发全部都花白了才入土呢——而且,现在我不会让我目前的状况再持续下去了——我要提醒自己去呼吸——这就是要提醒我的心脏要跳动! 这就好比要把根僵硬的弹簧弯回来一样——这是强制性的,我做任何一丁点事情,都不会受那个念头的驱使,而是要强迫自己注意到任何事物,无论是死是活,都和那个无所不在的念头无关……我有一个期望,我全部的生命和力量都在渴望实现这个愿望,它们渴望得这么久,这么执著,甚至我坚信,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而且很快——因为它已经吞噬了我的存在——我已经被吞没在要实现它的渴望之中了。

“我的忏悔不能解除我的痛苦——但是,它能解释某些时候我表现出来的难以名状的情绪。啊,上帝! 这是场漫长的战斗! 我希望

它这就能结束!”

他开始在房里来回踱步,自个儿咕噜着些可怕的东西。最后,我只得相信,他说约瑟大也相信,良心会让他的心灵饱受人间地狱的煎熬——我很好奇这一切怎么会结束。

尽管他以前极少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不会在脸上表露出来,但他的情绪向来如此,对此我没有怀疑:他自己也承认这点。洛克伍德先生,你看到他时,你也推测不到的——就在我现在讲的这段时期里,他还是和先前一样——但是依据他平时的举止神态,没有任何人会推测到他的情况到底如何,他只是更喜欢继续孤独下去,和别人说话更简单明了而已。

第三十四章

那晚之后有好几天，希斯克里夫先生在吃饭时都避开我们，他又不想正式把哈里顿和凯茜从餐桌上赶走。他厌恶自己完全被情感所左右，于是就宁愿选择不过来吃饭，仿佛二十几个小时只吃一次就足够他消耗了。

一天夜里，全家人都上床入睡后，我听到他下楼，从前门出去了，但始终没听到他回来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还没回家。

那时已经是 4 月天了，天气温和怡人，在雨水的滋润和阳光的普照下，小草绿得不能再绿了，而靠近南面墙的两棵矮苹果树花期正炽。

早饭后，凯瑟琳执意要我搬张椅子，带上我的活儿，坐到房子尽头的枞树下；她又哄得已经从那起事故中痊愈的哈里顿给她挖土，并帮她布置她的小花园。她的花园由于约瑟夫的抱怨已经挪到了另一个拐角处了。

我舒坦地享受着四周春天的香气和头顶上蔚蓝的天空。我家小姐原本已跑到大门附近，想在那儿摘些樱草根来围花圃，这时她突然回来了，只摘了一半。她告诉我们希斯克里夫先生马上要进来了。

“他还对我说话了呢。”她又神情疑惑地说到。

“他说什么？”哈里顿问。

“他叫我趁早滚开，”她答道，“但是他的表情和平时不大一样，我停下来，盯了他一会儿。”

“怎么不一样？”他问。

“啊，简直神采飞扬，喜形于色——不，几乎也没啥——非常兴奋、陶醉、喜悦！”她答道。

“那么，是夜里面散步让他乐起来啦。”我装做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事实上，我和凯茜是一样地惊讶；而且我急着想弄明白凯茜说

的是不是真的,要知道主人眉开眼笑可不是常见的景象。于是我就编了个理由进屋去了。

这时门开着,希斯克里夫就站在那儿:他脸色苍白,正在发抖。然而,确确实实,他两眼发出奇怪的喜不自禁的光芒,使整张脸色为之一变。

"您要吃些早饭吗?"我问,"在外面闲荡了一整夜,肯定是饿了吧。"

其实我是想知道他去哪儿的,但是不愿直接问。

"不,我不饿。"他转过头,满是不屑地回答,好像猜到我在设法推测出他兴致为什么这么好。

我觉得有些困惑——不知道那时候该不该借机劝劝他。

"我觉得在外头乱逛可不大对头啊,"我说,"应该睡觉才对。不管怎样,这季节天气湿气大,这样不好。我敢说你准要得重感冒或发烧——你现在就有点不对劲啦!"

"没什么我受不了的。"他答道,"而且还以极大的快乐去忍受呢,只要你让我一个人待着——进去吧,别烦我。"

我就照做了。在我经过他时,发现他呼吸得像猫那样急促。

"是的!"我自个儿想,"我们就要看到他发病了,可我就是想不通,他到底干什么去了?"

那天中午,他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还从我手里接过去一只上面堆得满满的盘子,仿佛是要因为前些时候的绝食而大补一番。

"我没感冒,也没发烧,耐莉。"他针对我早上的那段话说,"我准备不辜负你给我的这些食物呢!"

他拿起刀叉,就要开始吃。突然间,刚才的念头又消失了!他把刀叉放到桌上,急切地看着窗户,然后起身,走了出去。

我们吃完饭时,看见他在花园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恩肖说他要去问问主人为什么不想吃饭,他以为我们又不知怎的让他心里不舒坦了。

"喂,他来吗?"凯瑟琳的表兄一回来,她就问。

"不来!"他答道,"但他也不是生气,他仿佛确实是难得地高兴,

我和他说了两遍,反而让他不耐烦了,然后他就让我到你们这儿来。他想不通,我怎么会还想让别人陪着呢!"

我就把希斯克里夫的盘子放在炉栅上热着;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又进来了,这回房里没人,他那浓黑的眉毛下的喜悦的神情仿佛一点都未平静下来——同样地不自然——不自然啊。他脸上还是毫无血色。他时不时地似笑非笑,露出牙齿;他的躯干在发抖,不像是人因为冷或身体虚而发抖,而像是绷紧的带子般在颤抖——是强烈的震颤,而不是发抖。

我想我得问问是怎么回事,要不,又该谁去问呢？于是我就大声说:

"是不是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希斯克里夫先生？你看来非常兴奋啊!"

"从哪里会有什么好消息传到我这儿呢?"他说,"我就是饿得兴奋啊！而且好像我还一定不能吃饭!"

"你的饭菜在这儿呢,"我回答道,"你干吗不拿去啊?"

"我现在不想吃,"他急忙咕噜道,"我要等到晚饭时才吃。而且,耐莉,我想求你让哈里顿和另一个人别靠近我,我就求这一次。我不想被任何人打搅——我想独自待在这儿。"

"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让你要赶走他们啊?"我问,"和我说说,你怎么这么不对头,希斯克里夫先生。你昨夜去哪儿了？我问这话,不是因为无聊好奇,但——"

"问这问题,就是无聊好奇!"他大笑着打断我的话,"好吧,我就回答你。昨晚我到了地狱的门口啦。今天,我又望见我的天堂了——我亲眼所见——离我不到三英尺！现在你最好走开。只要你忍住不打听,你就不会看见也不会听到什么能吓住你的东西了。"

我扫扫壁炉,擦擦桌子,就离开了,觉得更加困惑不安。

那天下午他没有再离开那间屋子,他独自在那儿,也没人去打搅。这样一直到八点钟,虽然他没叫我,我觉得还是该给他拿根蜡烛,送点晚饭。

他靠在敞开的窗边,但没往外看,脸对着黑暗的屋子。炉火已烧

尽成灰，房间里充满了阴天晚上潮湿、温和的空气。房间如此安静，不仅吉默顿那边淙淙的溪水声清晰可闻，就连溪水那微波潺潺之声和它冲过鹅卵石或是穿过露出水面的大块石头间发出的“汩汩”声也都能听得到。

看到那阴暗的炉子我就不满地叫了声，接着就把窗子一扇扇地关了起来，最后来到他靠着的窗边。

“要我把它关上吗？”我问，想让他回过神来，因为他动都没动。

我说话时，烛光照到了他脸上。啊！洛克伍德先生，我简直说不出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怎样让我吓了一大跳！那双深黑的眼睛、那样的笑容，和死人一样的惨白！在我看来好像那不是希斯克里夫先生，而是恶鬼。在恐惧中，我把手里的蜡烛歪到了墙上，周围一下子黑了。

“是的，关上它。”他用惯常的口气回答，“真是笨手笨脚的！你怎么能把蜡烛横着拿呢？快，再拿一支来。”

我匆匆忙忙地跑出来，都吓傻了。我告诉约瑟夫——

“主人让你给他送支蜡烛，再把炉火点燃。”那时我自己不敢再进去了。

约瑟夫往煤斗里装了些煤，就进去了，但他马上又回来了，一手拿着煤斗，一手端着送晚饭的托盘。他说，希斯克里夫先生要上床了，他不想吃东西，想明早再吃。

我们听到他径自上了楼，他没去他平时睡觉的卧室，而是转进了那间有嵌板床的房间，我以前说起过，那间房的窗户很宽，任何人都可以爬出爬进。这时，我突然想到他大概准备半夜里再出去，但又不想让我们生疑。

“他是个食尸鬼，还是吸血鬼啊？”我沉思着。我早就读过关于这些附在人身上的恐怖的鬼怪的书。然后我就开始想，他小时我是怎样照料他，看着他长大；他走过的道路我都亲眼目睹过；我又想，这时我要克服不了这恐惧感，岂不是荒唐。

“但是，这个给那好心的人收留，并在他自己死前一直很爱怜的小黑东西是打哪儿来的呢？”我打瞌睡时，无意识中疑神疑鬼地说。

又在半梦半醒之间,想像着他父母该是什么样子,这让我疲惫不堪;接着我清醒时的所思所想又浮现脑海中,我又追溯了一遍他充满悲惨遭遇的一生;最后还想像了他的死和葬礼,关于这,我现在惟一记得的就是决定让人在他墓碑上刻什么字时特别烦恼,还和教堂司事商量来着;因为他没有姓,我们也不知道他年纪,我们就只好刻上他的名"希斯克里夫"了。这梦果然验证了,我们确实是只好那么做的,你要去趟墓园,看看他的石碑,就只有他的名和去世的日期。

黎明时我又清醒过来。我起床后就去了花园,赶紧看看他窗下是不是有什么脚印。没有!

"他昨夜待在家里。"我想,"今天他会没事的。"

我就照常给全家人做早饭,没等主人下楼就叫哈里顿和凯瑟琳吃饭,因为主人睡着了。他俩更想到外面的树底下去吃,我就顺着他们,在那儿给安了张小桌子。

我再进屋时看到希斯克里夫先生已经在楼下了。他在和约瑟夫说着田里的事,就所讨论的事,他给出了明确具体的吩咐,但是说话速度快,而且总不停把头转向一边,还是那兴奋的——甚至是比先前更夸张的表情。

约瑟夫离开房间后,他坐到平时常坐的那张椅子上,我把一大杯咖啡放到他面前。他把咖啡朝自己那儿挪了挪,胳膊放在桌上,看着对面的墙。我想,他是在上上下下打量某个特定的部分,目光闪烁游移;他那么急切,以至于有半分钟都没呼吸。

"吃吧!"我把面包塞到他手里,说,"趁热吃点喝点吧,放这儿都快一个小时了。"

他根本没在意我,但还是笑了笑。我可是宁愿看他咬牙切齿,也不愿看他这样笑。

"希斯克里夫先生! 主人!"我叫起来,"看在上帝分上,不要瞪啦,好像是看到什么妖魔鬼怪似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大声嚷嚷。"他答道,"四周看看,告诉我这儿是不是就我俩?"

"当然啦,"我回答,"当然就我俩!"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照办了,仿佛我也一样不确信。

他手一拨拉,在他面前早餐用具中清出一块地方,身子前倾,更安详地凝视着。

现在,我明白了,他不是在看墙,因为我细看他时,他真的好像是在盯着两码内的什么东西。不管这是什么东西,显然,它让他觉得极度的喜悦和痛苦——至少他那悲喜交集的表情表明了这点。

这幻想中的东西也不是待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希斯克里夫的双眼毫不放松,紧跟着它,哪怕和我说话时,都舍不得移开。

我提醒他说他很久没吃东西了,但没用;就算他听我的劝,动弹一下去拿什么,或者就算他伸出手去拿块面包,在他手指碰到这些东西前,他的手就握紧了,搁在桌上,忘了要干啥。

我坐着,像个耐心的模范,极力要让他的全神贯注的注意力从他那摄人心智的冥思中转移过来;结果他恼了,站起来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些自己的时间吃饭?又说下回我就不要在旁侍候,我可以把东西摆好就走。

说完这些,他就出去了,慢悠悠地在花园的小路上溜达,出了大门就不见了。

时间悄悄地流逝,真让人不安:又一个晚上来临了,我直到很晚才去休息,但真要休息,又睡不着。他是半夜后回来的,没有上床,而是把自个儿关在楼下的房间里。我听着这些,辗转反侧,最终还是穿好衣服,下了楼。躺在那里,脑海中有百来种无名的担忧真是烦人。

我听到希斯克里夫先生的脚步不安地踏在地板上,他常常深深地吸口气,像是呻吟一般,打破了寂静。他还咕噜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我惟一能听清楚的就是凯瑟琳的名字,夹杂着些表达强烈挚爱和苦痛的词语,好像是对某个在场的人说话一样——声音低沉而情感真挚,是自他灵魂的深处迸发出的。

我实在没有勇气直接走进房里,可我又很想把他从这种梦幻中引出来,所以就存心去找厨房里炉火的茬,把它搅搅,开始铲炉灰。他很快就出来了,比我预料得还快。他马上开了门,说:

“耐莉,过来——现在是早晨了吗?把你的蜡烛带进来。”

“钟敲四点了,”我答道,“你需要拿支蜡烛上楼——你可以在炉火上点一支的啊。”

“不,我不想上楼。”他说,“进来,给我生起炉火,房里该收拾就收拾吧。”

“我得先把这火扇得旺起来,然后才能送过来。”我拿上椅子和风箱回答。

他来回踱步,又要走神了。接着沉重地叹气,一声接着一声,如此急促,两声之间几乎没有正常呼吸的时间。

“天一亮,我就派人把格林请来。”他说,“我得趁我现在还能考虑这些事,还能镇静地做事时,向他咨询些法律问题。我还没写遗书呢。怎么处理我的财产,我真难做决定!我真想把它们从地球上毁了。”

“希斯克里夫先生,有些话,我也不想说,”我插话道,“先把遗嘱的事放放,这样你可以省下时间追悔你以前做过的不公道的事!我压根没料到你会神经失常——然而,现在情况十分严重,而这完全是你自个儿的过错。照你这样过三天,就是泰坦[①]也撑不住啊。好歹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吧。你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你多需要吃饭睡觉了。你的脸颊深凹,眼睛充血,像是快要饿死、又因为缺少睡眠眼快瞎了的人一样。”

“我不能吃、不能睡,可不是我的错。”他答道,“我向你保证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只要我能做到,我马上就会去吃去休息的。但你能叫一个在水里挣扎的人在离岸一臂远的地方就休息吗?我得先上岸,再休息。好吧,别管格林先生了。至于追悔我做过的不公道的事,我没做过,没什么要追悔的——我是太幸福,但又不够幸福。我灵魂的喜悦残杀了我的身体,又没有让它自己满意。”

“幸福,主人?”我叫起来,“这幸福可真奇怪啊!要是你能听我说,又不生气,我倒能给你一些让你更幸福的建议。”

“是什么?”他问,“说吧。”

---

① 泰坦:Titan,是希腊神话传说中曾经统治世界的巨人族中的一个成员。

“你也知道，希斯克里夫先生，”我说，“自打你十三岁起，你就过着自私、非基督徒的生活。在那整个时期里，恐怕你的手连本《圣经》都没拿过。书中的内容，你肯定是忘了，也没时间去查。你现在要请个人来——任何教会的牧师，不管是谁都不重要——请他来给你解释一下，告诉你，你背离《圣经》的训诫已走了有多远，告诉你，除非你死前痛改前非，否则就如何不配上天堂，这能对你有害吗？”

“耐莉，你说这些，我非但不生气，还很感激。”他说，“你提醒了我，我想怎样掩埋自己的遗体——要在夜里，送到教堂墓地。如果你愿意，你和哈里顿就陪我这一程——特别要记住，让教堂司事要按我关于那两个棺材的吩咐办！不要牧师来，也不要念什么词。我告诉你，我就要到我的天堂了；别人的天堂对我是一文不值，我也不稀罕！”

“但是假如你执意不进食，因此死了，他们拒绝把你葬在教堂边的墓地里，那怎么办呢？”听到他对神如此漠然，我大为震惊地说，“你怎么看？”

“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他答道，“万一他们真的不允许，你们一定要秘密地把我移走。如果你们不照办，那你们就会验证，实际上死者没有完全灭绝！”

一听到家里其他人的动静，他就退回到自己的房里，我呼吸得也自在了些。但下午约瑟夫和哈里顿在干活时，他又来到厨房里，表情激动，让我过去，到大屋里坐着——他想和什么人待在一起。

我就谢绝了，直接告诉他说，他的言谈举止古里古怪的，吓着我了。要单独去陪他，我可是既没胆量，又不情愿。

“我相信你把我当成恶魔了！”他说，笑得凄惨，“当成了个太恐怖了、不能在体面人家过活的东西！”

凯瑟琳当时在场，见他来时在我身后半躲着，他转身对着凯瑟琳半是狞笑着说：

“那你愿意来么，孩子？我不会伤害你的。不！对你来说，我比恶魔还坏。唉！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害怕陪我！上帝啊，她真残忍。唉！他妈的！这是任何血肉之躯，哪怕是我都无法承受的、难以诉说

的苦痛!”

他也不再求人陪他了。黄昏时,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整晚待在里面,第二天上午又待了许久。我听到他在呻吟,在喃喃自语。哈里顿急着要进去,但我叫他去把肯尼兹先生接来,应该让他进去看看。

他来后,我就在门外请求进去。试着开门时,发现门锁上了。希斯克里夫叫我们滚,说他好点了,想一个人待着,所以医生就走了。

当晚,天气十分潮湿,事实上,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清晨。早上我绕着屋散步时,发现主人的窗户开着,摇来摆去的,雨直扑而进。

“他肯定不在床上。”我想,“这些雨能把他淋透! 他要么是起来了,要么就是出去了。但我还是别在这儿瞎估摸了,就壮起胆子上前看看吧。”

用另一把钥匙打开门后,我就跑去打开板壁,因为房间是空的——我迅速地把板壁推开,从缝里往里看。希斯克里夫先生在里面——仰面躺着。四目相接时,他的眼神显得锐利、凶狠,我吓了一跳,然后,他好像又笑了。

我当时想不到他是死了——只是他的脸和喉咙都被雨水冲刷着,床单湿漉漉的,他一动也不动。窗子来回摇摆,他放在窗台上的一只手已被擦伤——但擦破的皮肤处没有血滴下来,而当我的手指触到那只手时,我不再怀疑了——他死了,僵了!

我扣上窗子,把他披散到额前的黑黑的长发往后梳了梳,又想方设法让他闭上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别人看见之前,除去他那令人恐惧的、活生生的、狂喜的凝视。但他的眼睛就是不闭——好像是在嘲笑我的努力,还有他那张开的嘴巴,尖尖的、白白的牙齿也都在嘲笑我! 又一阵胆怯攫住了我,我就大叫约瑟夫。他磨磨蹭蹭地上了楼,叫了声,但坚决不管闲事。

“恶鬼把他的灵魂拖走啦!”他喊道,“他还能把他尸体带走。唉,我可不操神。这家伙坏透了,死时还在那龇牙咧嘴地笑!”这个十恶不赦的老家伙也在嘲讽地龇牙咧嘴地笑着。

我还以为他会欢天喜地地绕着床跳上一阵呢,但突然间,他镇定下来,跪了下去,举起手,感谢上天让合法的主人和古老的家族又恢

复了他们的权利。

这可怕的事让我头发昏,我不禁回想起往日的时光,感到压抑、悲伤。但是可怜的哈里顿,这个最受委屈的人,却是惟一真正感到难过的人。他整夜守在希斯克里夫的尸体旁,真挚地悲泣。他握着他的手,吻着那张凶狠的、带着嘲弄表情的、其他任何人都不敢注视的脸。他带着强烈的悲痛来哀悼他,他的悲痛是从他那颗宽容的心里自然流露出来的,虽然这颗心强得像百炼钢。

肯尼兹很迷惑,不知道怎么解释主人因为何病死去。我隐瞒了他死前四天没吃任何东西的事实,害怕说了会有麻烦,而且当时我也相信他不是故意绝食,他不吃是得了怪病的结果,而不是他死亡的原因。

我们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葬了他,这让四邻讲了不少闲话。整个送葬的队伍里就只有恩肖、我、教堂司事和另外六个抬棺材的人。

那六个人把棺材放进墓穴中,就走了,我们留下看着给它埋上土。哈里顿泪流满面地掘起绿草皮,铺在那棕色的坟土上,现在那坟头和其他的坟头一样地光滑青绿——我希望里面的人也睡得踏实。但是你要问问乡里的人,他们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告诉你,他还在游来荡去。有人说在教堂附近看到过他,还有人说在旷野里,甚至就在这间房里见过他——无稽之谈!你会这么说,我也这么讲。但是厨房炉边的那个老家伙肯定地说,自从希斯克里夫死后,每个下雨的夜晚,他都能看到那两人从希斯克里夫卧室的窗口向外看——一个月前,我又遇上件怪事。

一天晚上我去田庄——那晚,天很黑,眼看着要打雷了——我刚拐过山庄,就碰到一个小孩,他前面还有只绵羊和两只小羊羔,他哭得很凶。我还以为是让小羊羔给吓着了,不听他话。

"怎么了,小家伙?"我问。

"是,是希斯克里夫,和一个女人,在那边,在山上的那大石头下,"他哭着说,"我不敢过去。"

我什么也没看到,但他和他的羊都不肯走,所以我就叫他走下面的那条路。

他大概是听爹娘和同伴们老是说这些瞎话，一个人在旷野走时，想着想着就想到鬼怪了。但是现在只要天一黑，我就不肯出去了，也不愿一个人待在这阴森森的屋里。我也没法子，他们要离开这儿，搬到田庄去的话，我就高兴了。

*　　　*　　　*　　　*　　　*

“他们要去田庄？”我说。

“是的，”丁太太答道，“他们元旦结过婚就去。”

“那谁会住这儿呢？”

“噢，这儿会由约瑟夫来照看。大概还有个小伙子会来和他做伴。他们要住厨房，其他的房间都会关起来。”

“是为了给想在这儿住下的鬼魂住吧？”我说。

“不，洛克伍德先生。”耐莉摇摇头说，“我相信死去的人现在是真的太平了，这么轻贱地提起他们是不对的。”

这时，花园的门关上了，出去转悠的人回来了。

“他们啥都不怕。”我透过窗户看着他们走过来，“他们俩人在一起，能勇敢地面对撒旦和他所有的军团！”

他们跨上门前石阶，在那儿站定，向月亮，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月光下向彼此投去最后一眼时，我忍不住要躲开他们。我把一个纪念品硬塞到丁太太手里，也不管她劝我别不礼貌，在他们开房门时，就从厨房溜走了。若不是我扔了块金币到约瑟夫的脚边，他准以为我不是规矩人，认定我和他的同伴在搞风流韵事呢。

我回家时从教堂方向绕了远路。走到教堂墙脚时，我发现只七个月工夫，这里还是破败了不少——许多窗子没有玻璃，净是黑窟窿，屋顶的瓦片到处都拱起来，等到秋天暴雨一来，就会逐渐掉光。

我搜寻着，很快就在靠旷野的斜坡上找到了那三块墓碑——中间的那块灰色的，半掩在草中——埃德加·林顿的墓碑和刚刚爬上碑脚的青草、苔藓浑然一体——希斯克里夫的石碑依然是光秃秃的。

我在和煦的天空下，在他们的周围踯躅良久，眼望着飞蛾在石楠丛和兰铃花中飞舞，又听着和风在草丛中悄吟，思忖着有谁能想像得出沉睡在这平静的土地下的人会有着怎样不平静的睡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